VOYAGE D'EXPLORATION

LES CITÉS MAYAS

马雅古城

湮没在森林里的奇迹

原著=Claude Baudez/Sydney Picasso

译者=马振骋

7·318
9

发现之旅 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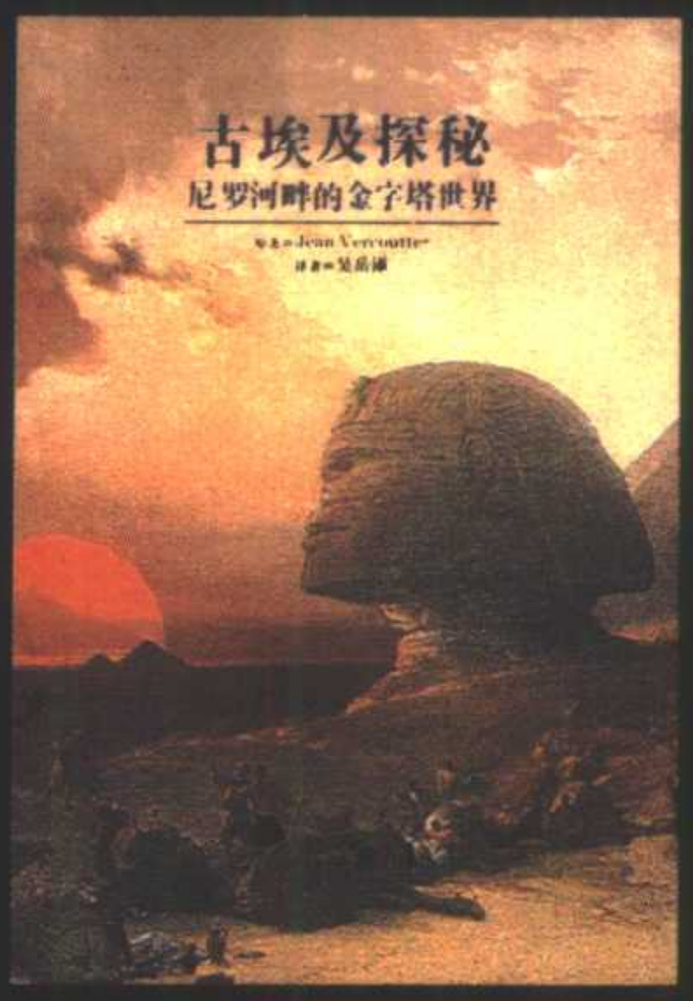
马雅古城
——湮没在森林里的奇迹

原著: Claude Baudez / Sydney Picasso
译者: 马振骋
出版者: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特约编辑: 李　云
执行编辑: 金良年
技术编辑: 毛志明　吴　放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1998 年 11 月初版
印次: 2000 年 2 月第六次印刷
印数: 21001—25000 册
书号: ISBN 7-80622-456-4 / G・83
定价: 38.00 元

Copyright © 1987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3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湮没的城，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连城的名字，也被遗忘了好几个世纪
马雅人的城曾经辉煌一时，
却在9世纪惨遭饥荒与战争蹂躏，人口锐减，
乃至于被遗弃。接着，森林乘虚而入：
树根穿土而出，把石碑拱倒，埋没于地下；
树干撼动宫殿的墙壁，穿破庙宇的屋顶
将近十个世纪以后，迷路的旅行家跌跌撞撞，
走上了雕栏玉砌的高台，钻进茂密的杂草荆棘，
发现迎面而立的巨石，不禁怀疑自己身在梦中
是什么样的手，创造了这些雄伟的建筑？
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
众说纷纭，只是引起更大的困惑
有关当局觉得事有蹊跷，派出探险队
随后，艺术家、诗人、猎奇者接踵而至
在19世纪，到马雅古城探险的人，
怀着一片赤诚，态度严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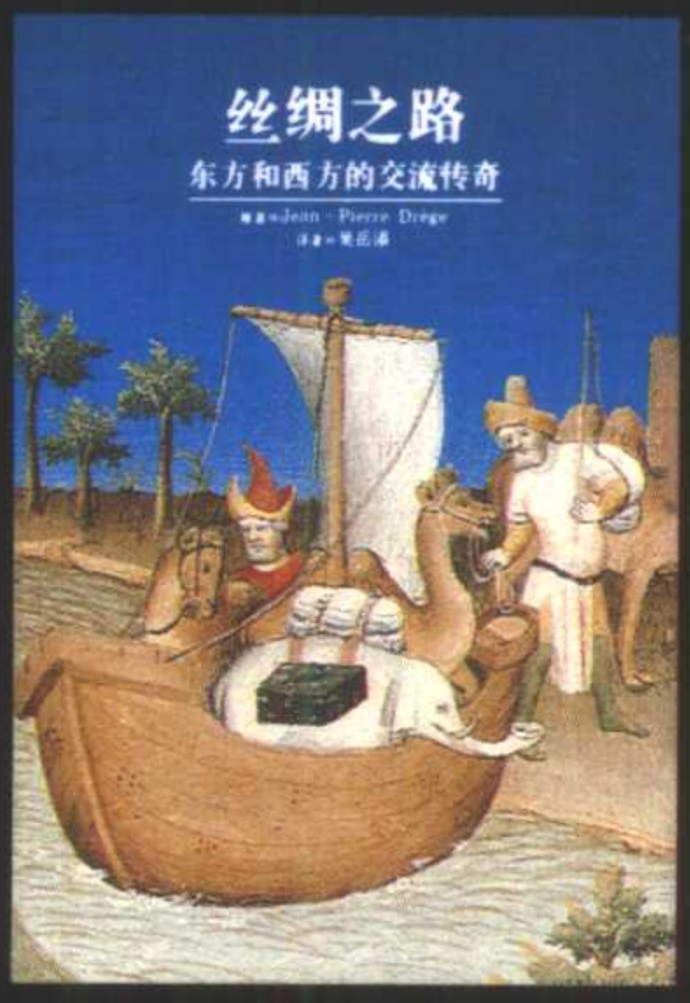
01 文字与书写
02 古埃及探秘
03 希腊的诞生
04 丝绸之路
05 哥伦布
06 梵谷
07 贝多芬
08 马雅古城
09 星空
10 鲸鱼生与死
11 莫扎特
12 罗丹
13 向极地挑战
14 化石
15 亚马逊雨林
16 南太平洋征旅
17 佛洛伊德
18 创世纪
19 牛顿
20 恐龙
21 吸血鬼
22 莫内
23 甘地
24 庞贝
25 维京人
26 林布兰
27 罗马考古
28 阿兹特克
29 火山
30 十字军东征


古埃及探秘
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世界
Jean Vercoutter


马雅古城
湮没在森林里的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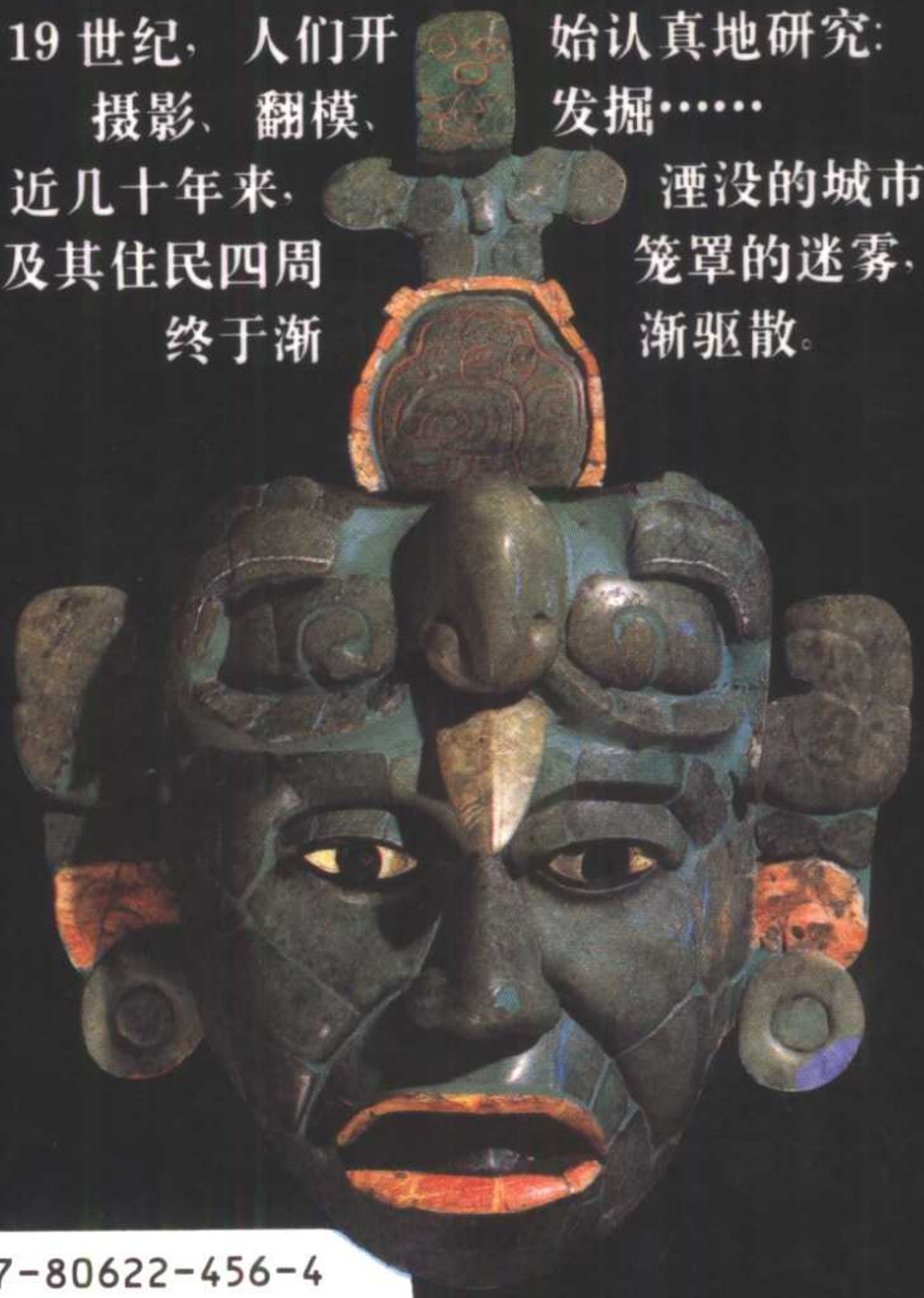

希腊的诞生
灿烂的古典文明


罗马考古
永恒之城重现


丝绸之路
东方和西方的交流传奇
Jean-Pierre Drege


十字军东征
以耶路撒冷之名
Georges Tate

最初的探险家，在中美洲密林漫游，
蓦然瞥见这些供巨神天将使用的建筑，
不禁惊讶异常，完全不知这是什么人的创造。
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
在森林中不断发现新的废墟。
但马雅之谜反而更加扑朔迷离。
19 世纪，人们开始认真地研究：
摄影、翻模、发掘……
近几十年来，湮没的城市
及其住民四周笼罩的迷雾，
终于渐渐驱散。



ISBN 7-80622-456-4

9 787806 224564 >

定 价: 38.00 元

目录

13 第一章: 征服者和传教士

31 第二章: 艺术家和冒险家

57 第三章: 学者的时代

83 第四章: 探险摄影家

101 第五章: 石头上的符号

117 第六章: 从图像到真实

129 见证与文献

166 图片目录与出处

170 索引

Claude Baudez

考古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
曾在中美洲探索古文明遗迹。1971 年迄今，专事研究马雅文明。

Sydney Picasso

曾为考古队摄影师，1974～1980 年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担任助理研究员，后曾参与南美洲岩壁艺术的研究工作。

英国考古学家艾弗莱德·佩斯瓦·莫斯莱
(Alfred Perceval Maudslay)四处奔波。
在墨西哥境内的帕伦克(Palenque)、
奇钦·伊策萨(Chichén Itzá)、
危地马拉南部的基里瓜(Quirigua)，
和洪都拉斯西部边界上的科潘(Copán)，
他清理遗址，拍摄照片，绘制图表，做记录。
“在奇钦·伊策萨，我们住在修女宫……”





“二月初，一般认为是旱季的开始，
我们立即在基里瓜投入工作。”



“依靠滑轮和临时搭成的吊架，我们扶起倒在地上的石碑，并把碑上的图谱翻成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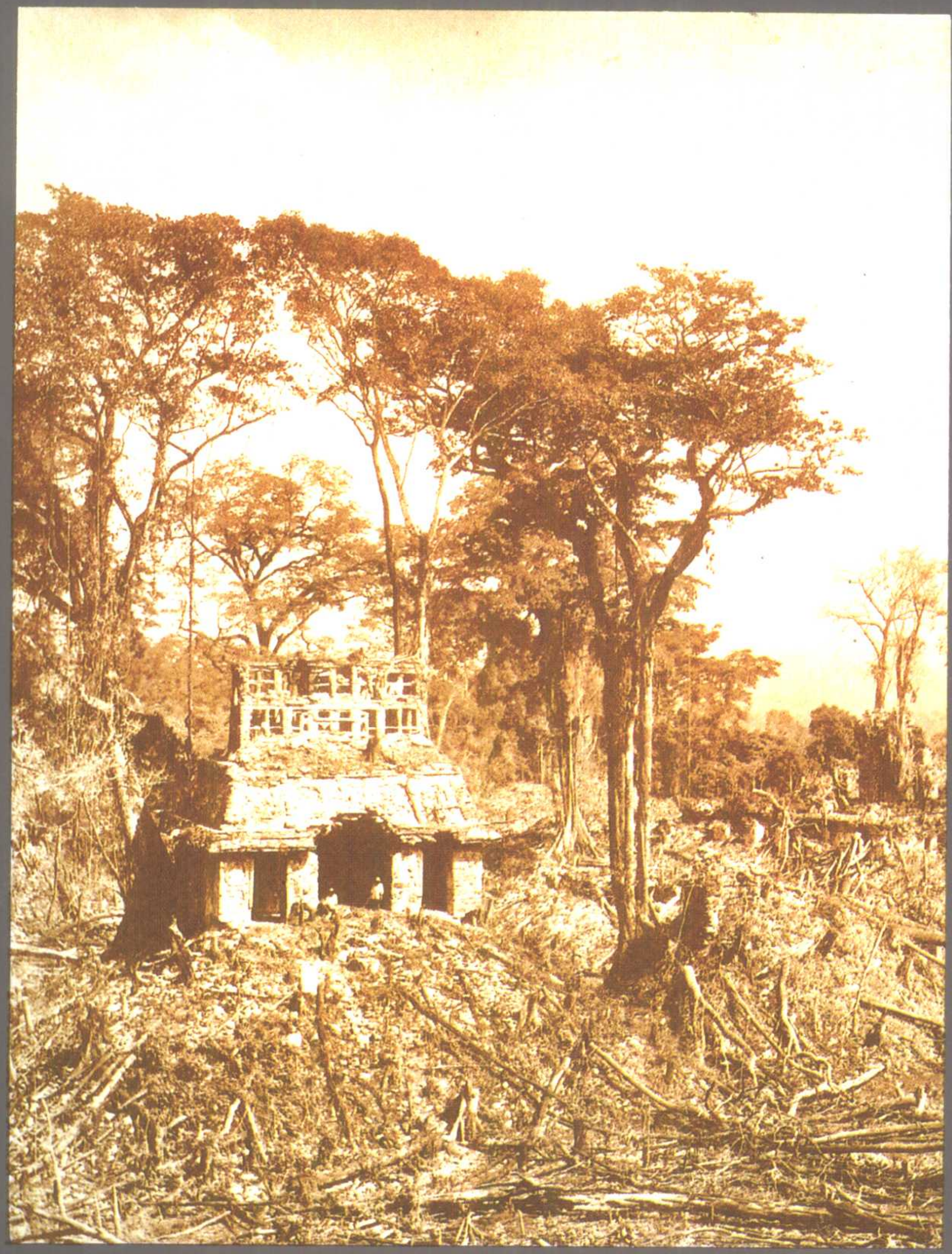
“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层，四边的墙都凿有
巨大的窗洞或门洞。墙头上还架着木头横楣。”



“我们到了帕伦克废墟，发现东西两边院子里，
遍地都是从四周建筑物上掉落的断砖碎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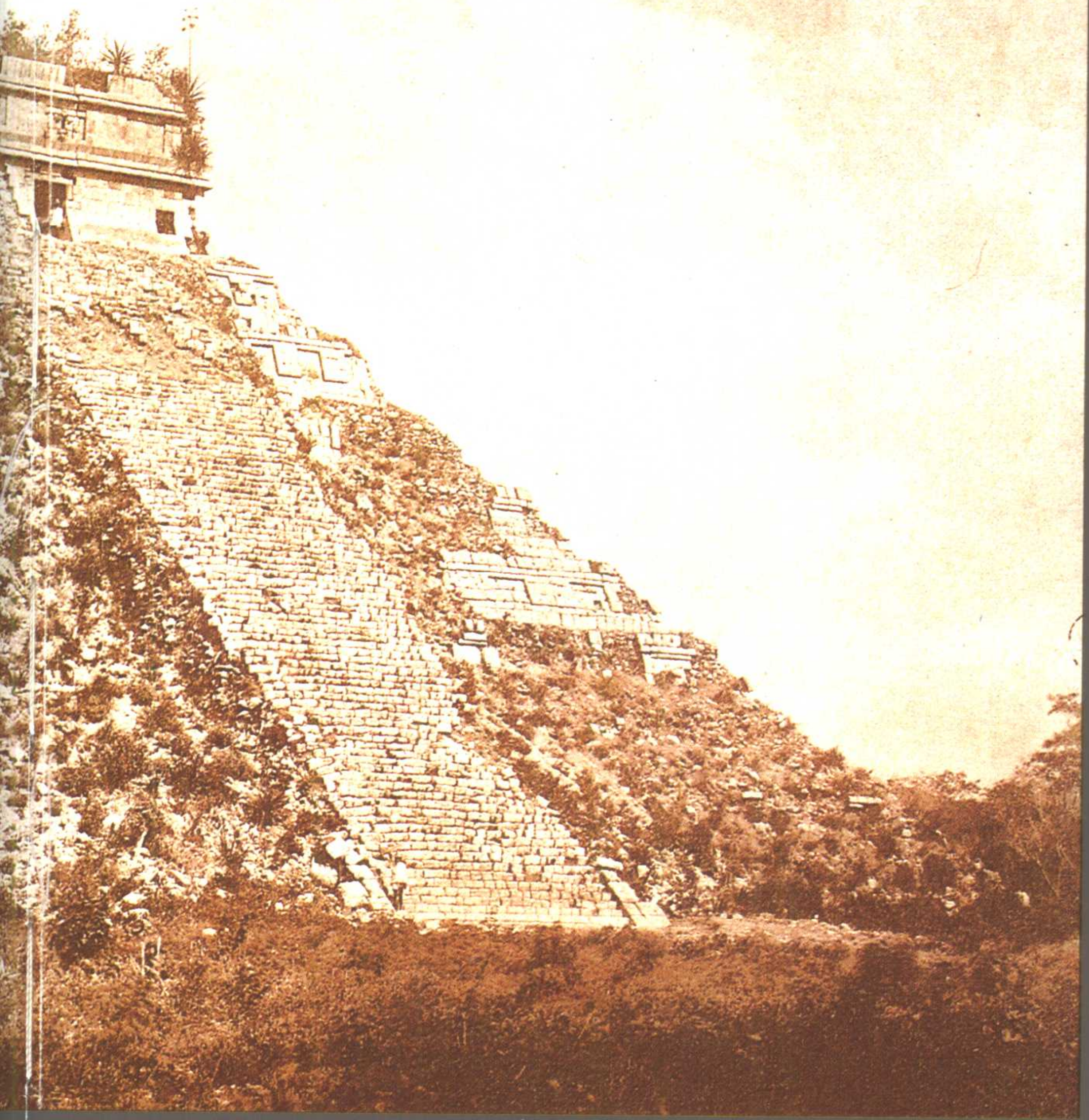
“这座建筑物位于宫殿台基东半部的北面，
包括两条平行的走廊，中间有一道主墙隔开。”



“帕伦克太阳神庙正立面的中楣严重损坏，
但还依稀可以辨认，那图像是蛇的身体和头。



“这是奇钦·伊策萨的‘城堡’金字塔。塔上
石头滚落四周，我们很难测定塔身的体积。”



“尽管当时工作艰苦，工人不时制造问题，热病缠身，我想起在奇钦的日子，总非常愉快。”

目录

13 第一章: 征服者和传教士

31 第二章: 艺术家和冒险家

57 第三章: 学者的时代

83 第四章: 探险摄影家

101 第五章: 石头上的符号

117 第六章: 从图像到真实

129 见证与文献

166 图片目录与出处

170 索引

Claude Baudez

考古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主任，
曾在中美洲探索古文明遗迹。1971 年迄今，专事研究马雅文明。

Sydney Picasso

曾为考古队摄影师，1974～1980 年间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
担任助理研究员，后曾参与南美洲岩壁艺术的研究工作。

K883.718
B209

马雅古城

湮没在森林里的奇迹

原著＝Claude Baudez/Sydney Picasso
译者＝马振骋



藏书

三联书店

038391



时间是 1502 年，在马雅历书上则是
4 阿霍-卡年(katun 4 Ahau)的第二年。
25 个马雅人挤在一条巨大的独木舟上。
他们打从西边来，往瓜纳哈岛(Guanaja)驶去。
在洪都拉斯湾的海面上，
他们将有一次不寻常的遭遇：
从此他们被迫面对另一种文明的步步进逼，
变成“野蛮人”和“异教徒”，并且不到两百年，
就被迥然不同的武力和宗教彻底征服。

第一章

征服者和传教士



左页这幅画作于 18 世纪末，反映了征服者的观点：西班牙人占据大半幅画面，印第安人神态幼稚憨直，罩在阴影里。胡安·德·格里哈瓦正神气十足地站在图的中心位置，以恩赐的姿态祝福塔巴斯科的部落领袖。印第安人则赤脚，穿短裙，头插羽饰，懦弱顺从，是欧洲人想像中“善良野蛮人”的典型。

西班牙远征队队长坐在小船上，头顶上有一块遮篷遮挡阳光。他的随从人员有男有女，也有小孩。有几个奴隶脖子上套着绳索在划桨，节拍均匀。船从今日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Yucatán)出发，一路上跟沿岸和小岛上的土著交易。底舱内货物袋高高堆起，里面装满颜色鲜艳的棉布衣服、燧石刀、两边嵌有锋利刀刃的硬木剑。这些东西都被当作货币，用来与土著交易。堆放在队长脚边的，则是货物中的珍品：可可豆、小斧子和铜铃铛。



克里斯多夫·哥伦布一生汲汲于寻找新世界。他的梦想是到中国和日本去。

突然，一名手下人发出一声惊叫。自从他在附近水域航行以来，还不曾注意到瓜纳哈岛前面有三座大礁石。过了一会儿，另一名同伴叫得更加恐怖，因为他觉得自己看到这三座礁石在移动。划船的人，不约而同地把木桨举在半空中，吓呆了。他们不安地面面相觑。队长一言不发，示意继续前进。于是，船往前靠近。这些小岛好像覆在水面的大碗，上面竖着几根剥光叶子的大树干，树干上挂着绳索编织的网。岛上有人居住，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这团乌黑的庞然大物上有人影晃动。可是，真是人吗，还是神？其实，当时他们只看见这些怪物的手和脸，脸上——这是他们不久后才知道的——大多数还长满了毛，像个猴头。



远征队勇敢地朝其中一座漂浮的大山划去。怪物在高处打手势，大声说话。这时，他们才发觉，这些礁石恐怕是怪物自己打造的巨大木舟。他们把绳梯抛了过去，邀请“怪物”上船。带头的人身先士卒，第一个走了上来。接着，双方交换礼物。大家都惊讶不

已，你瞧我，我瞧你；你嗅我，我嗅你，好奇地抚摸对方的衣服、皮肤、饰件和器物。外来的人当然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他们做手势，指指木舟驶来的方向。这时，印第安人回答："马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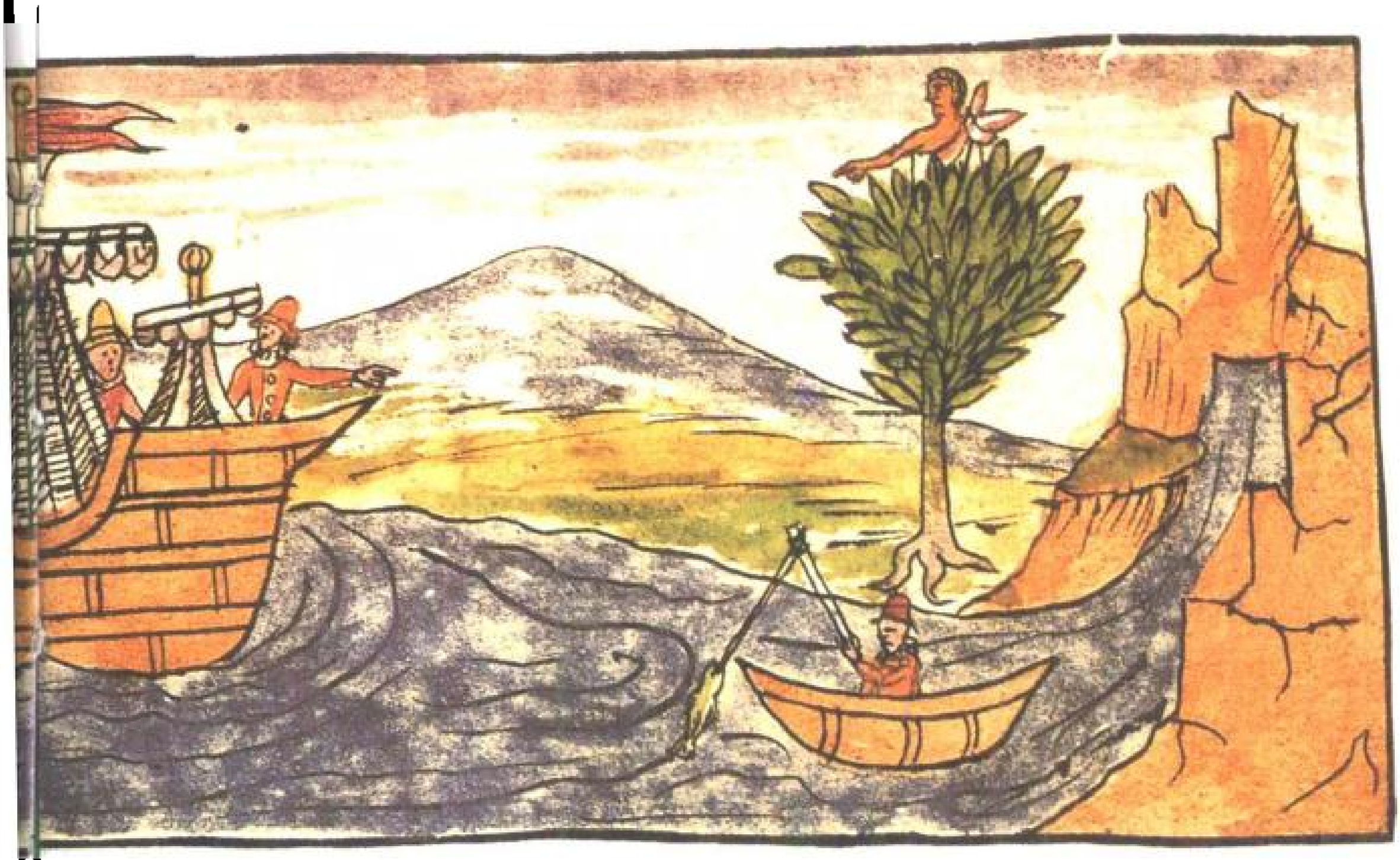
这是尤卡坦半岛的马雅人，和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的船队，在瓜纳哈岛前水域上的首次接触。这位伟大的西印度洋探险家，已多次出海冒险。这是他的第四次勘察旅行。这片大陆后来命名为"亚美利加"。

这次邂逅之后九年，第一批西班牙人踏上了马雅人的土地……却遭到莫大的不幸

首批在"马雅国"登陆的不是征服者，而是在牙买加外海遇到海难的幸存者。他们爬上尤卡坦的一个海滩时，景况实在惨不忍睹。他们已经在一艘没有帆樯、没有粮食的船上漂泊了 13 天。他们眼看着半数的同伴饥渴而死。他们刚抵达这片面对科苏梅岛(Cozumel)

"我们爬上一棵大树，想看清楚发生的事。我们看到水面上有一幢房子，从房子里走出几个白人，白的脸，白的手。他们的胡子又长又乱，衣服五颜六色：白、黄、红、绿、蓝、靛、紫，什么色彩都有。他们头上戴着圆形帽子。"

两名阿兹特克探子
呈给国王
蒙泰祖马
(Moctezuma)
的报告





的平滩时，迎上来的是一群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感谢上天给他们送来了献给神的祭品。这些祭品固然不算丰腴，却跟平素的祭品不同……神会喜欢的。这些幸存船员有半数被剖腹挖心，死在祭台上。另外半数则被关进笼子，留待下次祭神用。印第安人拿了不少食物喂饱囚犯，以便他们重新长出前几个星期失去的一身肉。他们中间有两人幸免于难，阿基拉(Aguilar)成为一位奴隶，头领看他侍奉周到，就饶了他的性命；盖勒罗(Guerrero)在另一个部落当上了武士长，结婚成家，完全与当地人同化了。

> “当何南德斯·德·科多巴登上这片陆地时，他遇到几个印第安渔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们回答：‘科托切(cotoch)。’意思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故乡’。这个岬角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科多巴又用手势询问这个地区的其他情况，渔民回答：‘丘坦(ciuthan)。’意思是‘人家这样说的’。西班牙人遂称该地为‘尤卡坦’。”
>
> 迪戈·德·兰达
> 《尤卡坦风物志》

西班牙人幸而是从岛屿开始殖民工作，
不然，内陆居民比岛民组织严密，
可能会把欧洲人打得落花流水

没多久，古巴和西班牙岛(Hispaniola)上的土著，不是被欧洲人赶尽杀绝，就是沦为奴隶(西班牙岛今天分属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两国)。此后，欧洲人利用这些岛屿作为坚固的桥头堡，从那里派出一支支勘察远征队。1517 年，何南德斯·德·科多巴(Hernández de Còordoba)的远征，就是一次这样的行动。科多巴此行的目的，一则搜罗古巴和西班牙岛上日见欠缺的奴隶，一则寻觅谁也说不准有还是没有的黄金。他往西走，登上一座岛。这座岛和科苏梅



岛一样，都离尤卡坦半岛的东北海岸很近，西班牙人就是在那里看到了文明的迹象。岛上有数座用坚实材料构筑的房屋，跟加勒比海地区的简陋小茅屋大不相同，西班牙人看了大为惊讶。他们还发现几座庙宇，里面供奉着许多女体偶像，于是就把该岛取名为“女人岛”(île des Femmes)他们掠走了一部分金器——后来，金器就成为西班牙人继续远征的目的。

接着，科多巴起锚沿着海岸线北驶，绕过半岛，直到尽头的香波东(Champotón)。西班牙人上岸后，

中美洲印第安人还有举行人祭的习俗，西班牙人看得毛骨悚然。他们认为，这仪式证明了这片土地仍然被魔鬼统治。在征服时期及征服前的五个世纪里，这类仪式中最常见的一个程序是剜心。



遭到马雅人迎头痛击。科多巴悍然下令动用船上的重炮。马雅人经过这番炮火的洗礼，克服了恐惧的心理，重整队伍，打得敌人损失惨重。科多巴本人在战斗中身受 23 处创伤，不久死在古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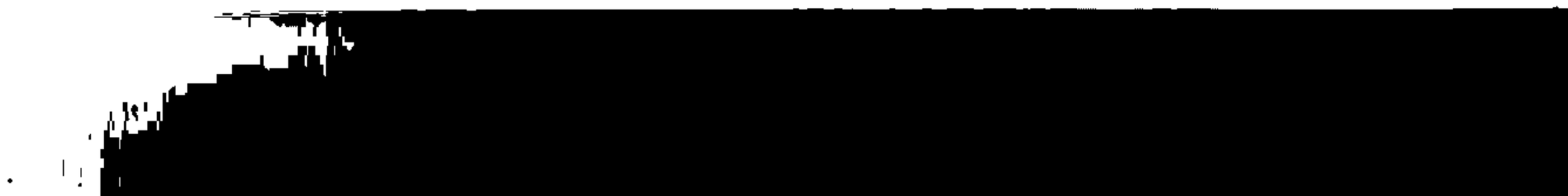
这支远征队归来以后，全古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从女人岛上掠夺而来的黄金。西班牙人后来才知道——还为此付出了代价——尤卡坦这片土地根本不蕴藏金矿，科多巴掠走的各种金器，事实上是从洪都拉斯或更南边的地区传入的，这些地区都是马雅人进行交易对象。但在当时，古巴总督迪戈·韦拉斯凯(Diego Velásquez)听了传说，仍然相信那儿有黄金。他下令武装四艘大船，纠集了 200 名亲信，交给他的外甥胡安·德·格里哈瓦(Juán de Grijalva)指挥。

埃尔南·科尔特斯深信，上帝赋予他一项神圣的使命。他的做法，跟以前开拓新大陆的掠夺者大不相同。他具有领袖的威严和说服力、大将的勇气和狡黠，以及外交家的判断力和手腕。



船队开到了科苏梅岛，便沿着海岸往南航行。格里哈瓦最初以为尤卡坦是一座岛，企图沿着岛屿边缘绕行一圈。远征队向南抵达阿森松湾(Ascension)以后，才拨转船头重新绕着半岛走，来到香波东。离开马雅土地后，船队向西北一直行驶到 1,200 公里外的里奥巴纽科(Río Panuco)。格里哈瓦此行给全体人员立下守则，禁止

16 世纪初，阿兹特克人是中美洲最强大的一股力量。但他们一开始只是过着半游牧生活的部落，以狩猎为生。





年老贪婪的古巴总督迪戈·韦拉斯凯，把第三次墨西哥远征队的指挥权交给科尔特斯，竟为他这位昔日的秘书开展了飞黄腾达的未来。韦拉斯凯选择科尔特斯，是因为科尔特斯英勇大胆，也因为他值得信任。然而，不久之后，韦拉斯凯风闻科尔特斯有意脱离他的掌控，就剥夺了他的指挥权。科尔特斯听说这件事，当天急忙上船起锚，他连续三个月绕着古巴岛行驶，向韦拉斯凯示威，并招募人手、筹集粮食，然后前往尤卡坦。

任何掠夺行为，迫不得已才开火。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要与土著谈判。在这趟长达五个月的旅程中，欧洲人接触到各种土著部族，也第一次耳闻阿兹特克人(Aztèques)的财富和强盛。

不同部族的土著，有的友善，有的敌视欧洲人，无从逆料

经过五个月的航行，船队又回到古巴。西班牙人愈加渴望征服马雅，组成的远征队规模一次比一次庞大。

1519 年 2 月 18 日，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在 11 艘船上配置了 508 名士兵和 16 匹马。在科苏梅岛,他获悉在六天路程外的地方住有长着大胡子的人。他派出一名信使,等了六天没有回音,遂决定开拔。他必须迅速赶到港口,修理一艘漏船。这时来了阿基拉,他一边高兴得落泪,一边感谢上帝。他最急切想要知道的是那天到底是不是星期三,八年来他天天计算西历的日期! 至于另一名幸存者盖勒罗,则不想离弃他的新家和他归化的部落。

船队带着前两次远征时随行的那位向导,再度扬帆往北驶去,绕过半岛,离开马雅国,沿着塔巴斯科(Tabasco)和维拉克鲁斯(Veracruz)的海岸航行。不久,科尔特斯上了岸,下定决心,要征服阿兹特克帝国。为了使犹豫不决的人死心,他真正做到破釜沉"舟",放火烧了船。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使帝国屈膝臣服。后来西班牙人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迫使土著向西班牙国王宣誓效忠。



迎接他们的,经常是一阵雨点般的箭矢。但是他们利用敌对部落之间的仇恨,挑拨离间,花了 20 年的时间,逐步征服了尤卡坦。

为了祛除魔鬼的邪恶,必须先了解什么是魔鬼的邪恶。于是,传教士专心致志研究马雅人的习俗与宗教

1546 年,杜杜尔休(Tutul Xiu)向西班牙人屈服了,并皈依了基督教。在尤卡坦北部马尼省(Maní)最强大的政治集团中,杜杜尔休是最有势力的领袖,于是,尤卡坦半岛西半部的酋长们群起效尤。接着,

征服尤卡坦,犹如征服新世界,欧洲人的主要藉口仍是传播基督教义。但穿黑袍的教士时常起来反对穿战袍的武士,有时还获得成功。这样的教士还不少,如拉·卡萨(Bartolomé de Las Casas)教士所反对的,是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和虐待。

西班牙人只需对东部不愿归顺的省份展开绥靖工作。经过几场战役，事情也就解决了。

在武力征服和殖民化的过程中，对马雅人及其文明深感兴趣的西班牙人，主要是传教士。第一批方济会教士在 1535 年登陆。为了迅速引导土著获得他们认为的真正的信仰，教士必须设法消除教民心中任何妨碍他们走上天主道路的邪念。于是，西班牙人破坏偶像，烧毁庙宇，处死参加祭仪和殉礼的人。马雅人的宴乐、歌唱和跳舞等娱乐活动，绘画、雕塑、观察星象、象形文字等一类艺术与知识活动，也一概受到怀疑。教会认为，这一切都是魔鬼唆使而成的，必须全面禁止。当然，组织和参与这些活动的人，都遭到无情迫害。



迪戈·德·兰达 (1524～1579)，一个性格矛盾的人物，既是观察入微的人类学家，也是狂热的宗教法庭裁判官。对于马雅人和他们的风俗，他比谁都更感兴趣。但 1562 年，印第安人企图复兴原来的宗教时，他又比谁都更热衷于镇压这股风潮，甚至无情地追捕、折磨和烧死异教信徒。



尤卡坦的第一位主教迪戈·德·兰达 (Diego de Landa)，是早期为数不多的编年史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尤卡坦风物志》(*Relací on de las cosas de Youcatán*)是我们研究 16 世纪马雅文明时，最完整的资料来源。虽然这位神父猛烈抨击马雅人的许多习俗，但他对马雅人及其文化的观感并不全是负面的。兰达对那些表现出基督徒美德——如勇敢、意志坚定、节制和互助精神——的马雅人，就经常流露出钦佩之情。他明白，马雅人不是一群野蛮人，而是文明人。他们努力耕作田地，广植树木，修筑美丽的茅屋，建造白色耀眼的城市。城中心有寺庙，庙前庙后有广场。



寺庙四周是贵族和教士的府第，后面是显要人物的宅院，平民百姓则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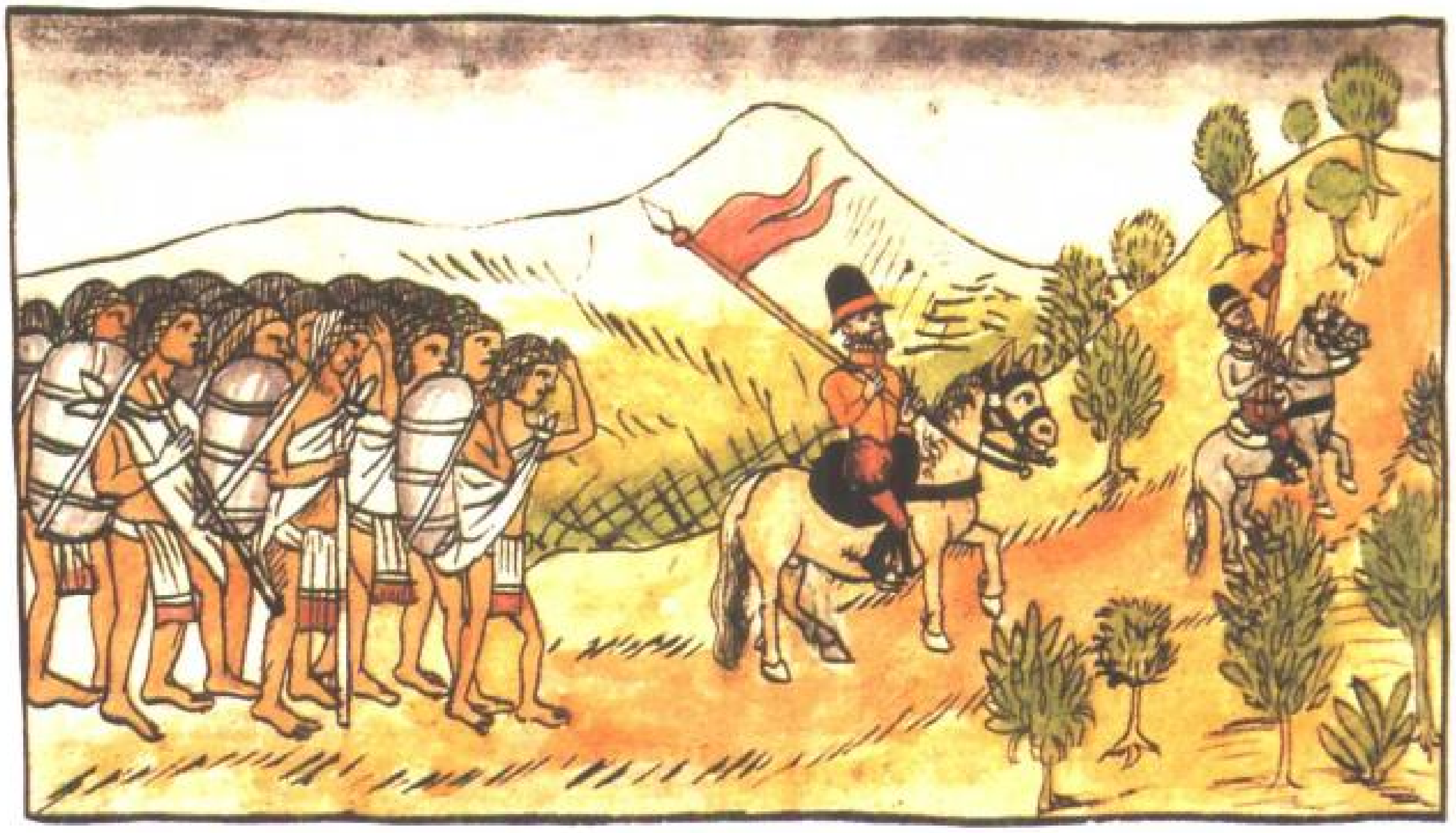
城市败落，化为废墟以后，依然气势宏伟。兰达面对众多的古迹，神往不已

兰达见到的城市虽已倒塌，却依然雄伟美丽。只是，“这块土地目前固然不错，但已不及昔日产生这么多雄伟建筑的盛世时期”。伊萨马尔(Izamal)有一幢建筑格外引起他的注意，他在描述这幢建筑时，还加上一幅附有注解的速写图。1542 年，马雅人在蒂霍(Tihoo)建立了梅里达城(Mérida)。兰达为城中的一组建筑群画了一张简图，其格局与外形，像极了乌克斯马尔(Uxmal)遗址上的“修女方院”(Quadrilatère des nonnes)。

除了建筑物以外，他还欣赏马雅人的浮雕碑碣，特别是他在荒废了 120 年的马雅潘城(Mayapan)内看到的作品。奇钦·伊策萨及其主要纪念物，包括著名

“他们对着我们发出惯有的怪叫声。他们的箭矢和石头，朝我们铺天盖地飞过来，打伤了我们很多人。我们知道敌人不敢在旷野跟我们对垒。我们可以走另一条路，但是经过这里而不好好教训墨西哥人，我怕这会是示弱的表示。”

埃尔南·科尔特斯
呈查理五世的信



这两页的图，虽然描绘的是征服阿兹特克人的故事，同样可以用来说明征服马雅人的历史。第 22 页的图——两支军队的冲突，也可说是两种文明的冲突：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武器、不同的战术。第 23 页的图——跟随科尔特斯的土著脚夫，来自被打败、被驯服的部落。土著用一条托在额前的阔带，把征服部队的行李背在身后。直至今日，中美洲人民仍时常使用这种方法运送物品。

的殉礼井，他都留下了记录。遗迹数不胜数，令兰达吃惊。他左思右想，提出了好几个假设：可能是历代马雅人领袖不让他们的臣民闲下来，可能这一切都是祭神的一种方式，也可能马雅人的城址经常迁移。他至多只能确定，这些质地优良的建材想必使营造工的任务容易些。他向印第安人问起在滨海城市吉扎兰(Dzilán)看到的碑碣。印第安人倒还知道，“他们从前每隔 20 年竖立这样一块石碑，20 也是他们用来计算历法周期的数字”。但印第安人对伊萨玛尔城内那十来座精致的建筑物是谁建造的，则一无所知。兰达认为这些建筑物只可能是马雅人自己建造的，他指出：“雕像人物身上都围着一条腰兜，佩带各种饰物。以这些特征来看，准是他们建造的没错。”

兰达那时还不知道，尤卡坦北部的文物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在 8 世纪末的昌盛时期，马雅文明曾遍及整个尤卡坦

半岛,包括今天墨西哥的恰帕斯州(Chiapas)、危地马拉的佩滕(Petén)、洪都拉斯的西部地区,和萨尔瓦多的北部。马雅的古典文明在9世纪崩溃后,马雅人的大部分地区被热带森林吞噬,仅在局部地带又有人迁入。

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马雅古城的废墟藏在森林深处,无人察觉。到18世纪末,才算真正有人开始发掘马雅;直到20世纪后期,发掘工作方告完成。在探勘废墟以前,必须调查整个国家。这样的调查工作之所以需要耗时数百年,首先是因为在森林中穿行既危险又困难,也非常缓慢。其次,恰帕斯、贝利塞(Belize)和佩滕的低地地区根本没有矿藏,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极少,再加上环境恶劣,对征服者和殖民者根本就缺乏吸引力。只有传教士为了拯救灵魂,不顾危险,闯进了这座"绿色地狱"。

可是在1525年,科尔特斯再度远征,横越马雅国度的南部,从塔巴斯科一路走到洪都拉斯。当时,由于谣传他在洪都拉斯的部属行为不端,他决定亲自去看个究竟。他召集了140名西班牙士兵、3,000名印第安战士和挑夫,带着150匹马、一群猪,以及枪枝、弹药和粮食。走了将近六个月,这支队伍才遇到塔巴斯科的沼泽地。他们经常要铺路搭桥,才能通过。接着,他们穿过森林,在里面动辄迷路。最后,他们穿山越岭,许多人和马从悬崖险峰滚下去。西班牙人不得不向沿途居民求援,要求提供粮食和指引道路。可是村庄经常阒无人迹,有时甚至是一片焦土。原来印第安人害怕白人,早就逃之夭夭。科尔特斯费尽周折,说尽好话,才把他们叫了回来。

白人到来以前,美洲的原住民对马一无所知。所以,最初几场战斗中,印第安人看见武装的骑兵冲过来,以为这是人体和坐骑连在一起的怪物,一种可怕的人头马。他们谈起'它'时,每每拿自己看到过的最大的四足动物来比喻。对高地的阿兹特克人来说,那是鹿;对低地的马雅人来说,那是貘。



方济会教士忙于破坏偶像。塔亚萨尔的貘马雕像遭殃，被砸成了碎片

这次远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来到了今天危地马拉境内，佩滕·伊策萨湖中的塔亚萨尔(Tayasal)。此城位于该湖中的最大岛屿上。这是那地区最强大的马雅部落伊策萨人(Itzás)的首都。他们领袖的称号叫作“加内克”(Canek)。科尔特斯命人在长号和双簧管伴奏下唱诗，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弥撒，给加内克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加内克宣布准备毁坏自己的偶像，还要求给他留下一座十字架。科尔特斯不但同意，还把一匹受伤的马交给他。

一个世纪以后，1618 年，方济会教士乌尔比泰(Urbita)和范萨里达(Fuensalida)在塔亚萨尔传福音，看到城里一座大庙内有这匹马的造像。有人告诉他们，科尔特斯离开后，印第安人像款待重要人物一样，试图拿肉和花献给它……但是，有人猜测，这匹马的伤并没有治愈，而且就这样死了。这座马的雕像采





15 19 年，科尔特斯在桑波亚拉(Cempoala)海滩上岸，接见了阿兹特克王的使者，然后往墨西哥高原出发。他与印第安人国家特拉克斯卡拉(Tlaxcala)订立盟约，但屠杀邻近丘鲁拉(Cholula)的百姓。1519 年 11 月 8 日，他进入阿兹特克的首都台诺切提特兰(Tenochtitlán)。1521 年 8 月 13 日，台诺切提特兰全城被攻占，城中只剩废墟和尸体。墨西哥的丧钟已然响起。到 1523 年，这块土地的南部和西部皆臣服于西班牙了。

坐姿,马就坐在地上,完全是人的姿势。马雅人崇拜它,叫它"赤敏•夏克"(Tzimín Chac)。"赤敏"意思是貘——在伊策萨人的生活世界里,这动物跟马最相似;"夏克"则是雨神兼雷神。乌尔比泰神父看到这座偶像,不由"圣火"中烧,拿了一块大石头,骑到雕像上把它砸得粉碎。一群信徒发出威胁性的怪叫。眼看乌尔比泰就要被处死,范萨里达神父及时提高嗓门,开始讲道,这才转危为安。这两位神父不甘失败,第二年又回到塔亚萨尔。伊策萨祭司见自己的权威受到威胁,又把他们赶走了。



1622 年,戴尔加多(Delgado)神父在 80 名皈依的印第安人陪同下,来到塔亚萨尔。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当场做了祭神的人牲

不久,尤卡坦总督违背国王的旨意,批准米罗纳斯(Mirones)上尉组织远征队,讨伐伊策萨人。米罗纳斯在梅里达和塔亚萨尔之间的一个村庄住下,招募兵力。但是他对土著滥施淫威,给自己和同伴带来了厄运。有一天,正当望弥撒的时刻,印第安人冲进教堂,把所有西班牙人的心都挖了出来。然后,他们一把火烧了村子,躲进深山老林中不见了。

这些挫折,使人在长达 70 年的时间里不敢再作任何新的尝试。1692 年,尤卡坦新总督马丁•德•乌苏亚(Martín de Ursúa)明白,伊策萨人的力量在于他们遗世独立,要使印第安人接受"理性和信仰",便必须打破他们所处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下令造一条路,从卡乌切(Cauich,亦称坎佩切〔Campeche〕)通到佩滕•伊策萨湖。阿凡达涅奥(Avendaño)神父没

这张 1563 年的地图,把西方标在上面。从图中可以看出,那时欧洲人对美洲海岸的探勘工作已有显著进展,对内陆却还是非常无知。大安地列斯群岛是他们最早发现的陆地,绘制得很详细,跟目前形状相差无几,海岸线走向基本上也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整体图形,委实不能令人满意。



等工程完毕,就急着借道新路,剩下的路程则是穿越森林走完的。1696 年 1 月,他到了湖边,又一次敦促加内克和他的臣民,要他们宣誓效忠西班牙国王和皈依天主教。马雅人答复说,根据他们的预言,现在

不是背弃自己的神的时候。"四个月后再来那时我们看看……"回家途中，阿凡达涅奥和他的同伴想折返那条新造的路，却迷失了方向，在森林里徘徊了几个星期。在又饿又累、半死不活的时候，他们赫然发现一群建筑物的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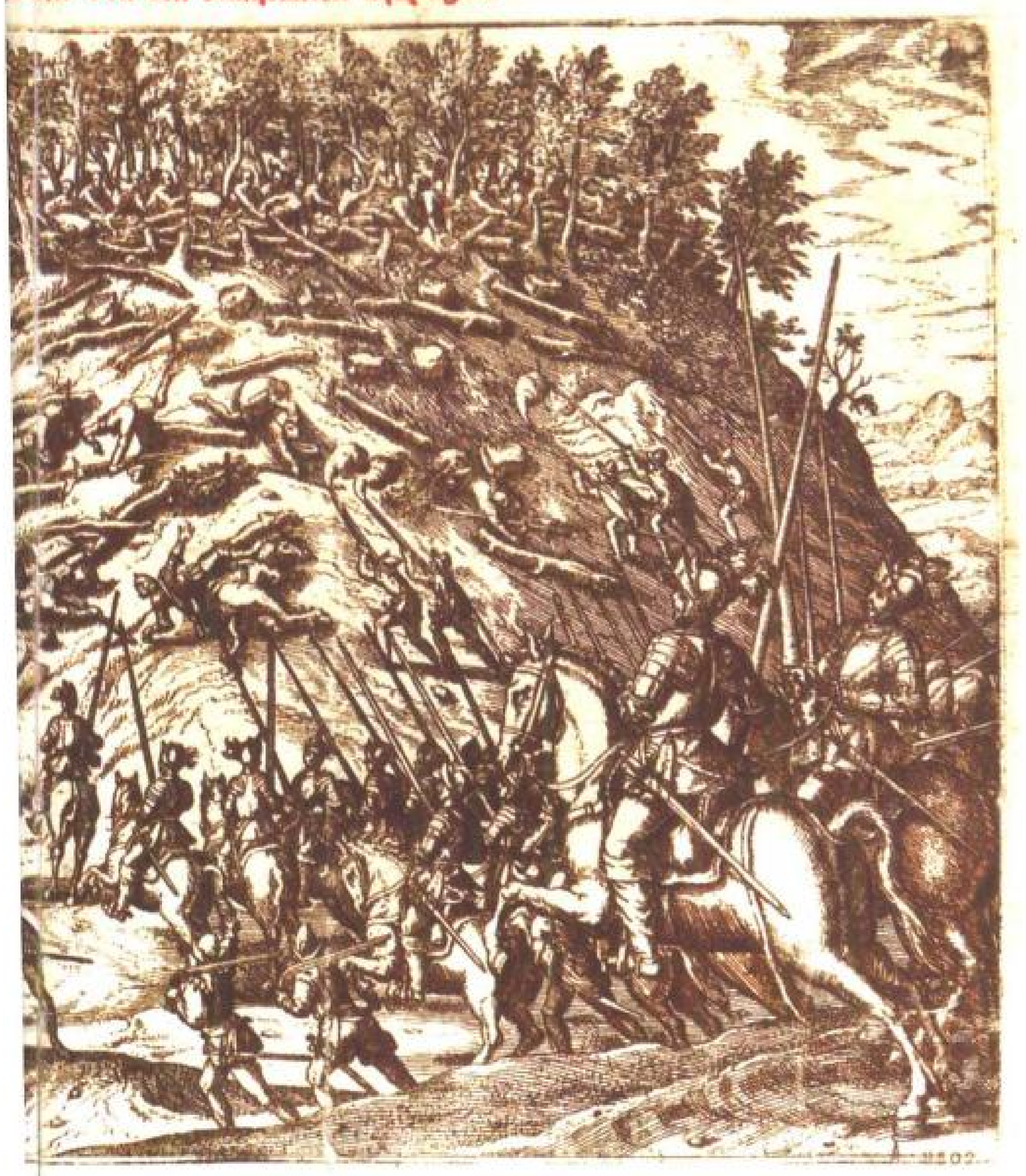
神父不顾身体虚弱，爬上金字塔顶，观察这些房屋。"像一座修道院，有几间斗室和许多房间，可以住人。每间房都还有屋顶，四周有平台，白灰涂墙。"他描写的可能是蒂卡尔(Tikal)的废墟。同一年，一支小远征队沿乌苏马辛塔河(Usumacinta)而下，发现一座大城市的废墟，后来称为"亚克斯切兰"(Yaxchilán)，在今日危地马拉的北部。



为了结束伊策萨人的抵抗，乌苏亚总督决定采取高压政策

1696 年 1 月，两支武装小分队被派到湖边。但在印第安人的敌对行动下，他们不得不往后撤。事情已经很明白，只有动用大军，才能迫使伊策萨人就范。西班牙人准备了一年多，终于发起攻击。随军作战的包括一批木工，他们打造双桅战船和独木舟，把兵士运往岛上。1697 年 3 月 13 日清晨，塔亚萨尔城被攻陷。居民听到枪炮声，惊惶失措，大批人跳入湖里，企图泅水逃脱。白天，西班牙人在空荡荡的城里捣毁偶像，到了晚上，乌苏亚决定在大庙的废墟上建造一座未来的教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 200 年，马雅人终于被彻底征服了。

漫长艰苦的征战，使西班牙人没有多少雅兴去寻访遗迹，关心历史。科尔特斯几次经过重要的废墟，根本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对阿凡达涅奥神父和



中美洲各民族在短期间内，就被一小撮西班牙人征服，确实令人费解：阿兹特克的力量在两年内被摧毁殆尽；危地马拉的许多小王国在 15 个月内，被科尔特斯的一名副官佩德罗·德·亚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逐个击破。可是有的地区如佩滕，到 17 世纪末才归顺。其他地区，第一次被征服和安抚后，又起来反抗，如尤卡坦和新加利斯(Nouvelle Galice，今日的哈利斯科省〔Jalisco〕，在墨西哥城以西 1，000 公里处)。1541 年，亚尔瓦拉多就是在赶来增援其他西班牙部队时，阵亡在新加利斯。印第安人躲在一座山岗上面，拿石头朝西班牙步兵和骑兵雨点般地扔去。

亚克斯切兰的发现者来说，发现古迹纯属偶然，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那个时代的废墟发现者所留下的纪录被束之高阁，几个世纪后才从尘封中被找了出来。

1576 年，危地马拉高级法院法官迪戈·德·巴拉西奥(Diego de Palacio)曾写过一篇关于洪都拉斯科潘废墟的报告，尽管文笔优美动人，也逃不过同样的命运。报告中提到的废墟，在两个半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无人理睬。



1746年，安东尼奥·德·索里斯
(Antonio de Solis) 神父
带着他的兄弟、嫂嫂、弟媳，
以及一大群侄儿女，
抵达帕伦克的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
全家原欲到森林中找寻可耕的土地，
却走散了……
不期遇见显然已被遗弃多年的“石屋”。
他们怎麼也没想到，
自己闯进了马雅最神奇的遗址之一，
而且还是来到这里的第一批欧洲人。

第二章
艺术家和冒险家

这《帕伦克宫庭院美景图》的前景，艺术家瓦尔德克画了一个大坑。这是一次“野蛮的发掘行动”造成的。据他说，图中这座塔的周遭攀附着树木，风吹时发出“可怕的响声”，使人深信这地方有鬼魂出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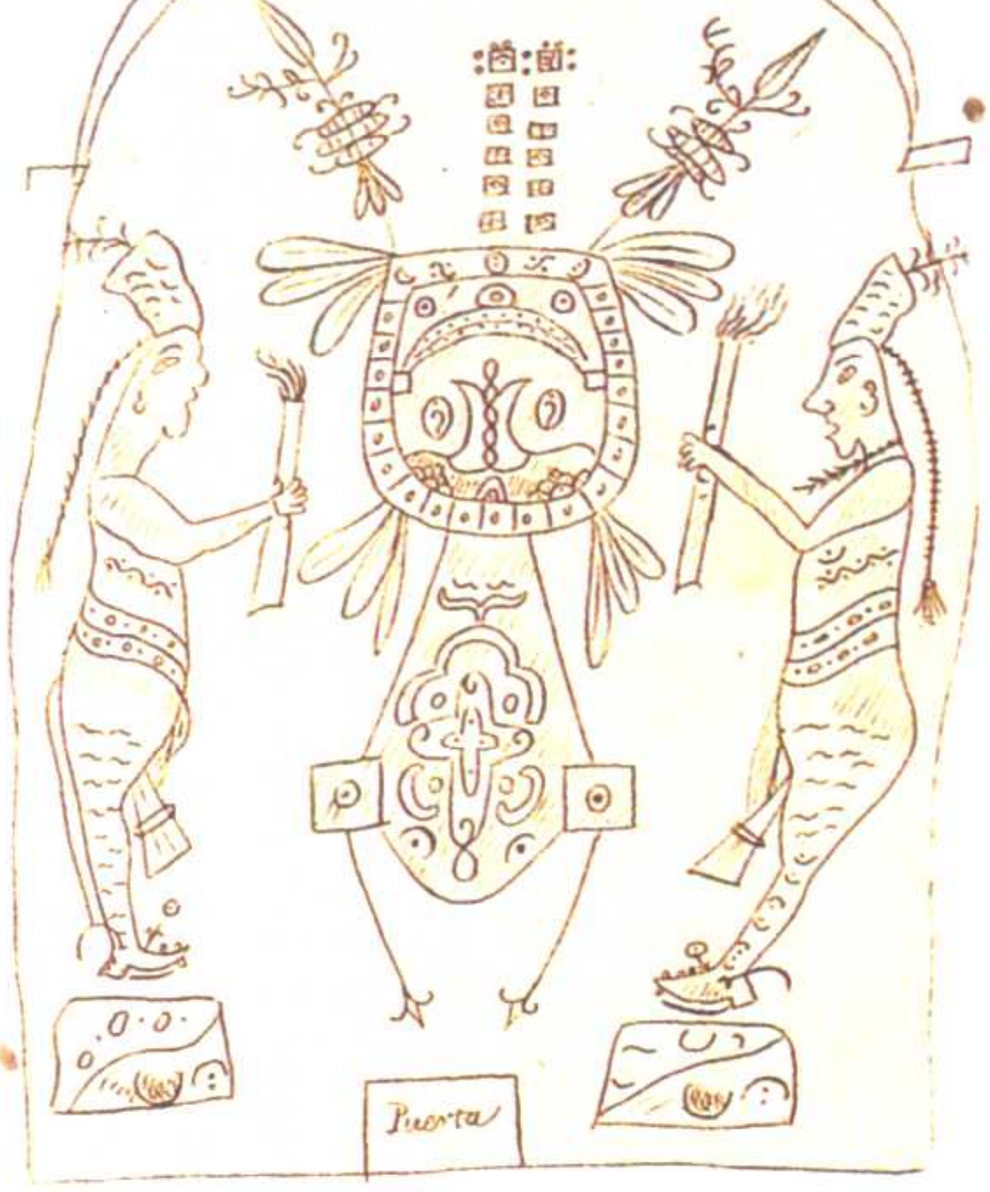




德•索里斯神父奉命来到帕伦克。在恰帕斯的农村地区,房屋都是柴泥和茅草搭成的,只有少数教堂用石材建造。等来到帕伦克,神父一家人看到石砌的房屋,可以想见是如何的惊讶。后来到这里探访的人,也都感到既迷惑又讶异。在马雅遗址考察史上,帕伦克占有特殊的地位。

人们或许以为,大多数遗址是在 20 世纪才“发现的”。实际上,老早以前,这其中许多遗址可能已有某位传教士、军人或官吏光临过,档案中不乏他们发现遗址的记载。然而他们走后,遗址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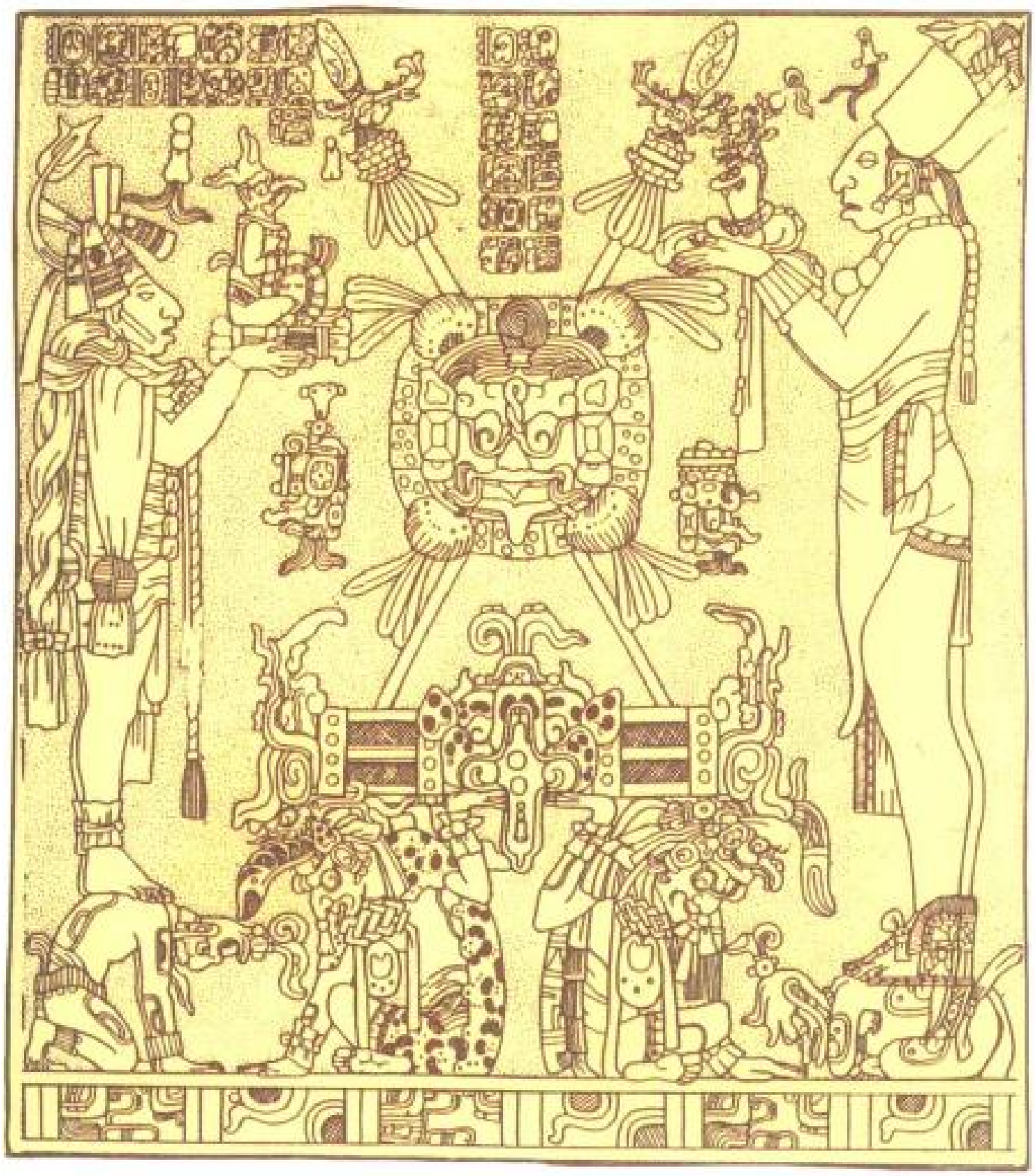
帕伦克却是例外。德•索里斯神父看到的遗址,由于交通方便,保存良好(大部分建筑物还有屋顶),一经发现,猎奇的人、冒险家、学者和游客便川流不息地前来寻访。



这张帕伦克太阳神庙石匾素描,作于 18 世纪,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临摹画之一。第 33 页上图则是最近完成的临摹画,忠实地描摹了石匾上的原始图案。比较这两幅画,便不难看出,早期的那位素描画家似乎无法辨认其中的图案:那面盾牌和两枝枪尚可识别,但位于下方的美洲豹头面具简直不知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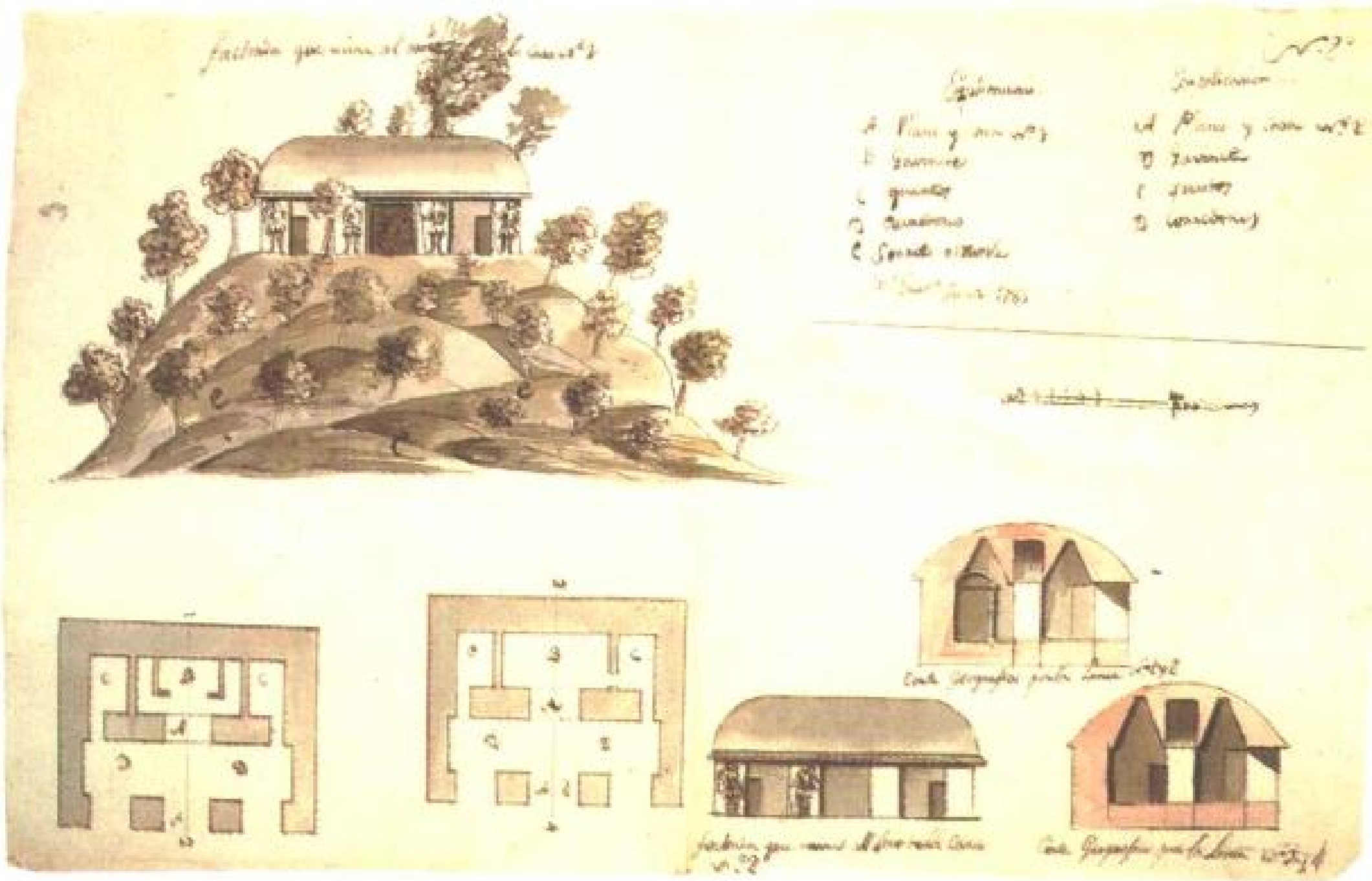
发现帕伦克的故事,传教士
拉蒙·奥多内兹(Ramón Ordónez)
也许是在课堂里学到的,也许是
从德·索里斯神父的一个侄子那里听来的

1773 年,奥多内兹业已成年,当了神职人员,向危地马拉总督唐•胡赛•埃斯塔切里亚(don José Estacherˋa)提出报告,指出废墟的存在。然而,一直要等到 1784 年,总督才派了一名地方官员何西•安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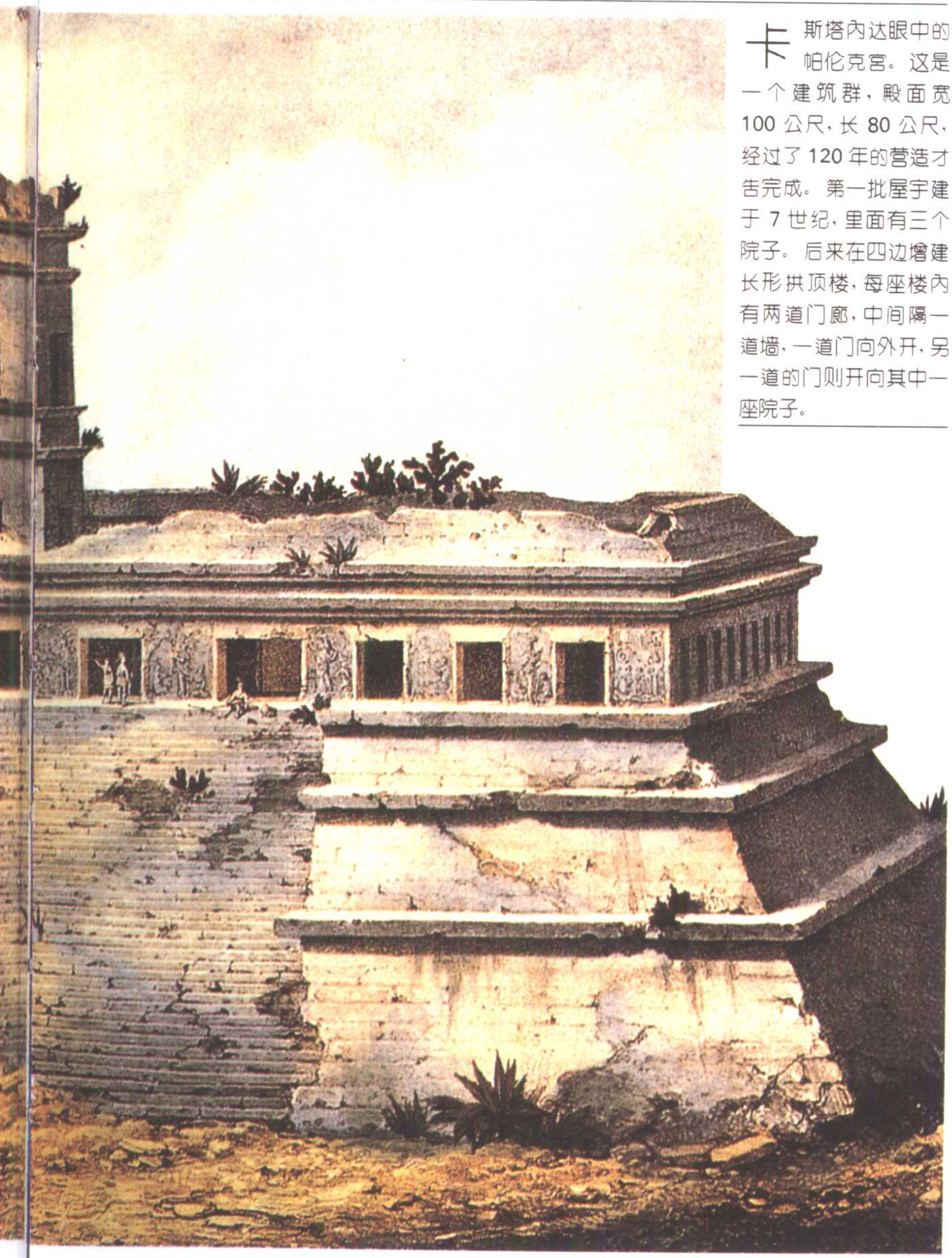


深入比较这两张画，我们可以发现：在第 32 页图中，跪在地上，背负主要人物的小神祇，已完全改变了模样。同时，第 32 页图上的两位人物，竟各自拖了一条中国式辫子，颇为古怪。

这些十字架神庙和太阳神庙的速写，把房屋的平面和拱顶的剖面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没有画出冠状屋顶——这可是欧洲建筑中看不到的。







卡斯塔内达眼中的帕伦克宫。这是一个建筑群，殿面宽100公尺，长80公尺，经过了120年的营造才告完成。第一批屋宇建于7世纪，里面有三个院子。后来在四边增建长形拱顶楼，每座楼内有两道门廊，中间隔一道墙，一道门向外开，另一道的门则开向其中一座院子。

尼奥·卡尔德隆(José Antonio Calderón)到现场去。这名官员撰写了一份非常枯燥无味的官式报告，列了一张清单，算是相当详尽：计有 220 幢房屋，其中包括 18 座宫殿、22 座大建筑物、168 幢平常房舍。然而，他却提出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察结果，说这些房屋都是沿街建造的。

1785 年，总督派了一位建筑师安多尼奥·贝尔纳斯科尼(Antonio Bernasconi)，前往帕伦克，再做一番调查。他稍后所提出的报告，包括一张平面图和一份遗址面积估算表，指出遗址圆周周长“以卡斯提尔(Castille)的度量衡计算，为 6 里格 1,000 瓦拉”(卡斯提尔是指西班牙中部的广大地区)。他还附上建筑图，主要是立视图和拱顶剖面图。贝尔纳斯科尼在结论中说，城市变成废墟的原因，不是地震，不是火山爆发，而是人口逐渐减少，乃至于沦为空城。

瓦尔德克的版画。画中所见乃是两位战败者，及立在中间的国王。但国王的服饰及手中所持的东西，全出自画家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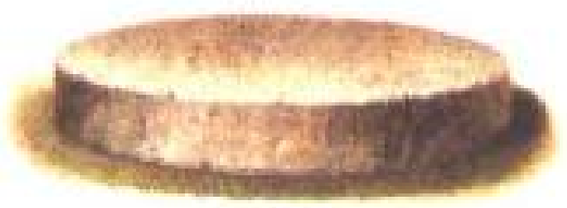


西班牙国王要看遗址的实物样品。
安多尼奥·德尔·里奥
(Antonio del Río)
为了满足国王的欲望，
对马雅文物进行有系统的劫掠

接着，一份详细清楚的帕伦克考察报告，呈送到了西班牙国王案前。查理三世(CharlesIII)在统治西班牙以前，当过那不勒斯国王，曾资助初期的庞贝古城勘察发掘工作；此外，他还收藏了大量古典时代文物。国王在谘询他座下的新世界历史专家让-巴蒂斯特·缪诺兹

(Jean-Baptiste Muñoz)之后,下令危地马拉总督继续发掘和研究。贝尔纳斯科尼在此不久前去世了,工作遂由安多尼奥·德尔·里奥上尉接手。1786 年 5 月 5 日,他到达一个遗址,叫卡萨斯·德·皮德拉(Casas de Piedra),意即"石头之屋"。但是森林太茂密,他什么都看不见。当地政府应他的请求,征召了 79 名印第安人前来,手持斧子,清理遗址四周。德尔·里奥一丝不苟地按照国王的旨意办事,对遗迹做文字纪录,量尺寸,尽量搜集样品。他东敲落一颗泥塑头像,西剥下一块镌刻文字图案的石匾;宁可让石头御座残缺不全,也要锯下雕花椅腿;为了盗走保存最完整的图谱,不惜损坏泥塑的铭文碑碣。他在宫殿建筑、寺庙房间四处钻洞,频频发现陶器祭品和石雕武器。这次掠夺得到的文物,都送进了在马德里的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当作国王的珍玩。









御座靠背上的雕塑,乃是帕伦克的巴加尔(Pacal)国王,从母亲手中接受王冠。不知何故,瓦尔德克把其中主要人物当成王后。后来这位王后又被人(也许是勃拉瑟)改称为"埃塞俄比亚女人"。

西班牙人始终不承认,如此精致的建筑是由原住民族独力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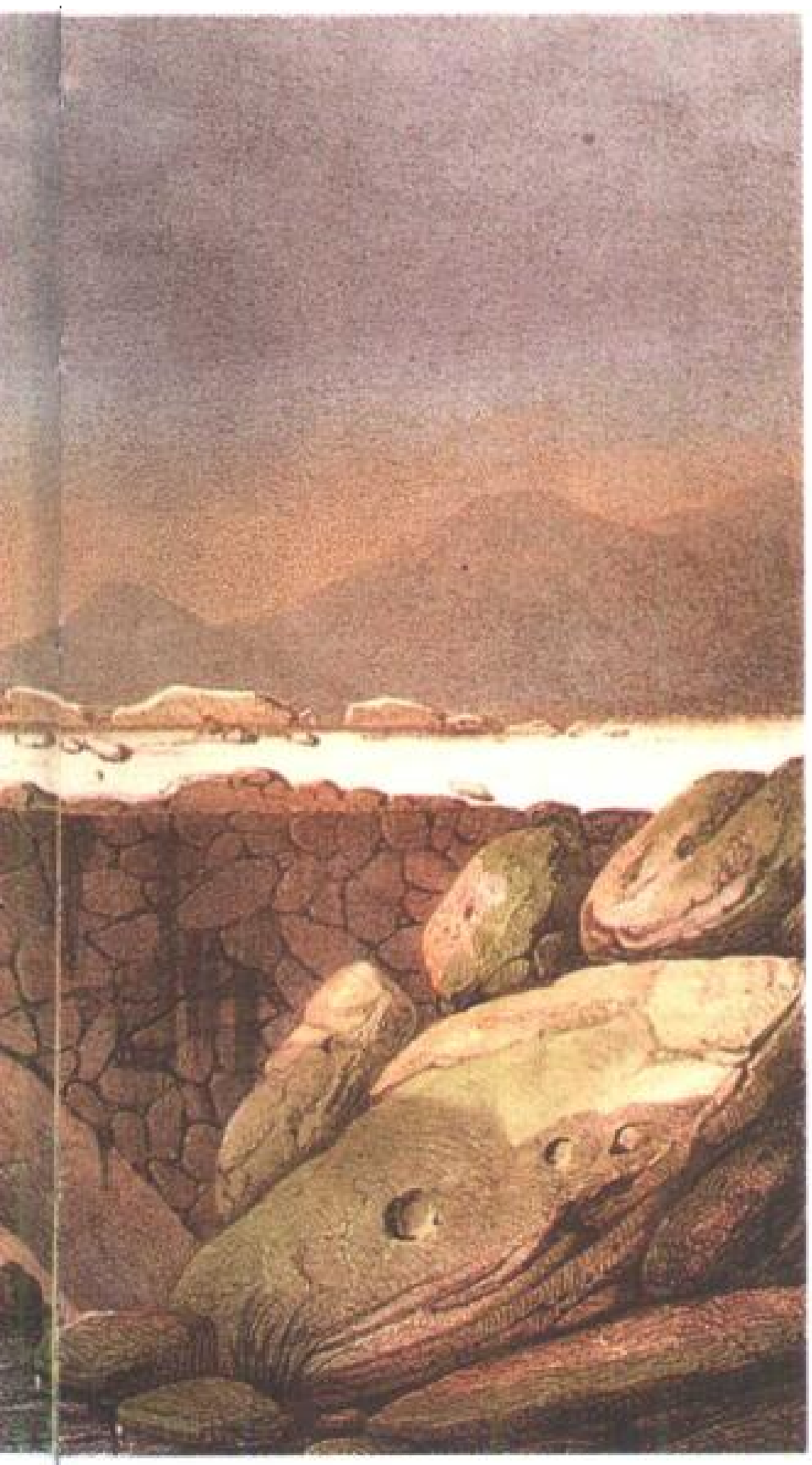
德尔·里奥的报告直到 1822 年才公开发表,且是在伦敦以英文出版的。报告中附有瓦尔德克(Waldeck)画的插图。德尔·里奥和许多当时的人一样,认为伟大文明惟古希腊与古罗马。帕伦克的建筑令他叹为观止,所以他得出结论:希腊人或罗马人参与了建造帕伦克的工作。"我不敢说罗马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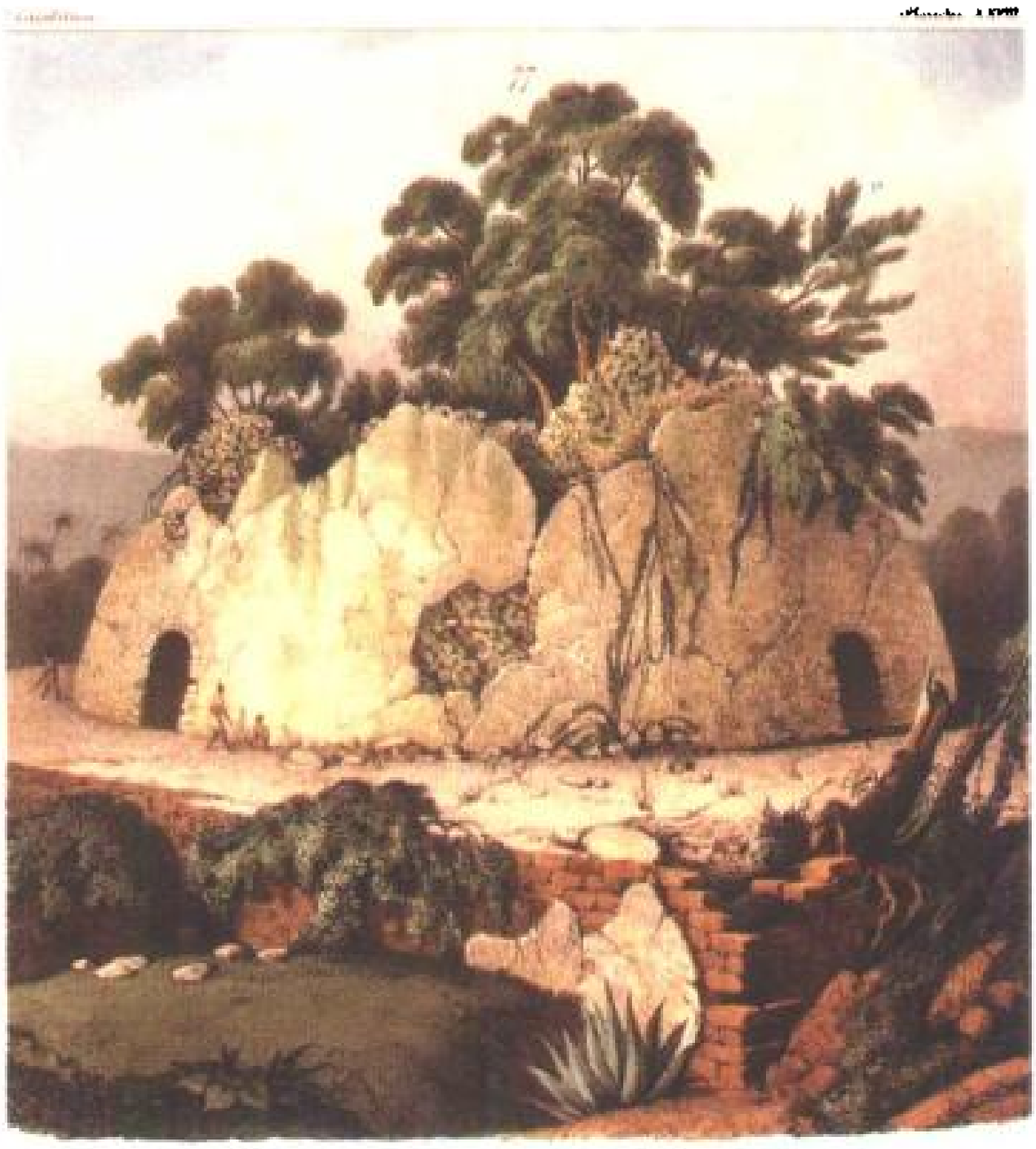


考古旅程中，杜贝和卡斯塔内达一遇到优美动人的景物，便立即停下来欣赏并作画。这座桥位于前往帕伦克的途中。

者曾在此登陆，可是这个文明古国的代表，极可能访问过这个地区。逗留期间，罗马人与土著必然有所接触，为了答谢他们的款待，而将自己的某种艺术观念传授给了土著。”此外，德尔•里奥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他绝对相信：“尤卡坦和帕伦克的服装、建筑及对艺术的见解非常相似，说明这两群古代居民乃同种同族。”

20 年后，基依埃莫•杜贝(Guillermo Dupaix)上尉来到帕伦克。他奉西班牙新国王查理四世(Charles IV)之命，要在墨西哥全境调查征服前留下的所有废墟。杜贝有个法国名字，却是奥地利人，







在意大利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他加入西班牙军队，先在西班牙服役，后来才到了墨西哥。1805 至 1807 年间，他作了三次考古之旅。在第三次旅行中，他参观了托尼那(Toniná)和帕伦克的马雅废墟。此行，他由一位墨西哥画家吕西亚诺·卡斯塔内达(Luciano Castañeda)陪同。这位画家描摹遗址文物的版画，都按那个时代的趣味加以“美化”，却反而暴露了他的一个严重缺点：他摹写马雅浅浮雕和图谱的作品显然极富幻想，说明艺术家当时并不理解他所复制的图像。然而，卡斯塔内达的作品仍比他的前辈高明许多。

废墟往往像是不成形的小山丘。杜贝和卡斯塔内达试图以几笔速写，来说明原始建筑的结构形状。


Dessin de Del Rio.





一幅对帕伦克宫内一面泥塑浮雕所作的速写。一位教师若看到两幅速写上出现同样的错误，就该知道学生有抄袭之嫌。左页图，瓦尔德克认为是德尔·里奥所作；与卡斯塔内达的另一幅画（本页右上）比较，可以看出：在这两幅画中，蛇头变成了花，妇女的头饰改得稀奇古怪，斧子的利刃化为缎带……有人头的基座更完全出自杜撰。至于本页左图，是瓦尔德克的油画，也很难摆脱上述表现法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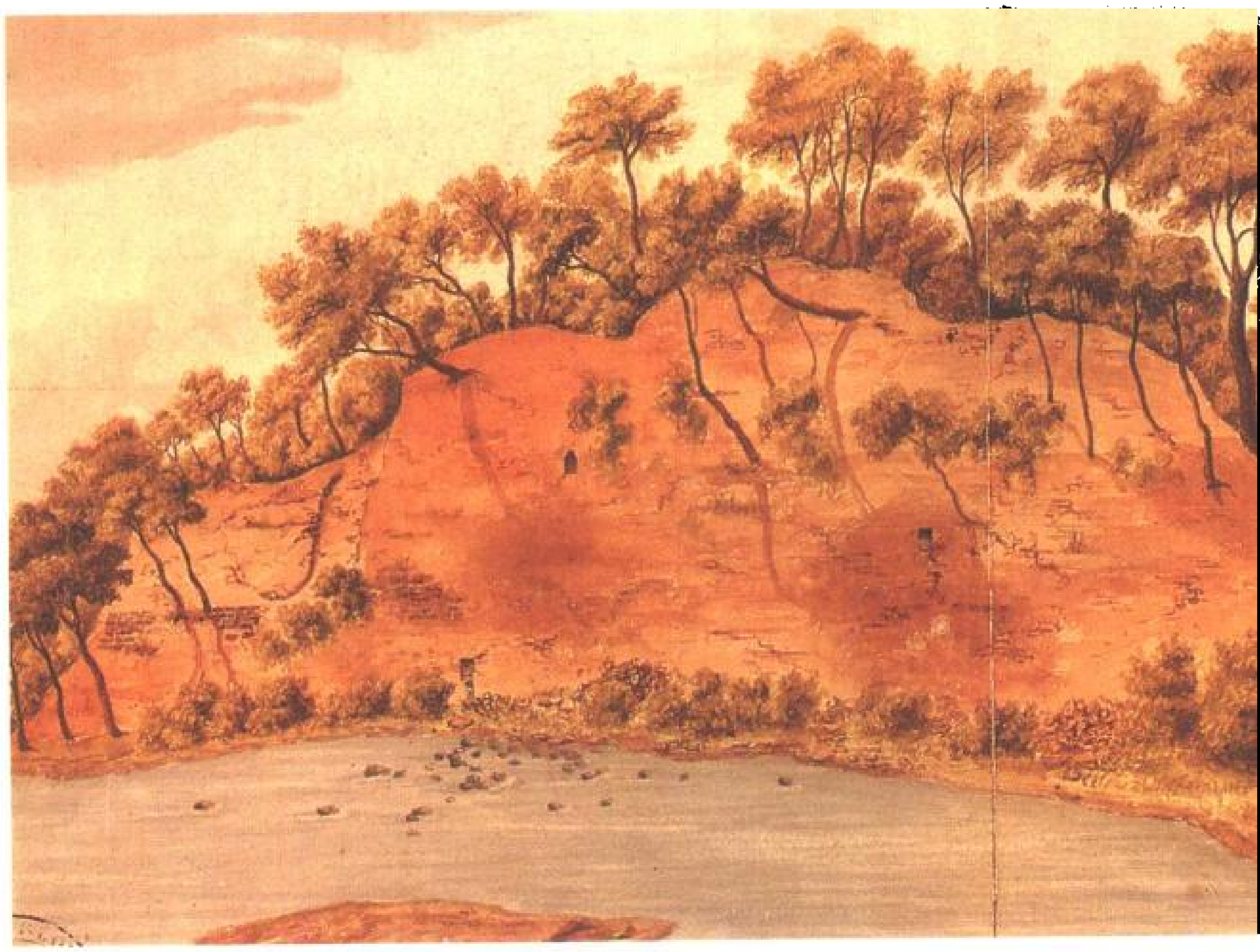
杜贝则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注意到许多现象，如：这些建筑物所使用的硬材是石头，不是砖(科马尔卡尔科〔Comalcalco〕是遗址中的唯一例外)；横梁大抵以木头制成，浅浮雕则使用两种灰泥铸模技术等等。



科潘在9世纪时成为空城，河流浸入城市中心，冲开一个高达30多公尺的缺口，缺口上可以看到断垣残壁、灰墁地面和宽阔隧道。卡林杜(左图)觉得自己像站在一堵开了窗孔的墙前，于是这处遗址一度被称为"拉斯凡达那斯"(Las Ventanas)，意为"风口"。

杜贝的报告和卡斯塔内达的画作问世之时，已是墨西哥独立战争(1821年)后很久。

1828年，法国人亨利·巴拉代尔(Henri Baradère)从墨西哥政府手中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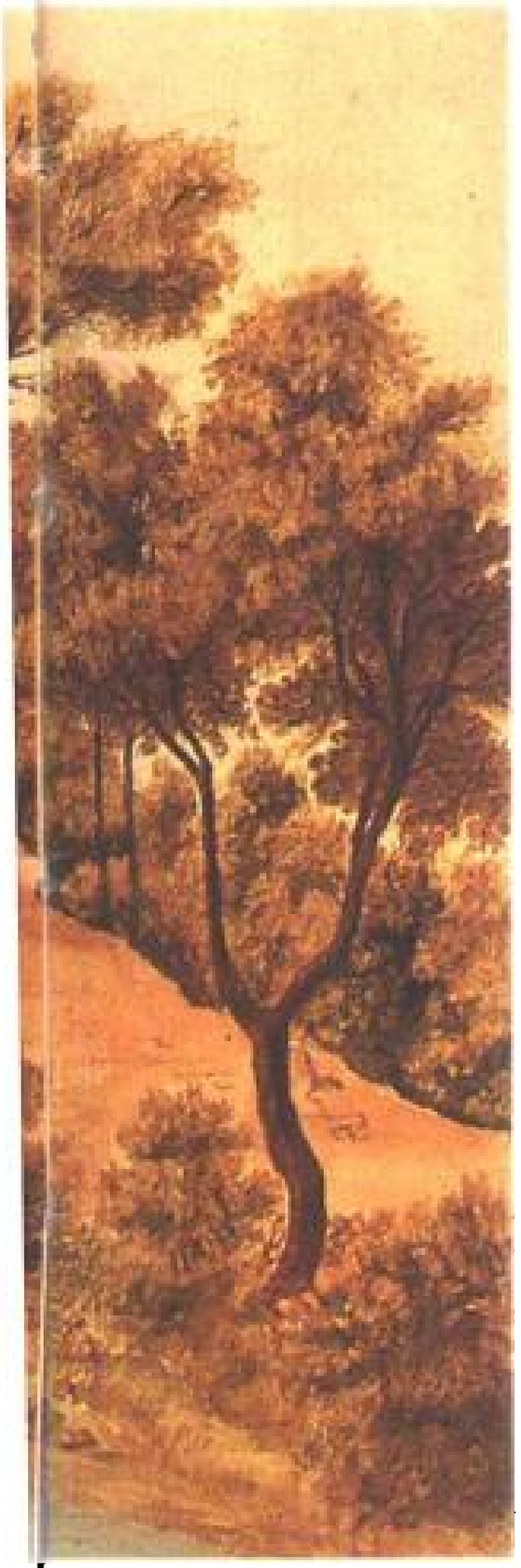
这些资料的让渡权。1830 年,杜贝的游记在金斯博罗爵士(Lord Kingsborough)出版的书中首次面世。1834 年,两部厚厚的《墨西哥古迹》(*Antiquités mexicaines*)在巴黎出版。这部大书的编纂方式,完全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在书中,杜贝的游记事实上是被当作一份学者据以反省、思考的素材,接着,书中收录了多位当代杰出学者的论文。例如,亚历山大·勒努瓦(Alexandre Lenoir,考古学家,法国文物专家,法国文物博物馆创办人)为《墨西哥古迹》写成《墨西哥古迹与埃及、印度和旧世界其他地区古迹的比较》,而夏尔·法西(Charles Farcy)提出了《向欧洲历史会议提出的两个问题:讨论暨审定有关美洲历史文件的价值,探讨美洲不同部落的语言与非亚两洲部落的语言之间的联系》。有趣的是,学术界的宿学宗师,看问题总摆脱不了古典文化的影响;而头脑单纯、学问平常的凡夫俗子,论断反而比较中肯。因而,杜贝看出美洲文明独树一帜,与希腊、罗马无关,可说是时代先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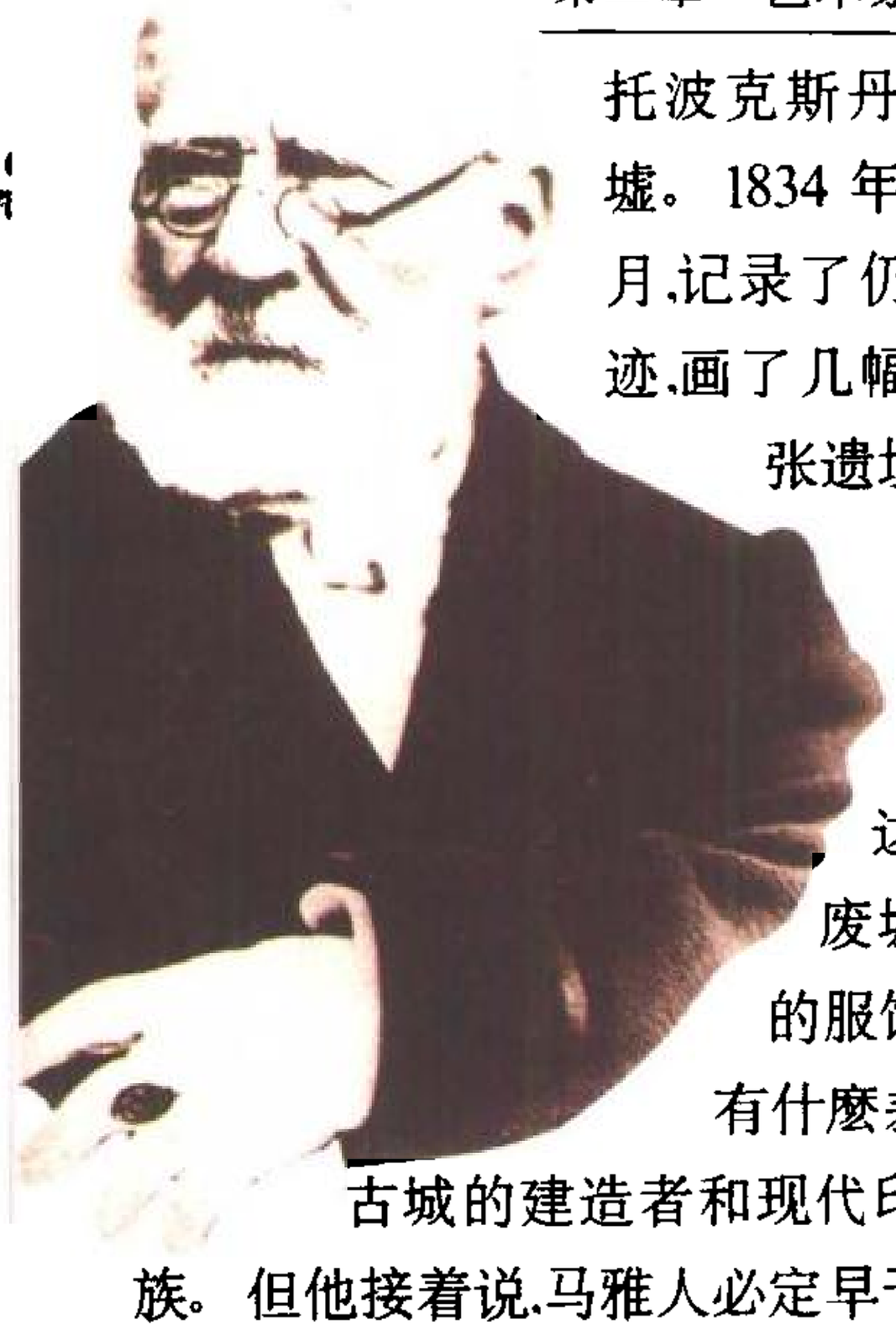


卡林杜不论走在路上、或客宿村庄,若看到哪个印第安人或混血儿服饰奇特,便高高兴兴画下来。



胡安·卡林杜(Juán Galindo)是演员之子,热爱冒险事业和异国风情。16 岁便离开故乡爱尔兰,前往美洲大陆

1827 年,卡林杜到了危地马拉,服务于中美洲联邦。这个组织当时并无太大影响力。卡林杜晋升为上校,任佩滕军事长官。1831 年,他因工作在帕伦克作了一次旅行。同一年,他又巡视了亚克斯哈湖(Yax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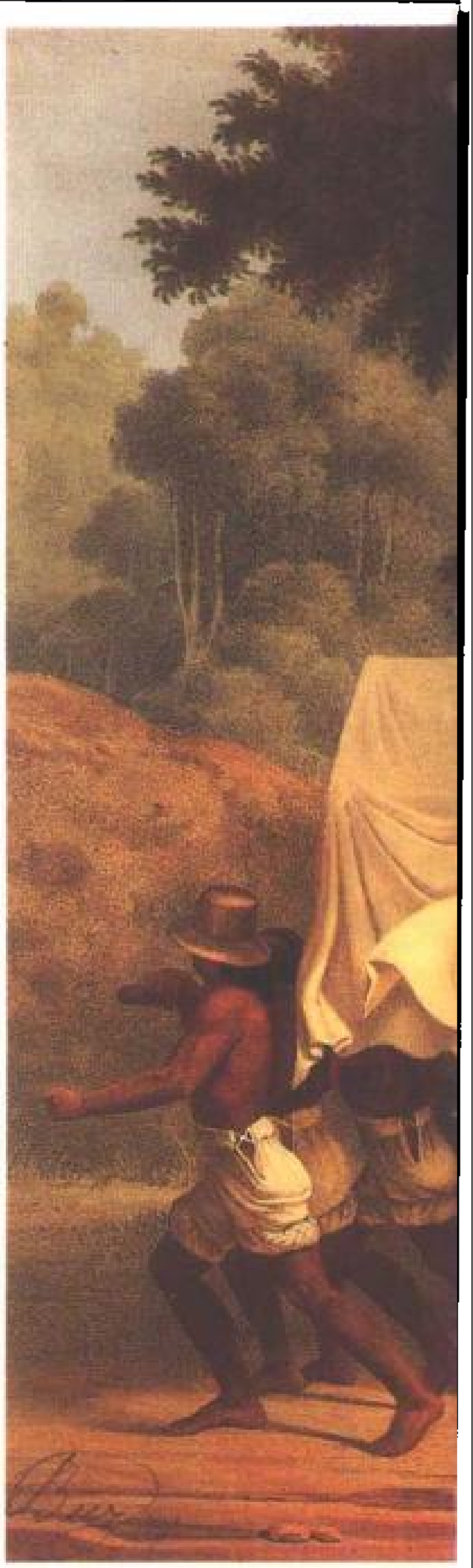


托波克斯丹岛(Topoxté)上的废墟。1834 年,他在科潘住了一个月,记录了仍然屹立在地上的遗迹,画了几幅速写。他还画了一张遗址图和一张区域图,做了墓葬的发掘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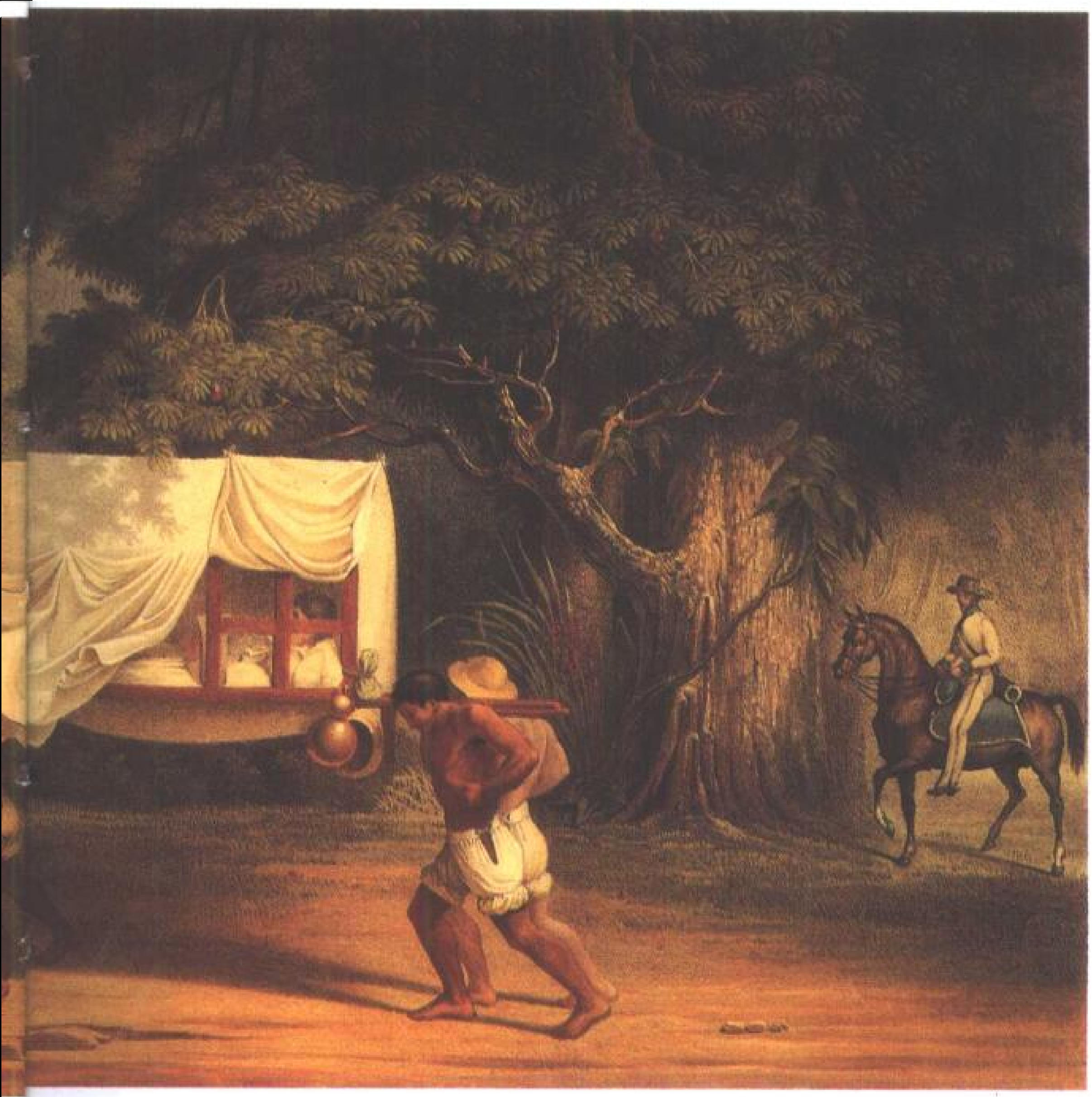
卡林杜不让两个世纪前的兰达专美于前,也观察到废墟中泥塑或石雕人像的服饰,跟当时的当地人没有什麽差别。因此他结论道,古城的建造者和现代印第安人属于同一种族。但他接着说,马雅人必定早于阿兹特克人,如果他们处于同一个时代,阿兹特克人定会向马雅人学习象形文字,因为在美洲唯有马雅人发展此一文明。

卡林杜对当代印第安人的观感,既表现了欧洲人的傲慢,也反映了被征服者遗忘历史的悲哀:“眼前的印第安人不过是粗鲁无文又怯懦的部落……当我询及这些建筑的建造人,他们答称:‘是魔鬼!’”

当时巴黎地理学会极富盛名,全世界旅行家和探险家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刊登在学会的学报上。卡林杜寄了 32 篇文章,大部分得以发表。此外他还分别写了几篇有关中美洲各国的报导,并绘制地图。他绘制的中美洲地图赢得了银质奖章,可是学会一直没能把奖章授与他:卡林杜所属的联邦军队在内战中打了败仗后,他试图趁双方酣战时,在两名龙骑兵和一名仆人的陪同下逃出重围。但途经某村时,形迹暴露,四个人都死在大砍刀下。卡林杜时年 38 岁。



“尤卡坦半岛内陆的旅行方式,与东印度的旅行方式很类似。旅客坐进有帷幔的床架,由几个人抬着……坐惯了这类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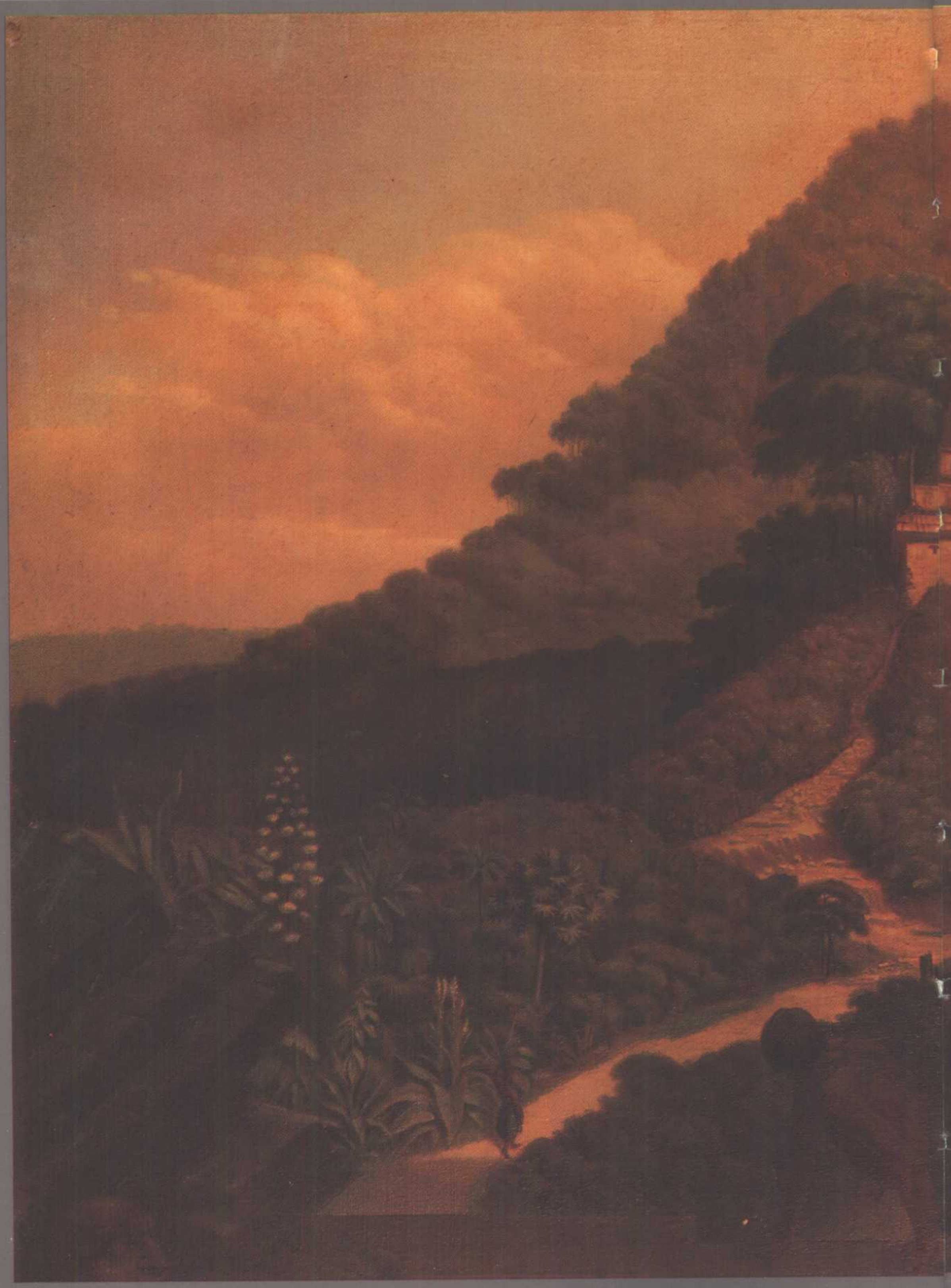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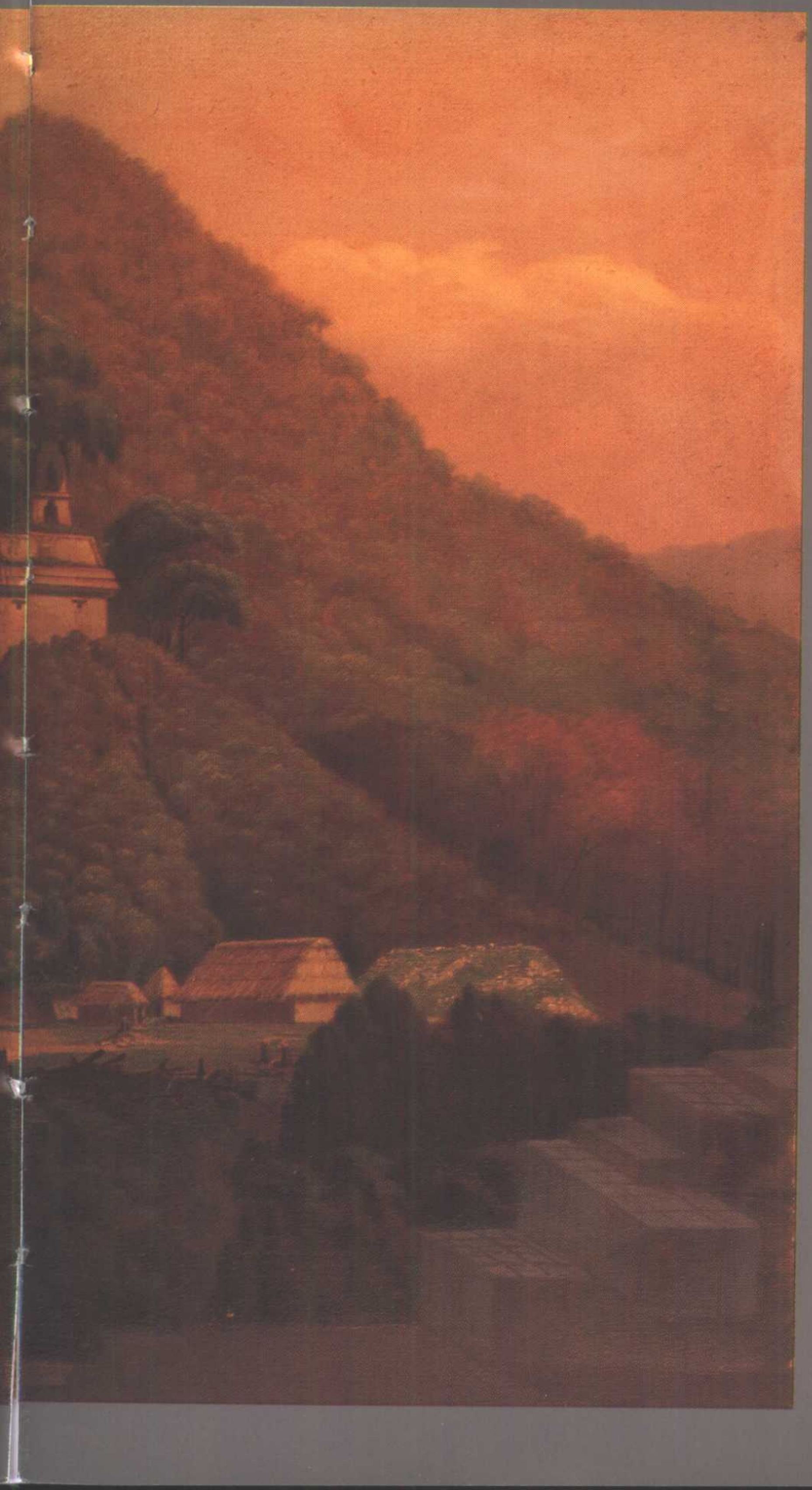
在马雅发现史上，尚－弗莱德里克·马克西米连·德·瓦尔德克伯爵是第一位大艺术家，也是最后一位大冒险家

瓦尔德克(Jean-Frédéric Maximilien de Waldeck)仪表堂堂，身材魁梧，说话时善于使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和坚定的语调。他知道自己说起事情来娓娓动听，

决不会想再骑马，因为人在轿子里不会雨淋日晒，看书睡觉可以随心所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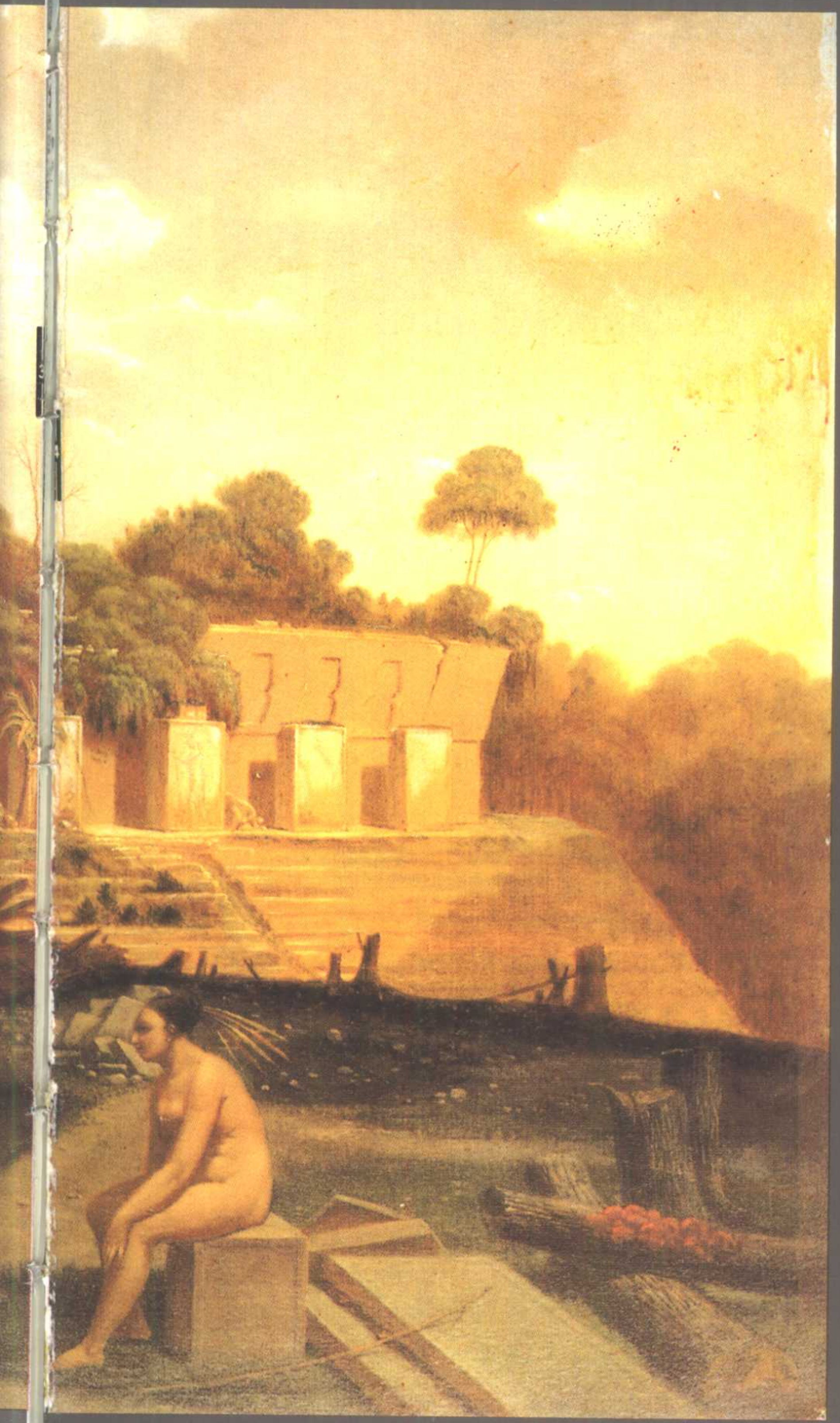
瓦尔德克
《尤卡坦省览胜记》





此画的风景，已经瓦尔德克精心修饰。背景山峰蓊郁，形状像是十字架神庙及其金字塔状建筑的巨型翻版。如同帕伦克的大多数房屋，此庙的冠状屋脊略呈人字型，上部盖了一个高耸的屋顶，以利采光；还开了许多孔眼，减轻屋顶本身的重量和风的阻力。庙中的泥塑装饰，当时已风蚀殆尽。画中可以看到，金字塔形的山下，有瓦尔德克自建的住屋。





美景如画

瓦尔德克擅长以移植的手法，重现他所研究的景物；仿佛惟有依靠浪漫主义灵感的重塑，才能领略几世纪以前马雅人创造的建筑。《帕伦克宫门残迹美景图》这幅画正是如此。然而在《墨西哥的古迹》一书中，瓦尔德克画在前景的人物和动物都不见了，显然是勃拉瑟——删去了。

在社交场合上总要设法同时引起几位女士注意。他鬓发皆白,看来 70 岁光景,却自称有 102 岁。他原籍奥地利,生在维也纳,传言却说他生于布拉格。

他是位有天分的艺术家,也从不缺少工作,自称在巴黎新古典画派大将贾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的画室学过画(要不就说是皮耶•普鲁东〔Pierre Prud' hon,1758～1823〕的画室,再不然就说在柏林)。可是他从前真的有空学画吗?这位仁兄一生如此丰富多彩,悬疑紧张。

他神情狡黠地对一位美人说,他经历过 42 次革命。1785 年,他和旅行家勒瓦扬(Francois Levaillant)一起出海,一直航行到好望角,勘察过非洲南部。他对军旅生活也不陌生。他当过意大利战役的志愿军,打过拿破仑将军领导的土伦(Toulon)包围战。他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后来更追随他远征埃及。即便在军中,这位老兄的传闻轶事也确实不少。据说他擅长模仿将军的签名(刻薄的人说他是伪造文书),拿破仑亦耳闻此事。在某次会面时,拿破仑要瓦尔德克在一张折起的纸上表演。瓦尔德克写下拿破仑的签名式后,翻开折叠的地方,只见纸上写着:"判处此人在文赛(Vincennes)城堡内禁闭三个月。"据说拿破仑可怜他,只让他在里面关了两星期了事。

另一则既精彩又悲惨的故事,要说上三天两夜才说得完:他为了躲避土耳其人,与四位同伴逃出阿斯旺(Assouan),横越东古拉沙漠(Dongola),眼睁睁看着他的同伴先后一个个死于疲劳和疾病。他忍饥







按照陶制哨子小人像忠实复制的头像,出自瓦尔德克之手。除了祭司显贵、武士和女人的形像以外,还有许多变种生物,人身兽头,或容貌怪异,无以名之。



这些陶塑作品可能代表精灵，或者祭典中带面具的人物。此类塑像在帕伦克特别多，有美洲豹头，有鸟头，有猴头，还有各种表情诡异的怪脸。

挨饿过了四个月，历经种种艰险，最后奄奄一息抵达葡萄牙人的营地，终于得救。一天晚上，他应大家要求讲另一次历险记：他在一艘“鬼魂号”海盗船上，伙同“爱国海盗”苏科夫(Surcouf)，出没印度洋上。有的人更爱听他叙述“我如何帮助智利赢得独立”。瓦尔德克与柯切拉纳(Cochrane)伯爵，在战斗、冲突和埋伏中出生入死不下百次，令人听了胆颤心惊；两位伯爵身边的佣兵在智利的奇遇，又叫人听了忍俊不禁。



1819 年，他在危地马拉，三年后他在伦敦。他根据危地马拉建筑师理查多·阿芒达里兹(Ricardo Almendáriz)的素描，制作版画，作为德尔·里奥报告的插图。在给地理学会的一封信中，他总结道：“德尔·里奥的作品很不完整，但它之所以能在伦敦付梓，部分原因乃由于我的帮助。1822 年，来自美的马克·居伊(Mac Quy)医生向我出示作品；之后卖给了出版商贝尔都(H.Berthoud)，我负责画插图。插图下方署名 J.-F. W.，我的作品，其中还有一幅署名……此后，我便一直盼望物，并直接临摹。”





绝大多数那些就是了我的全能一睹原

瓦尔德克年过六旬，还在一间小屋里生活了一年多，描绘帕伦克的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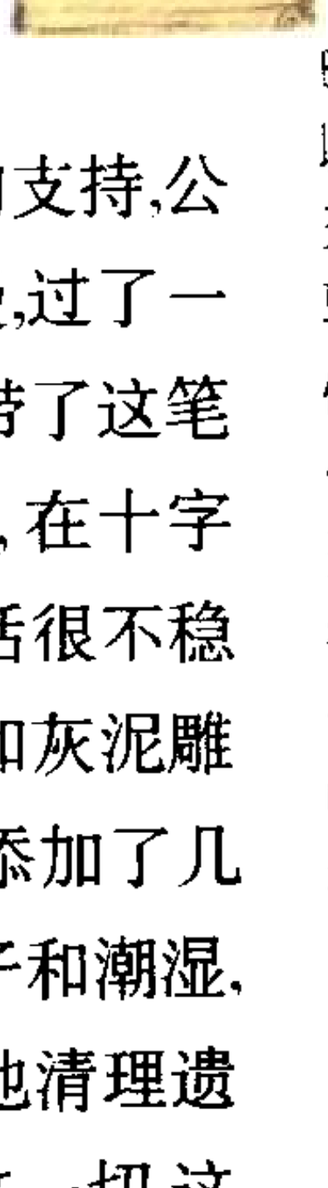
1825 年，瓦尔德克将近 60 岁，第二次结婚，他好像终于愿意“安定”下来了。他接受了一个职位，在墨西哥西部米却肯(Michoacán)一家银矿公司当工程师。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死气沉沉，不等合约期满，便迁到墨西哥城去。他对古迹的兴趣有增无减，经常出门旅行，寻访遗址，并造访国家博物馆，临摹古物。这些画作在 1827 年结集出版，名为《墨西哥古迹集》(*Collection d' ntiquités mexicaines*)。





瓦尔德克比较了现代印第安人头像和浮雕中古代马雅人的造形。他恐怕是第一位做这种尝试的人。他的意图自然是想指出两者同属一个“种族”。

瓦尔德克渴望前去临摹帕伦克的遗迹，实现多年的梦想。他得到共和国副总统的支持，公开向社会筹集远行的资金。但是钱来得太慢，过了一年只收到三分之一的款项，瓦尔德克等不及，带了这笔款子就上路了。1832 年 5 月，他抵达帕伦克，在十字架神庙旁的一间小屋内，一住就是一年多，生活很不稳定。他画建筑物的平面图和立体图，画石头和灰泥雕塑，他还画“风景”——废墟和森林，画面上因添加了几个假想人物而显得很生动。他忍受酷热、蚊子和潮湿，一连好几天不停的倾盆大雨，除了几个帮助他清理遗址的混血儿，没有人可以谈天……为了承受这一切，这位六旬老人必须有非凡的体魄和勇气，尤其对



专家称这幅图像为帕伦克的“美浮雕”。虽然也是以“瓦尔德克风格”处理，而宛若希腊、埃及和马雅三种风格的结合，仍不失为无价之宝。原件已几乎完全毁坏。国王坐在有两头美洲豹的御座上。这个御座近似于第 31 页椭圆形图中，巴加尔国王所坐的椅子。在图两侧的图谱上，可以看到一些不伦不类的图案，如希腊牧神潘(Pan)所用的排箫、楔形符号，都出自瓦尔德克的想像。

自己的工作怀有不衰的热情。他得能继续这项工作，也有赖金斯博罗的慷慨。除了帕伦克，他还到玛雅潘、托尼那和乌克斯玛尔参观作画。他的作品只有部分出版。1866 年，瓦尔德克的 56 幅石版画，成了勃拉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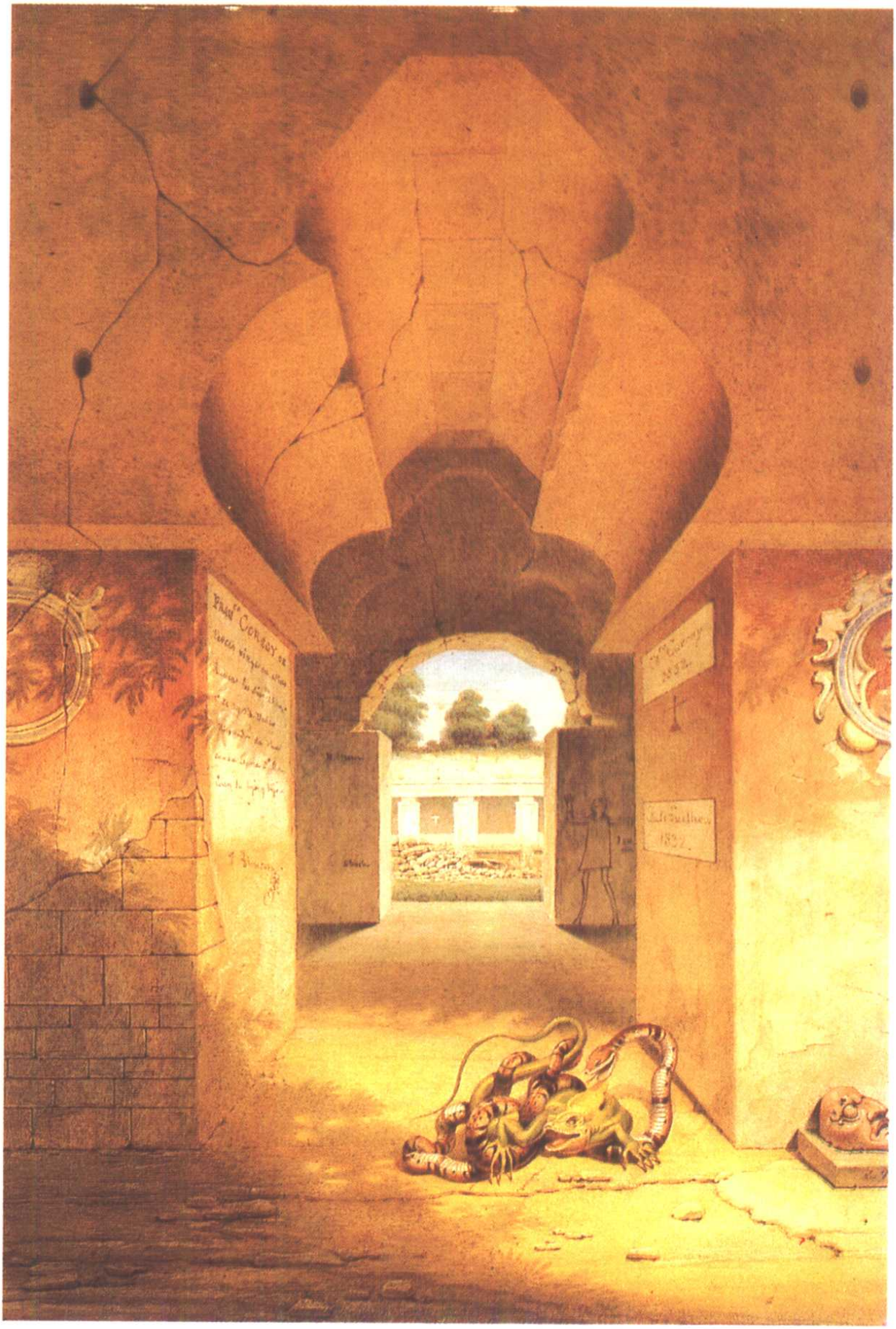
(Brasseur de Bourbourg)书中的插图，书名为《墨西哥的古迹：墨西哥古文明中的帕伦克和其他废墟》(*Monuments anciens du Mexiq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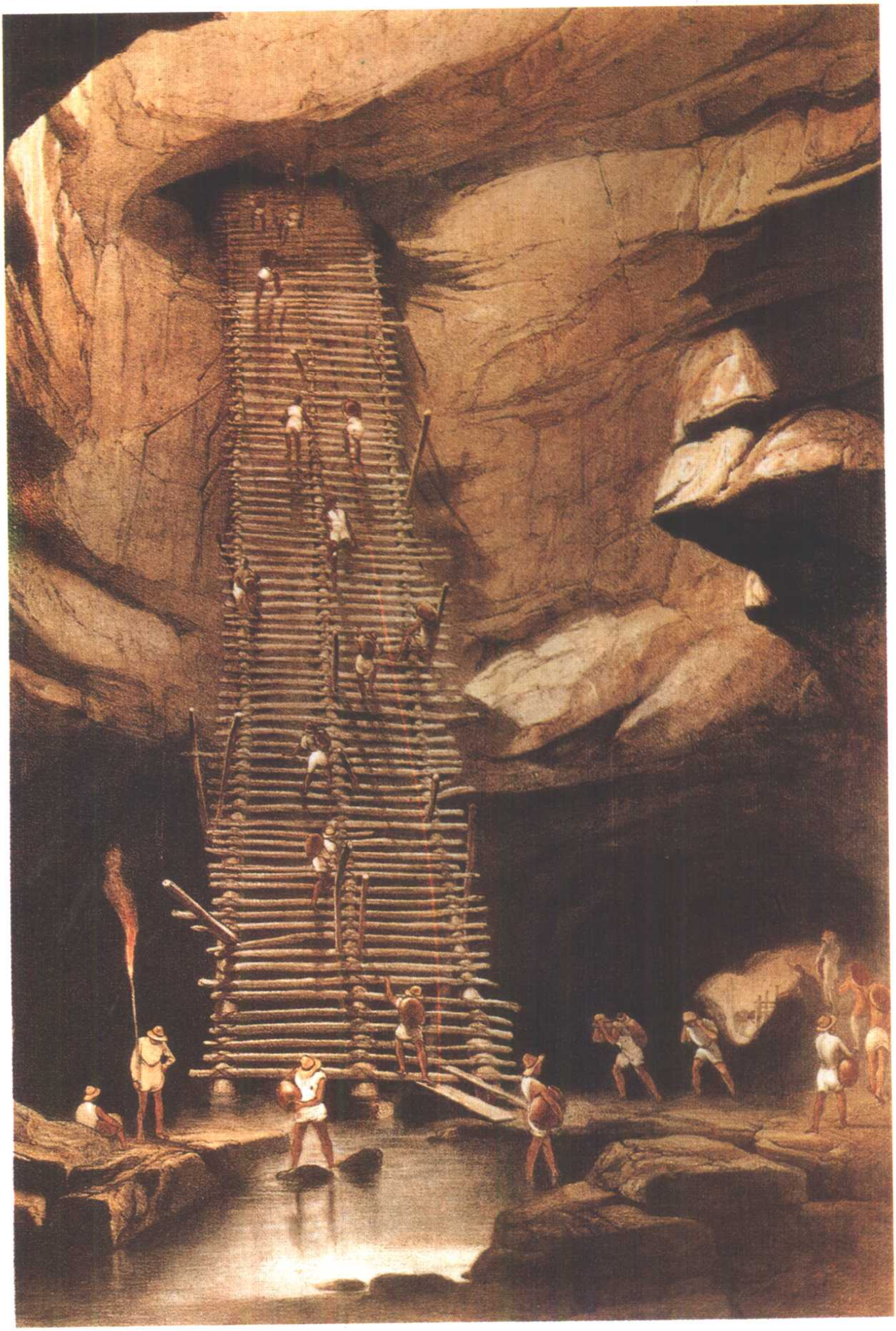
瓦尔德克是 19 世纪上半叶的人物(1800 年时他 34 岁)，像勃拉瑟和其他人一样，深信他笔下这些废墟所代表的伟大文明，乃根源于旧大陆。所以，他眼中看到的是马雅艺术，心中寻找的却是印度人、希伯来人、希腊人或埃及人所可能留下的痕迹。他当然找不到，即便他以为找到时，又觉得不够充分。于是，瓦尔德克只得悄悄地对真实景物做些小小的“篡改”，使它看来比较符合自己的信念。瓦尔德克的作品体现了作者的想像：迷人、浪漫，还有点无伤大雅的误导。

瓦尔德克在墨西哥待了 11 个年头，回到巴黎发表《尤卡坦省览胜记》。瓦尔德克在书中描写废墟，也用很长的篇幅谈到尤卡坦省的居民。他在 84 岁时又与一位年仅 17 的英国少女结婚，生了儿子加斯东。此后住在巴黎蒙玛特区烈士路的公寓里，生活朴素，室内都是纪念品和绘画。他写文章、绘画、办展览会。他死得也很“典型”，与他传奇的一生颇相一致：有人说他转身去看一位路过的美人，跌倒在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在此前不久，他刚庆祝 110 岁生日。

乌克斯玛尔先知神庙正面门上的人物造像复原图(左)，在瓦尔德克笔下呈现希腊、埃及风格。艺术家瓦尔德克大概是看了修女方院上的小塑像(约 50 公分高)装饰，而得到灵感。

帕伦克的建筑物。这幅画景象诡异，前景中蛇和蜥蜴如神话中的传述，正在搏斗。拱门顶部那个钥匙孔状的空间，显然是马雅人为了减轻屋顶重量而设计的。门的右边有一面完整的泥塑图徽，作画当时事实上只剩下框子。瓦尔德克在这幅画中，有意保留了旅行家在墙上的涂写和题词。右面是某位名叫纪鲁(Guilhou)的人的签名，此人曾在 1832 年到此寻访。左面是法国医生戈洛瓦(Corroy)留下的长篇题词，告知后人：他曾在一年内携妻带子三度造访帕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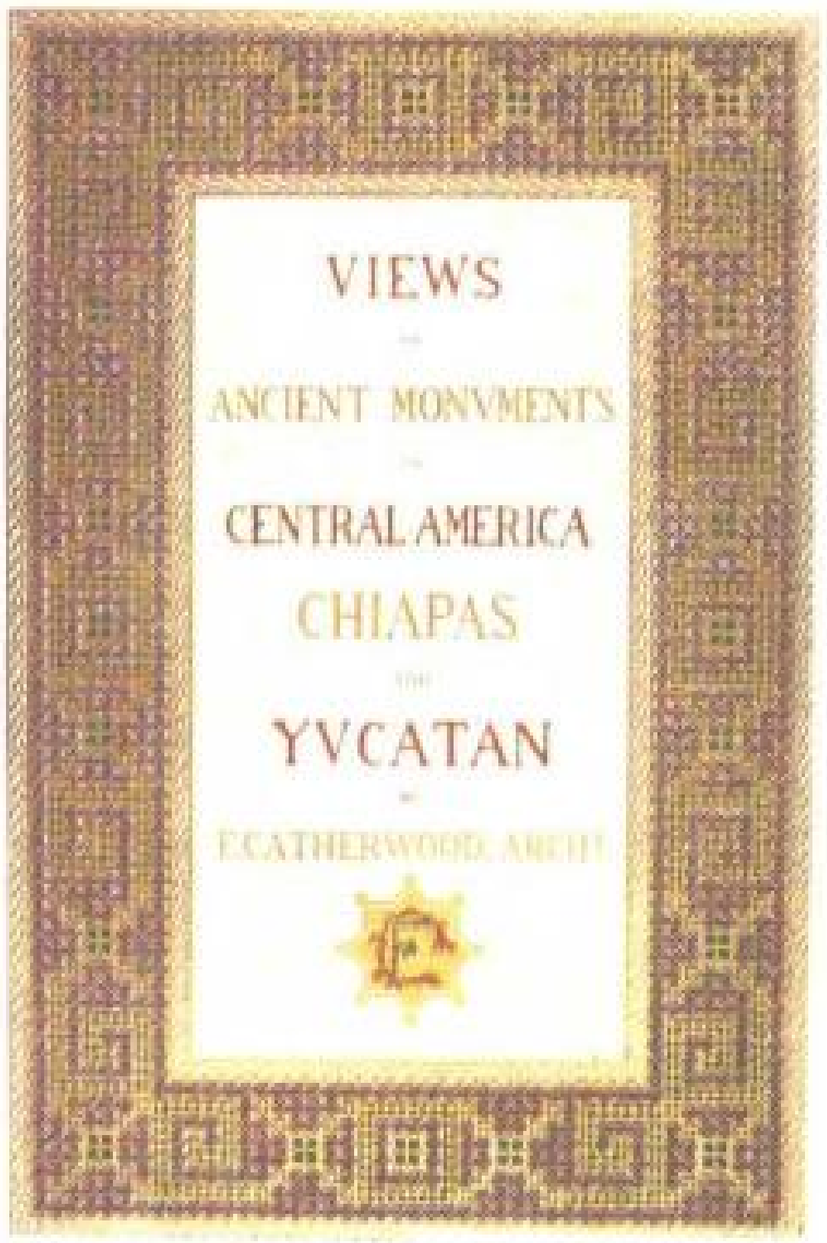




1805年，约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
出生在美国新英格兰一个富裕家庭，
他长大后致力研究马雅文化，
可说是马雅的真正“发现者”。
当然，他并非寻访中美洲遗址的第一人，
却是第一位以自己的作品
引导一般大众走向中美洲遗址的人。
在他之后，
对马雅文明凭空臆想的浪漫时代
终告结束。

第三章
学者的时代

尤卡坦境内没有河川，历来供水全靠石灰岩溶蚀所形成的天然水井。有时水层位于地下深处，如在傅隆钦(Bolonchen)，印第安人架了大梯子下去取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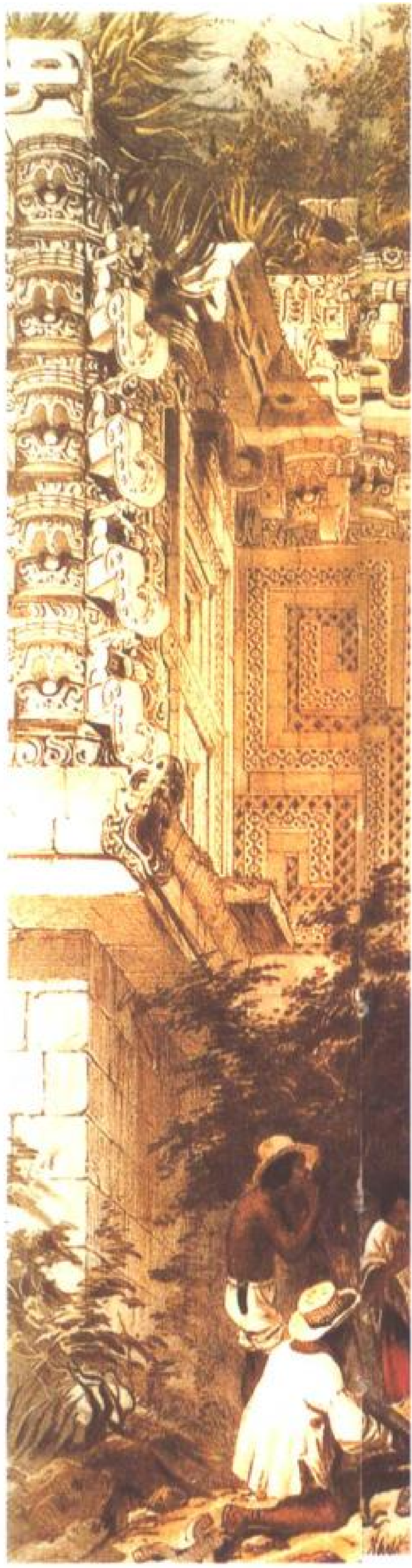
当史蒂芬斯完成法律课程,跳上一艘船,前往欧洲和中东游历时,年方 29 岁。游罢归来,他以精采的文字,发表了他的"旅途历险"(《埃及、阿拉伯、皮特拉和圣地旅途见闻》,然后是《希腊、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旅途见闻》)。由于反应热烈,他得到鼓励,准备再度出发,搜集第三册《旅途见闻》的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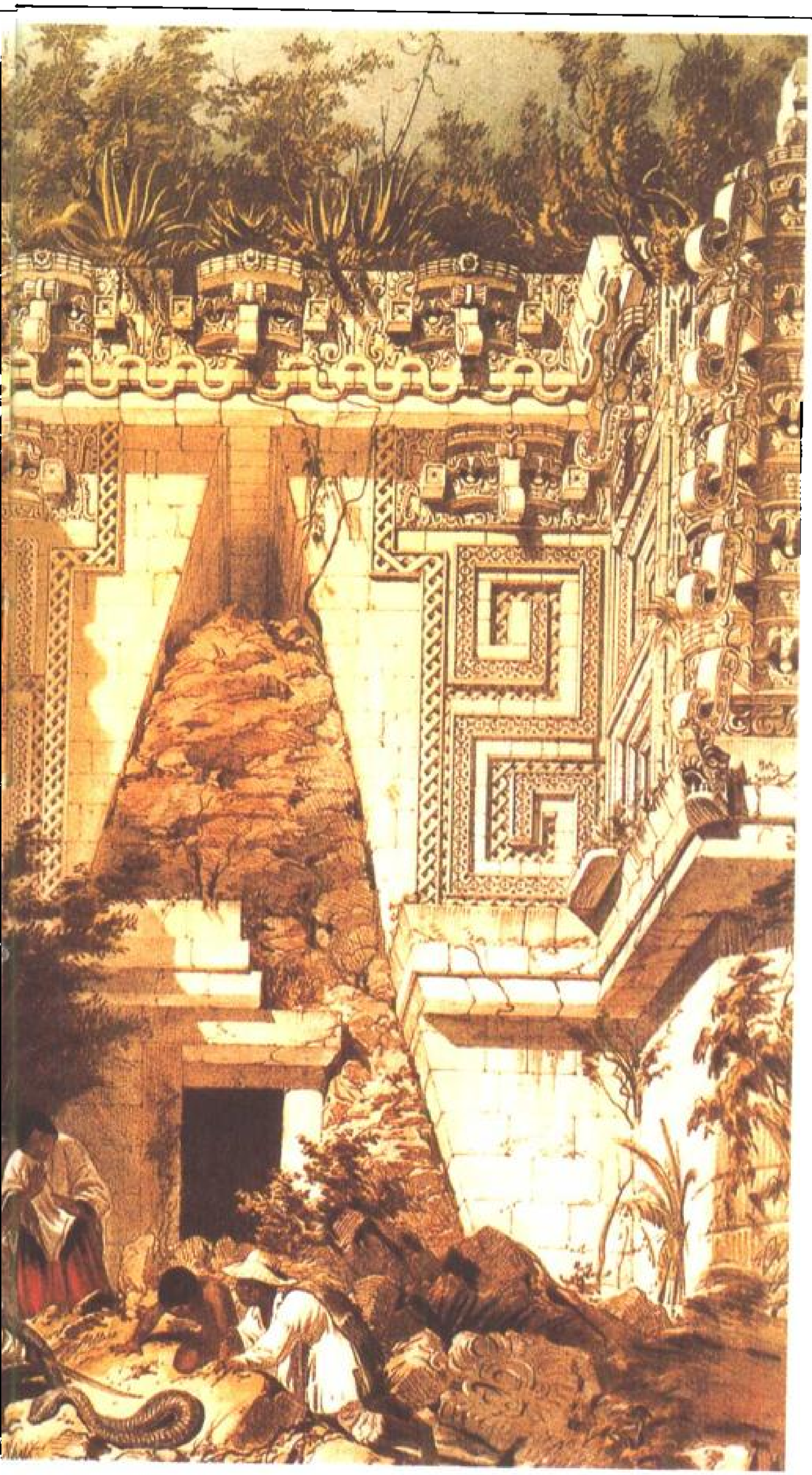
这时是 1836 年,他在伦敦结识了弗雷德里·卡塞伍德(Frederick Catherwood),一位英国青年建筑师兼优秀的素描画家,同样也热爱旅行。这两位青年一见如故,谈旅行,探险,卡塞伍德当下推荐他去读一部作品:附有瓦尔德克版画插图的德尔·里奥报告。

史蒂芬斯的先见之明:报导一个辉煌、富异国情调、实际上闻所未闻的文明的废墟,大众必会产生兴趣

他回到纽约,在书店里找到瓦尔德克的《尤卡坦省览胜记》。作品内石版画表现的美学价值,令他盛赞不已,肯定这些废墟确实又美又别具一格。卡塞伍德来访,史蒂芬斯谈起这事。

但是中美洲大陆正烽火四起。1838 年之前,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都属于中美洲联邦。但这时,联邦的支持者、各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印第安反抗部落之间,内战方酣。局势如此,史蒂芬斯和卡塞伍德自然无法前去游览。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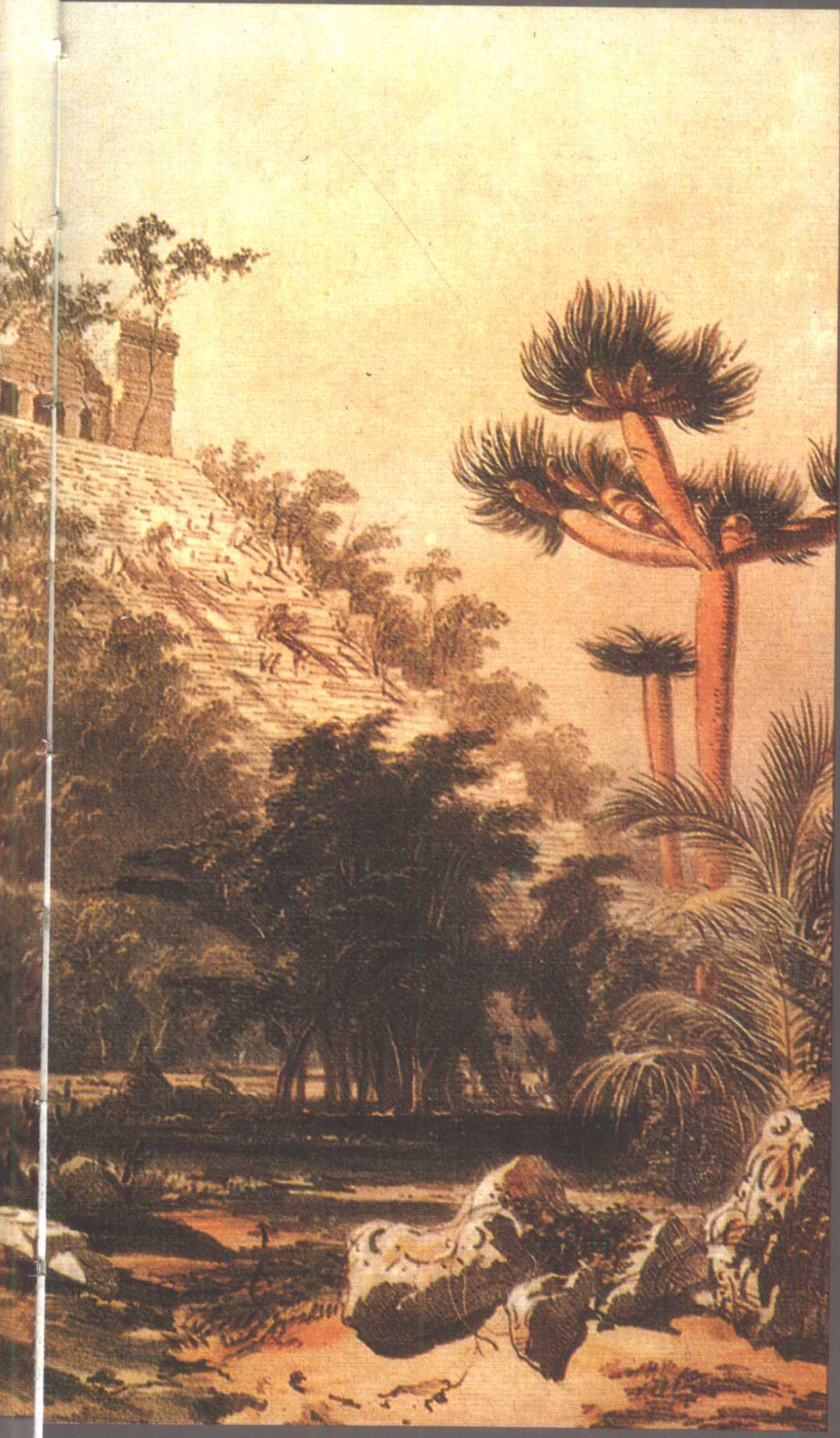
“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地区从前住的是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或至少使用同一种书写方法。是谁建造了这些城市？我们坐在废墟间，对这个神秘的谜百思不得其解。”

史蒂芬斯

《中美洲旅途见闻》

乌克斯玛尔的这座宫殿，称为“总督府”，这就说明了宫殿的真正用途。此宫共有三座建筑物。中央建筑正面有七扇门，穿过三扇就进入主殿。在中央门的上方有幅王子端坐御座的图像。左右两翼的建筑物面积稍小，与中央建筑物之间本来隔有拱顶走廊。从卡塞伍德的画中看出，这些走廊后来都被土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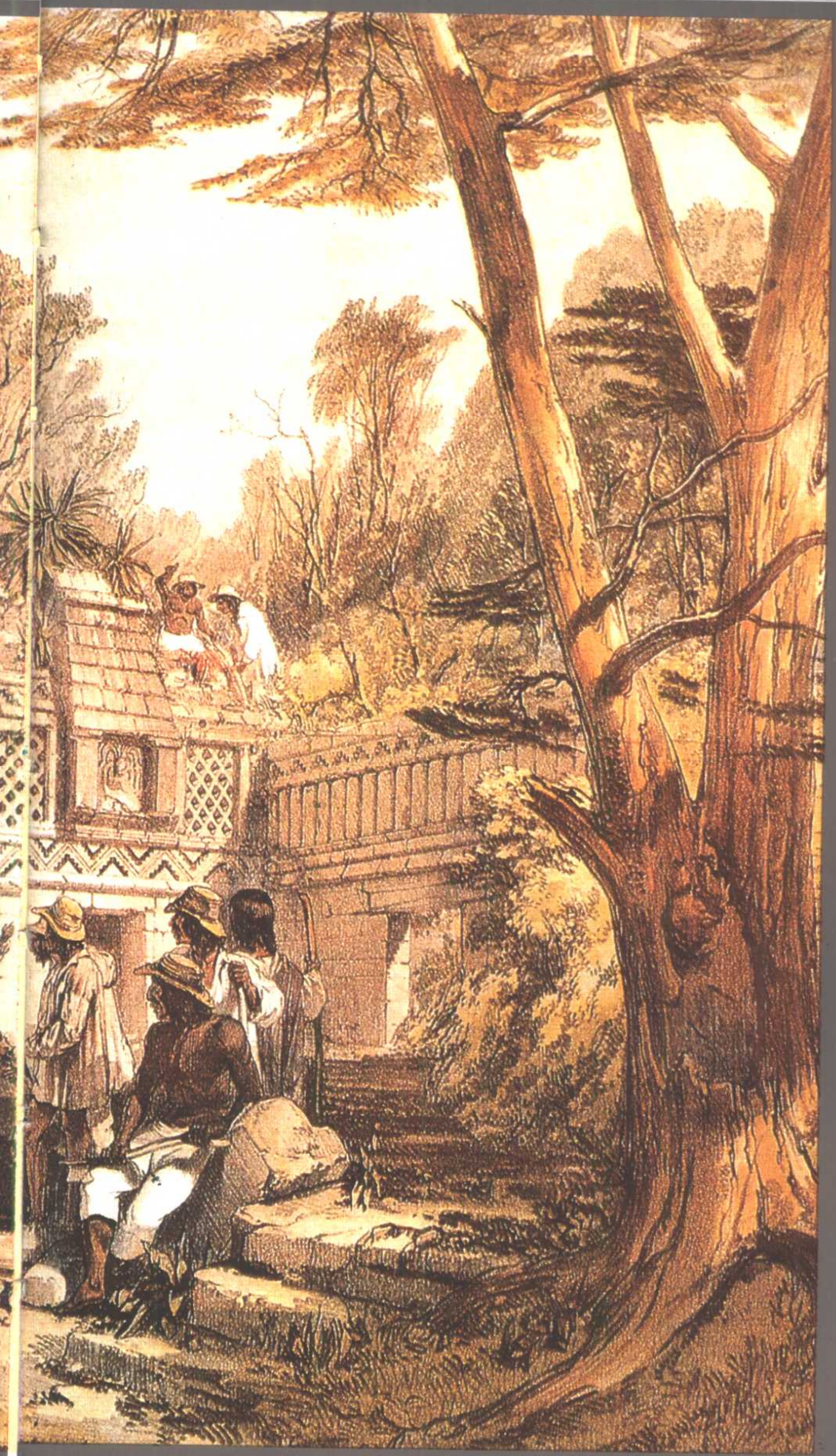




“城堡”金字塔

10世纪末，奇钦·伊策萨已发展为大都会，住了不少外来客，其中显然有人来自墨西哥中部托尔特克(Toltèques)。根据传说，传奇的“羽蛇神”魁扎尔科亚特尔(Quetzalcóatl)，被敌对团体赶出托尔特克的首都图拉(Tula，在今天墨西哥城的北部)。魁扎尔科亚特尔则率领残部，占据奇钦·伊策萨。此地西班牙征服者称为“城堡”的金字塔，雄踞山顶，建筑理念便反映了时代精神，有些设计源于羽蛇神的主题。在金字塔的正面和每个坡面上，栏杆宛如蛇身，自上而下延伸，蛇头则平伏在建筑物脚下。画中前景就是蛇头。庙的主要通道有三个入口，每个入口中间有两根蛇形石柱：蛇头贴于地面，蛇身作柱身，蛇尾则托住横梁。





拉勃那的拱门

尤卡坦浦克区(Puuc)的马雅遗址上，凡一群建筑由周围四座长方形建筑物组成，围住一个中院，即称“四方宫”(quadrilatère)。在拉勃那(Labna)，有两座四方宫并列，中间以一扇巨大的拱门相通，旅行者往往将之错认为凯旋门。通道两边各有一座殿，殿门上面有一个茅屋状的壁龛，昔日放一尊泥塑造像。这些茅屋状的壁龛，颇类似今日尤卡坦村庄的茅屋。在乌克斯玛尔修女方院的南楼，也可见到这类茅屋状的壁龛。“修女方院”的名称出自西班牙人，他们以为这是个修道场所。





尤卡坦的图隆

史蒂芬斯和卡塞伍德正在测量图隆(Tulum)“壁画神庙”的面积。这座位于加勒比海岸边的小城，建于西班牙征服前不久。城四周建有防御墙，房屋多分布在一条主要大道的两旁，而最重要的建筑物则集中在市中心。图隆的两座神庙内还有保存良好的壁画，多在黑色背景中画上青绿色的神话主题，包括雨神夏克和女神伊克赛尔(Ixchel)。西班牙入侵期间，伊克赛尔女神像前香火鼎盛。图隆东北50公里左右的科苏梅岛上，常有人去她的神庙朝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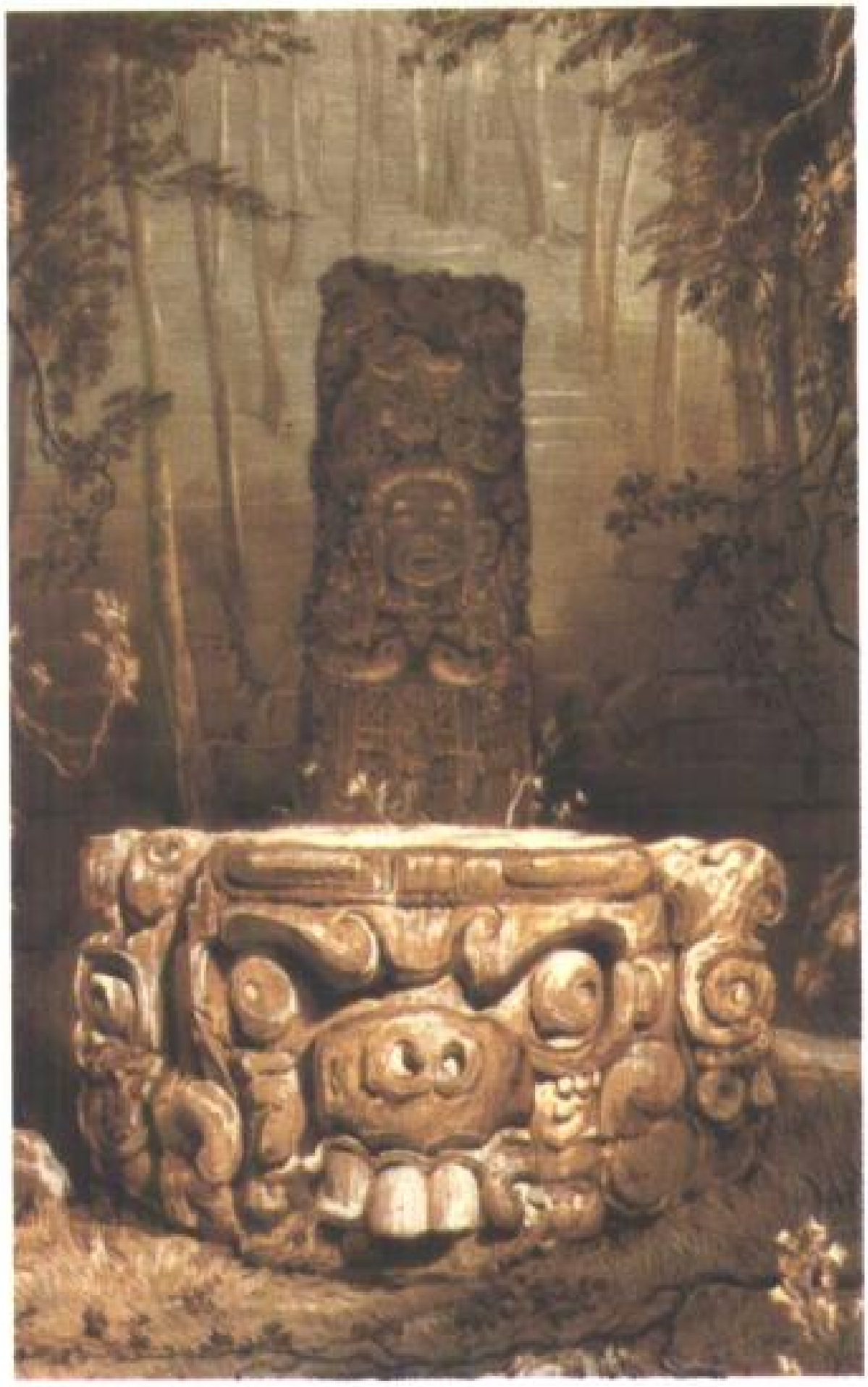
伊萨玛尔的伊策萨姆那

伊萨玛尔的一座建筑物外墙上，有一面保存良好，高达二公尺的泥塑脸孔：早期火神伊策萨姆那(Itzamna)的脸。这类装饰在马雅建筑中屡见不鲜，可是暴露屋外者则绝无仅有。这使史蒂芬斯大为惊讶。为突出这面巨墙和怪异头像的戏剧性效果，卡塞伍德在画中加添一个猎人，由印第安人陪同，追猎躲藏在墙影里的美洲豹。同样在伊萨玛尔，兰达曾在画中为这个马雅古城的一座金字塔废墟，添上方济会教堂和修道院。

幸,不久曙光出现,机会来了:美国驻中美洲领事正欲启程履新时,突然去世了。

史蒂芬斯立刻毛遂自荐。他因政界友人的支持,获得该职位。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总算出发,展开一次长达十个月的外交考古之行。卡塞伍德后来追忆,热爱冒险的史蒂芬斯"一边追寻一个形同不存在的政府,徒劳无功;一边寻访若干已成废墟的城市,成效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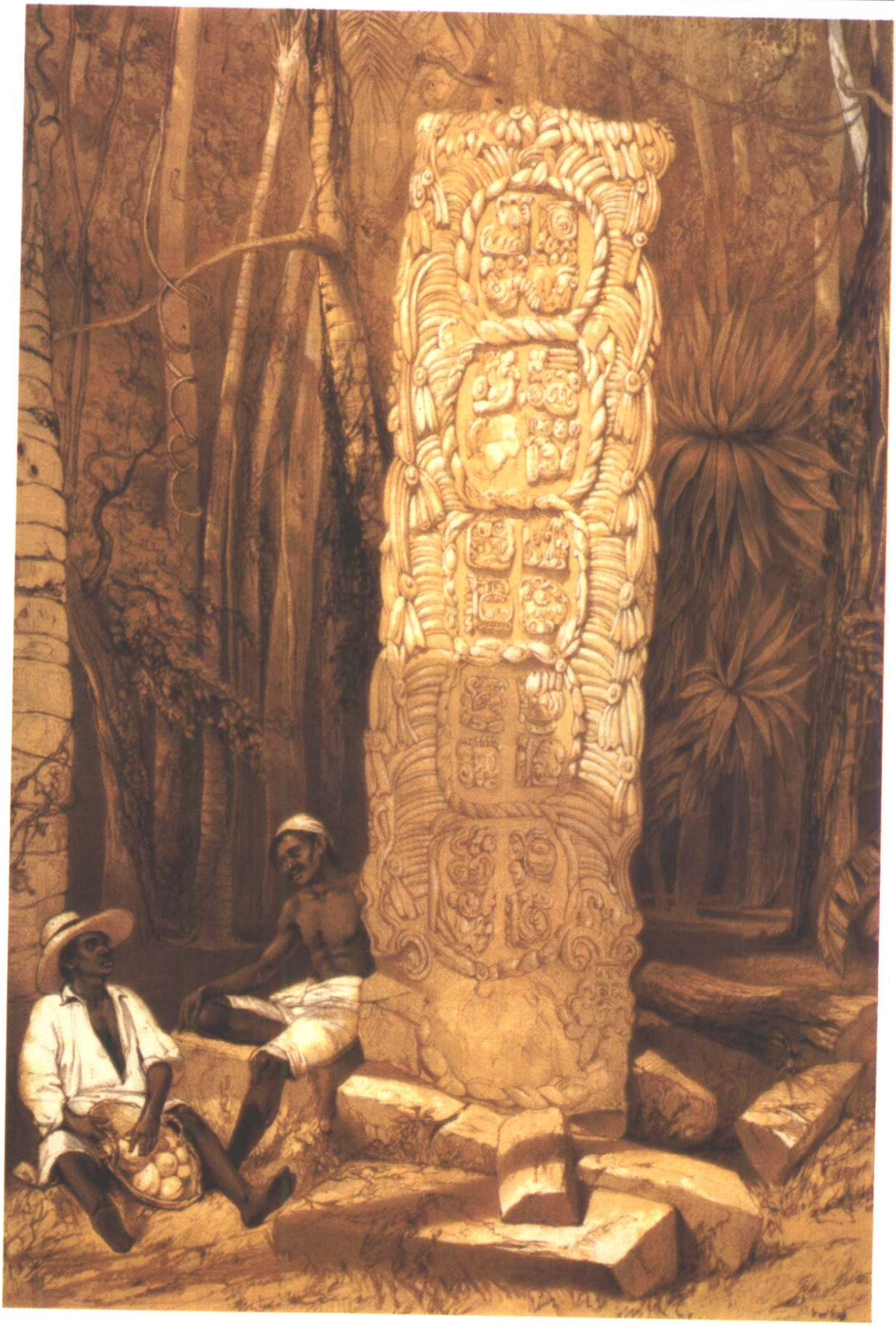
史蒂芬斯和卡塞伍德长途跋涉,拜访了科潘、基里瓜、托尼那、帕伦克,及乌克斯玛尔。他们逗留科潘的时间比其他地方都长,对科潘城里的建筑和古迹,详加记录并制图。



阳光照耀下的祭坛后面,有一块石碑树立在阴影下,显得神秘无比。卡塞伍德虽然如实重现了石碑的形状,有时仍要加上戏剧性的手法,表达这些碑碣在他心中引起的恐惧和神秘感。在右页图中,画家决定展露科潘一块石碑背面的纹饰。

史蒂芬斯的游记既是一部探险故事,又是一份考古文献,大受欢迎

《中美洲恰帕斯及尤卡坦旅途见闻》第一卷,出版于1841年。之所以能引起轰动,要归功于史蒂芬斯的写作天分。考古研究仅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其余则是不折不扣的历险故事(如骡子带来的麻烦,三餐不继,雨淋透身子,遭士兵逮捕),以及对沿途风景、城市和村庄、作者巧遇的人物、中美洲政策,乃至于征服史和殖民史的描述与讨论。这部书写得饶有趣味,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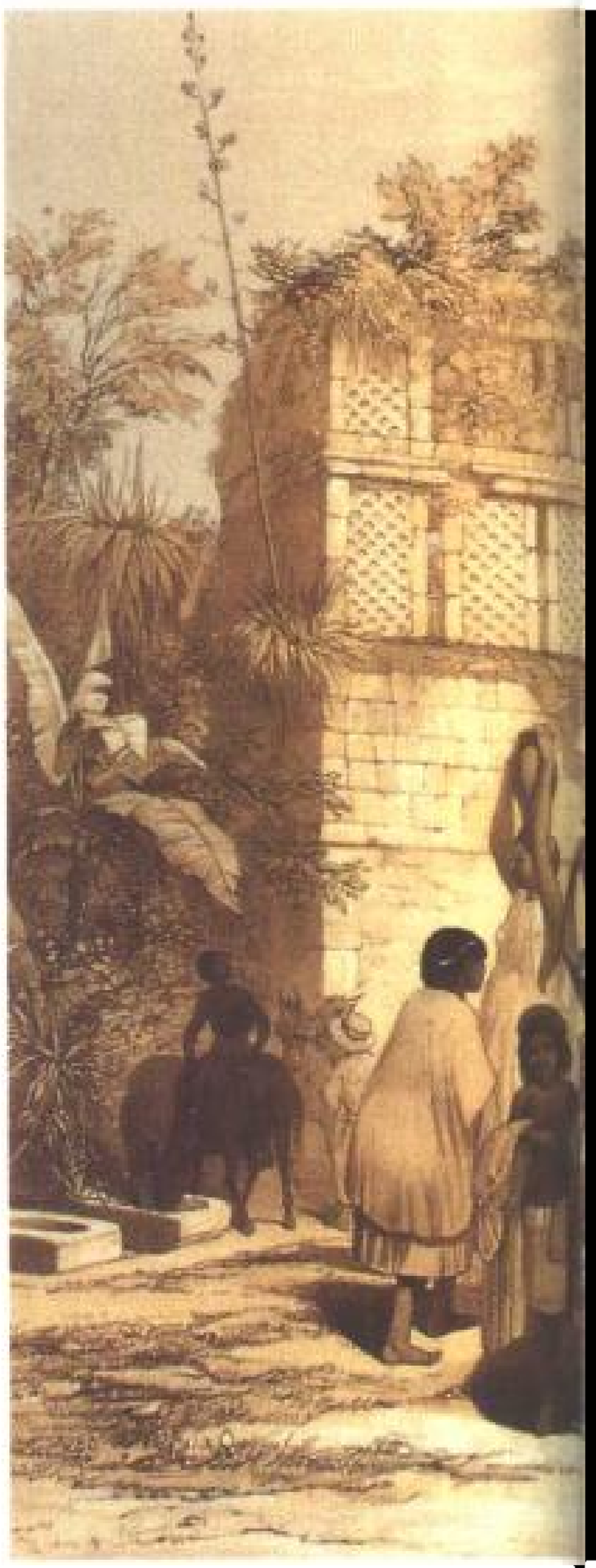
法细腻幽默，是部典型的“绅士”作品。史蒂芬斯既不沾染前辈和同时代人那种幼稚的热情，也不好作不着边际的臆想；行文言简意赅，解释时谨慎含蓄，论证时条理清晰。他为主题提供了“现代”的观点，由于一切思考建基于扎实的知识背景，所以更令人折服，判断更确切可信。史蒂芬斯熟悉征服的历史，也了解前辈的发现。

他不轻易使用“马雅”来称呼昔日住在此地废墟上的居民，他（也像同时代人）对这些居民的起源反覆推敲。他在回顾各种假设后，结论道，他所考察的民族是在地民族，其民族性可由雄伟的建筑、独特的雕塑和完备的文字系统，加以甄别辨认。石雕“偶像”（那时还不称“石碑”）上的人物，无疑是民族的领袖。瓦尔德克相信，某些雕塑上曾镌刻了大象，史蒂芬斯则断然否定这种看法。

水井是妇女社会生活的中心——在沙巴切滋（Sabachtsche）如此，在其他马雅村庄亦然。妇女在井边晤面、打水、洗刷、闲谈家常、交换新闻。卡塞伍德善于描绘具有《圣经》遗韵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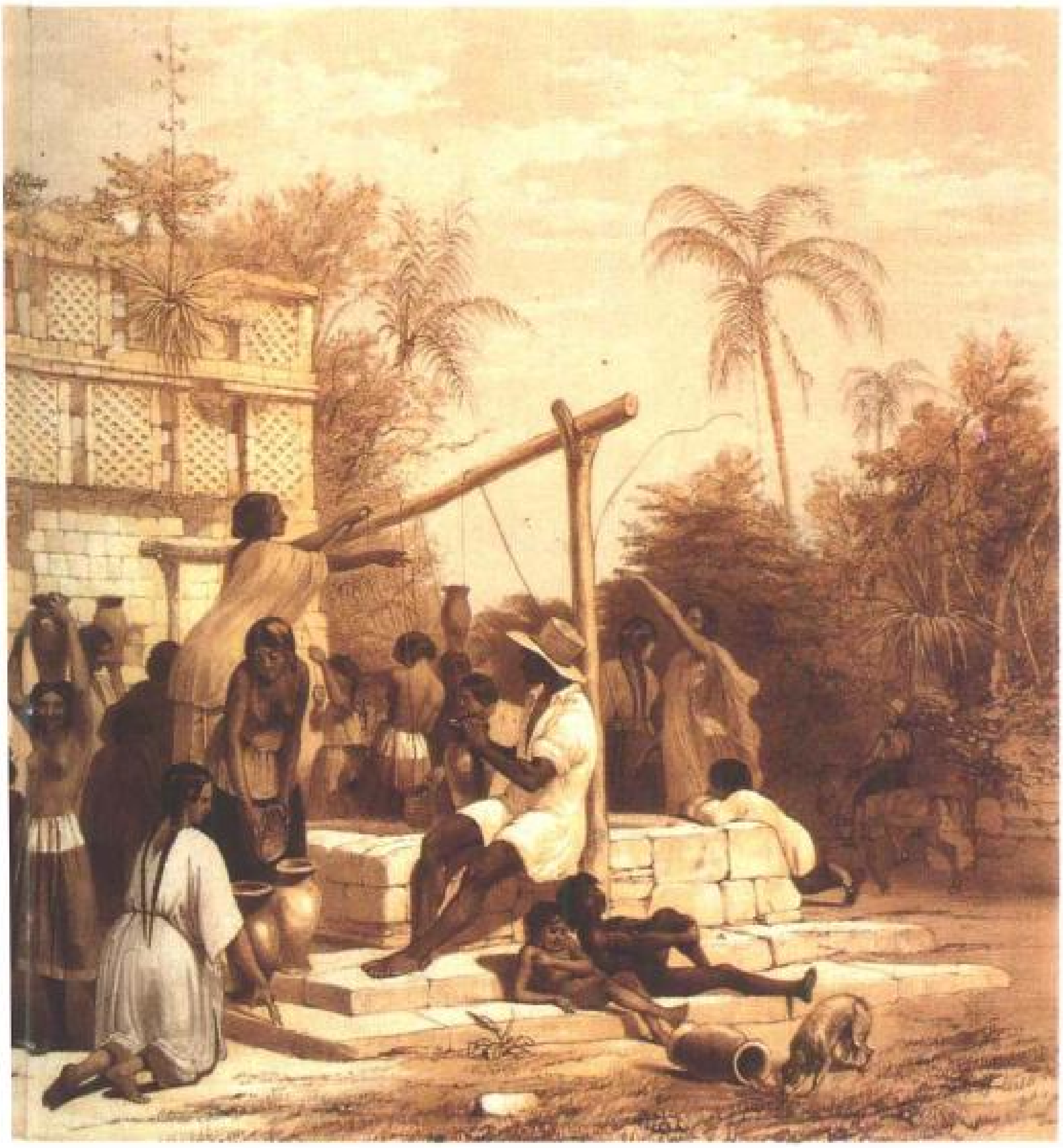
卡塞伍德作画务求精确，史蒂芬斯论述谨严。两人合作相得益彰，为时代树立了新准则

卡塞伍德的作品包括版画素描和石版画。素描有风景、废墟、遗迹，制版后成为史蒂芬斯作品的插图；石版画以废墟为主，1844 年在伦敦结集出版。卡塞伍德的版画作品充满诗意，而又不失真实。他习于使用显像描绘器（chambre claire，即 camera lucida，用一只棱镜或多面镜子及一架显微镜，呈现描绘对象的影像，投射在画纸上，俾便勾勒轮廓），因而保留了描绘对象的原有比例。当然不是一切完美无缺，例如图谱通常只以寥寥几笔勾画，显然处理得非常粗陋——但他决不像前人，添加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如大象的头颅或楔形符号。



第一次行程原有尤卡坦勘察一项。但卡塞伍德在乌克斯玛尔病倒了，两人只得返回美国。1842年10月，为了完成《旅途见闻》的下卷，他们再度出发，前去尤卡坦，一直待到翌年6月。他们的书在几个月后出版，考古方面的篇幅比前一卷多，对44处古遗址作了探讨、描述和插图。卡塞伍德描绘建筑比摹写器物和雕像更加得心应手，他全心投入，其中几件作品成了毕生佳作。

尤卡坦这卷书的成功，并不亚于前一卷书，终19世纪几乎年年再版。由于这两卷书，史蒂芬斯对马雅考古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此村因为这口井而闻名。初见此井，心头涌起的感动，远甚于文明国家里，旅行者看到了最好的旅店的心情。荆棘刺破了我们的皮肤，虱子咬得起了疱，我们只想洗个澡舒服一下。马匹也沾了光：因为这里的人根本不懂得要给马梳刷鬃毛，洗澡就成了使马匹提神的唯一方法。井是现在的主人打的，从前，居民全靠离此地九公里的塔比(Tabi)的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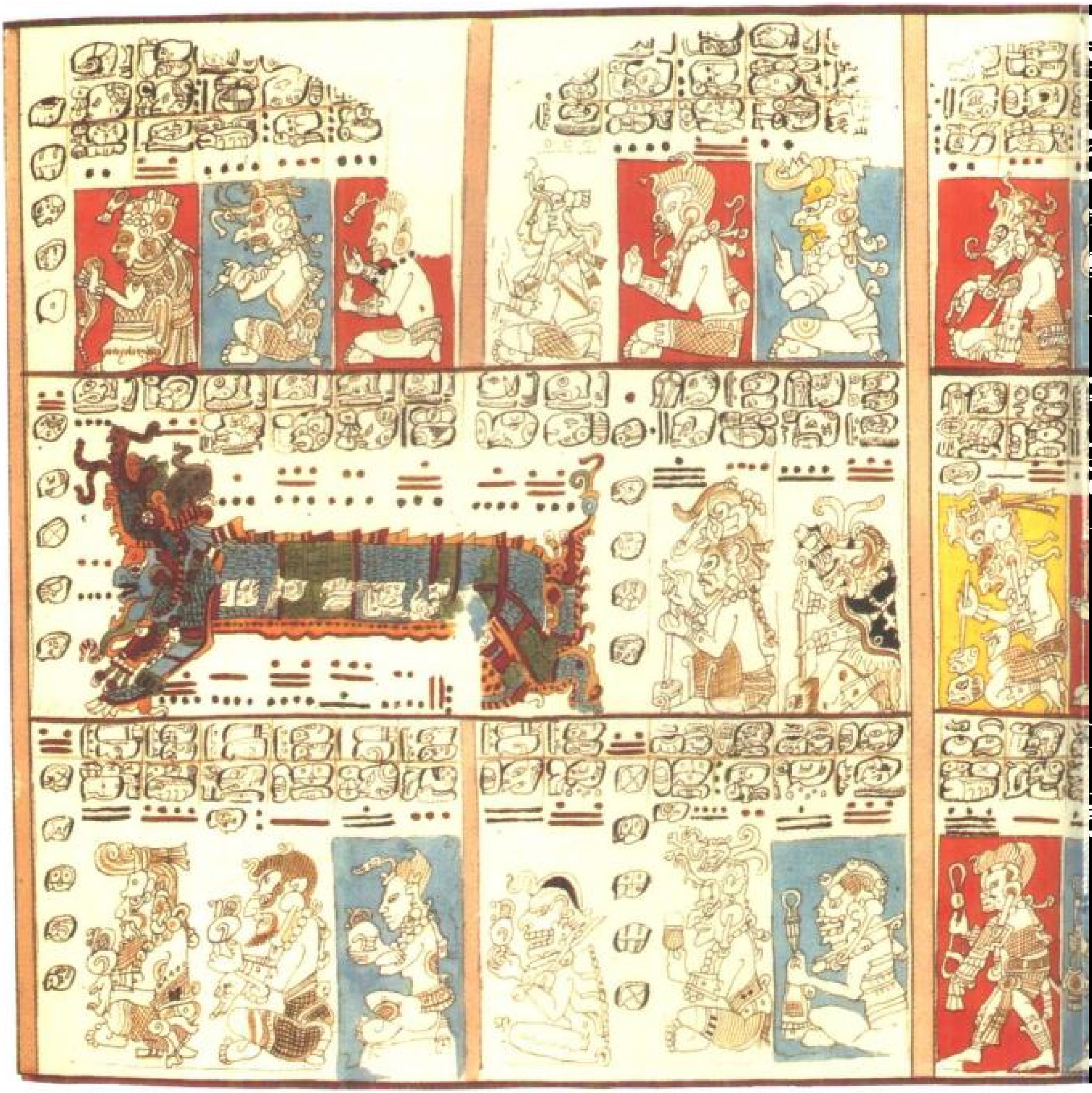
史蒂芬斯

《尤卡坦旅途见闻》

有人勘探美洲森林，以寻访废墟；
有人查阅图书馆资料，搜寻被遗忘的手稿

研究人员对三种类型的作品尤感兴趣：一、古抄本，即西班牙人到来以前，用象形文字写成的马雅手稿；二、西班牙人征服后，用马雅语言写成，移译成拉丁文的土著文献；三、西班牙征服者、传教士或官员所著，关于马雅人的编年史。

《德莱斯顿古抄本》主要包括历书。其历法最简单的设计，是以 260 天为一循环，每循环共分五个时节，每时节为 52 天。这些图像是特定日子里主宰吉凶的神明。



马雅人曾写成几千部书，但只有三部留下来(最近又发现第四部的片断)。马雅手稿流失，咸认传教士难辞其咎。事实上，漫不经心也常铸成大错，许多手稿曾被西班牙人当作珍奇收藏，不久却又弃若蔽屣。

1739 年，德国德莱斯顿皇家图书馆馆长约翰·戈兹(Johann Götze)，到意大利旅行。行经维也纳，发现一份象形文字手稿，买了下来，后称“德莱斯顿古抄本”(*Codex Dresdensis*)。在维也纳发现这份古抄本，并非事出偶然。这城内有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行宫。在 1519 年，科尔特斯带来蒙泰祖马(阿兹特克皇帝)赠与查理五世的礼物，一批西班牙远征军掠夺而来的文物，及若干印第安人手稿的样本。《德莱斯顿古抄本》无疑是这些样本中的一册，可能来自尤卡坦东部。我们当然无从知道，从 1519 年到 1739 年之间，这部手稿在何人中间流传。但自 1739 年以后，这份手稿又在德莱斯顿图书馆书库沉睡了百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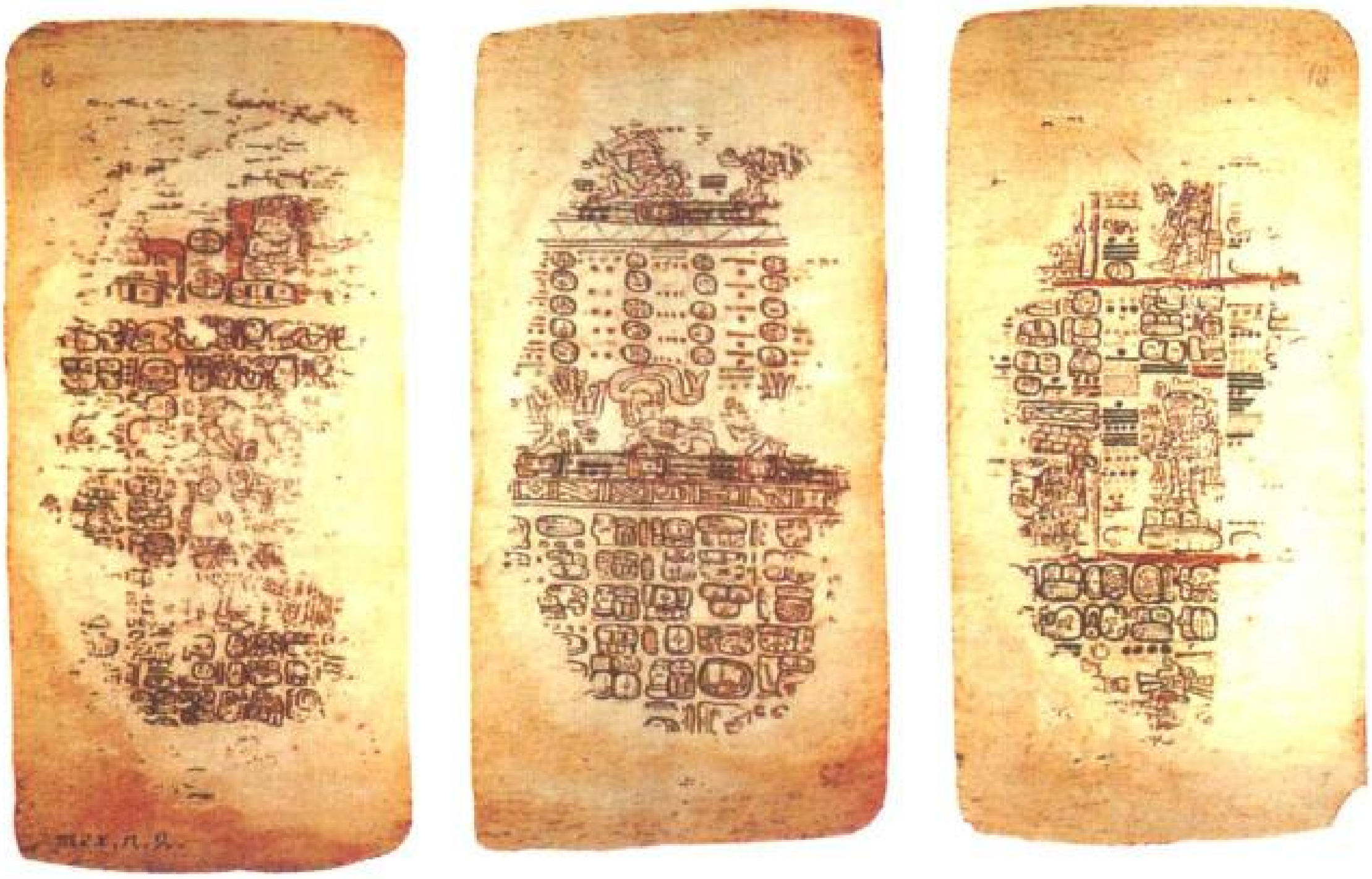




马雅手稿写在一长条树皮纸(由无花果属植物的树皮制成)上，长可达 6.5 公尺。纸上涂一层石灰，摺叠成纸扇状，长宽比例为二比一。象形文字以黑红两种颜料写成，文字旁边的图用黑线画成，有时也使用色彩，或以色彩为底，加强视觉效果。

年轻的英格兰爵士，为搜罗古抄本，不惜散尽家产

爱德华·金(Edward King)在 1815 年还是牛津大学学生。这位年轻的金斯博罗爵士，在素有盛名的博德莱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看到墨西哥人(不是马雅人)手稿时雀跃不已。他得知还有其他美洲原住民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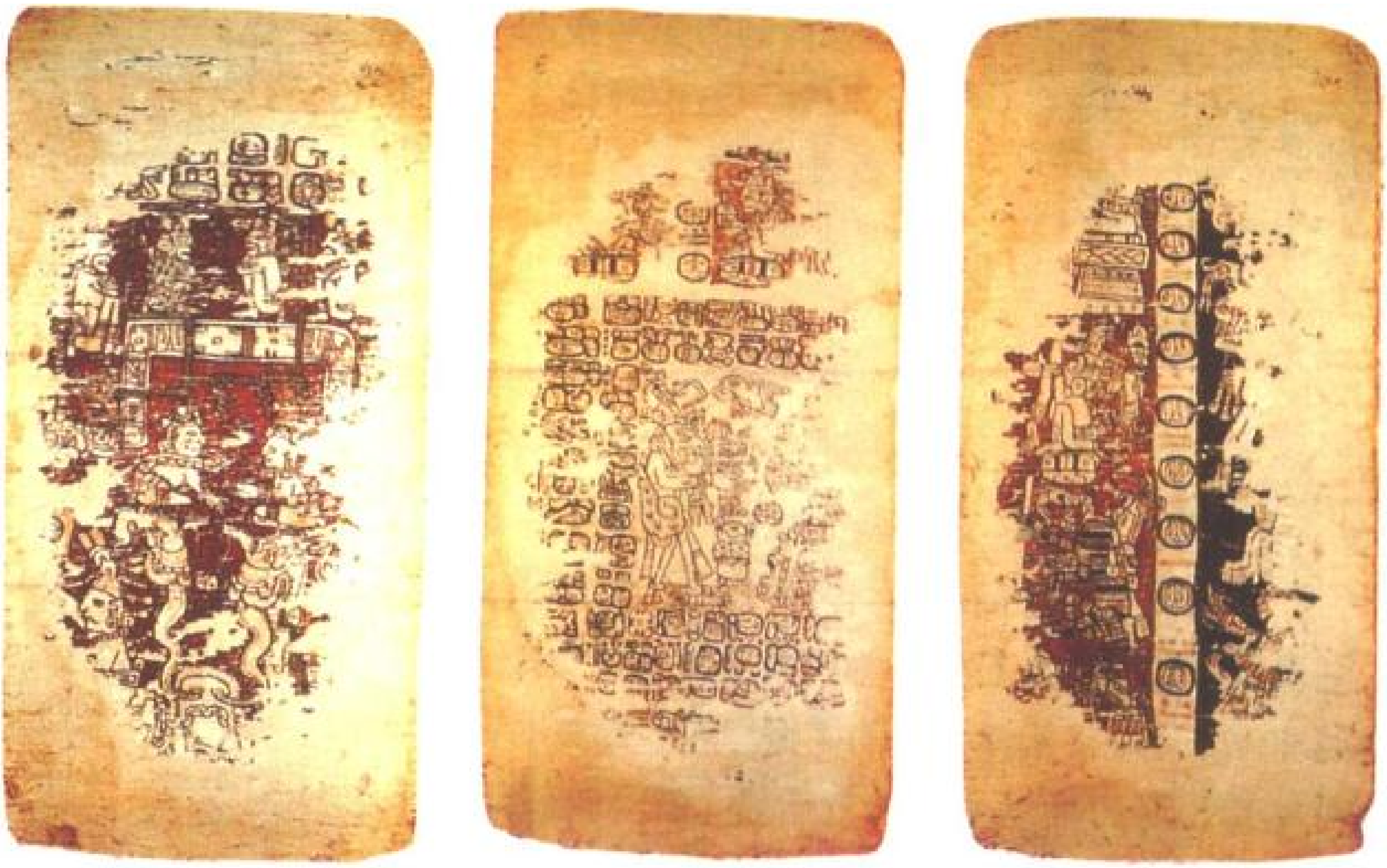


稿散落在世界各地。罗马、巴黎、德莱斯顿、维也纳、墨西哥城等地都有各种孤本的踪迹。他也发现，旅行家和探险家的记载同样鲜为人知。金斯博罗立志尽其毕生精力，要把哥伦布年代以前墨西哥的文献资料印成摹本出版，以利研究人员掌握现存的不同手稿，并加以参照比较。

虽然《德莱斯顿古抄本》后来又出现若干其他版本，若要稽核原件中佚失的某些细节，仍得查阅金斯博罗的版本。金斯博罗在他的每部摹本中都附录他个人的评论。今天看来，这些评论往往令人发笑，比如他确信印第安人是以色列失落部落的后裔。

金斯博罗为人慷慨大方，曾资助瓦尔德克的一次考察旅行。他搜罗、编印古抄本的工作，工程本来已非常浩大，他又对工作精益求精。如此行事，终于使得这位英国贵族倾家荡产。他也因无力偿还债务而锒铛入狱，1837 年病死狱中，享年 42 岁。

被称为《巴黎古抄本》的文献，以目前所见而言，长 145 公分，摺叠成 11 页（至少缺两页），分正反面书写。正面叙述 11 个卡年（共 7,200 日）的历史事件和预言，也记录主宰每个卡年时运的神明，及祭祀仪式。反面破损严重，只看到残缺不全的历书、新年节庆和一些依稀可辨的马雅黄道十二宫图。



第二份玛雅手稿压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字纸篓底

1859 年,喜好研究东方和美洲文明的法国年轻人罗斯尼(Léon de Rosny),伙同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创立了法国美洲学会。这是个学术团体,后来改称为"美洲学家学会",至今还存在。"为了提供资料给新学会会员",也为了满足自己破译古文字的热情,罗斯尼在私人或公家的藏书中搜寻手稿。那时,巴黎国立图书馆还没有建立墨西哥手稿的书目。罗斯尼扬动厚厚灰尘,翻阅无数卷宗。有一天,他终于在一只盛放废纸的篓子里,找到第二份马雅手稿。五年后他央人照相出版,名为"佩雷斯古抄本"(*Codex Peresianus*),又名"巴黎古抄本"。

第三份手稿得以发现,比前两份更为偶然。在研究美洲学的学者当中,勃拉瑟神父是挺有意思的人物,



第三份手稿的历史与他的个人历史密不可分。这位神父生于法国北部敦刻尔克(Dunkerque)附近的波尔波尔(Bourbourg)。他担任神职工作,并作考古研究,均极称职。早年到美国、罗马旅游,并阅读相关书籍,从而开启了他的眼界,对新大陆古代社会大感好奇。

31岁时他前往墨西哥。他在船上结识了法国驻墨西哥大使,不久被任命为法国使团的随团教士。他的职位方便他查阅博物馆的档案库和内部藏书室。有时,他走出墨西哥城,参观考古遗址。就马雅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他对印第安语言非常热衷。他在墨西哥城学习阿兹特克人所使用的那乌亚特尔语(nahuatl)。不久,他在档案中首次发现墨西哥手稿,并以教他那乌亚特尔语的老师的名字,将此手稿命名为"切玛尔波波卡古抄本"(*Codex Chimalpopoca*)。

"布布尔·乌赫"一词,在马雅奎依切语中的意思是"鉴书",即谘询之书。奎依切的贵族们在会议中,频频查阅这本书来预测未来的事件,此书因此得名。奎依切王国那时控制危地马拉高地的西半部。



勃拉瑟神父在墨西哥孜孜不倦寻找手稿,回到欧洲成了著作等身的研究者

危地马拉的大主教跟勃拉瑟意气相投,遣他到奎依切人(Quiché)居住的拉比纳尔(Rabinal)当教区神父,让他有机会进一步实践他的双重天职。

他在那里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印第安人成了他的教民,他自己

也学他们的语言。他更发现了一些无价的资料,其中有《布布尔·乌赫》(*Popol Vuh*),是奎依切马雅人的一部史书(一部神话和历史故事集子);还有《拉比纳尔·阿奇》(*Rabinal Achi*),马雅稀有的"剧本"之一。



不久,他当上加克希盖尔(Cakchiquel)印第安部落的圣胡安·萨卡特佩克斯(San Juan Sacatepequez)教区神父。在这里,他得到这族人的历史书《梭罗拉(Sololá)纪年录》。

1857 年,勃拉瑟回到欧洲,疯狂工作,一时内出版书籍之多令人咋舌,现代研究者无一可望其项背。在 1857 年之后五年之间,他接连出版了《墨西哥和中美洲文明国家史》、《布布尔·乌赫》法译本、《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地峡游记》,此外,还有一部奎依切语语法和词典。其间,他在西班牙塞维尔(Séville)发现了马雅研究中极为珍贵的文献:兰达的《尤卡坦风物志》,他随后在 1864 年出版此书的法译本。

1857 年《布布尔·乌赫》的译本出版于维也纳,并未引起注意。勃拉瑟(左页左上图)则在 1861 年同时出版了奎依切文本和法文译本(见左页下图)。

勃拉瑟版《布布尔·乌赫》的卷首插图是陶制人面香炉,属后古典时期(公元 10 世纪)作品。人面代表墨西哥中部的雨神特拉洛克(Tlaloc),当时马雅人对他信奉甚谨。雨神的特征是露在弓形嘴外面的长牙齿,以及眼睛四周带环。此画像有双典型的欧洲人眼睛,正暴露了绘这张画的艺术家的身分。

有位收藏家交给勃拉瑟一份古抄本

1866 年,勃拉瑟出版有关帕伦克的报告《墨西哥的古迹》时,已是一位知名学者。他除了发表许多著作,还在巴黎索邦(Sorbonne)大学讲授新世界考古,活跃于法国的美洲学会和许多外国学术团体。

他到马德里,拜访西班牙皇家历史学院时,遇见院士胡安·德·特洛·依·奥多勒亚诺(Juan de Troy Ortolano)。这位马德里古籍学院的教授兼古代文献收藏家,向勃拉瑟出示一件珍藏,勃拉瑟一眼认出那手稿上的文字是兰达描过、他自己也在帕伦克碑文中见过的字。胡安·德·特洛看客人那么兴奋,便慨然把这份手稿交给他。手稿后来命名为"特洛亚诺古抄本"(*Codex Troano*,"特洛亚诺"此名依胡安·德·特洛的姓名字母随兴组合而得)。勃拉瑟保存了两年半,请人描图,自己研究,在 1869 年出版。他把手稿原件还给胡安·德·特洛。六年后收藏人谢世,他的儿子把古抄本卖给马德里考古博物馆。



第三份古抄本成了商人的私卖品,充满暧昧的内情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一名叫唐胡安·伊涅亚西奥·米罗(don Juan Ignacio Miró)的马德里收藏家,也向马德里考古博物馆兜售古文物:三件乌克斯玛尔出土的雕像和一份叫"科尔特斯古抄本"(*Codex Cortesiano*)的手稿。手稿确实得自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后裔,据说是科尔特斯珍藏的三份墨西哥手稿之一。

罗斯尼——当年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古抄本的年轻人——早知道有这份资料的存在:有人也曾向国立图书馆兜售过,还在建议书中附了两页原稿的照相复印件作为样张,罗斯尼还发表了其中的一页。1880 年,他听说西班牙政府购进古抄本,便赶到马德里,看了手稿后并照了相。等他静下心来细察,发觉《科尔特斯古抄本》的第一页,实际上应是另一古抄本的续篇。他诧异之余继续核查,终于证实这一页紧接在

右页图中全身涂黑的画像,是商业暨可可之神(可可豆可作货币使用)埃克·邱亚(Ek Chuah),外表像个武士。他左手舞标枪,右手握蛇。一把斧子插进他的前额,头饰是鹿头和一条虫。《特洛-科尔特斯古抄本》画风(上图及左页图皆属之),比《德莱斯顿古抄本》要粗糙得多,画法笨拙疏略,身体比例也每幅不同,显见出自多位画家之手。

《特洛亚诺古抄本》最后一页之后。于是，他把《特洛亚诺》和《科尔特斯》合成一本，成为《特洛-科尔特斯古抄本》。

这确是怪事。1864 年，世人仅知有两份马雅手稿；1865 年在古文物交易市场上出现了一份，1872 年却又出现了第四份，然后又发现这两份合一才完整——纯属巧合吗？恐怕是原始文件被一分为二，卖给两个不同的收藏家，只不过中间隔了七年。由于卖主始终没有暴露身分，《特洛-科尔特斯古抄本》之谜也始终暧昧不清。

勃拉瑟年岁愈增，想像力愈丰富，对世界的看法也愈加荒诞，并患上偏执狂。起初他觉得，《特洛亚诺古抄本》是部“供农村地主使用的历书”。后来，他又认为，它和其他马雅“僧侣”文献或“历法”一样，记述大西洲(Atlantide)沉入海底的历史。他自认这是真正的神悟：“我疑团尽祛，冥冥间犹豫消除了，我逐渐探见奇异图像的秘密，直到最后一层帷幕揭去。”



罗斯尼提醒他，手稿的次序完全读反了。那也没关系……尽管承认把《特洛亚诺古抄本》的开头当作结尾，他还是从容宣称：“我揭开了伊西斯(Isis)圣殿的蓝色帷幕。”

中美洲

坎佩切湾

乌克斯玛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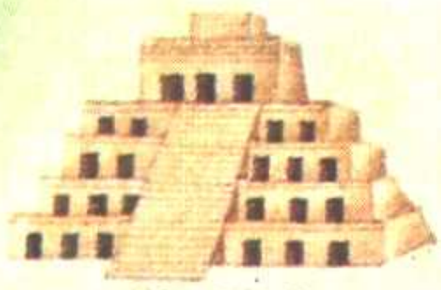
（先知神庙，后古典时期）



哈依纳岛

（官吏陶俑，古典时期）

尤卡坦



艾德兹纳

（神庙）

低地

墨西哥

塔巴斯科

蒂卡尔

（美洲豹神庙，古典时期）





帕伦克

（宫殿，古典后期）



恰帕斯



亚克斯切兰

（横楣细部，古典后期）



塞巴尔

（石灰岩石碑，古典后期）

危地马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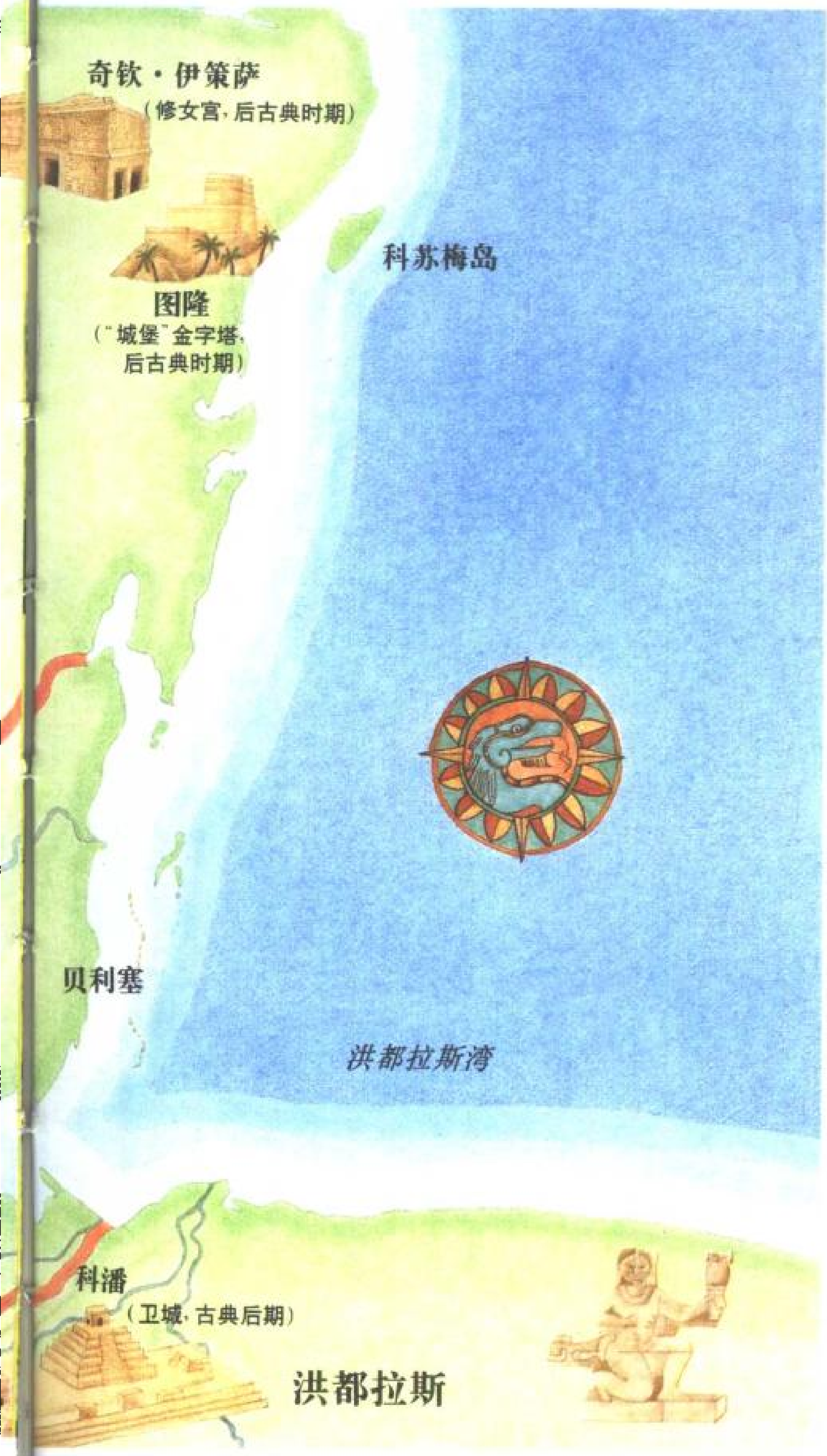


马德雷山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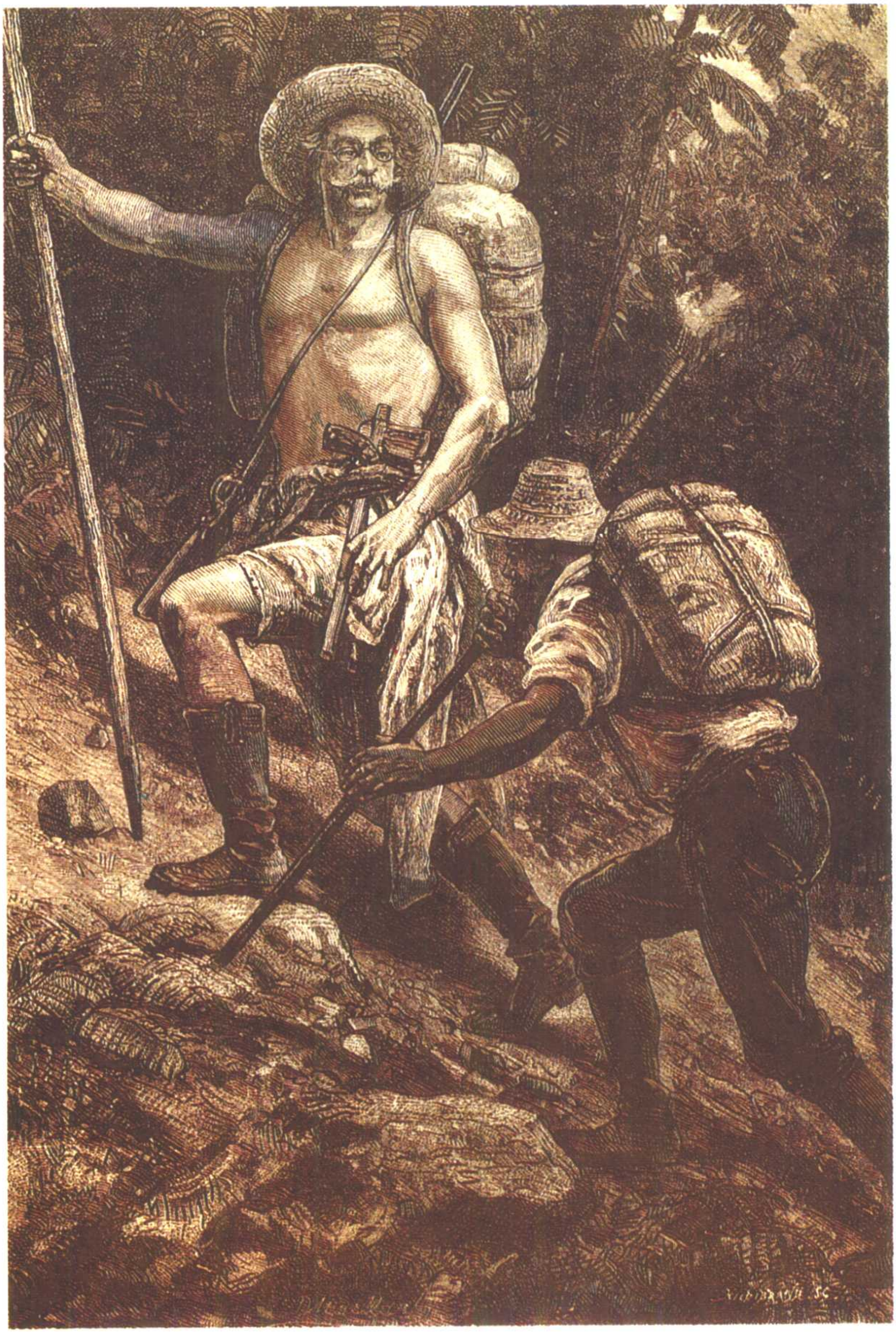


基里瓜

（沙岩石碑，古典后期）



在西班牙征服时期，说马雅语的地区，北起尤卡坦半岛，南至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海岸，西抵塔巴斯科的沿海平原，东达毗邻危地马拉的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地区。公元4世纪到10世纪，马雅古典时期文明首先在低地中部地域传播开来，随后传到尤卡坦。后古典时期文明主要分布在半岛的北部地带。在前古典时期，早熟的高地文明，及发展相当的低地文明，彼此并不完全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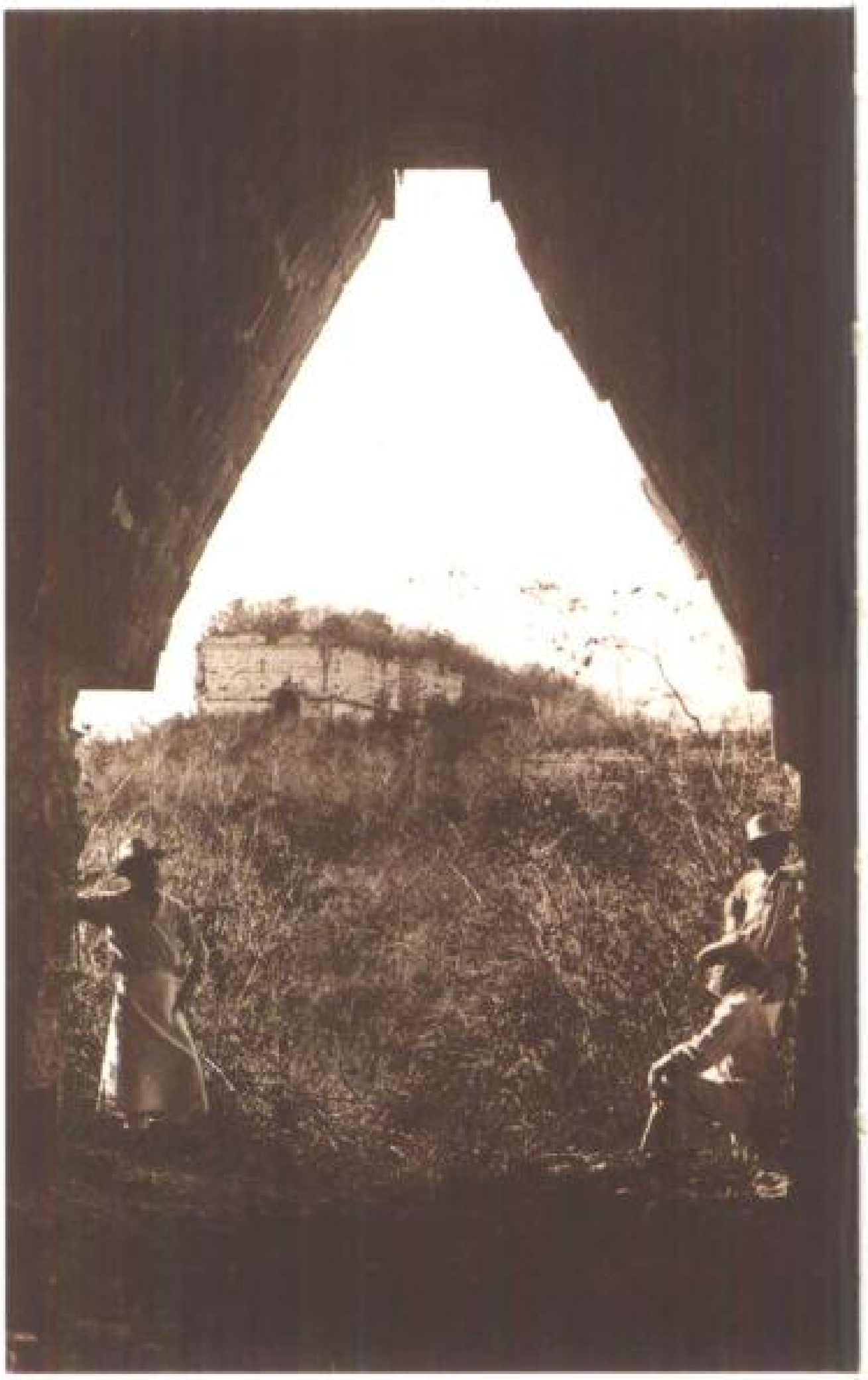
如果让一块涂上碘化银的铜板曝光，
然后薰以水银蒸气，并用普通食盐溶液定影，
就能形成永久性的影像。
1839 年 1 月，银板照相法
（daguerréotype，又称达盖尔式照相法）
正式问世，为学术界燃起希望。
摄影的发明，造就了一代探险摄影家。
他们跃身而起，捕捉事物的“客观性”
——新时代的科学精神。

第四章
探险摄影家

“尤卡坦无疑是美洲古文明遗迹最丰富的地域。我们可以在遍地废墟中找到这独特文明最浩大、最重要、最美妙的创造。”

戴西莱·夏尔奈
《尤卡坦游记》
1863 年





19 世纪后半叶，西方学者终于明白：恰帕斯、佩滕及尤卡坦的废墟属于同一个文明，这个文明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发展，并没有向希腊、埃及或印度借取或借鉴任何东西。马雅文明——本来就该是这名字，就该这样子被称呼和尊重——从那时起，在他们眼中有了一种新的重要性和价值。马雅文明以其传播区域广大，延续时间长久，艺术辉煌壮丽，书法丰富多彩，确实可以跻身世界伟大文明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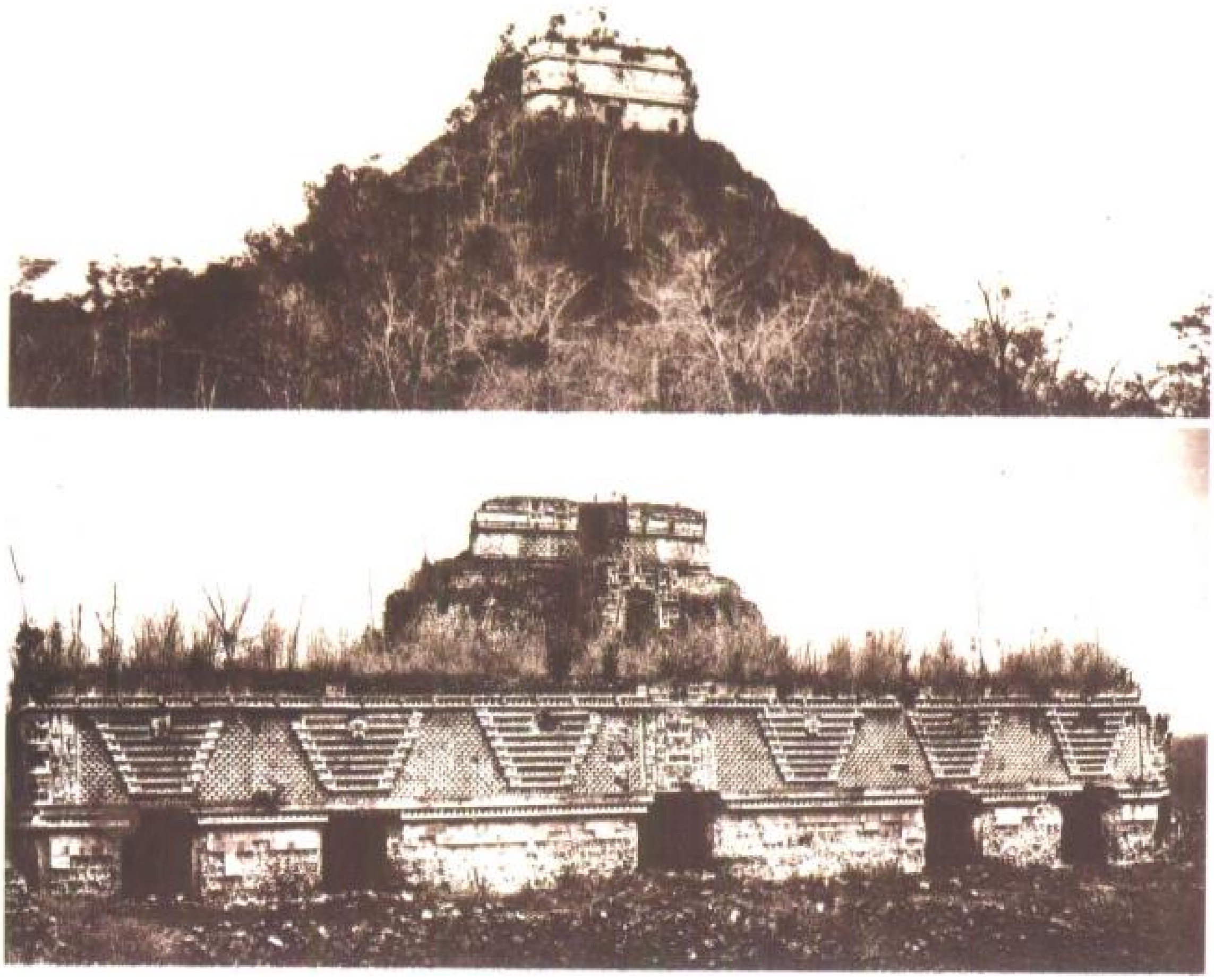
于是，马雅废墟不再只是一片美丽如画的风景，也不再只是诗人骚客的灵感泉源，仅堪成为艺术家驰骋浪漫幻想的背景，追寻乌有之乡的理想去处，而更是“文明国家”的遗迹。这个国家，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显然更胜阿兹特克人的国家——阿兹特克人用活人祭神，被看作野蛮人，而马雅似乎不是这样。

现在必须严肃而客观地看待马雅文明了。摄影可以实现这一点。第二次访问期间，史蒂芬斯和卡塞伍德带了银板照相器材，先拍了张自拍像，然后为梅里达城的美貌少女照像，最后对着乌克斯玛尔的废墟试验它的用途。虽偶有成功作品，效果却每况愈下，只好放弃这门技术——它只能产生一张图像罢了，称不上是细腻入微的观察结果。

“遍体鳞伤、满身虱子的我们，终于抵达奇钦·伊策萨最重要的遗迹——修女宫……我在其中一个房间安顿下来……印第安人开始工作。”

夏尔奈

《尤卡坦游记》



照相技术初成，探险家必须携带几百公斤的器材，行动极为不便

初次成功拍摄马雅废墟，并发表作品的，是法国人戴西莱·夏尔奈(Désiré Charnay)。极早便热爱旅行的夏尔奈，来到美国南部纽奥尔良(New Orleans)，以教法语为生。在这里，他接触到史蒂芬斯的著作后，更把旅行、探险和摄影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决心探索古代墨西哥人和马雅人的废墟，并藉由感光片，将古文明残存的影像传诸后世。

夏尔奈用珂珞胶(collodion)负片拍照，效果很好。但这种胶片只有在湿润状态下才能感光，却干得极快。这表示玻璃板得赶在拍摄前不久准备妥当，而拍摄后又得马上冲洗。上图为夏尔奈镜头下奇钦·伊策萨的"城堡"，下图及左页图为修女方院。



于是,他重渡大西洋,返回法国,依次向政府的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耐心等待某位部长的接见。最后,在 1857 年,他终于得到一笔公共教育部的资助金。同年 11 月,他借道美国,在墨西哥东部的维拉克鲁斯登岸。1859 年 9 月,他从墨西哥城出发,前往东南部太平洋畔的瓦哈卡(Oaxaca),带了 1,800 公斤行李。这些器材重量既沉,体积又大,相当不利于行动:除了照相机和支架以外,还有一整套化学品和玻璃板,想在骡背上颠簸几天,而完好无损地抵达目的地,得包扎得非常仔细。在途中,他听说当地动乱,为免失去珍贵器材,决定托付骡夫,请他们绕道而行。

他在瓦哈卡等行李等了足足两个月。这期间,他无所事事,终于失去耐性,决定就地取材,使用代用器材,在米特拉(Mitla)拍了一系列相片。米特拉位处丘陵地区,村庄坐落在狭窄的河谷地带,中间横隔白雪皑皑的高山。工作屡遭挫折和失败,使他数度几乎绝望。尽管客观条件令人望而生畏,夏尔奈还是完成了《美洲的城市和废墟》这本摄影集。这是本大集子,有 47 张照片和两张照相平版画(photolithographies)。拍摄背景包

夏尔奈(左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掌握限制较少的摄影技术,因此能在第二次墨西哥考察期间开拓新的题材。在梅里达,他把相机对准菜市场(下图)。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右页左图),他见到一个印第安人正用一只长瓢吮吸龙舌兰汁,然而把瓢里的汁倒在背囊中。他把这个景象记录在胶片上。龙舌兰汁发酵后酿成龙舌兰酒,是墨西哥高地人的传统饮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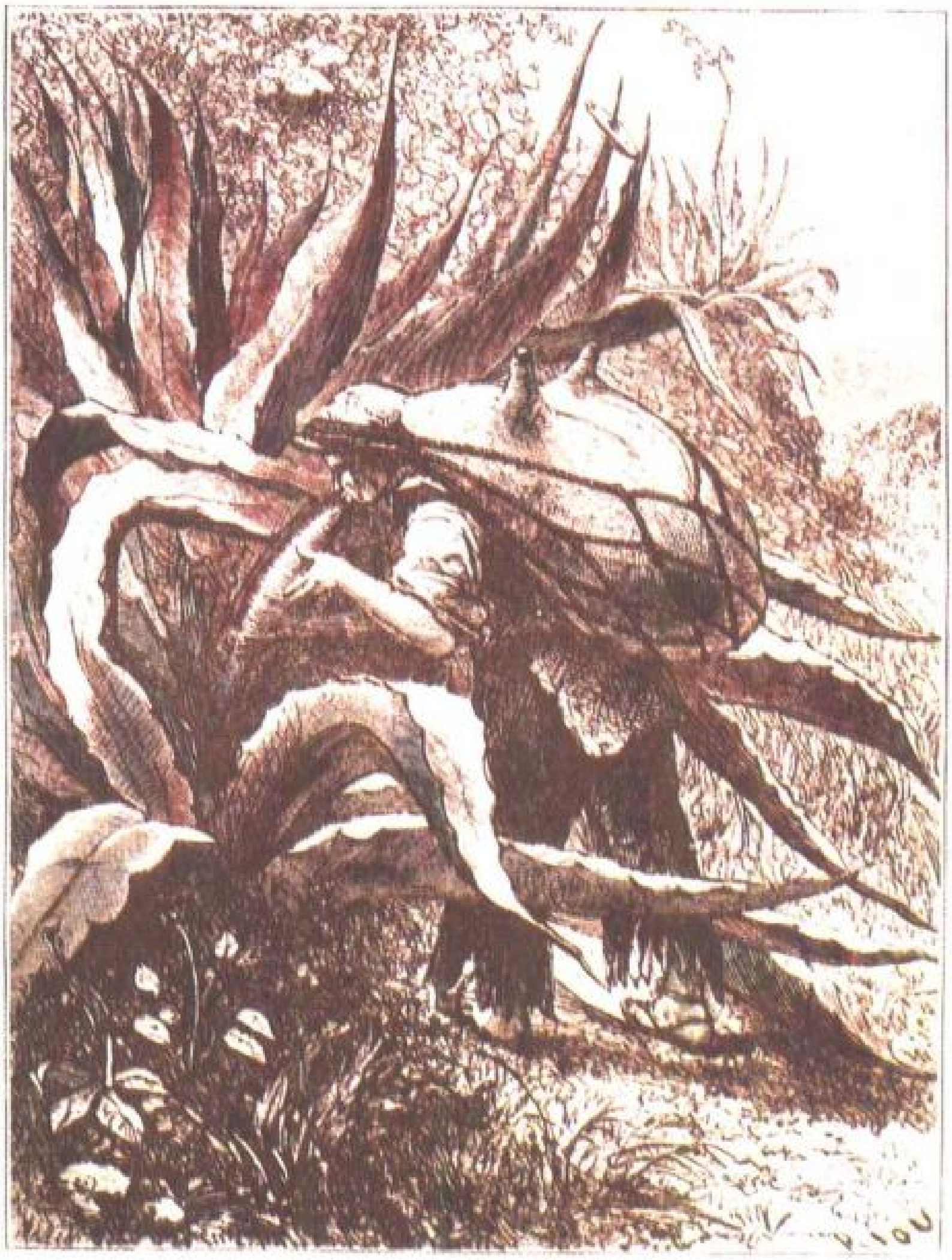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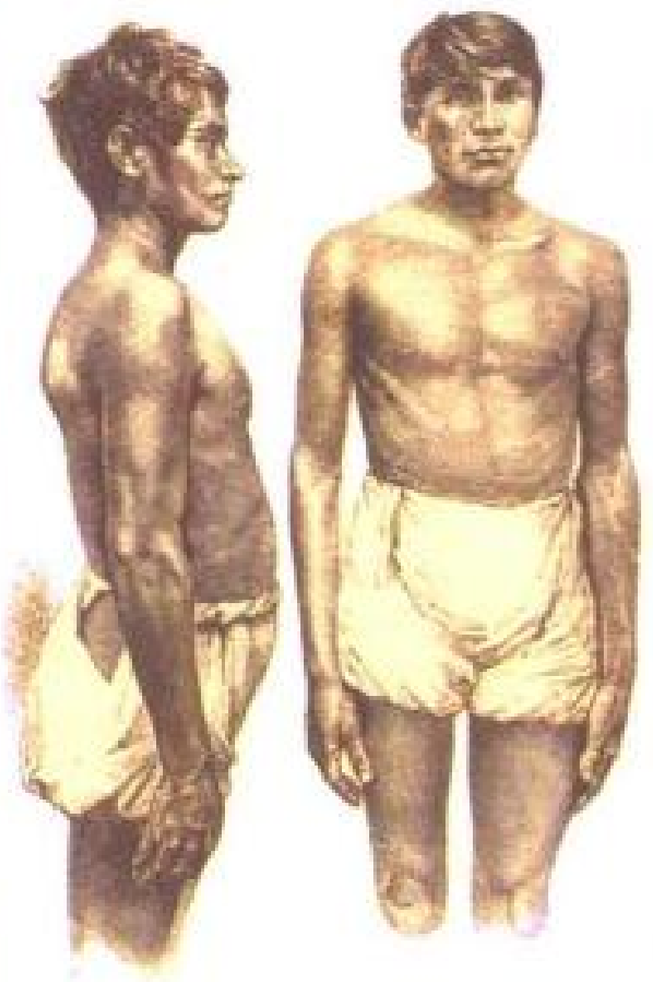
括米特拉、帕伦克、伊萨玛尔、奇钦·伊策萨、乌克斯玛尔等地。作品出版于 1863 年，当时价格是 500 法郎。发行量不大，但受到评论界的好评。

风尚所及，夏尔奈也拍摄可作为"人体标本"的男人和女人。这些正面的、侧面的"马雅型"人像，都是根据相片翻制成版画后发表的。

相片不会作假：建筑物上风雨剥蚀的痕迹，比例优美的造形，一目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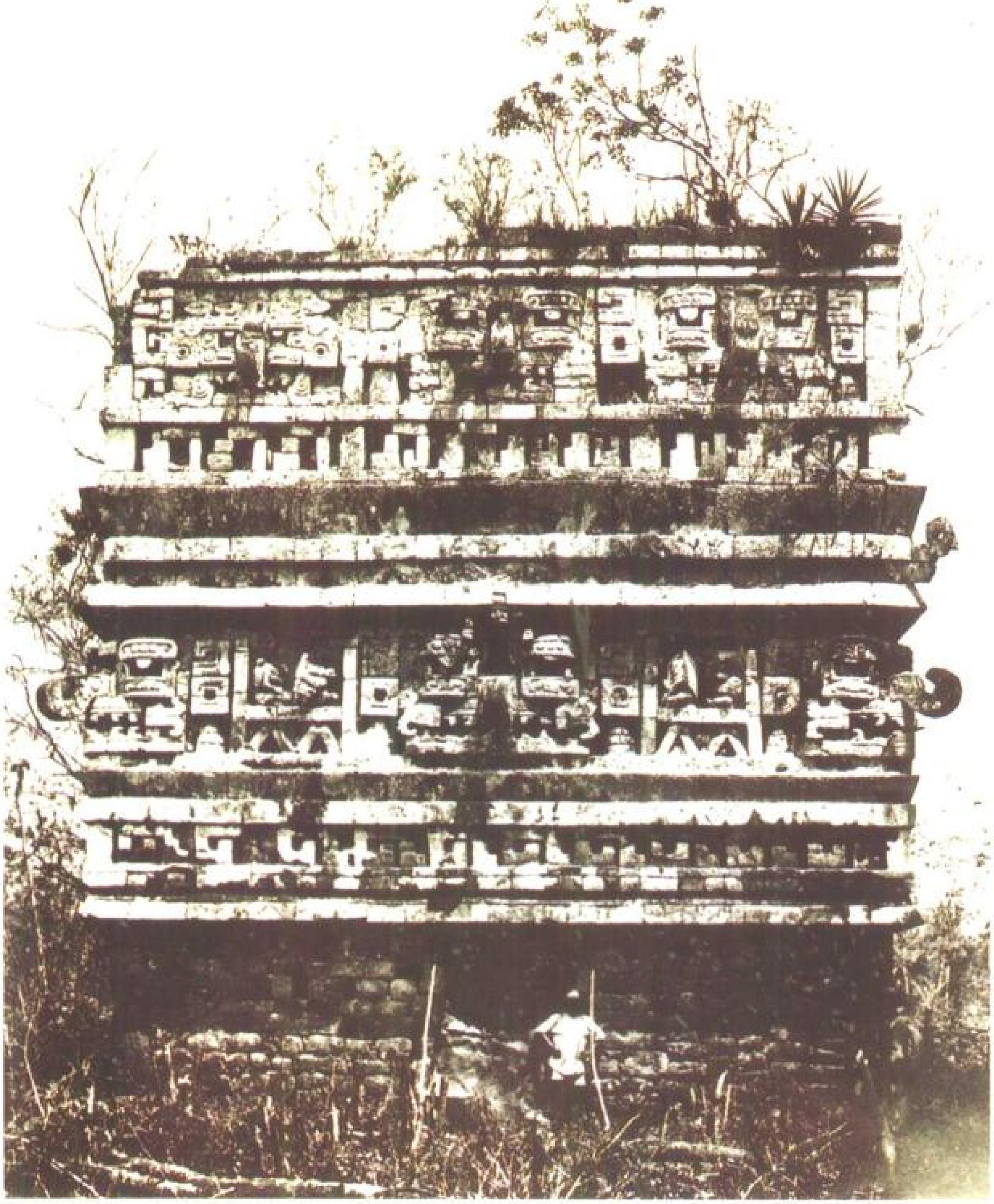
在乌克斯玛尔及奇钦·伊策萨拍摄的照片最为成功，表现了建筑物的巍峨雄伟，和装饰的丰富多彩。但细腻的镜头，也不容情地呈现了历史苍茫的一面：破裂的





正立面,倾圮的墙壁,建筑物脚下的石堆;还有精工细雕的庙宇,彷佛被一只神奇的手,放在乱草碎石覆盖的山顶上,原始的形状已无法想像——这一切都予人凄怆寥落的印象。植物则苍翠茂盛,彷佛亘古以来,

具有浦克风格的这座小庙,俗称"教会"。这张照片为夏尔奈拍摄于1860年。



始终在那里：照片前景通常见到黑压压一片横陈交叉的树木，但无从遮掩的痕迹显示，现场的树木原本更蓊郁浓密，已因照相需要，而以斧子砍倒了不少。虽然摄影师和助理人员已费尽心血，或清理场地，或避开镜头过于芜杂的角度，树木还是从石堆里钻出，枝蔓爬藤布满建筑物的正面，粗壮的灌木矗立在庙宇屋顶上。



夏尔奈还制作了不少体积各殊、形状不一的雕塑模子。上图是一组双头"天蛇"：蛇身一条长过一条，排成梯形。下图是运送祭品的背夫，一尊半躺的人像，肚子上一只圆盘，供盛放祭品用。在相距2,000公里的奇钦·伊策萨和杜尔(Tul，位于墨西哥的伊达尔戈〔Hidalgo〕)两地，都可以发现这种背夫人像。

夏尔奈后来又去了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爪哇和澳大利亚，作摄影、考察兼探险的旅行。1864 年，他随支持马克西米连皇帝(Maximilien，1832～1867)的远征军队，再度来到墨西哥，然后他又到美国，再进入南美洲。

最后，在 1880 年，他实现了梦想：返回墨西哥，隔了 20 年之后，重拾考古摄影的旧业。这次活动的部分经费，是由一位法裔美国艺术赞助人比埃尔·洛里亚尔(Pierre Lorillard)提供。从 3 月到 11 月，夏尔奈在墨西哥中部，主要是图拉(Tula)和特奥蒂华坎(Teotihuacán)，参加发掘工作。他冒着滂沱大雨，前往马雅西陲的一个城市科马尔卡尔科，清理废墟，丈量建筑物，天一放晴就拍照。接着，他更在帕伦克艰苦度过了五个星期。他招募的伐木工人，不是工作太慢，就是不辞而别；雨季漫长，任何工作都大受妨碍，相机也变了形，终至无法使用。

然而，犹如 20 年前，所有的挫折和失败，都无法阻止这位探险摄影家追求梦想。

夏尔奈使用照相机和制作纸模，都是为了追求客观



他在浅浮雕上贴了六层(张)湿报纸，让它们在空气中晾干；若是雨下太久，就升起炉火烤干。这样做，其实是颇为危险的。1880 年 1 月 26 日夜晚，他所有的模子都着了火。他只好连续六天，日夜工作，补做了一套。这些模子如实再现了原物的三度空间，至今还保存在巴黎的人类博物馆(Musée de l' Hom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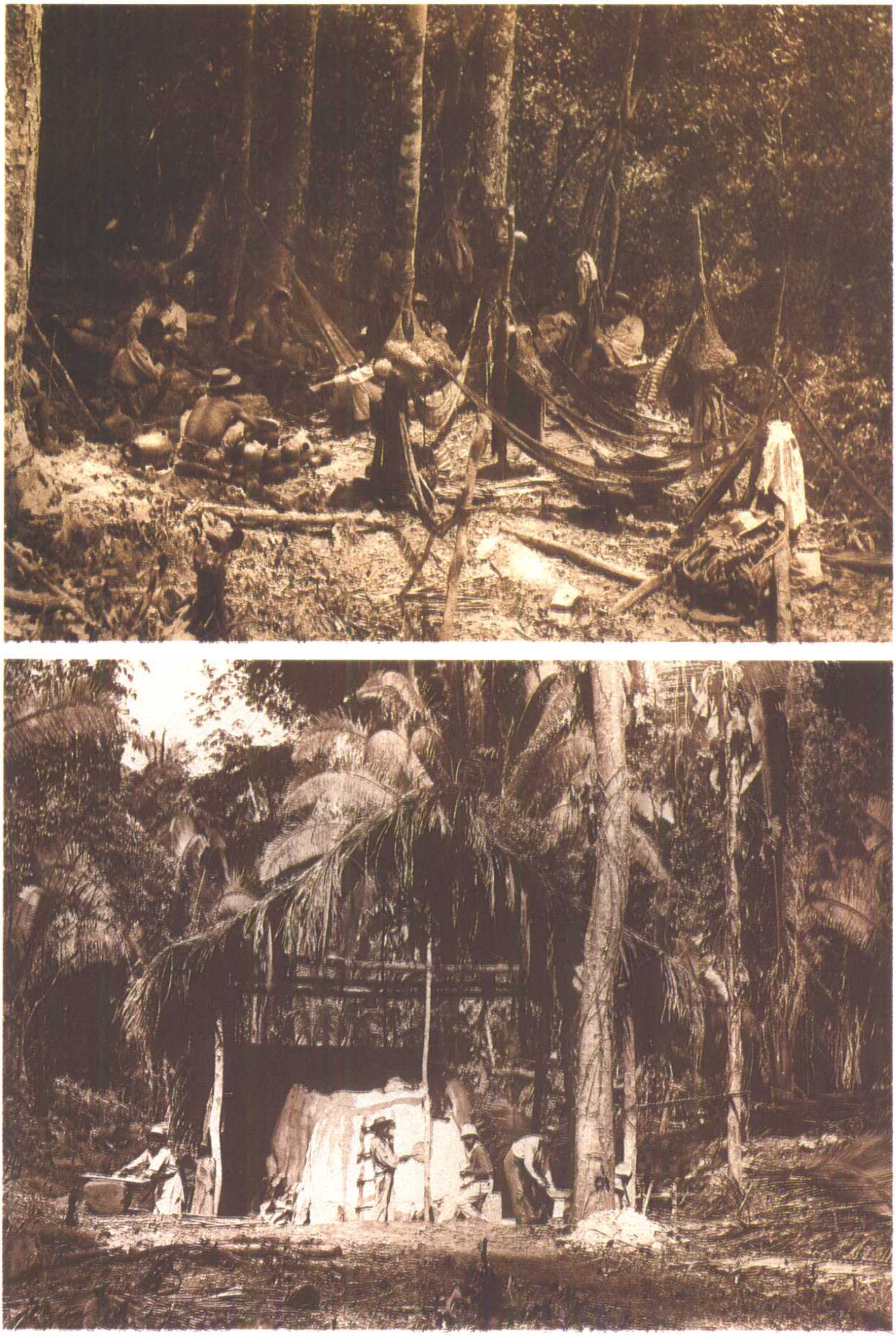


夏尔奈在 1858 至 1860 年拍摄的照片，系作为摄影集中的原始图片；这次拍摄的照片，则另有他用：尺寸较小，用来制作版画，放在文章和书籍内做插图。他的这类著作，最著名的要数《新世界的古城》，出版于 1885 年。这些照片的优点是天然有致，缺点是气势不够磅礴。夏尔奈显然已不再犹豫，他把镜头对准未经任何“修饰”的林中营地、挖掘过程中偶然发现的器物、他在帕伦克宫内的简陋设施。摄影家显然对自选的题材更有信心，也更加运用自如；镜头目标不拘一格，一概不予“过滤”，图像拍出来也没以前那样“正式”了。

拜访帕伦克之后，夏尔奈重访尤卡坦的遗迹(伊萨玛尔、奇钦•伊策萨、卡巴赫〔Kabah〕、乌克斯玛尔)，然后艰苦跋涉，朝路人指示的方向，走了将近两个星期。他巴望着成为某个遗迹——即今日的亚克斯切兰——的“发现者”。正当即将抵达废墟前几个小时，竟听闻某位探险家已经捷足先登了。他的失望与愤懑之情，不难想像。他托人向那位陌生人递了名片。

莫斯莱夫妇 1894 年在危地马拉旅途中，拍摄了不少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在 1950 年以前，考古学家最常用的运输工具是骡子。尽管骡子有种种不便，还是比人肩的背椅受欢迎……不妨设想夏尔奈在热带大雨下，全身湿透，脾气大发时的神情(右页图)。





第二天两人相约见面。

面对这位比他年轻 22 岁的对手,夏尔奈立刻知道,这是位英国人,“一位世故练达的人”,“一位绅士”。这位绅士自我介绍道:艾弗莱德•莫斯莱,伦敦毕卡第街,圣詹姆斯俱乐部会员。莫斯莱注意到法国学者失望的心情,努力安慰他,极力挽回他的自尊:“我只是个业余玩家,旅行纯出于兴趣;您是学者,这座城市属于您。”夏尔奈见他殷勤有礼,很受感动,当下向对方保证,由他们两人分享发现这座“洛里亚尔城”的荣誉——如此命名,是为了感念资助人。

夏尔奈流的是热情洋溢的拉丁血液,莫斯莱则是不苟言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夏尔奈为人爽直、健谈、虚荣,朝思暮想着伟大发现和理论,能为他带来永恒的荣耀。莫斯莱则含蓄、有条不紊,但也爱嘲讽——至少在日记中——夏尔奈过分热情奔放,着实令他恼火:“他令我印象深刻,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何等卓越的科学旅行家。他性格愉悦,多话,对于荣誉,如饥如渴。”“初识才几分钟,他便滔滔不绝,宣称已针对废墟问题建立庞大理论。”但两人数日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仍是十分和谐、有默契。夏尔奈还传授他制作纸模的技术。

这虽是莫斯莱第二次中美洲之旅,却是他首次以专业人员身分,肩负考古任务。两年前,他阅读了史蒂芬斯的作品,以游客身分到了危地马拉,访问基里瓜、科潘和蒂卡尔。根据他后来的忆述,当初,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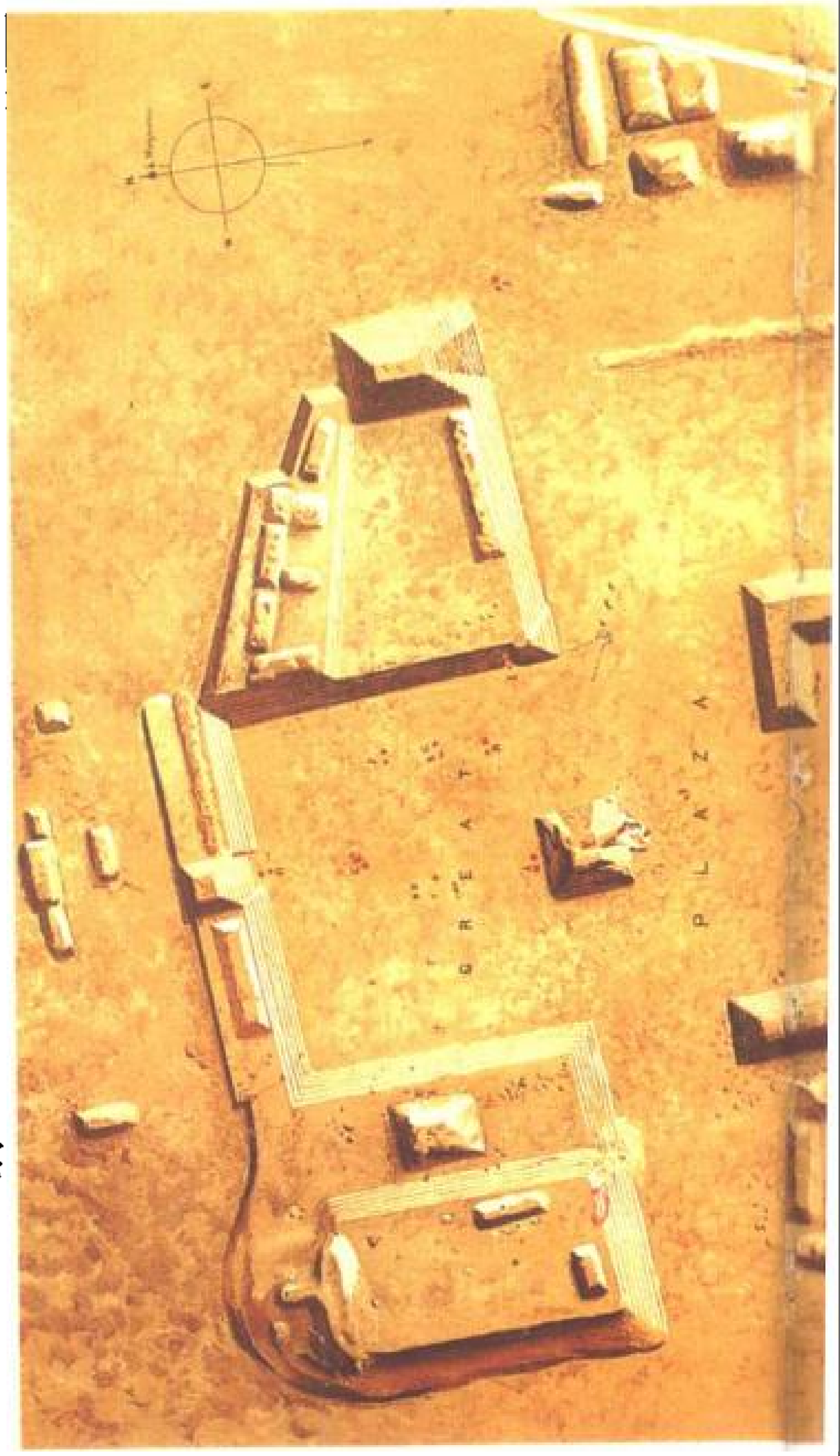


当莫斯莱 1883 年回到基里瓜(其营帐见左页图),专程从伦敦带来一位翻模专家。这位专家的主要任务,便是为这座俗称“大乌龟”的雕刻作品做模子。

模子完成后一算,竟有不下 600 个组成部分,用掉近两吨石灰。这座沙岩大石雕高 2.2 公尺,长 3 公尺,全身皆有雕镌纹饰,事实上是一只两头地怪的形象。

基里瓜清除某座遗迹上的青苔,遗迹上雕刻的装饰图案逐渐露出奇特的轮廓时,“我意识到,这些无意间遇见的遗迹,重要性超过任何一篇文章所说的。自那天起,我便为中美洲考古工作所吸引。当时,旅游至此,只是为了躲避英国严寒的冬天,后来却七度来此,只为了考古考察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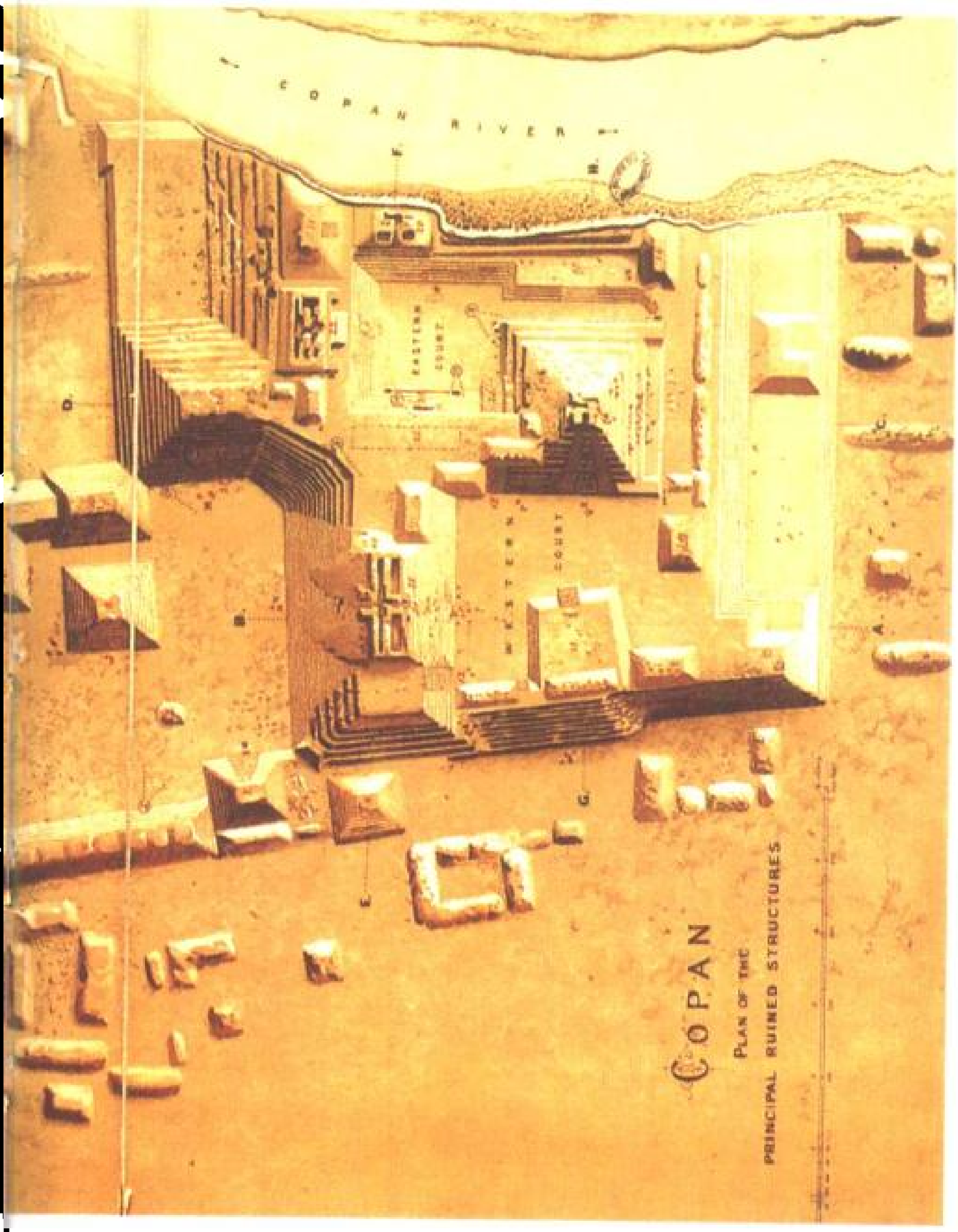
莫斯莱那时已放弃他的殖民地官员生涯。他担任公职期间,先是前往委内瑞拉外海的千里达,后来去过澳大利亚的昆士兰,最后到了太平洋上的斐济群岛。他沐浴在热带气候和风光里,如鱼得水;对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始终喜爱有加;而且,他掌握了精湛的摄影技术。这是他做好新工作的三个要素。此外,他出生(1850 年)在实业家家庭,纵使不是钜富,也不必赖工作谋生。



在安娜·亨特(Anne Hunter)制作的科潘市中心模型平面图上,可以看出废墟被河流冲毁的面积。要到 1936 年,卡内基学会动工使河流改道,古迹才得以免受河水危害。

莫斯莱质疑宏观的大理论,也不轻信草率的解释

两人初识时,夏尔奈就对废墟城市的年代,发表过许多看法。但莫斯莱头脑冷静,不轻易被说服。他深信,要了解并解释这个文明,首先必须学会如何认识这个文明的遗迹。地下文物固然有待挖掘,但是地面上已有可供目睹的马雅世界。先有史蒂芬斯和卡塞伍德,后有夏尔奈,都已相继着手记录马雅的建筑和雕塑。但若想进一步认识此一文明,必须掌握正确无误的资



1888年，莫斯莱走进奇钦·伊策萨的美洲豹神庙时，由于潮气腐蚀，加上村民偷盗，他并不奢望在史蒂芬斯45年前即已发现的壁画中，还能找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过，庙里还是留下了好几幅可供临摹的壁画：一幅人祭图、一幅打仗图，以及一幅颇出意料的风景画。画中森林边缘小村内，栖息了许多动物。这幅画不禁令人联想起20世纪初法国画家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的作品。



料。换句话说，建筑、雕塑、图像、象形文字都需要复制，并尽可能精确。

为此，莫斯莱使用三种技术：照相、翻模和素描。到了1882年，他又掌握另一件较夏尔奈更胜一筹的法宝：甫问世的明胶干板(négatifâ gélatine sèche)。玻璃板可以事先涂抹由动物蛋白质制成的明胶感光乳剂，晾干后贮存数个月；不需像使用珂珞胶时那样临时匆匆涂上，也不必在曝光后立即冲洗。这一大进步，

减轻了探险摄影家的行李重量，省去了不少忧虑。莫斯莱也改进了夏尔奈教他的翻模技术：他以熟石膏为外层所做的模子，纹路清晰，不易变形，使他不难复制科潘石碑那样的高凸浮雕(haut relief)作品。但是这项工作既花时间，又需要耐性，并且材料与成品运送困难。举例来说，在科潘工作一季，莫斯莱便用掉四吨石灰和 250 公斤纸，然后由印第安人组成护送队伍，将模子徒步带抵杜尔斯河(rio Dulce)畔的伊萨玛尔，在那里把模子装上船，运至纽奥尔良，再换船驶往英国。用莫斯莱制作的模子翻出来的作品，几可乱真，在展览会和博物馆大获好评与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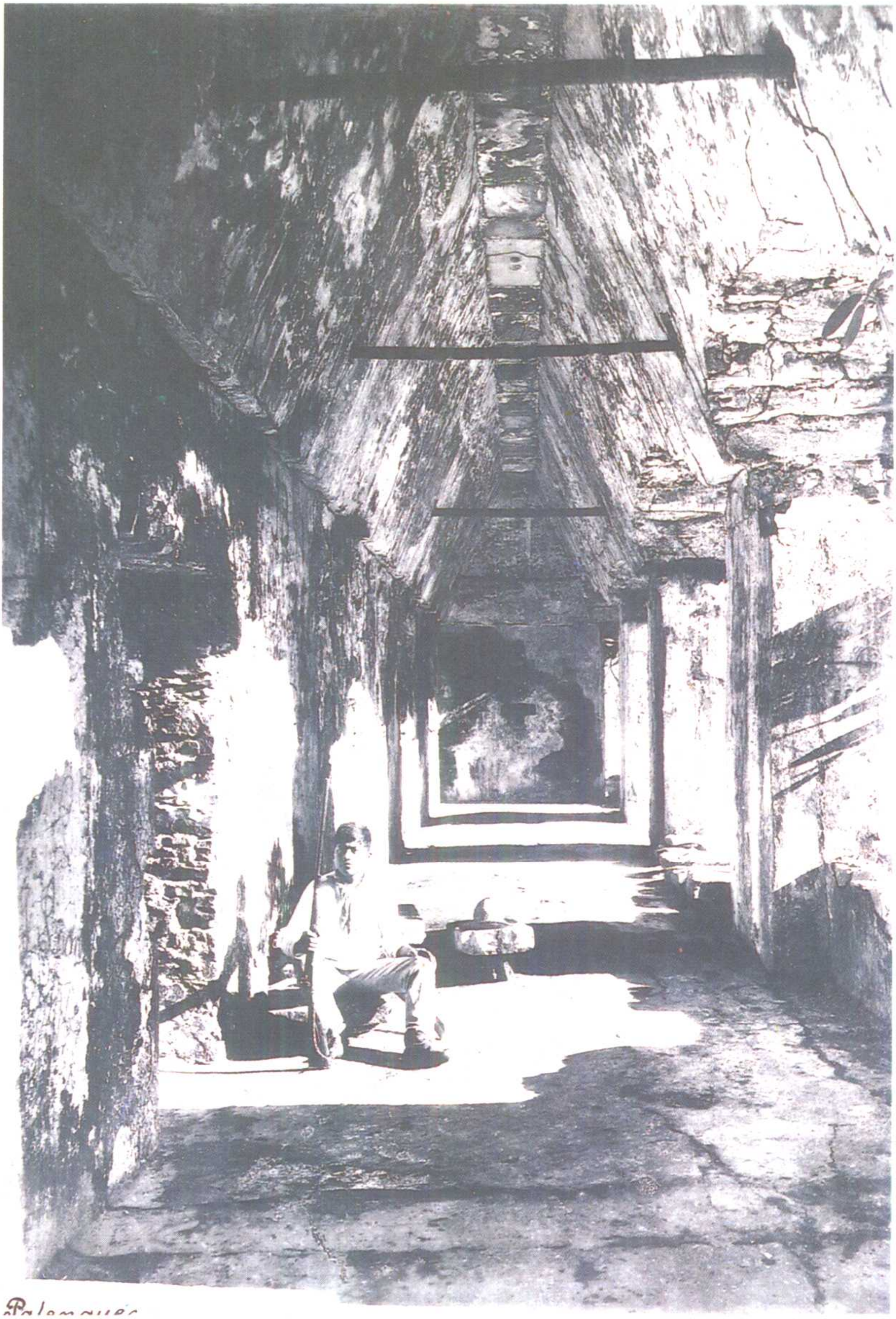


1913 年，提奥伯特·马勒(上图)有许多摄影杰作问世。右页这张照片成功地呈现帕伦克建筑的陡斜拱顶的纵深感：屋顶的坡面，与屋内拱顶的斜面平行。这种结构可以扩大室内空间，开凿许多窗洞。马雅建筑并无梁托的基石，而是利用两堵往上逐渐加厚的墙，撑住屋顶，创造室内空间。

马勒随同马克西米连皇帝的军队远征，却爱上了墨西哥，决定留下来

提奥伯特·马勒(Theobert Maler)1842 年生于罗马，双亲是德国人。他在德国卡尔斯鲁尔(Karlsruhe)学习工程和建筑，之后旅居维也纳，最后取得奥地利国籍。马克西米连皇帝坐上墨西哥国王的宝座时，马勒加入墨西哥皇家军队中的志愿兵团。马克西米连皇帝在 1867 年被处决前 18 个月期间，马勒参加了所有大小战役。

后来，恢复平民身分，他周游墨西哥全境，拍摄了许多村庄和废墟的镜头。和其他人一样，他也从交通方便、人镜如诗的米特拉开始拍摄，后来又去了必经之地帕伦克。光是 1877 年一年，他便造访此处达三次之多。第二年他回到欧洲，为了争夺遗产继承权打了颇长的官司。他了解墨西哥及其历史，又精通摄影，以是在法国的美洲学界甚受欢迎。他在法国逗留期间写文章，办讲座(在地理学会还放幻灯片……)，阅读



Palenque



大量关于马雅的书籍。

1884 年，马勒 42 岁，赢了官司和一小笔财产。之后，他重访墨西哥，把这笔财产用于马雅废墟的考察工作。他定居在尤卡坦的一座小城蒂科尔(Ticul)，寻访并拍摄大量遗址。许多遗址是经他披露，才为人所知晓。1895 年，他带了几个印第安人，要去清理废墟及其四周的树木，一直旅行到了佩滕和乌苏玛辛塔河谷。他每次到达一个新的废墟现场，就开始寻找最佳角度，若有必要，他会叫人搭一座高台，以架设照相机。他耐心等待风静云散，才按下快门上的橡皮球。离开遗址前，他先冲洗片子，若不满意，就毫不犹豫地留下来重拍。

乌克斯玛尔有一组建筑物，称为"墓地"。其中一座平台的四面，都有浅浮雕装饰，图案是骷髅头和交叉的尸骨。这些头颅不是代表本部落被好好安葬的死者，而是代表奉献给神的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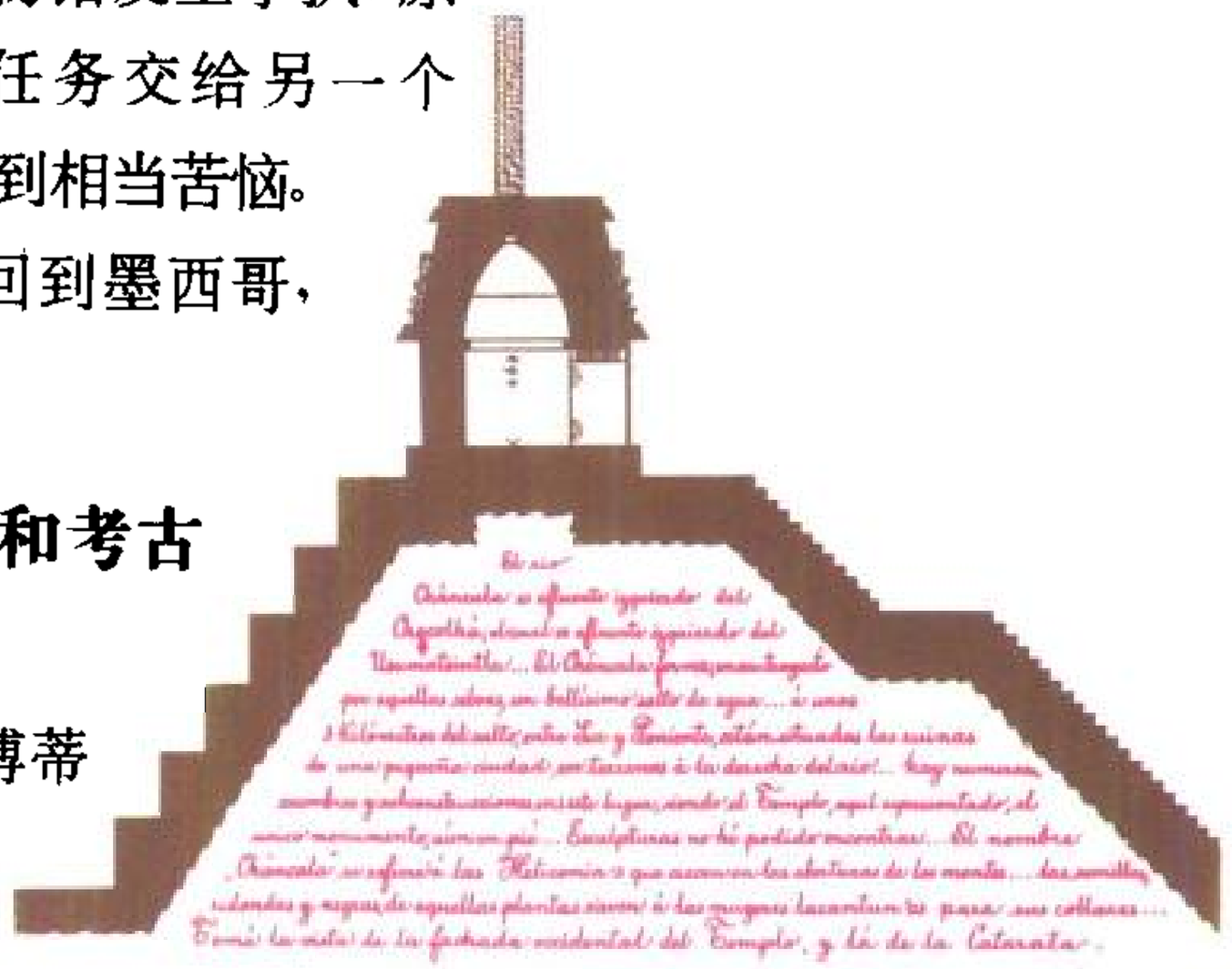
1898 年，哈佛大学的毕博蒂博物馆(Peabody Museum)延聘他往马雅各地考察旅行。一系列扎实的考察报告因而首次发表，附有说明、路线、图片、速写，当然还有他那声名颇著的相片。许多散布在恰帕斯、乌苏玛辛塔河谷，及佩滕地区的大小遗址(如皮德拉斯·内格拉斯〔Piedras Negras〕和纳兰霍〔Naranjo〕)，都因此首次为世人所知。

1905 年，他跟毕博蒂博物馆发生争执，原因是博物馆将第四次考察任务交给另一个人。如此被迫退休，让马勒感到相当苦恼。他在欧洲住了两年之后，又回到墨西哥，1917 年在梅里达逝世。

1891 年以前，一般探险家和考古学家都还未往地下发掘

马勒没有挖掘地下。毕博蒂博物馆率先组织考古队，到科潘去发掘，时为 1891 年至 1895 年：绘制遗址中心图，清理广场和建筑，寻找与宗教遗迹有关的祭品，开列发现物的清单，挖掘墓穴。但是发掘工作并未提供太多新知识，学者对各个遗址的年代，和马雅人在各处居住时间的长短，几乎都一无所知；对各种建筑的功能，也不敢妄发议论。他们对陶器、玉石、兽骨制品等，大概都是一知半解；只发掘了少许墓穴，当然谈不上阐明殡葬风俗。

然而，他们终究摄录或绘制了数百座石头遗迹，发表了三份古抄本，及数份有关马雅人及其历史的主要纪年表。原始材料是有了，但几千个图谱有待破译，几百个雕像和图像尚待诠释。



马雅金字塔内部通常是实心的，完全不同于马勒这幅金字塔剖面图，所可能带给人的想像。但有时也有例外，如帕伦克的金字塔，内部即穿凿了若干墓室。上图金字塔左面是台阶，层层升高；右面为中央阶梯，分上下两段。上面则矗立一座小神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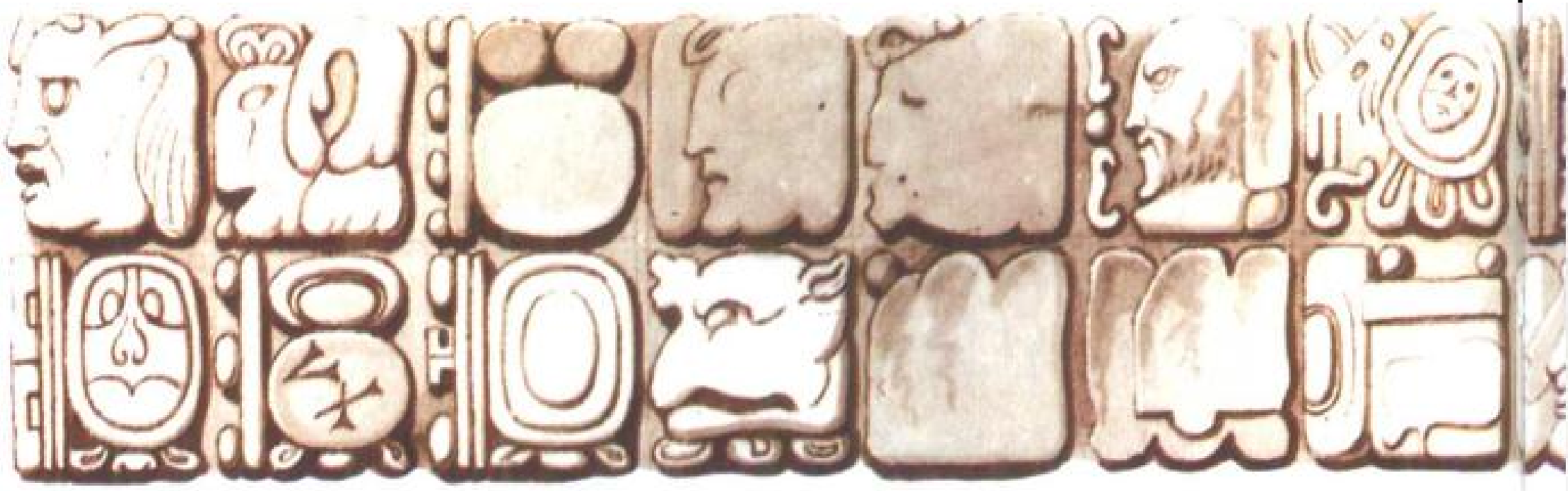
“这些难以窥其奥秘，
静默中犹充满生机的石碑，
令人印象深刻，却永远无法以笔墨形容。”
这种使史蒂芬斯感到窒息的激情，
也是任何游客来到帕伦克，
面对“铭文神庙”的象形文字石匾时，
必然涌现的感受。

第五章

石头上的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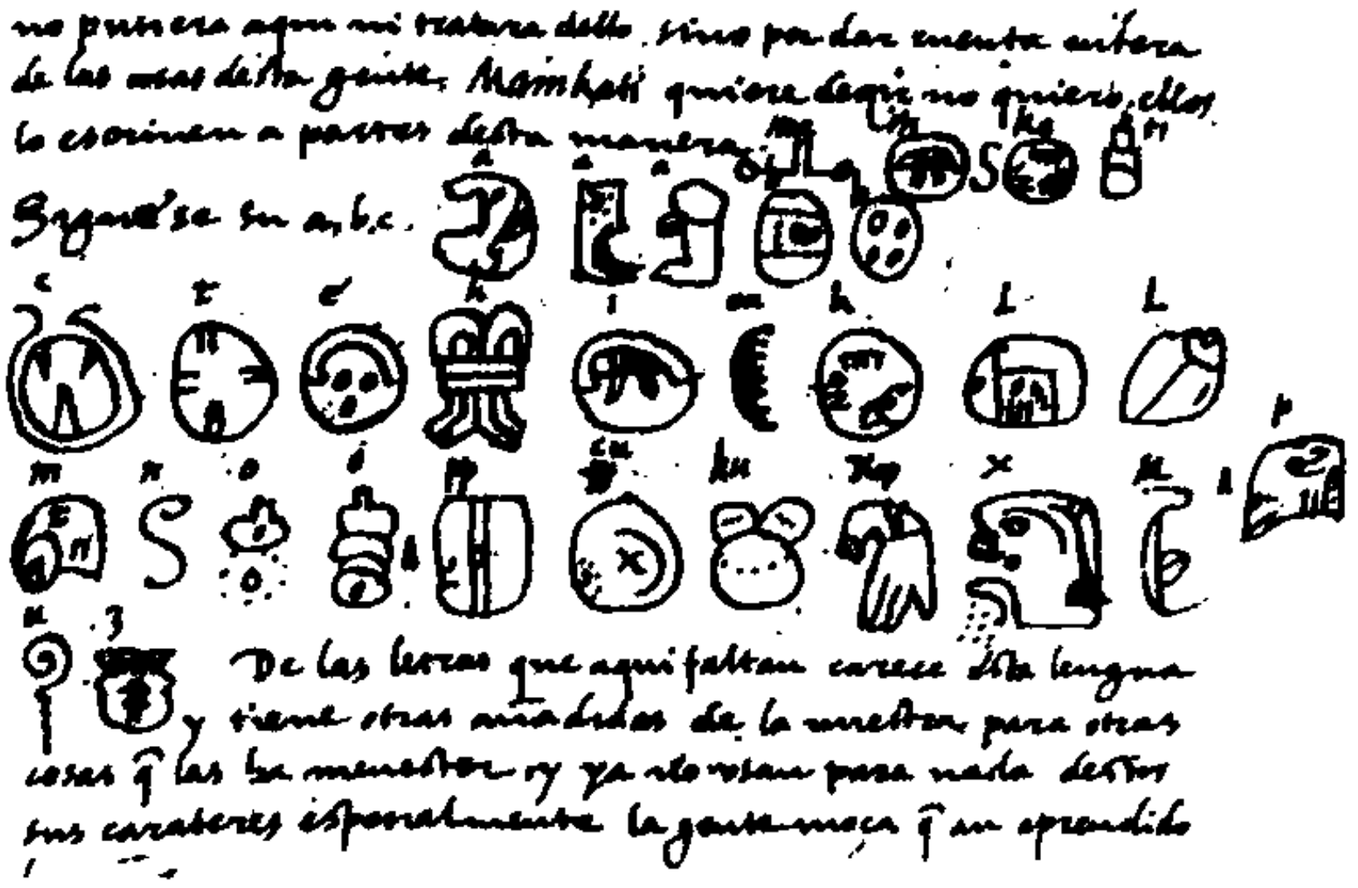
编号E的基里瓜石石碑，树立于771年，总高度11.7公尺，是现知最大的马雅石雕（左页图）。这块柱形石碑的前后两面，都有一位国王的全身造像；左右两侧面则镌刻了一篇铭文，由两直行的图谱组成。在右图这只圆盘中，浅浮雕所刻画的是一个人正准备击球。





在卡塞伍德以前，尝试把图谱复制下来的艺术家并不多。在德尔•里奥的报告中，附了两片铭文，每片有六个象形文字。卡林杜也提供了几个例子。但不论何种情况，这些都不是忠实的复制——原图确也模糊不清——他们的用意，只是向大众展示一下，这些马雅文字大概是个什麽模样。显然，探险家和艺术家都无意讲究这件事：既然谁也看不懂，复制这些文字有什麽用？言外之意，彷佛今后永远没有人能看懂。史蒂芬斯虽然对未来和科学的进展充满信念，在那个时候，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文字始终“默不作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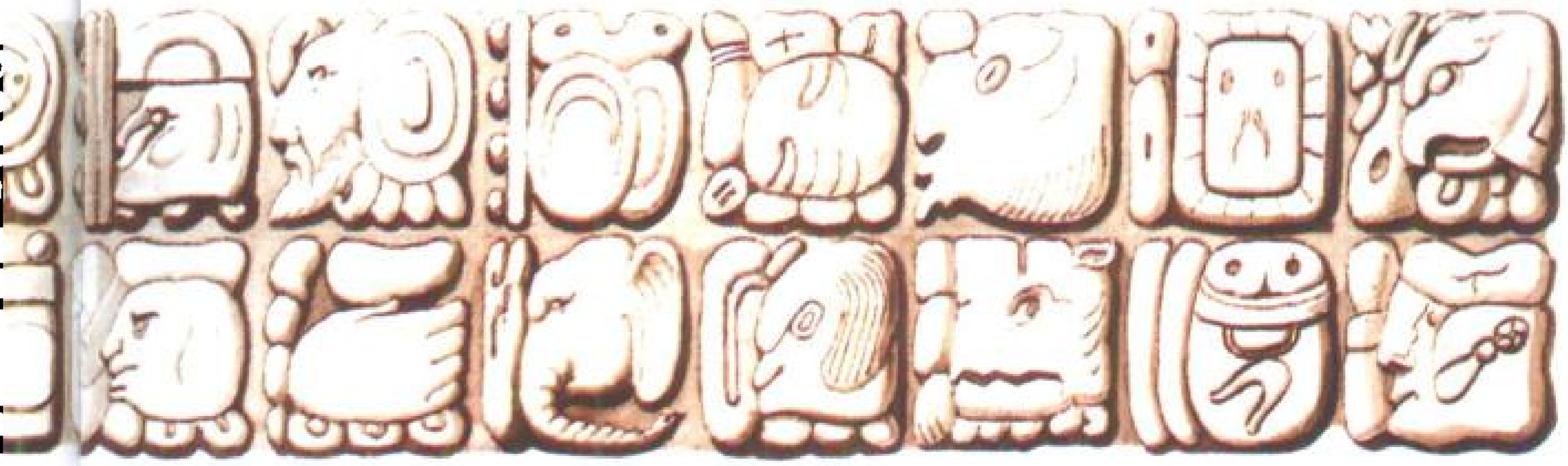
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在瓦尔德克看来，马雅图谱并无多大价值。尽管“铭文神庙”内的这篇文献保存良好，在瓦尔德克的复制图中，竟可以发现原来并不存在的楔形符号和象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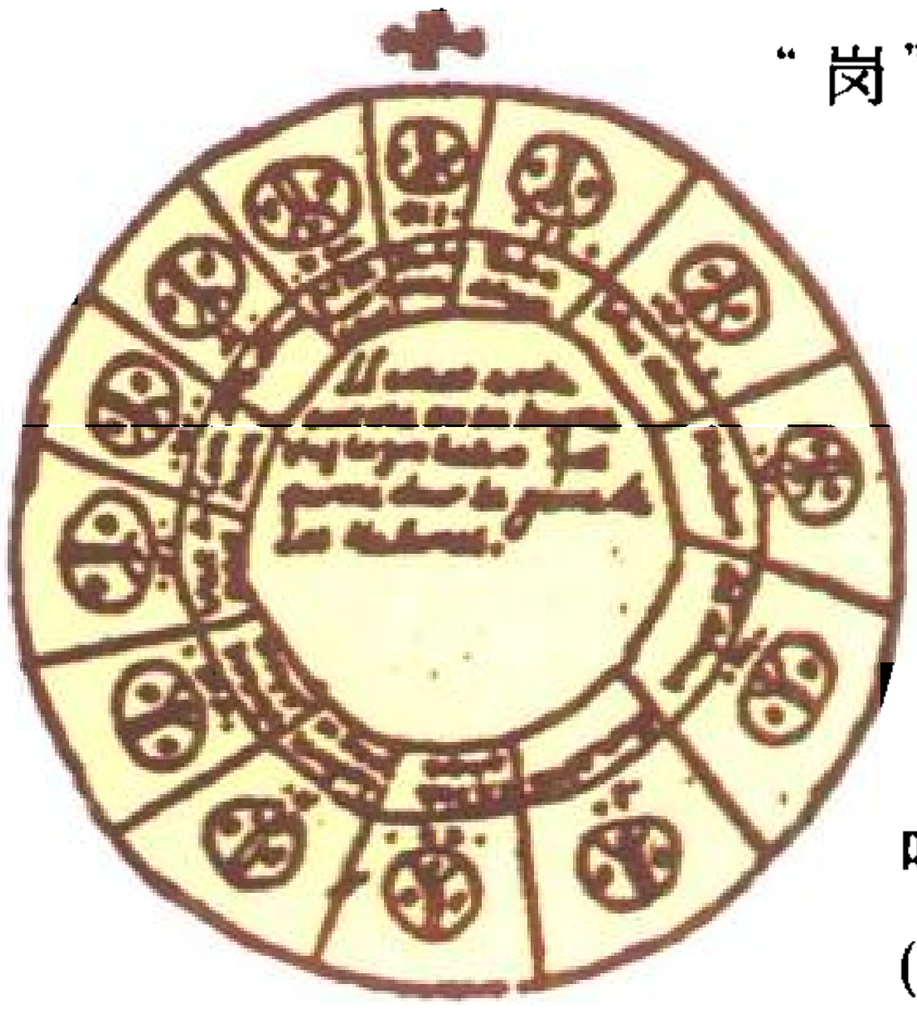
1866 年，勃拉瑟写下一句晦涩难懂的话：“今日已发现这些象形文字的钥匙，接下来得找到使用钥匙的方法。”

马雅文字的破译工作，始于 1864 年。那时，勃拉瑟出版了兰达的《尤卡坦风物志》。在书中，兰达首先解释了马雅历法周期：一年(tun)有 18 个月(uinal)，一月有 20 天(kin)，共计 360 天，再加上五个“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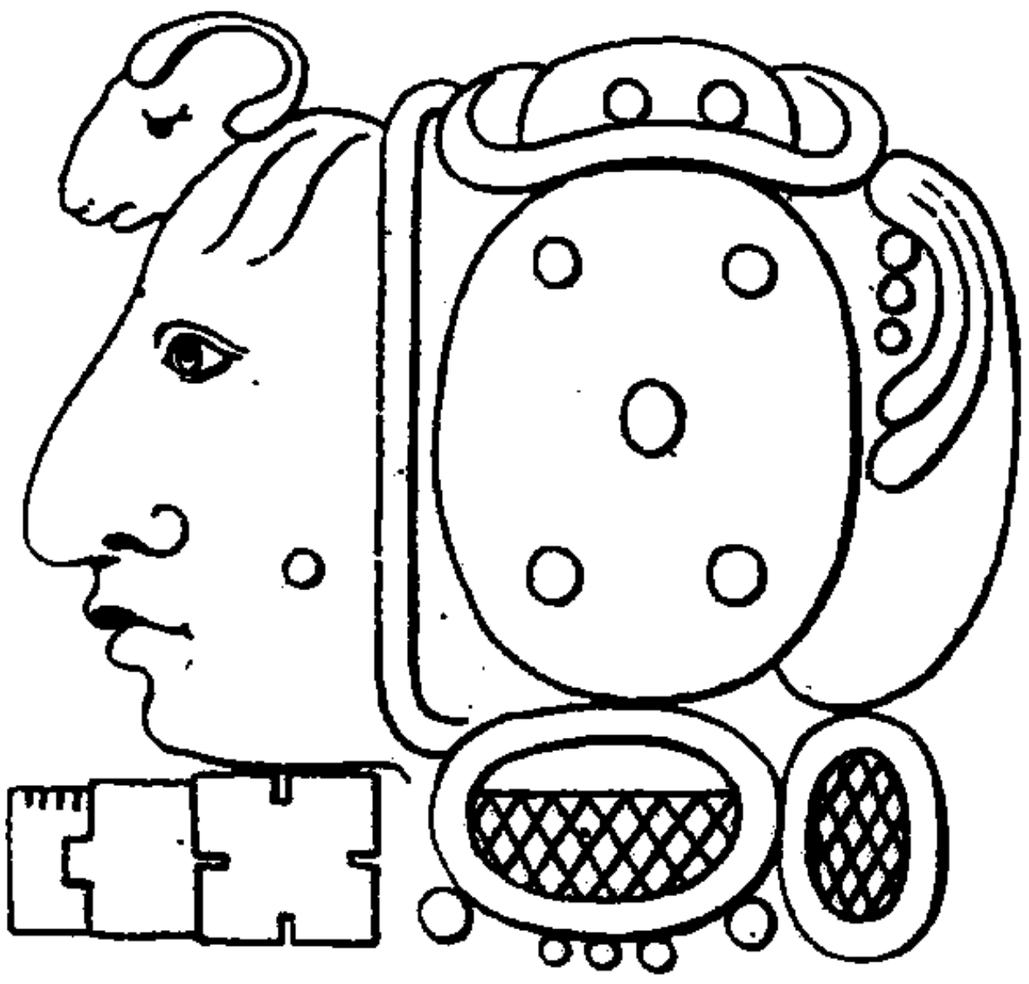
学者很早就发现，马雅人的大部分文字不见于兰达的字母表内：这套“字母”不能据以解读马雅文献。



(uayeyab),全年为 365 天。“对这 360 天,他们用 20 个字母或字来称呼;而另外五天,他们认为是忌讳或者不吉利的日子,就不给名称。”兰达把每个字描摹出来,再在底下加上它们的发音,如:“岗”(Kan)、“切起昂”(Chicchan)、“西米”(Cimi)、“马尼克”(Manik)等。兰达也描述了每个月中的节日和庆典,并写出名称和图谱,如“波普”(Pop)、“乌唔”(Uo)、“佐达兹”(Zodz)、“采克”(Tzec)等。



兰达还试图识别马雅书写系统的“字母”,他无法想像有哪种语言系统能不用字母。这时,兰达主教与一位颇有学养的印第安人,展开一场典型的“鸭同鸡讲”。兰达为了便于举例,选择了一些单音节的马雅字,但是这些字在西班牙文中总要用两个字母才能表达:“为了让对方以文字书写出来,我们要他了解,这里有两个字母……”譬如马雅人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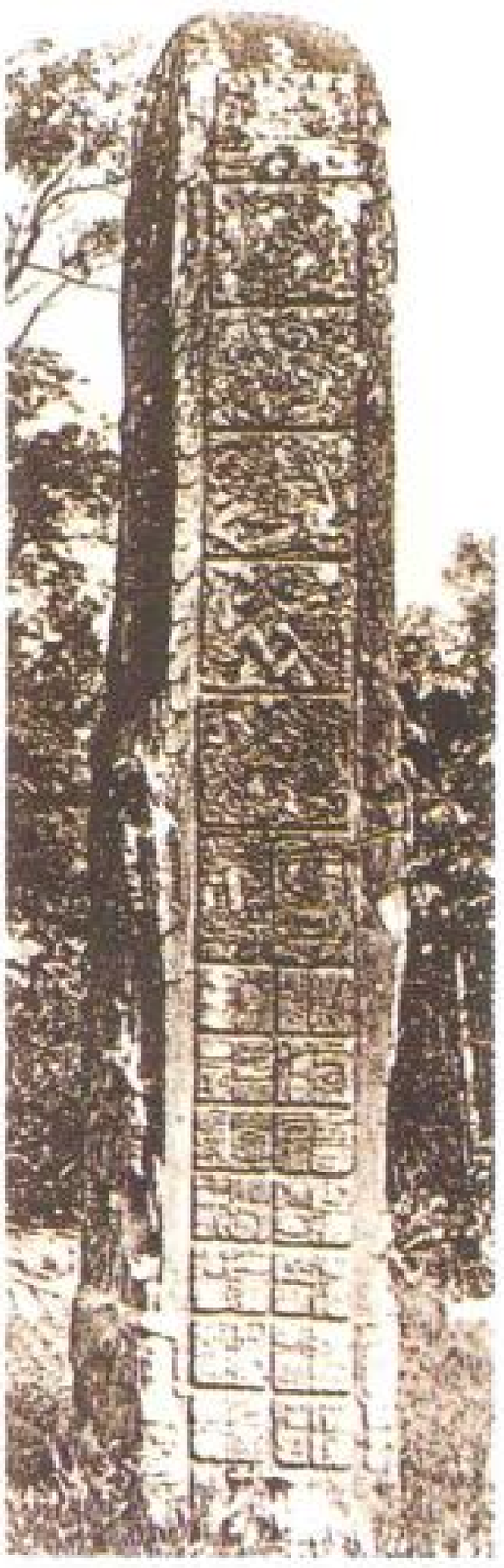
在征服时期,马雅人计算时间以 20 年(一年为 360 天)为一个卡年(katun)。卡年的名称以“阿霍”(Ahau,即卡年的最后一天)加一个数字表示。13 个卡年为一个周期,因此某一特定的卡年(如 4 阿霍,卡年)每隔 256 年出现一次。这个周期称为“卡年循环”,可用一只反时针方向旋转的轮子表示(左图,图上端的黑十字架乃是定位标志)。

“水”叫 ha，这字写出来就是两个字母，h 和 a，而 h 在西班牙语中又念成 a-tché。这个印第安人按照西班牙人的要求，写出发音最接近的象形符号：第一个符号表示 a，另一个符号表示 tché，第三个符号也表示 a。**他竟以象形文字，把各个西班牙字母的发音写了出来。**就像要写中文“水”字，写出来的却是三个象形文字，分别代表三个拼音字母——shui。两人无法沟通，隔阂愈来愈深，以至于谈话临近结束，兰达要求对方随意造个句子时，印第安人显然被这荒谬的方法惹火了，写道：“ma in kat！”(我不愿意)

研究者埋头破译历书，竟忘了除了年月日之外，还有人的历史

最初的马雅古文字研究者，之所以耗费许多心力在数字和历书的解读上，是因为他们全都以兰达的报导作为研究基础。有的人，如勃拉瑟和罗斯尼，曾试图理解并应用兰达所谓的“字母”，但终是徒劳一场。其他人，如福尔斯特曼(Ernst Förstemann)和戈德曼(J. T. Goodman)，一开始就将古抄本和碑铭加以比较，并在其中寻找和识别表示日期与月份的图谱。他们从历书材料着手，进而破译其他材料，渐渐窥知了马雅人各种不同的时间周期及其算法。所幸历法记载在铭文中相当重要，有关图谱数量极多，他们的工作因此方便许多。例如，在帕伦克发现的“96图谱匾”上的文字，将近半数就都与历法有关。

研究人员好不容易弄懂了一部分，自然把焦点集中在已理解的部分，以至于在长久的日子里，“无人能解”的那部分铭文始终乏人问津。他们彷佛忘了日期总是某件事的日期，历法之外还有历史。研究者很早



基里瓜的一座石碑。上半部的铭文，由生动的完整象形文字拼组而成，不同于一般常用的诡异头形及其他文字。



《德莱斯顿古抄本》第 74 页，可能是在描绘洪水毁灭世界的故事，也可能只是表示雨季的开始。天魔有一个鳄鱼头、两只鹿蹄，身上标有天象符号：金星、天、太阳、黑暗。从天魔的大嘴巴里，雨像瀑布似地往下泻落。标志太阳和月亮的方框内，也流出水柱。一位年老的女神倒转一只水罐，同样把水倒向世界。蹲踞在下面的 L 神，是地府的阴王之一。他手持双枪和一条长棍。头顶一只象征阴王的鸟，正在悲鸣。

B. F.

Chromo-Lichtdruck und Verlag der A. Kommerell'schen Lichtdruck-Anst. in Leipzi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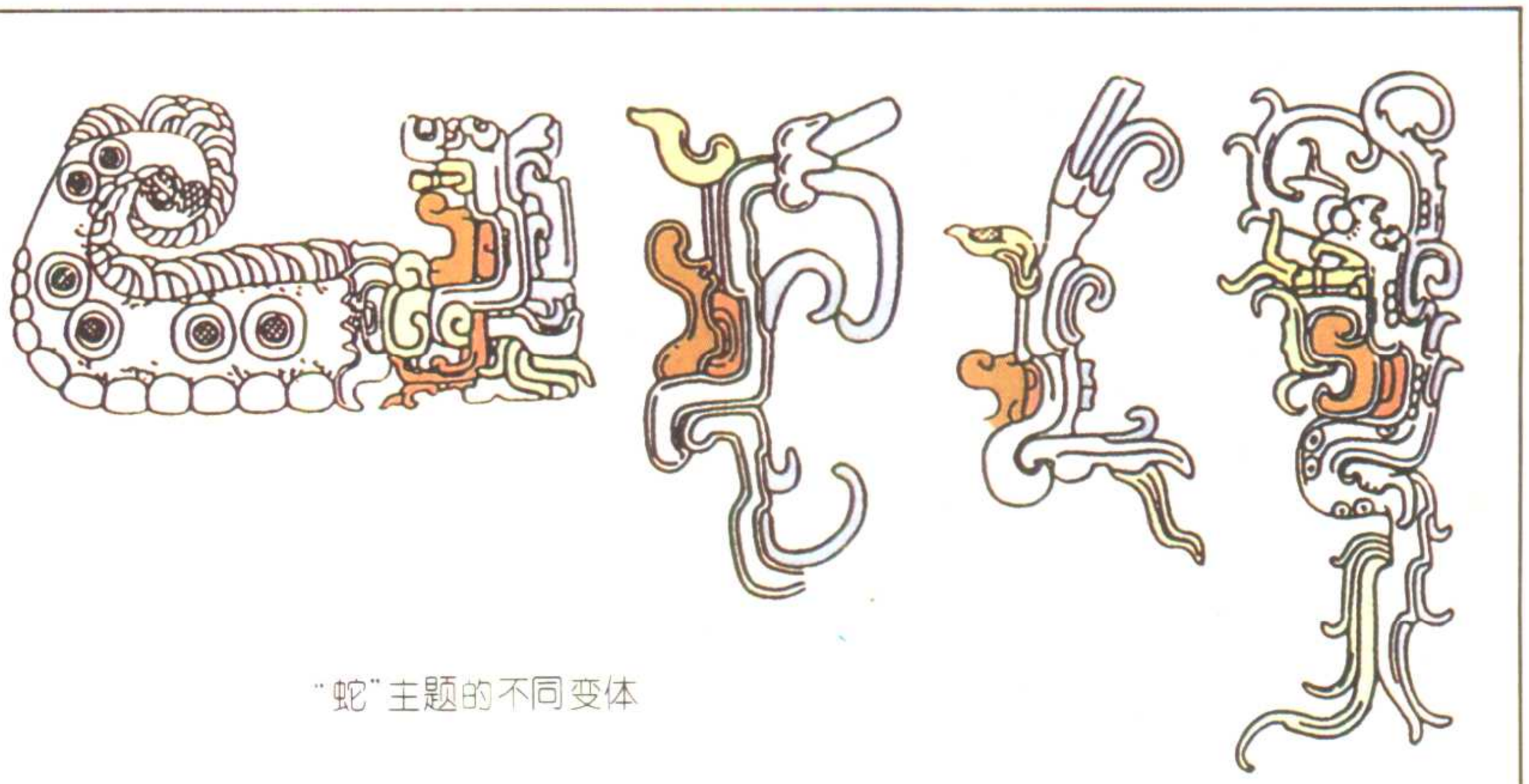
就发现，马雅人每隔一定时间(通常是五年)竖立铭文石碑。于是，他们以为，马雅文化中有“石碑崇拜”的现象。他们又认为，马雅人是时间的崇拜者，因此把图谱中有关时节和数字的人形图像都滥称为“神”。



不论在古抄本中或石碑上，通常不是文字伴随着图像，就是图像伴随着文字，两者一起出现

假如图像与文字之间有一定关系，譬如文字是图像的注释，或图像是文字的例证，那么，设使能够正确解释图像，就有可能破译与图像连在一起的图谱(象形文字)，反之亦然……而了解这些图像，就可能获得有关马雅人及其风俗和信仰的信息。

可是，在解读图像，以及了解组成这些图像的不同图案的意义以前，必须先学会“看”，也就是要辨识这些图案。换句话说，得先把图像中的蛇认出



“蛇”主题的不同变体

来,才能接下去确定蛇的意义。即使对专家而言,这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马雅的图像不是对自然的直接模仿,并不以"写实主义"为追求目标。图像不是显示他们眼里看到的东西,而是他们心里知道的东西,以至于所画之物的面貌都经过修改,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马雅艺术家改变人物的比例,或在眼睛里画上一个图谱,把下颚骨削瘦,或在蛇身上装饰玉石大耳饰,甚至把鸟的翼翅画得像爬行动物的牙床骨。

此外,图案错综复杂,使破译工作更加困难。有的浮雕初看像盘面条,各种主题的图形穿插交织,密密麻麻,不留一点"空白",看得人眼花缭乱,首尾莫辨。此种被戏称为"空白恐惧症"的手法,目的是在有限空间里,尽量表达各种信息。同时,马雅艺术家会不假思索地以不同的表现形式,重复传达相同的信息。

马雅艺术的各种主题中,蛇是最常见的生物形象。张开的蛇嘴中常钻出一颗人头或怪物的头。马雅人以此一手法,来表示原本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生物出现在"这个世界"。简化的蛇头象征神圣的权力。



研究者逐渐辨认出各种图像,包括着名的"蛇"主题

早期的探险家和随同他们寻访古迹的艺术家都承认,辨识图像要比理解所发现的图像更加困难。这点可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证实:卡斯塔内达在帕伦克临摹一个作为人物底座的兽形面,把兽形面的各个细部都画了出来:眼睛、鼻子、嘴巴等,可是,把这些层层叠叠的装饰图形摆在一起,却无法拼成一幅兽形面。

莫斯莱是第一个真正称得上理解这些图像的人。此外,他更费功夫在画上使用不同的颜色,帮助读者一眼就可看出各种图案。他在各处的遗址上搜集

“羽蛇神”的图例，标出“羽蛇神的蛇头和涡卷花纹”、“怪兽面”、“蛇鸟”等，以说明这些主题在马雅艺术中反覆出现的情况。



继莫斯莱之后，美国考古学家斯宾登(Herbert Joseph Spinden)和塔蒂雅娜·普洛斯科里亚科夫(Tatiana Proskouriakoff)研究马雅艺术，重点放在其中最精彩的形式——雕刻。但是他们不多花心思在图像上，倒更关注风格问题——而这就涉及马雅艺术的年代划分。究竟

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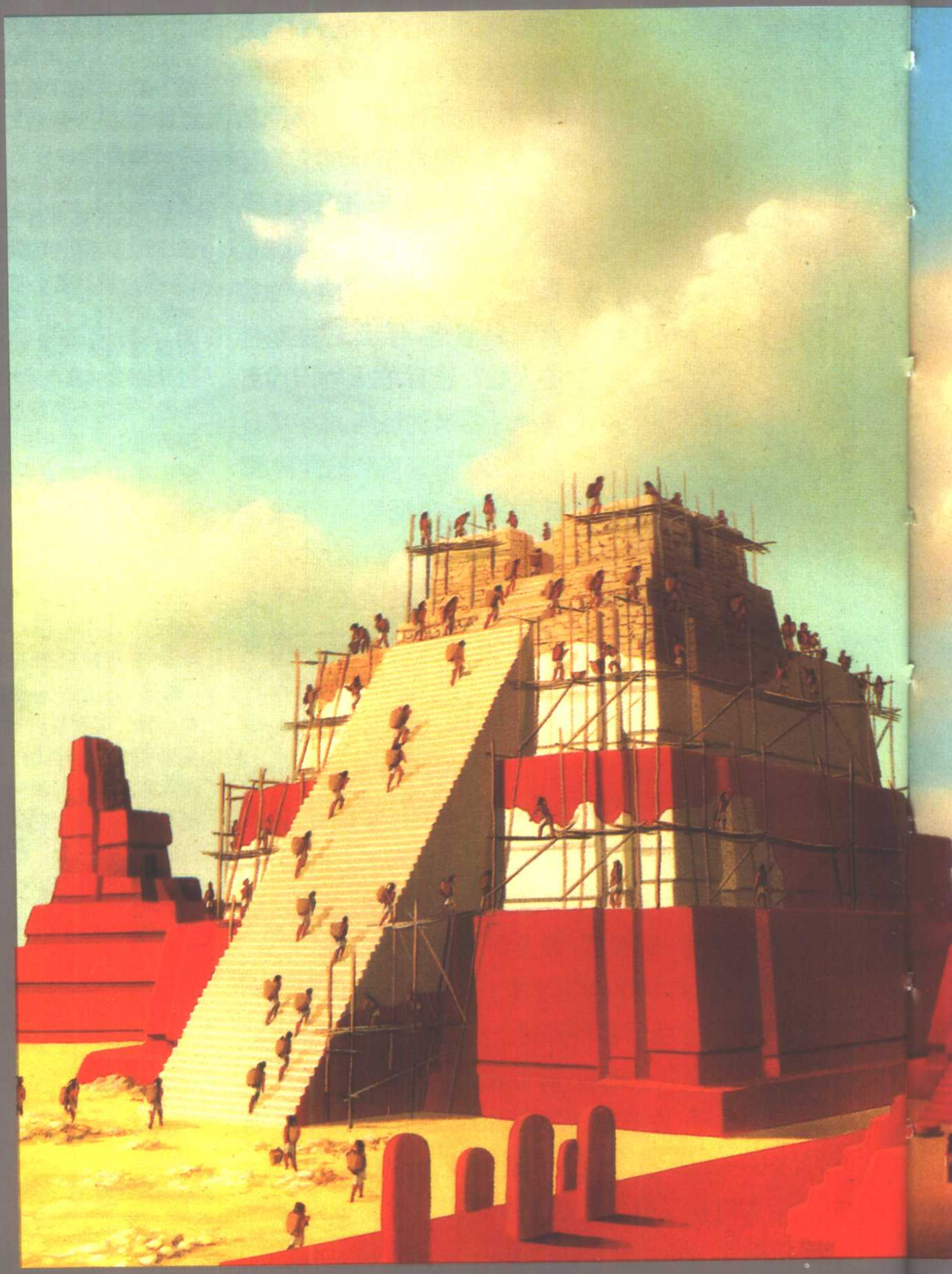
在石碑、石匾、横梁上的男人与女人是些什么人？是国王、教士,或是神？那些侍立两旁,显然地位较低的人物又是谁？是侍祭士、家族成员,还是其他城邦的领袖？在主要人物下,衣衫单薄的人物是谁？是奴隶、俘虏,还是祭神的人牲？还有,在人物四周那些龇牙咧嘴的怪脸,那些爬行的或长了一张猫脸的怪兽,那些用头颅、象征物、羽毛交织而成的头饰,又意味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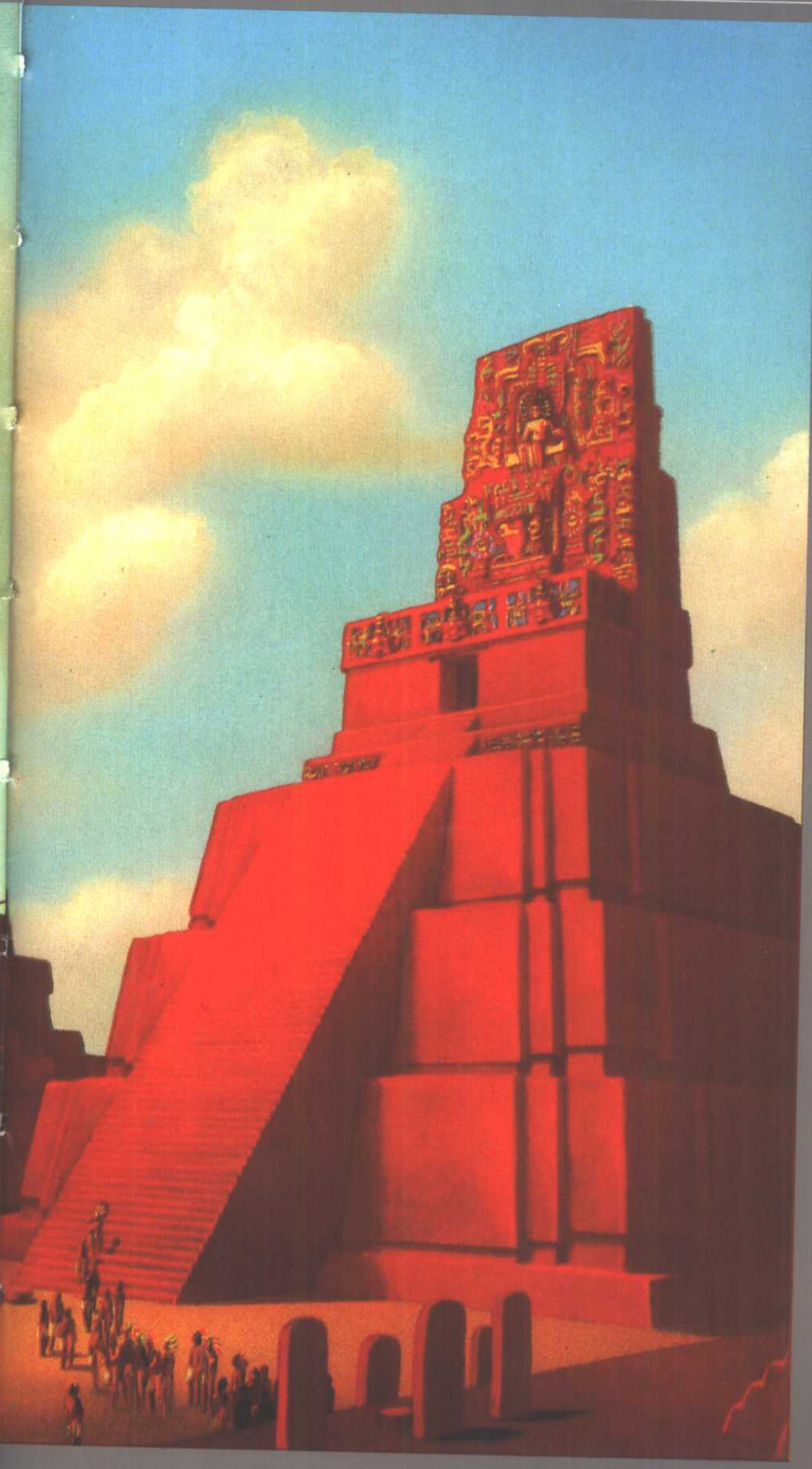
这一切疑问,在缺乏文字说明的情况下,确实非常难以解答。就这一点而言,古抄本倒有助于识别不同的神:标明不同的神的图谱,经常出现在有关图像上面的铭文部分。例如《德莱斯顿古抄本》第 25 至 28 页上的图,与兰达对于新年节庆所做的叙述是吻合的。这就肯定它们指的是同一种仪式,涉及同一种神。

20 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家分头研究建筑、雕塑和陶器的演变,借助于各种碑铭上破译出来的日期,把马雅历史划分成四大时期:前古典时期(公元前 1500 年～公元 300 年),古典前期(公元 300～600 年),古典后期(公元 600～900 年)和后古典时期(公元 900～1527 年),每一个大时期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直到今日,学界还是依循此一断代分期的办法。

在摹写基里瓜祭坛的这幅素描(左页下图)中,戴了美洲豹面具的国王刚刚咽气。国王自命是黑夜的太阳,美洲豹即象征黑夜太阳。国王挥舞着一条象征死亡与牺牲的两头蛇,身上缠绕着石碑上常见的纹饰。在 V 字形地缝间逐渐沉入地府时,他的身体呈巨大的 T 字形。左页上图则是马雅历法中的零日标志,刻在帕伦克宫的石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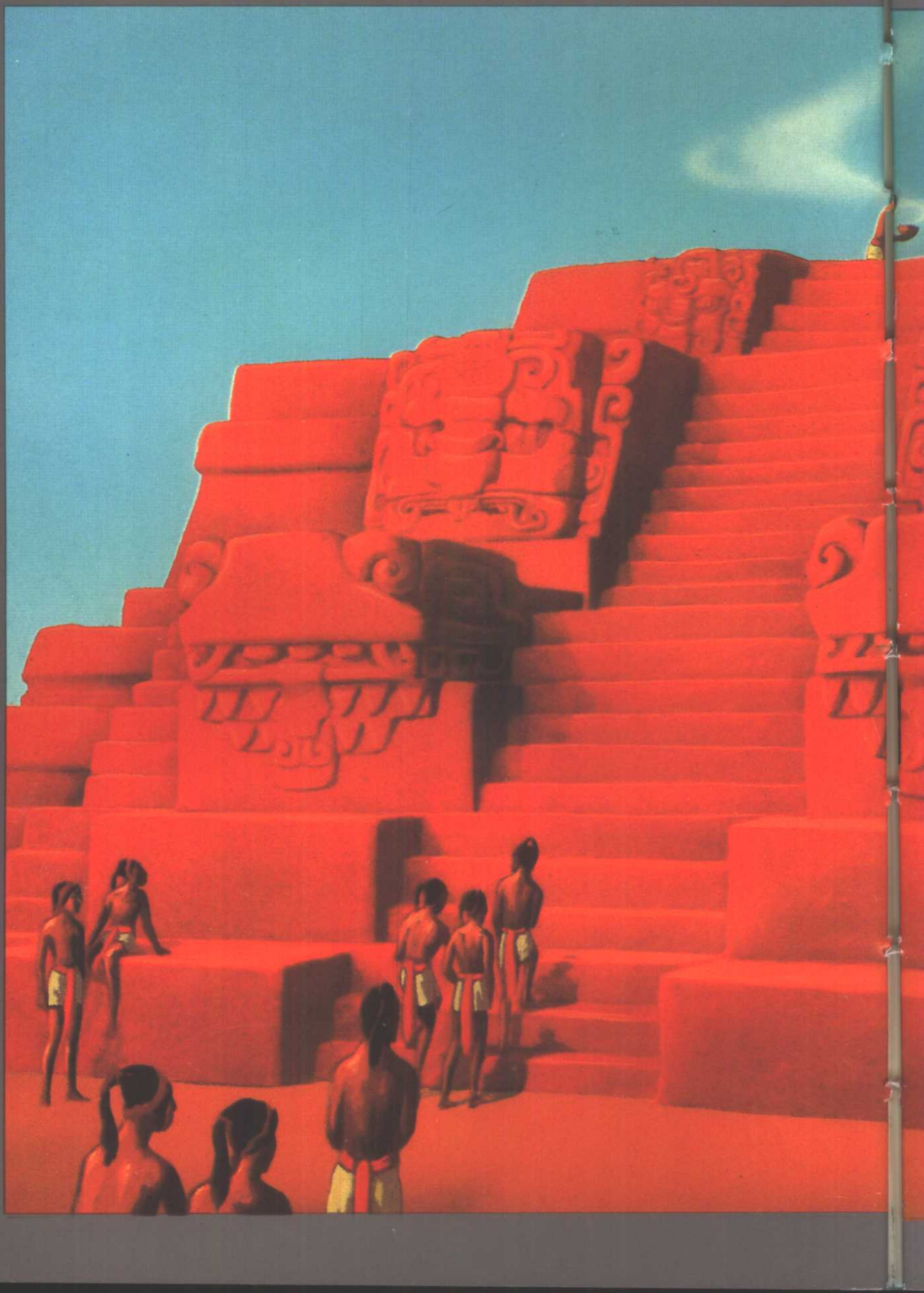
莫斯莱用水彩着色(本页左图),帮助读者分辨科潘石碑(编号 B)中的细部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国王头顶有地怪的鼻嘴,鼻嘴两旁各挂一只美洲大鹦鹉的头。两个蛇头分别装饰权杖两端。他的腰间围有面具和响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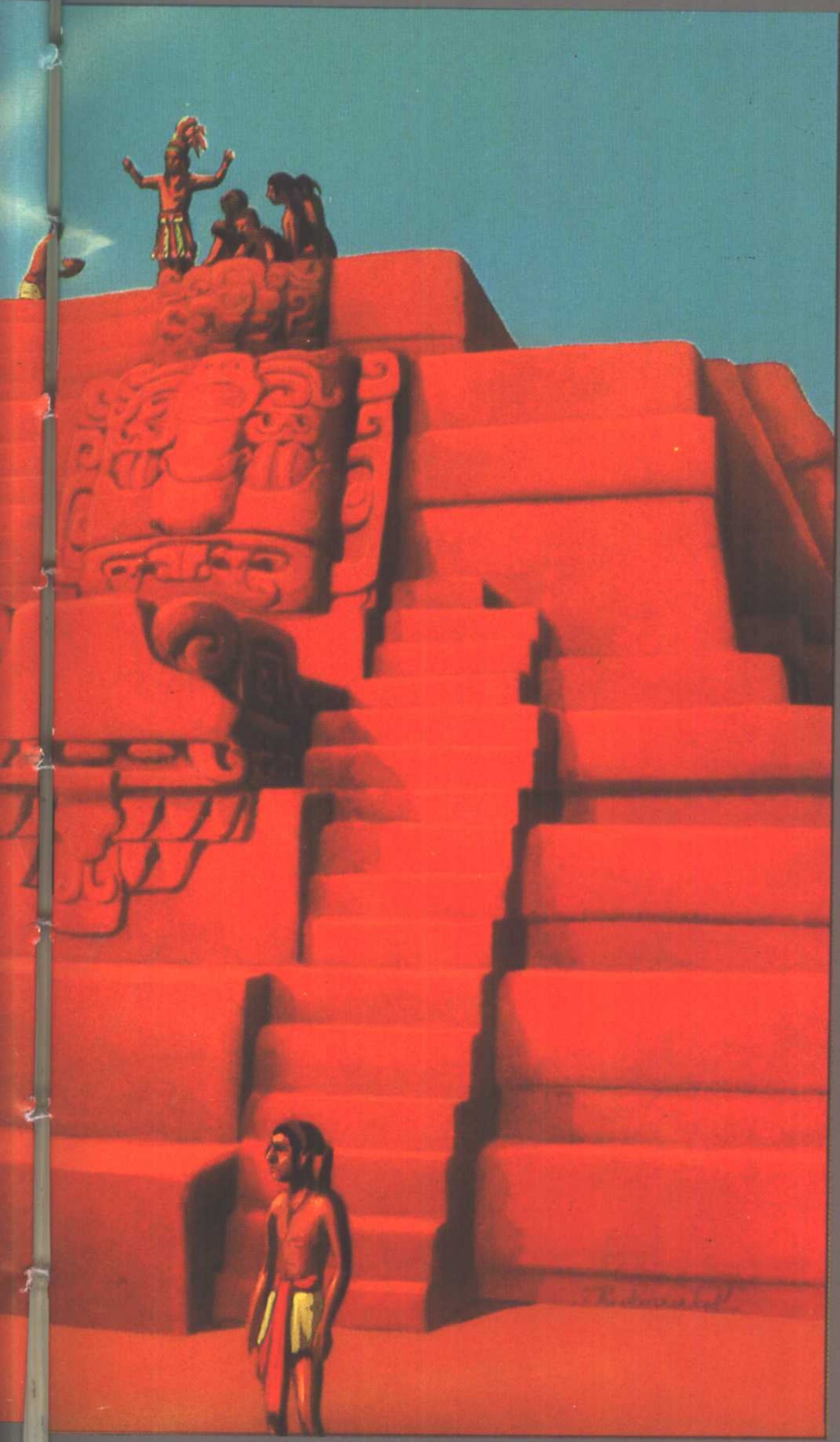




金字塔的建造

建于8世纪初的蒂卡尔第二号神庙，屹立在大广场之上，与第一号神庙遥遥相对。此庙坐落在金字塔的塔顶，自塔基至神庙屋顶总高度约40公尺。金字塔由三层高台叠成；内部用土石填实。塔墙表面有一层厚厚的灰墁，磨光后涂成红色。庙内含三间小殿，庙基本身其实是置于塔顶上的一个小平台，庙顶上耸立一个形如发冠的空心屋脊，比庙身还高两倍。马雅时代，神庙正面上部有一个中楣浮雕装饰，屋脊自上而下盖满五颜六色的彩塑图案。而今这些装饰只留下斑驳的色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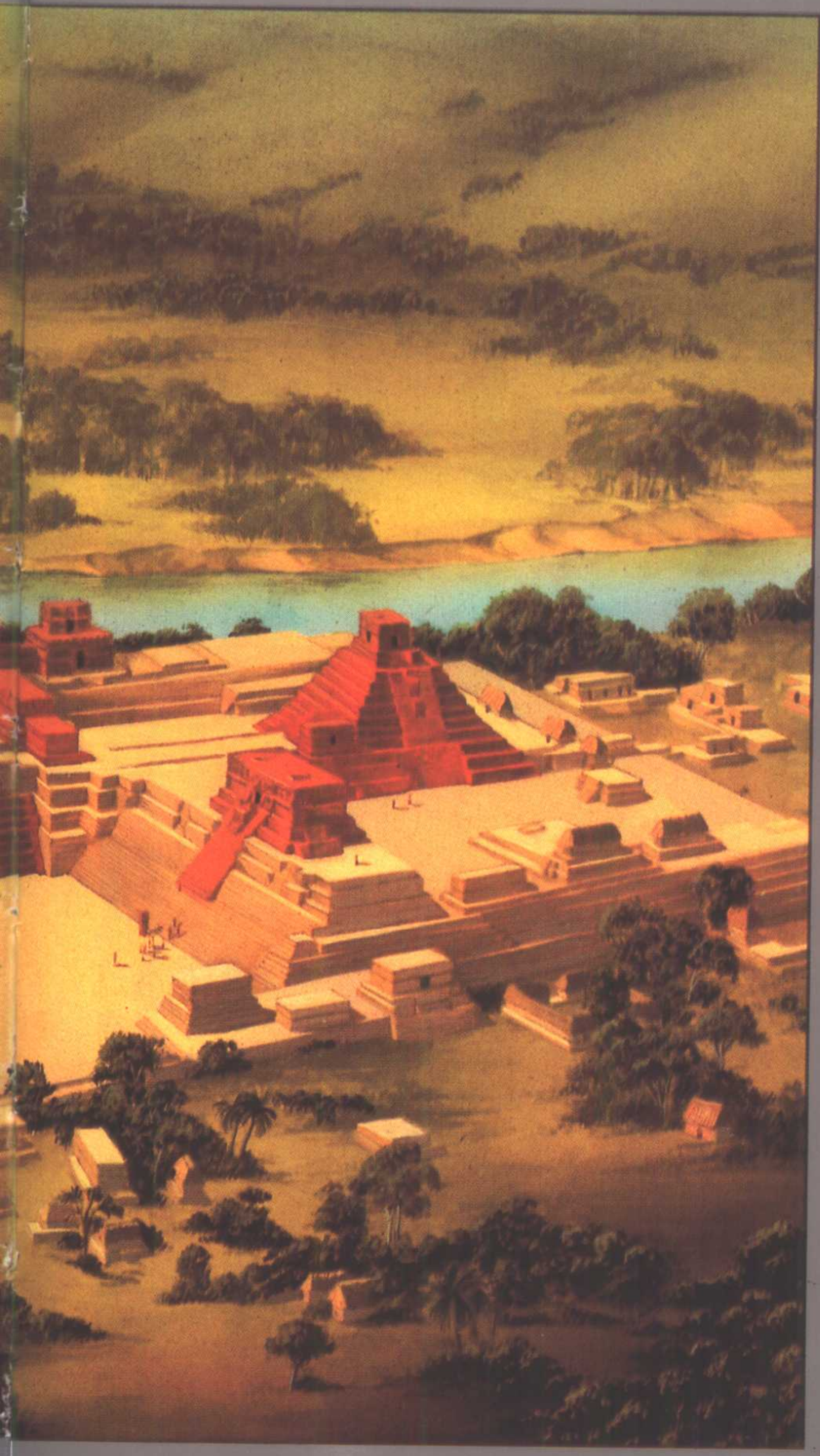




最古老的马雅建筑

离蒂卡尔西北约 25 公里处，在古典时期大规模建设以前，建立了这座乌亚克萨克屯(Uaxactún)金字塔。塔顶上原有一个建筑物，今已不存。塔边大阶梯旁，有 18 个巨大的泥塑蛇头和美洲豹头，代表了马雅人宇宙观中对立的两股基本势力。金字塔的大阶梯共有四座，这是现今所知最早的这种设计。这种布局，无疑表示四象合一的宇宙观。今日塔身虽已白得耀眼，当初却很可能涂成血红色，如大多数其后建造的金字塔。





城市生活

8世纪末的鼎盛时期，科潘市中心很可能就是这番景象。图的左边，也就是北方，有个大广场，大概是祭祀赛会的场所。广场旁边造了些台阶，可能充作观赏者的座位。在此遗址发现的碑碣和祭坛，大多就集中在这个广场。接近图的中央有一座球场，东西两边有一对平行的建筑物，北面还有一座L型平台。图的右边是座卫城，卫城内各式建筑物，环绕着两个广场。从建筑物的风格特征和镌刻图案的内容，我们可以确定某些建筑物的功能：一座王宫，一座祭祀开国国王的庙宇，一座造在王陵上的庙宇。我们尚可进一步确认，某些建筑物乃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处所。



1944年，摄影家基尔斯·希莱
(Giles Healey)出发前往
位于拉坎哈河(rio Lacanhá)以西
恰帕斯丛林中一个偏远的角落。
实力雄厚的联合果品公司
(United Fruit Company)，委托他
拍摄一部拉坎顿人(Lacandon)的影片。
这个马雅部落，生活在这块蛮荒之地，
保留了许多古老习俗。在希莱抵达此地之前，
涉足这个地区的探险家还寥寥无几。

第六章

从图像到真实

波安巴克三间房间内的壁画，所描绘的其实是同一个历史故事的三段情节，时代背景为公元790至792年。第一个房间内的壁画，画的是出征前的祭祀和宴庆。左页图是主要人物之一，波安巴克国王查安满(Chaan-muan)，手抱祭祀的用具——一根多柄弯把连锁戟。





拉坎顿印第安人对着祖先的废墟顶礼膜拜，视它们为神灵的住所，定期去那里祭祀、烧香和祈祷。一般而言，他们拒绝把白人接引到他们称为“石头”的圣地，但他们愿意为基尔斯·希莱破例，因为他不但与他们熟稔，还带给他们文明的“恩泽”：猎枪、弹药、衣服、食物和药品。

这群马雅族裔，目前总人口可能已不足 1,000 人，是少数抗拒了基督教的部落。在尚存的礼拜仪式中，“石头”废墟已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中心。

希莱在拉坎顿友人的帮助下，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二十来处遗址。1946 年 5 月里的一天，他的一个猎友波尔(Bor)领他到了一处废墟群。他参观和拍摄屹立在圮毁的金字塔顶上的神庙，并不时遇见精美的雕像石碑。然后，他走进遗址上最大的建筑物内。

里面漆黑一团，希莱不久退了出来，点燃火炬后又走了进去，等待几秒钟让眼睛适应，发现自己身处一间小室，四周墙壁和拱顶上是几十幅彩绘人像壁画。他真是又惊又喜。走出小室，跨进旁边一道门，是一模一样的房间，但是画中人物或立或卧，与前面所见不同。最后第三个小室，内部情境也相仿。

不久，学者莫莱(Sylvanus Morley)把这个遗址命名为波安巴克(Bonampak)。遗址上的发现至关重要，在此之前，没有人料想到会发现大批的马雅壁画；更没有人想到，马雅绘画的水准如此之高。马雅人的画作，实际上几乎已完全失传，这一批壁画得以保存良好，颇出人意料。

波安巴克的壁画，至今尚无令人满意的全套摹本。左图是原图的细部。

下图是第二间房间北墙的壁画。根据 1948 年的复原图，可以清楚看到国王与廷臣们正在检视裸身的俘虏。这些俘虏有许多人的手指甲已被挑去，正准备当作人牲。



考古学界的权威，起初仍不肯正视波安巴克壁画的意义

1947 年及其翌年，华盛顿卡内基学会及墨西哥人类学研究所，派遣几位考古学家和画家，到现场研究并临摹这些壁画。第一批波安巴克研究报告发表于 1955 年，这份见解“四平八稳”的报告，对有关马雅人的传统看法，并没有提出质疑；既以轻描淡写的笔法，处理

台阶下，武士值岗守卫；金字塔上，服饰华丽的贵族簇拥在国王四周。在他们头上，横放的中楣表示天，中楣之上有些星辰的象征图示。



画中所呈现马雅人好斗、暴烈、凶残(砍头、酷刑)的一面,又有意回避宫廷斗争中的政治含义。

可是,即使包括莫莱在内的这群学者,始终坚持他们早期的假设,这些暴力场面却是无从遮掩的,图像本身已说明了一切。随着时间推移,有关发现愈来愈多,认为马雅人天生爱好和平的迷思,也愈来愈难自圆其说。若还要再说马雅是一个"神权统治部落",只会令人摇头苦笑;关于"掌管历书的全能祭司"的说法,也渐渐不具说服力。但是,还要经过一段时日,学者才会发觉,有若干相同的人物反覆出现在不同的画面:凭藉画旁铭文,辨认出这些主要人物的时间则还要更晚些。换句话说,来自西方文明的学者,最难接受的,是马雅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这一点——这些壁画所呈现的,正是马雅历史的片断。



帕伦克的地窖里,挖得若干尺寸与真人相仿的泥塑人物头像。这些头像可能原是宫殿内编号 A 建筑墙上的浮雕,其意义类似西方城堡里的先人画像。若这些浮雕头像真是历史人物,则他们当是已故国王及其祖先。

1949 年,墨西哥考古学家在帕伦克开始有系统的发掘

在亚尔伯托·鲁兹·吕依里埃(Alberto Ruz Lhuillier)率领下,考古队开始了第一期发掘工作。鲁兹考察的主要对象,是一座最雄伟的神庙——"铭文神庙"。他希望能在庙址下面,发现更古老的庙基、马雅人之前的建筑。自从 19 世纪末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向地下挖掘。

他下令砍倒金字塔顶上和四周的树木,清理现场及神庙内部。庙内有一篇目前所知篇幅最长的马雅铭文,分刻在三块石匾上,共收 617 个图谱。在神庙中



棺盖上雕镌的是已故的巴加尔国王。他坐在落日之上，正往地怪的大口内跌落。由蛇的一条横的颔骨和两条竖的上颔骨形成的框，代表地怪的嘴。在国王和他的"坟墓"后面，是直立的舆图。骷髅头表示地府，是死者和黑夜太阳栖息之地。骷髅头上长了棵树，这是长在宇宙中心和四极的圣树。身子蜷屈的两头蛇乃是天的形象，树颠的鸟代表太阳。

间的房间里，鲁兹注意到地面一块石板上有两排小孔，好像可以穿绳子把它移动。旁边还有一块断裂的石板，可能是以前德尔·里奥发掘时所造成的。鲁兹的纪录还说，神庙的墙壁不只到地面，而是向下延伸。他感

到诧异,便挖掘至地下纵深 80 公分处,发现一块石头,像是拱顶石。他凿穿这块石头继续挖,在两公尺深处挖出一级台阶,然后是第二级,然后第三级。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他发掘出一条完全盖满土石的拱形阶梯。他推测,这阶梯进入金字塔后往西延伸。第二年,他走下阶梯,进入地下约 15 公尺处,到了一层阶梯平台。在这里,阶梯成直角折向北,然后又往东,继续向地下延伸而去。

在第三期发掘中,工作人员挖出 13 级石阶。第四期工程于 1952 年开始,鲁兹知道自己已离目标不远,因为他已在金字塔底层之下。接着,他发现一道以石块和黏土做成的简陋墙壁。穿过墙壁,他发现两公尺外另有一堵石砌的墙,砌得较精细些。在两堵墙之间,有一些祭品盛放在一只小箱子里,包括陶器、贝壳、朱砂(水银粉)、玉石。阶梯到此终止,接下来是一条廊道。



这位马雅国王下葬时已带上他的殓葬面具。除了眼睛和牙齿以外,全以翠玉制成。123 页左图的神秘头像与右图象征太阳神的面具,也都以翠玉做成。太阳神面具的特征是一对斗鸡眼。据兰达说,正因为这个原因,马雅的母亲会在小孩额前系个小坠珠子,垂挂至鼻前,好让他们长成两只斜眼。微微弯曲的嘴,是美洲豹露出牙齿时的嘴。牙齿做成 T 形,乃是另一种表示太阳不朽的象征。

一年复一年,一步又一步,
鲁兹朝着惊天动地的发现走去

第二堵墙后面有非常坚实的填土层,以石块和石灰掺合而成,厚达四公尺。跨过墙壁后,走上两级台阶,又到了另一层阶梯平台,又见一只箱子……里面盛装了六具人牲的遗骸。廊道的终端,从顶部到底部以一块三角形大石板封死。

一名工人用铁撬打开一个小洞,里面的石灰和卵石都蹦了出来。鲁兹跪在地上,手举一盏灯,把眼睛凑到洞前往里看。他一动也不动,一声不吭。旁边的

对马雅人而言，翠玉象征生命与不朽。在马雅的所有棺墓内，所有祭品中，总至少有那么一小块翠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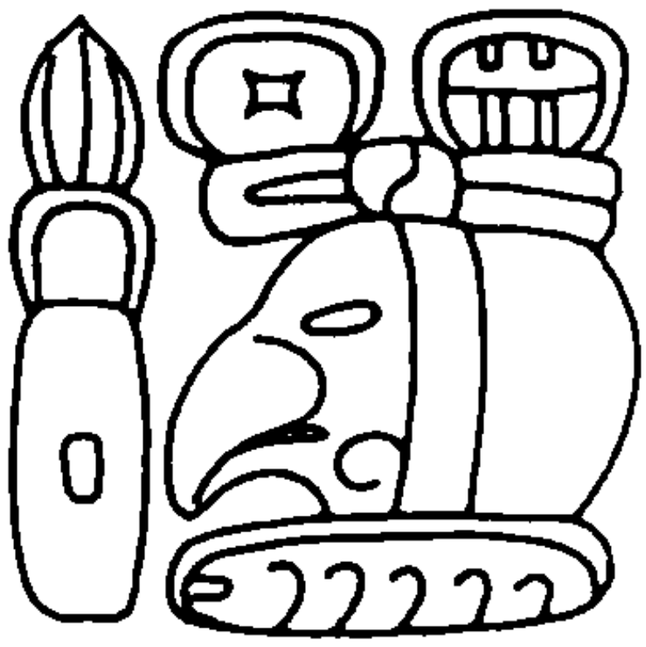
人迫不及待向他提出种种问题。他终于站起身，激动万分，说里面是一间有拱顶的大厅，墙上装饰着泥塑浮雕，大厅中央有一块雕刻巨石，塞得大厅几乎不留空隙。

他们移开封住地穴的石板，往下有四级石阶。那座巨大石雕四面有十尊人物造像，基座压在六根支柱上，支柱上也有雕饰。大石雕上盖着一块长3.8公尺、宽2.2公尺的大石板，通体浅浮雕装饰：在一张代表宇宙的大舆图前，一个人——死者——跌入地怪的大口内，石板的侧面上有一篇铭文。鲁兹拾起散落在石板上的多种祭品，然后叫人用卡车千斤顶移走大石板，发现是一口石棺，顶部开了一个瓶状的洞，上有封盖。打开一看，里面是具男人骨骸，脸上罩一个翠玉镶嵌的殡葬面具，面具的眼睛用贝壳和黑曜岩做成。尸骨上全是珠宝：耳坠子、冠冕、耳饰、项圈、胸饰、手镯、唇盘、戒指，全是以马雅人最珍贵的纯玉石制造而成。



发现宝藏以后，金字塔建筑上的鬼斧神工，祭品和雕塑制作的美轮美奂，在在令人叹为观止。无论学术界或一般人都意识到，一个掩藏在丛林里的“真相”，即将揭露了。人们不禁怀疑，如同埃及金字塔，马雅金字塔可也是殡葬之所？鲁兹不愿意过早对他的发现作论断，他宁愿把帕伦克看成例外。可是，不久，人们相继发现其他的王族墓葬（尤其是在蒂卡尔的），证实了这个新假设。

发现波安巴克和帕伦克墓葬后，关于马雅的传统理论不免动摇



“牙痛”图谱(左)。此图谱得此名，乃是由于图谱中头形造像上缠了一条绷带。其实这是表示国王即位。

三十年代，华盛顿卡内基学会的普洛斯科里亚科夫，在皮德拉斯•内格拉斯当绘画员。她已经注意到，这个遗址上的碑碣都分群而立，每一群碑碣又与特定的一座建筑有关。之后，她发现了不同图谱的意义（关于国王登基、统治年代、以自己为牺牲的仪式，和擒获俘虏），追索出这个遗址上的王朝历史。

普洛斯科里亚科夫译出第一批图谱，阐明马雅王朝君主的生活史时，已是六十年代。从此以后，人们逐渐明白，这些略呈圆形、高度形式化、展现生物形态的符号，固然大多是象形文字，但也有表意和标音的符号。及至八十年代后期，学者已破译百分之八十五的马雅古文字。于是，原已被遗忘的这套文字，重新揭露内含的秘密，带领人们深入古代的马雅文化和社会。现在已经毋庸怀疑，马雅铭文记载的是历史事件；石碑上的人物造像，也就是碑碣铭文内所记载并歌颂的国王。

近几年来，学术界除了在破译图谱上卓有成就外，理解图像方面也有长足进步。至此，马雅国王在祭仪中和宇宙观方面的角色已日益明显：宇宙的正常运转、世运的昌盛，全取决于国王，所以他必须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礼。这方面的繁文缛节，世人也开始窥知一二。最重要也最常见的祭礼之一，就是自我牺牲，包括个人在自己身上忍痛放血、伤残四肢及承受苦刑。

石碑不再被当作“时间崇拜”的表现，而被看成纪念物；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树立石碑，即用以确定不同的历法周期和朝代周期之间的关系，成为不同周期之间的“联系”。事实上，马雅人把国王的继位比诸太阳的运转，每位国王比诸一轮太阳。在马雅境域的东南地区（科潘、基里瓜），这个观念表现在遗迹的图像上。继位的年轻国王，是一轮从地怪的牙床中升起的太阳；而传位的已故国王，则落入地怪的大口中，犹如夕日掉入地府。



陪葬品的图案，多半是以地府为背景的神秘故事。有些图像或许和《布布尔·乌赫》中的某些篇章有关。宫廷场面也很常见，如：一位显赫的人物坐在御座上，或接受臣民的朝贺，或接见战士（左图），或主持祭礼。



为了追求尊严，城邦走向灭亡，殿堂沦为废墟

直至 20 世纪中叶，考古学家对马雅文明的来龙去脉，所知仍十分有限，便将这古典文明沦亡的原因归诸自然灾害或社会动乱，如疫疠、地震、革命等。针对某个特定时期，他们可以对陶罐、石器、拱顶建筑、碑碣、雕花祭台，提出一些初步的说明；但一谈起其他面向的事情，便殊无把握。

近来，学术界以祭仪场所为中心，对周围地带所展开的考察，足以增益新的认识：在宫殿、行政机构、庙宇等大建筑群之外，尚有许多普通住屋——这主要可以从茅屋的遗迹看出——所有这些重要建筑物和民宅，构成一个城市。即使这个地区没有道路，且房舍分散，但只要大部

分居民都从事非农业性活动，如手工艺、宗教、军事、行政、商业等，仍可以说，这是一个都市。最大的几个城市有好几万人口，其他较小的城市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某一座大城市的附庸。此外，镇、村落、小屯、偏僻的农庄等，则散处各地。

证据显示，在政治上相互对抗的城邦，其实属于同一个社会，并分享同一种文明，而又各自形成特色。这是个纷争不断的社会，它的历史充满战争兼并，各部落之间不乏纵横捭阖的故事。各城邦都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的地位；在维护威望的战争中，往往两败俱伤。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位国王，相当于一位神，在他的臣民面前对世运昌盛负有责任。为了令臣民和敌手肃然起敬，每位国王都竭力大兴土木，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在高耸入云的金字塔顶建造精美绝伦的神庙；树立雄伟的石碑，则旨在宣扬自己的统治威权。

各王族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日益消耗国力，导致经济恶化、民心背离，再加上农业衰退、人口膨胀、阋墙



恶斗、血腥屠杀等问题,马雅古典文明乃不得不迅速崩溃。如果说佩滕、恰帕斯、贝利塞这些大城市在9世纪末已经死亡,马雅文明在尤卡坦总算是幸存了下来。然而西班牙在征服新天地的梦想和宣扬基督教的狂热驱使下,给了它致命的一击,这个文明于是渐渐销声匿迹,以至于万劫不复。突然有一天,探险家来废墟参观,诗人在此地创造梦境,科学家到现场考察。他们在早期着作中提出浪漫的看法,说这是一个没有历史的社会,一个和平、没有血腥祭祀、信仰虔诚的族群。这类全然出自幻想的观点,在新近的发现之后已不攻自破。

如今,我们见到了马雅人的所有弱点:好斗、骄傲、意气用事……一如其他的民族!



为了说明古代马雅人的社会结构,一位当代墨西哥画家依照波安巴克风格,画出了这张金字塔形的社会层级图。国王、孤家寡人,权势赫赫,高踞金字塔顶。下一层包括统治王朝的辅弼大臣、高官显爵。接下来是贵族、教士和武士。再下面是艺匠、工匠、商贾,其中有的在朝廷享有特殊地位。处于塔底的是农民、奴隶、背夫和其他工役。



见证与文献

这些预言家，
这些解读人，
这些发现者；
石头的语言，
历史的乐章，
人的执着。



古代访客的现代眼光

最初的外来访客，走进
马雅人遗弃的古城，
仅凭直觉，提出真知灼见。
他们超迈时代的眼光，
往往令人震惊。
时为 16 世纪，危地马拉的
高级法官迪戈·德·巴拉西奥
察觉尤卡坦有一个原住民族。
贾欣杜·加里多
(Jacinto Garrido)教士
有所领悟：石碑上的图
是地地道道的书写符号。
事后证实，他果然没有错。

托尼那的方济会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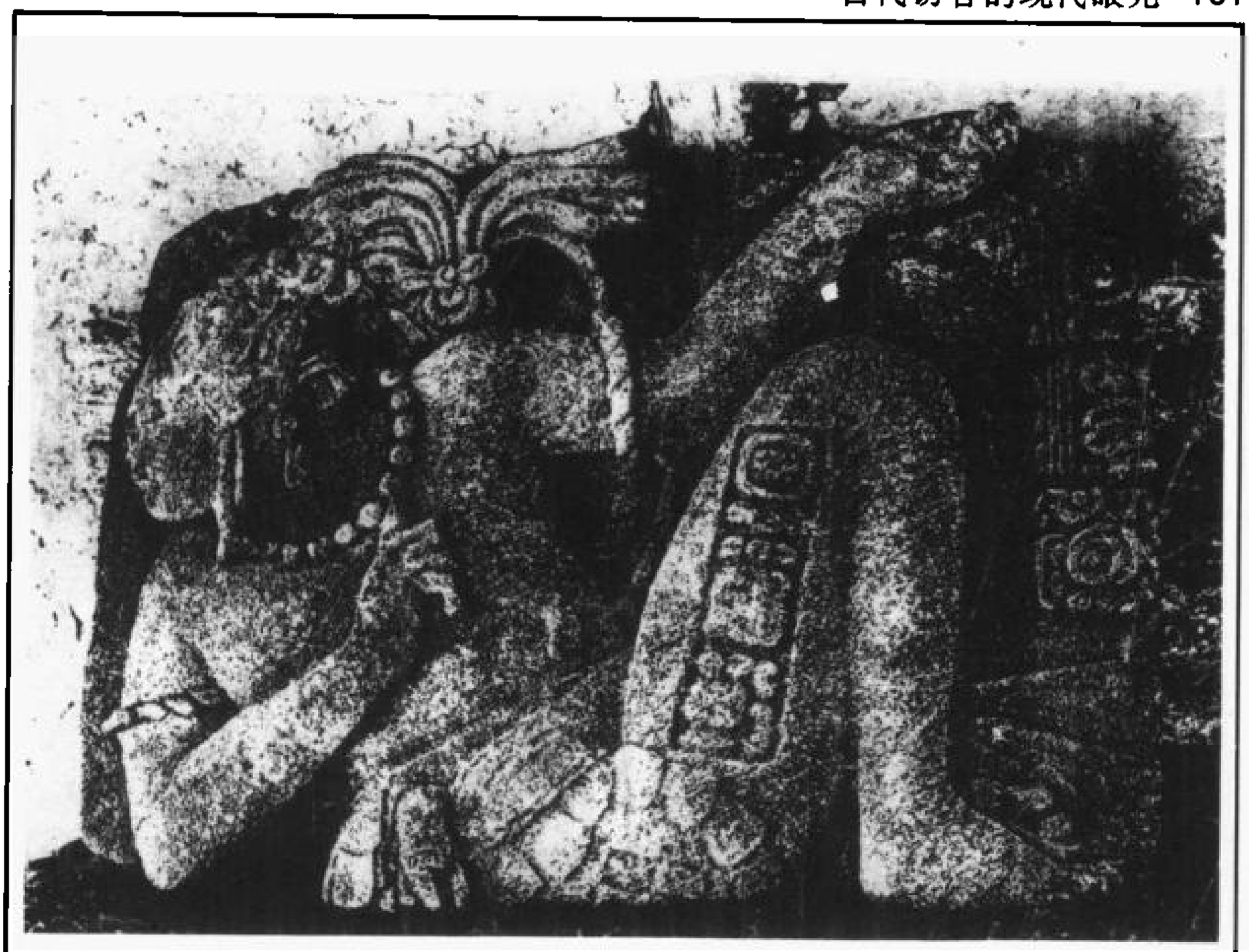
19 世纪后期一位作家，伊萨戈吉·伊斯多里科·亚波洛吉蒂科(Isagoge Historico Apologetico)，在文章中摘录了一位方济会教士贾欣杜·加里多神父于 16 世纪 30 年代在托尼那的考察报告。

离奥科辛戈(Ocosingo)城东五、六里格(league，长度单位，实际长度因时因地而异，一里格大约相当于四至五公里)外，有一座丘陵，当地人称之为“亚哈里卡勃”(Aharicab)，意思是“主的手”或“手之主”，“主”可兼指“主人”、“君王”或“神”。山坡上可看到许多非常古老的大建筑，其中有八座大塔，塔身上的雕塑非常精美。

巨塔墙面上镌刻许多人体形像，



玉坠子及玉牌，雕有太阳神头像，托尼那出土(古典后期，公元 600～900 年)。



石匾，长 83 公分，碑上刻的是被俘的帕伦克国王康苏儿(Kan-Xul)。

身穿戎装，头戴插了羽毛的钢盔(当地人称之为“morriones”)，铠甲遮覆全身直到膝盖，外扎皮带，足登及膝高筒皮靴。这身装束与科潘造像上所见相似，惟背部略有不同。此外，这里的人像扎的是皮带，其他造像则是饰带。

在同一座丘陵脚下，有一个大广场，同样也有一大群雕工精致的石头造像。但是石像的装束不同，头上好像带了一顶没有帽沿的尖顶圆帽；身上的衣服如同一件袋状大衣，领口呈方形，袖子长至肘部，袖摆系在腰以下的部位，袖口宽度拖到大腿中段。

腰际缠扎几根饰带与马雅独特的 hevillas(这是当时当地人的称呼，今已不知何指)，整个雕刻显得怪异诡趣。脚上穿的靴子长至腿肚。有的造像双臂交叉横胸，有的放在胸前但不交叉，更无任何饰物。

在建筑物内同时发现几面石盾，坚如燧石，直径约五卡尔达(quarta)，表面平坦光滑。每一面石盾边框都有装饰，像是旧时的“赛克斯玛”(sexma)硬币(值四或五里拉〔réal，昔日西班牙硬币，币值相当于一披索的八分之一〕)，四周绕有许多不同形状的字或数字，贾欣





托尼那最引人入胜的是它的雕刻，材料取自当地的沙岩。左图，手托权杖的国王；右图，马雅石碑，上镌马雅年份（公元 909 年），是已知年代最晚的石碑。

杜·加里多认为这是公元前800年时，两河流域地区迦勒底人(Chaldée)所使用的字母。

我在奥科辛戈城见到了这些石盾和石像。我觉得石盾边框的每一个方块图都是一个象形文字，代表某物或某事，而非字母；因为每个方块图都出现在一个线条分明的花框(cassita)里，花框画得很讲究，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字母。此外，如果它们是字母，那么在一面石盾内写的语词，不可能超过一个。

在一面石盾上有一个浅浮雕，刻的是一个身材高大、体魄健壮的男人，手脚全被根绳子捆住。石盾框内布局那么巧妙，尽管直径只有一瓦拉(vara，16世纪古尺度名，实际长度因时因地而异，约合81至109公分)，却身材比例匀称，四肢清晰可辨。他们大概想藉这面盾牌向大家宣示，他们战胜了印第安部落里一位强大的王子或领袖。盾中人手脚被缚，全身赤裸，留印第安人的头发，像是受制于武力。

伊萨戈吉
1892年



沿科潘"象形文字阶梯"中心轴，在等距处排立六尊人物坐像。这是其中的一尊。

日期是1576年，却迟至1860年才得以发表面世。

在前往圣佩德罗城(San Pedro)的途中，进入洪都拉斯的第一座城，是为科潘。此处有伟大文明的废墟，雄

科潘废墟

在一次巡视中，一位殖民地高级官员发现了一群废墟，后来称为"科潘遗址"。他递给西班牙国王的呈文，所署

伟建筑的遗迹。这个地区的居民，心灵是那么质朴，居然曾经创造这样一片情趣盎然、富丽堂皇的胜景，简直不可思议。城坐落在美丽的河畔，四周是开阔的田野，地理位置优越，土质中等，但是颇为肥沃，禽鱼丰富。

废墟之间有一些小丘，像是由人工所堆成，里面有许多了不起的东西。在到达小丘以前，可以窥见大墙的遗迹和形似苍鹰的巨石。鹰的胸前刻一个方格，长一瓦拉。方格内有几个字，含意不明。

走到废墟前，见到另一块巨人模样的石头，据印第安人说，是圣殿的守护神。走进圣殿，可见到一座石头十字架，高三掌尺（palmos，古尺度名，合 1／4 瓦拉）。十字架的横杠已经断了。

再往前走，仍有废墟。其中有几块做工精巧的石雕，及一尊高逾四瓦拉的雕像，看似穿祭服的大祭司，头戴编织精致的僧冠，手上戴镯子。

雕像旁有一座修建完善的广场，台阶像传说中的罗马科里赛（Colisée）剧场。有几处台阶多达 80 级。有些地面铺有大石板，石板质地好，磨得也细。

广场上矗立着六尊巨人像。其中三位是手执武器的男人，全身镶嵌斑斓的宝石和玻璃，大腿绕有缎带，佩带满布纹饰的武器。另两尊是女性造像，穿着美丽的长衣，梳罗马式发



科潘凝灰岩石碑，正面是"18 兎"国王造像，其余三面镌刻铭文。

髻。最后一尊是祭司像，手里似乎捧着一个类似小盒子的东西。这些石像可能是古代当地人崇拜的偶像，因为在每尊造像前有一块凿成贮水池状的大石块，还有一道沟槽，可让祭牲的血液流入池内。此外，还有一些小祭坛，供烧香祭祀之用。在广场中间有一只大石盆，像一口圣水缸，他们大概是在这里行集体献祭。

走过广场，登上许多级台阶，通向一座高坛，大约是庆祝节日和祭祀的地方。高坛造得很见功夫，石块砌合得极好。这座建筑旁边另有一座高坛，像座塔，也像土墩。高坛下流过一条河。坛的大半已经圮毁，还可看到建筑物底部有两个狭小的深洞，开凿得很精致。我无法知道洞的用途和目的。一条阶道部分浸泡在河中。

许多迹象表明，这里曾是重要的权力中心，曾有许多居民。但是造像与建筑物的艺术性不高。我在老百姓中间煞费苦心搜集古人流传下来的轶事，试图了解这里从前住过何许人，以及他们对自己的祖先了解多少。关于他们古代历史的书籍，我一本也没有找到。我认为，除了我手里拥有的孤本，此地已无任何文献遗留下来。

他们说，从前尤卡坦省来了一位大官，他下令建造这些建筑物。几年后他卸任归乡，这里便日渐荒芜，最后变成一座空城。在所有无稽的传说中，大概此说最接近事实，因为根据众人的回忆，好像从前尤卡坦人征服且并吞过亚依亚贾尔(Ayajal)、拉坎顿、维拉帕斯(Verapaz)、科潘、奇基穆拉(Chiquimula)等省。这里使用的亚贝语(Apay)，在尤卡坦和上述省份也通行无阻。同样，这里的建筑与西班牙人早期在其他地区发现的建筑，其艺术特征如出一辙。例如在尤卡坦和塔巴斯科，也可见到武士造像和十字架，而上述遗址以外的地区，则尚未发现过类似遗迹。说这两个地区的建筑是同一个民族所创造，大约不假。

我离开这些遗址，就回到危地马拉，因为同行中有人身染疾病；另一方面，我也有任务在身。我穿过一些非常寒冷又崎岖的地方，那里长满又高又美的松树、橡树、雪松、扁柏。

以上就是我遵照陛下旨意，来此考察途中值得一提的事物。至于印第安人信主以前的种种，碍于篇幅，我并未在此细述。但凡记忆所及，只要陛下差遣，我自当尽力陈报；在此特殊情况下，务求澄清事态，厘清事理。此亦所以略表臣悃诚之情。

愿吾主保佑陛下万寿无疆，国运昌隆。臣敬拜。1576 年 3 月 8 日书于王土危地马拉城。

唐·迪戈·加尔西亚·德·巴拉西奥

书呈西班牙国王陛下

157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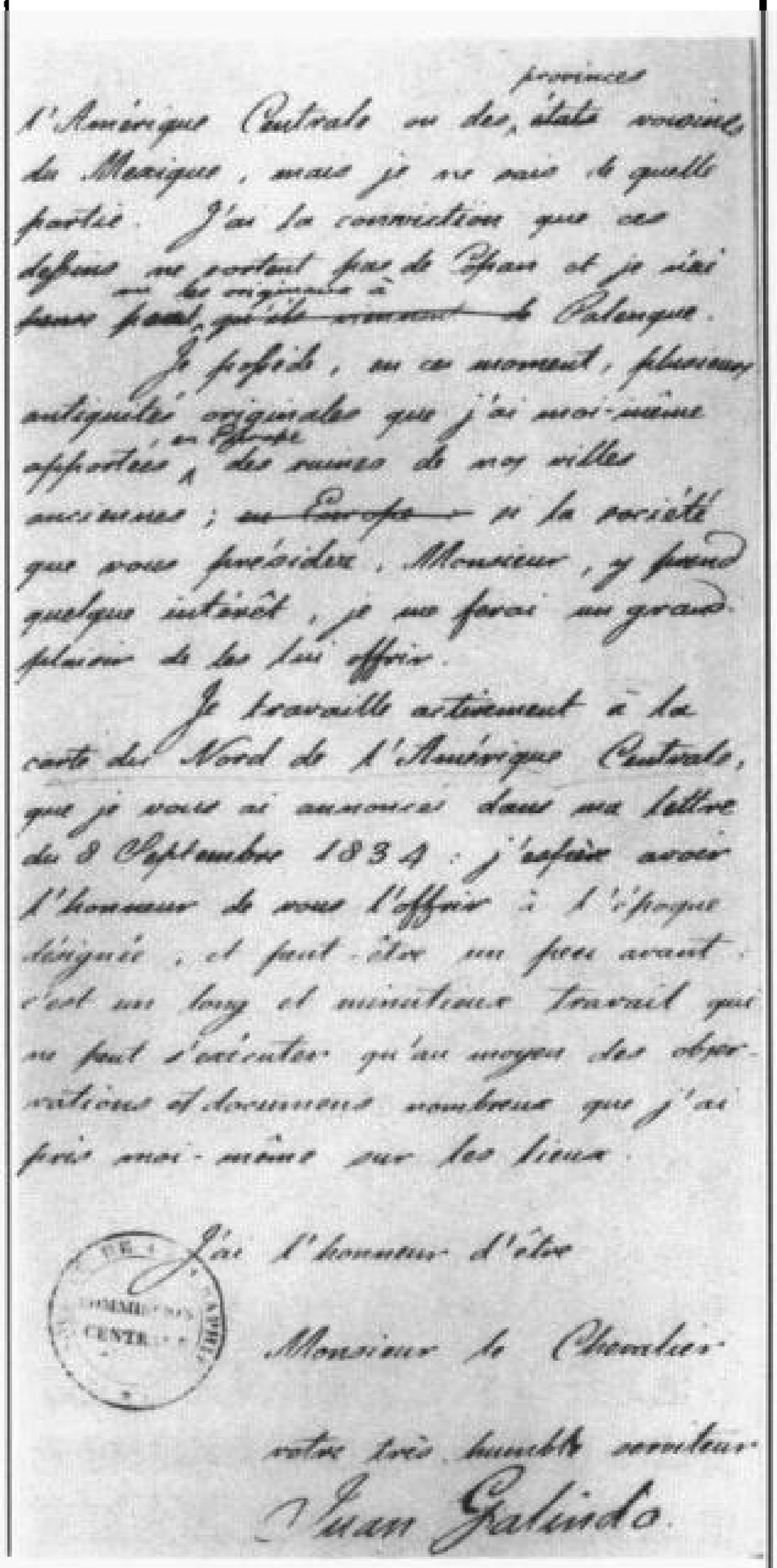
最初的见证与发掘

1839 年，美国外交官
约翰·洛依德·史蒂芬斯
和英国画家弗雷德里·
卡塞伍德两人相偕
骑在骡背上，穿过中美洲
丛林。那神秘幽深的形象，
湮没在热带森林的古城，
令史蒂芬斯魂牵梦萦。
“不会错，”史蒂芬斯再三
告诉卡塞伍德：“我相信
德尔·里奥的报告，我相信
卡林杜的游记。我深信
他们两人谁也不会胡诌。”
卡林杜、史蒂芬斯、夏尔奈，
狂热的旅人，
激情的观察者——
他们即将见证
一个起死回生的世界。

科潘的马雅墓穴

胡安·卡林杜 1834 年写给法国地理学会主席的一封信，是第一篇法文的科潘考古发掘报告。

我挖了好几处都毫无收获，就在位置最高的窗户与广场相通之处再试一次。首先挖到窗户的出口处，再往下挖，打开一间墓室，长 3 公尺，高



province
l'Amérique Centrale ou des états unis
de Mexique, mais je ne sais de quelle
partie. J'ai la conviction que ces
dessins ne portent pas de Copan et je vais
leur faire ~~de originale à~~
~~leur passé, qu'ils viennent de~~ Palenque.
Je profite, en ce moment, pour vous
antiquités originales que j'ai moi-même
apportées ~~en Europe~~ à des ruines de ma ville
ancienne ; ~~en Europe~~ je la société
que vous présidez, Monsieur, y prend
quelque intérêt, je me ferai un grand
plaisir de les lui offrir.
Je travaille actuellement à la
carte du Nord de l'Amérique Centrale,
que je vous ai annoncé dans ma lettre
du 8 Septembre 1834 ; j'espère avoir
l'honneur de vous l'offrir à l'époque
désignée, et peut-être me ferez avant
cet un long et minutieux travail qui
me fait s'occuper qu'au moyen des obser-
vations et documents nombreux que j'ai
pris moi-même sur les lieux.
J'ai l'honneur d'être
Monsieur le Président
votre très humble serviteur
Jean Galindo.

这是胡安·卡林杜写给法国地理学会的亲笔信，至今仍保存在该学会。

1.8 公尺,宽 1.6 公尺,地面比广场低 3.6 公尺。指南针测出墓室是坐北朝南,第五号墓室两壁各有一座小龛,高出地面 0.468 公尺,龛深 0.42 公尺,高 0.5 公尺,宽 0.728 公尺。墓室以石板铺地,又涂上一层石灰,石灰上散放着残骨和上釉红土陶器。小龛内也放满这种陶器。陶器看似盘子、水盆或罐一类器皿。我取走了五十多只做工最细的器皿,其中几个装满人骨和石灰。我也找到一些尖利的刀子,刀柄上有个小人头,可能代表死者的面容:眼睛几乎全闭,下颌骨垂落,嘴唇突出,枕骨扁平……后脑壳有一圈对称的小孔,用途不得而知。在地下室尚发现像项链上用的圆球或穿珠,以及许多牡蛎和蜗牛的壳,无疑是供作宗教活动之用。另外还有几块钟乳石,可能也是宗教用品。

刀柄上的头颅和圆球的石质非常细密,是一种燧石,上面颇似涂了一层绿釉。地面石板和坟墓石块都铺设得非常结实。石板厚 0.156 公尺,长与宽皆为 0.26 公尺,不用泥浆砌缝。D 号广场西南的台阶上有一座大胸像(编号七),高 1.68 公尺,头上羽饰使用的石头跟头部的石头是分开的,低于台阶处有一头巨大怪兽,脸孔像蛤蟆,人手虎爪,作蹲伏状。

胡安·卡林杜

《中美洲回忆、地图及素描》

热带摄影的苦楚

使用今日的全自动"傻瓜"照相机,任谁都会拍照。然而在戴西莱·夏尔奈的时代,拍摄遗迹或风景所耗费的气力,可不亚于绘画。

我在乌克斯玛尔的工作,困难数说不尽。气候燠热,化学品变质不说,各式各样的意外事故,差点毁了我的考察工作。再加上夜不成眠,你们可以想像我的处境。

我住进了修女方院,卧室在南翼房的一间内室。第一夜过得很美:我把遮门的幕布取下来,吊床的摆动稍减令人难耐的燠热。

我独自睡在修女方院。印第安人拒绝在废墟过夜,他们对在此过夜一事畏惧万分。安多尼奥恳求我每晚到庄园去住。这会浪费许多时间,但我知道他这样做目的何在。我不限制他的行止,只要他和印第安人能在隔日一早来听我吩咐就行。他们很少失约,管家也帮忙督促。其中有一个人到了八点钟才来,好像因此挨了一顿打。我并无意如此严厉,但他从此不再迟到。由于工作繁重,我一躺上吊床就睡得很香。

第三天我连这种休息的机会都失去了。将近四点钟,下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晚间散步看来无望,我只好坐在房间门口做些笔记。黑夜来临,我上了吊床,不久就入睡。但这次不

如往常，我突然感到剧痛而惊醒。满屋子飞虫嗡嗡作响，我顺手一抓就抓到一大把冷硬的昆虫，身子扁得像大蟑螂。可怕！有许多落在我的脸上。我慌忙点燃蜡烛，眼前的景象令人惊恐丧气。

两百多只毒虫钻进我的吊床，像被网罩住一般；至少有 30 只还停在我身上、我急忙摇晃身子。脸上、手上、身上都是肿块，使我疼痛难熬。

吊床里一大堆虫子又肥又圆，吸满我的血。墙上这类虫子满布，好像在等朋友饱餐以后把座位让给它们。如何赶走这麽多的敌人？

我拿一块小木板当武器，开始大屠杀。这真是件可怕而又令人作呕的工作。战斗持续了两小时，不手软、不留情，一个也不能漏。当我看到它们全军覆没、遍地尸体时，我把窗关得紧牢。原想再睡一会儿，无奈两小时后战斗又起。第二天，我换了住处，敌人还是穷追不舍，日子有如在地狱一般。

如此苦刑持续了八天。这不过是我的旅行生活中，诸多恶毒的苦刑之一。两星期后，身上依然满是敌人的箭创。

工作中汗流不止，耗尽了我的体力，大感精神不济……每张照片要做两三次试验。有些非常成功的照片，又因意想不到的事故，或印第安人不知轻重的好奇心而功亏一篑。那些印第安人不顾我明令禁止，忍不住用手指去碰放在室外等待晾干的底片。有一次，这使得最华丽的宫殿“总督府”的拍摄工作几乎前功尽弃。我把这幅照片留在最后完成，以便心无旁骛。因为宫殿屹立在金字塔上，我必



夏尔奈在密林深处照相。右页图是夏尔奈站在尤卡坦阿该(Aké)废墟前。

须在塔前的平台上堆叠一座 12 尺高的尖石堆，好让相机从同一水平作业。我的暗房设在中间大殿，离胶片感光地点 80 公尺远。为此，我不得不在所有器材上面盖一块湿布，并包妥片框，以便在感光和两处来回这段长时间内，珂珞胶不至于干掉。我跑步以便争取时间。

因为宫殿很宽广，我决定分两部分拍摄，好呈现更细部的建筑，使整体效果更加扣人心弦。我把一瓶清澄的珂珞胶和仅有的两块玻璃片放在旁边准备。我已没有其他化学品，没有其他玻璃片，成败完全在此一举。两次拍摄要紧紧相扣，不然光线会有变化，明暗分布也会不同。

我开始工作。第一张底片顺利完成，没有任何斑点，清晰、透明，细部毫无遗漏。总之，完美无缺。

做第二张时，一道阳光照入片框，玻璃片中间出现一道黑线。我忙不迭地擦干净玻璃：由于珂珞胶即将用完，我小心翼翼把它倒出来。一切正常，底片成功了！色调相同，亮度相同。我做成了这样一件需要精心处理的工作，好不得意。

我将第二张放下，转身去观察第一张……当我对着亮光处一看，竟发现玻璃片反面有几条化学品的痕迹，想用手指抹掉。糟糕！有人把玻璃片翻过身，我的手印打在感光的一面。我知道这下全完蛋了。我可怕的目光向四周一扫，咒骂不停。问是谁干的，没有人吭声。盛怒之下，我像老虎似地乱跳乱蹦。我的印第安人好像惊呆了。怎麼办呢？在修女方院中，几只小瓶内还有挥发后残留的珂珞胶。我说，谁最先把它取来，我赏他一比埃斯特(piastre)。

这些家伙箭也似地窜出去，穿过伐倒的树木，彷佛疯狂的越野赛。见了这情景，我的摄影师脾气也发不下去了。我急忙再把玻璃片擦干净，尚未擦净，他们已经回来了。但是在四名田径运动员中有三名获胜者，他们同时给我递上一只小瓶子。我没有料到这样的结果，但不管是同谋或是偶然，我高高兴兴照付不误。幸好还不太晚，最后一张总算成功了，虽然比不上其他几张，总算差强人意。

戴西莱·夏尔奈

《美洲的城市和废墟》



两位绅士的苦难

史蒂芬斯的《旅途见闻》，题材生动，文笔优美，在19世纪是畅销书。

一清早，乌云依然笼罩森林上空，日出后才渐渐消散。这时，我们的工人来了。九时整，我们离开茅屋。树林湿答答的，道路十分泥泞。我又一次步履艰难地穿过主要古迹地带，惊讶于眼前工作之浩大。我们很快得出结论：不可能全面勘察……若要全面勘察，唯一的方法是砍倒整座森林，烧毁所有断枝。这不符合我们眼前的计画，也可能被看作越权的行为。就是要做，也得等旱季。

经过几次讨论，我们选择了其中一尊“偶像”，决定把偶像四周树木砍倒，让它暴露在阳光下。这还有一个问题——没有斧子。印第安人用的工具只有大砍刀，或称厚背刀。大砍刀的形状在各地也不一样。大砍刀用一只手操作，在桠杈和灌木中间开路很是有效，但砍大树则几乎不经用。当年西班牙人的观察果然不错！印第安人开始时工作非常卖力，紧接着便热情全失，很容易像孩子似地放弃。他们先派一人砍树，要不多久累了便坐下来休息，由另一人接替。一个人工作总有好几个人旁观。我不由想起家乡森林里樵夫们规律的伐木声。我真希望来上几个绿山区（Green Mountains，佛蒙特〔Vermont〕山的支脉）高大健壮的小伙子。看到这些印第安人用大砍刀工作，真憋了一肚子火。然而，说也奇怪，他们做得真棒。最后树砍倒了，也清理了，偶像四周拓出一片空地，卡塞伍德放好他的画架开始工作。

勘察这些废墟的乐趣，确是难以形容。这是个全新的领域，没有一篇论文和旅行指南提及这片处女地。我们的视野不超过十公尺，完全不晓得前面是什么。有时我们停步清理枝桠和蔓藤，发现隐蔽在后面的遗迹；或看到一块尖角突出的地面，然后挖出一块雕花断石。当印第安人工作时，我心急如焚，贴身近看。一只眼睛、一只耳朵、一只手、一只脚，次第出土。当大砍刀“当”一声碰上了雕花石头，我推开印第安人，两手扒开松土。精雕，幽林，飞猿，啼鸟，古城，四周弥漫神秘的气氛，一切冲击远强过我在旧世界废墟中的感受。几小时后，我回到卡塞伍德身边，告诉他有五十多座遗迹需要描绘……

我们把“西拉”（silla）背椅一起带走，纯然是以防万一，并不真的想使用。但是来到一座陡峭的山坡脚下，想到要往上爬，头都发晕了。我就这样生平第一遭坐上“西拉”背椅。这是一把大而笨重的木头椅子，用木条榫合，然后再用树皮缚绑。背我的印第安人，个子不过167公分高，身材不壮但很匀称。他在椅子两

边扶手上系一根树皮带，然后蹲下，背靠椅背，调整树皮带的长度，套到额前，在树皮带下衬一块软垫，以减轻压力。背椅两边又站两个印第安人，把我连椅子往上一提，背夫跟着起身。停了片刻，把我颠动一两下，让我顶着他的背靠稳了开始走路。每边还是各站一人，这使我大为宽心。我能感觉到背夫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声呼吸。这条山路是全程最陡的路之一。走了几分钟他停下，发出印第安背夫惯常的呼啸，类似响亮的口哨。这呼啸我听了总觉得刺耳，这次更是叫我难受。我向背后扭转头，看不到他往哪儿走，但是看见走在左边的印第安人往后退。为了不增加背夫的负担，我尽量不动。但是一会儿以后，我从肩上看到我们走近一个深达千尺的悬崖……我们爬坡时经常停下来休息，一旦路况许可便骑骡子。最后到达一座茅顶库房，原想在此过夜，却没有水。

我们计划到诺巴(Nopa)歇脚，却打听不出还有多少路，只知大概在某座山顶上。每次问人，印第安人总是回答："一里格。"我们原以为山不太高，继续赶路。过了一小时，开始垂直上爬，接着又开始心惊肉跳地下陡坡。这时，太阳已经消失，乌云压在树林上，山顶雷声隆隆。下山

史蒂芬斯和卡塞伍德的考察队伍(卡塞伍德绘制的版画)。



时，一阵狂风吹得林子直摇，枯叶纷纷卷起，树枝折断吹落，树干全弯了下来。一切迹象都预示，强大的龙卷风即将来临。那时已经不可能迅速步行下山，我们疲倦得走不动了。我们害怕在山顶遭到暴风骤雨的袭击，用刺轮催坐骑尽快往前跑。坡上没有土堆，尽是碎石，十分陡峭。骡子也经常停下，吓得不敢继续走。在一个地方，两头备用的骡子向茂密的树林狂奔，死也不走山坡。幸好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座山，可是高潮还在后头。这是我所见过最险恶的山。但我敢说，为了赶在暴风雨前，没有一位旅行家下山下得比我们快。4 点 45 分，我们走上了平原。乌云把山岭吞没，暴风在我们头上咆哮。我们渡过一条河，沿河又穿过一座黑森林，抵达诺巴牧场。

墙壁由巨石堆砌而成，构造和保存都极良好。我们通过大石头台阶往上爬。有的台阶完好无损，有的台阶被树根撑破。我们登上一座平台，它陷在茂密的树林里，叫人无法辨别形状。向导用大砍刀为我们开出一条路。跨过一块巨大的断碑（雕刻精致，一半陷在土里），我们走到一座建筑的墙角。建筑的边上有台阶，形状和外表都像是一座金字塔的边沿。我们离开它的基座，在密林中寻找道路，无意中碰上一根方形的大石柱：柱身高约四公尺半，边宽一公尺左右，柱头、柱座以及柱身四边都刻有凹凸分明的浮雕。正面是一尊男身造像，服饰考究而古怪，脸孔显然是一个正面肖像，庄重、严酷，令人望而生畏。背面的布局与以前所见者均不同，两边布满象形文字。向导称这是“偶像”。在它前面一公尺处有一块



大石,上面也有人物造像和具象征意义的题铭。他们称这是祭台。看了眼前这座意想不到的遗迹,对美洲古文明原有的疑窦,立即一扫而光。我们的信念更坚定了。我们找寻的目标,不论是作为一个陌生民族的遗迹,或是视为艺术品,都有极深的意义:如同近来发现的历史文献,证明从前住在美洲大陆的部族不是尚未开化的野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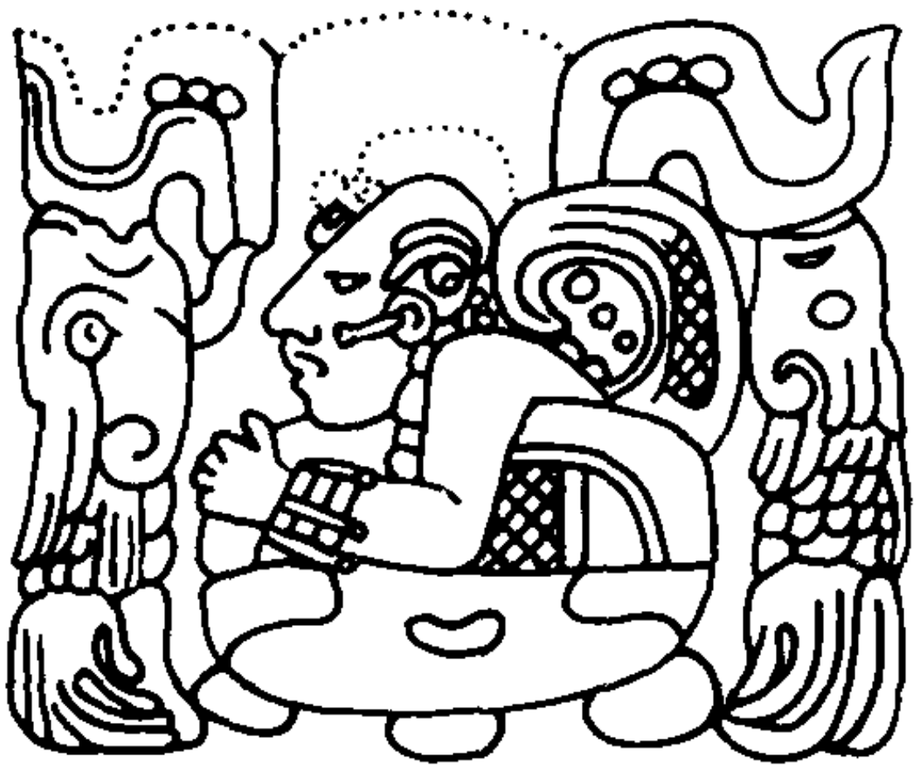
约翰·史蒂芬斯
《中美洲旅途见闻》
1841 年



一座断裂的"偶像"(卡塞伍德画)。

密码解开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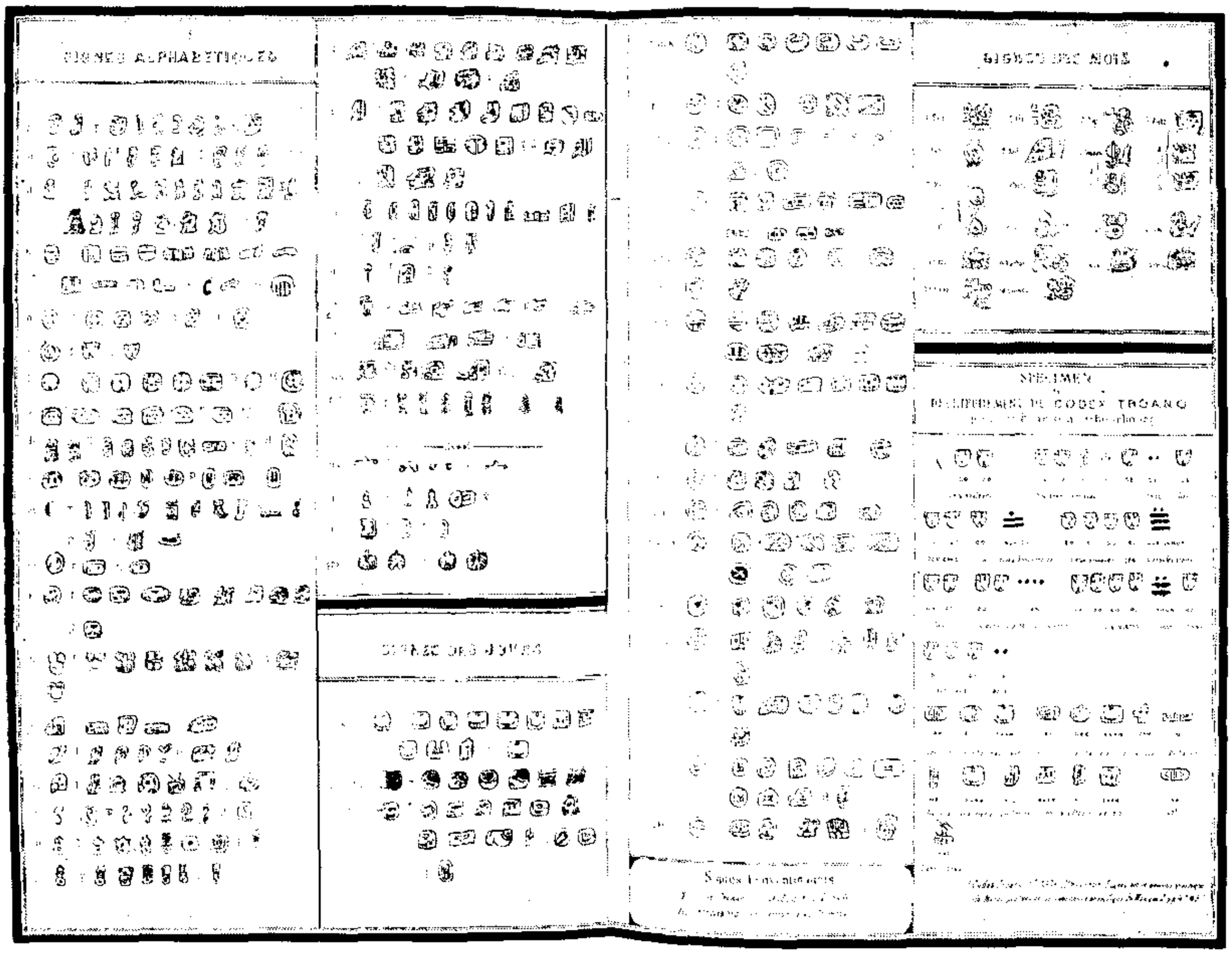
经过几个世纪的探索，
雕刻在石碑、石柱、石壁上的
符号，始终神秘莫测。
在这些诡异图形的丛林里，
探寻信息的努力，
终归徒劳无功。然而，
在学者锲而不舍的钻研下，
曙光照向林中深处，
人们逐渐认出一些符号：
一开始，那只是关于日期、
历法周期的图谱。
近二十几年来，研究者
以真正的马雅语法为基础，
设计出破译的方法——
长期无人识破的马雅之谜，
终于露出了解答的线索。



1859年，《佩雷斯古抄本》问世

由考古学家整理出版的马雅文献，最有价值者竟是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字纸篓内发现的。

当时我负责在巴黎所有公共和私人藏书中，寻觅书籍和手稿，以供新学会会员研究。我获悉墨西哥手稿收藏在国立图书馆内。但是那时位于黎塞留路的大书库中，并无这些手稿的书目。我只得央求馆方协助调查，亚斯(Hase)和莱诺(Reinaud)是当时的手稿室管理员，不久，乔玛尔(Jomard)也加入工作行列。他们三人提供我一切方便，以利找寻。某日，在偶然间，我发现一只半破损的旧纸盒，丢弃在管理员办公室内满是尘埃的篮子里。这只纸盒内藏有许多手稿。我好奇地在废纸堆里乱翻，发现一个纸包，纸袋本身几乎已化成碎片，上面一层乌黑的灰尘。这就是"第二号墨西哥古抄本"，也就是仅存的三份马雅古抄本中的一份。这份珍贵的文献马上归我使用。我抄录了好几页，其中一页用水彩摹写复制，目前收在我父亲的藏书内。我把篮子里的纸片仔细阅读一遍。在一堆废纸中间，我发现一张残页，原来是从装手稿的纸袋上撕下来的。残页上可以看到几个字，是用16或17世纪的西班牙字体写的。我立刻把这些字抄了下来：que fue... o de... Perez。



《特洛亚诺古抄本》译文样稿，载于罗斯尼的《中美洲神秘文字破译论》(1876 年)

我请教图书馆管理员这些字的意思，他们证实了我的想法：这是原来藏书票上的字，佩雷斯(Perez)应该是原收藏者的姓氏。

美国学者中姓佩雷斯的很多，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明确认定这份手稿的原收藏者是谁。

替文献取一个名称，对学术工作总是有益。我认为这份手稿可以比照第三份手稿的做法，定名为《佩雷斯抄本》……

莱翁·德·罗斯尼

《中美洲神秘文字破译论》

马雅的算术和历法

今日算术多半使用十进位制。根据十进位制，数目的读法是由右向左，凡满十即向左进一，左面的数字值是右面的数字值的十倍。比如 1987，7 是个位数，8 是十位数，9 是百位数，1 是千位数。

马雅人的算术方法，与我们所使用的方式类似，进位的方式却是由下而上，上一行是下一行的 20 倍(也就是 20 进位制，以 20 为基数)。数字的写法是以一横(————)表示 5，一点(●)表示 1。因此要写出 1987，

在最低一行便需写一横和两点(= 7)，然后在上一行写三横和四点(19 × 20= 380)，再上一行又写四点(4 × 400= 1,600):

400 的一行	● ● ● ● =	1,600
20 的一行	═══ =	380
1 的一行	● =	7
		1,987

在图谱中，数字也可以用头形表示。

马雅历法使用几种互不相同的年月计算法，其中最主要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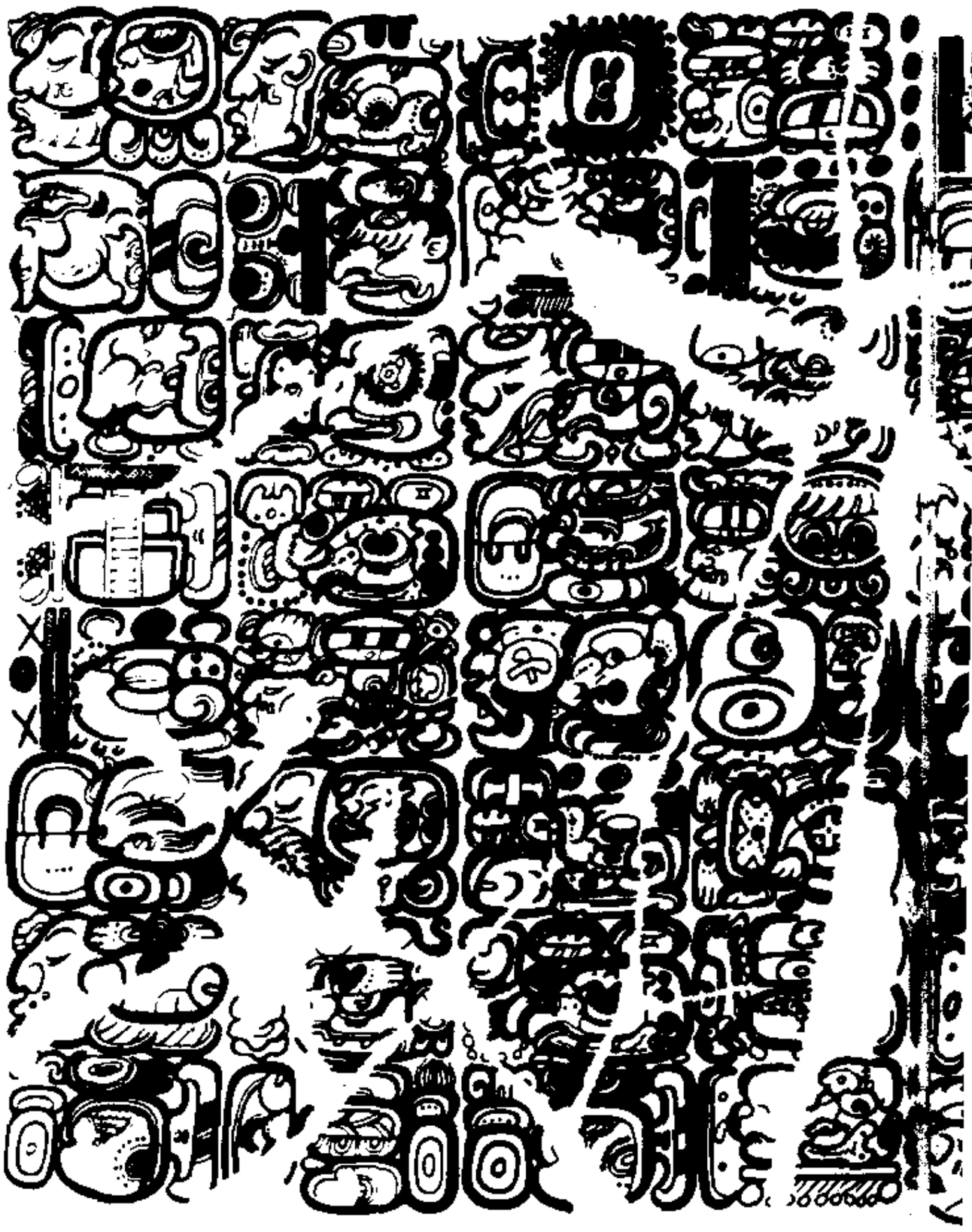
一、“佐尔金”(tzolkin)，亦即祭祀历或卜卦历，日期是由一个数字(从 1 到 13)和一个日子的名称(例如“艾勃日”〔eb〕，共有 20 个)组合而成。到了 260 天(13 × 20)，那时同一个数字与同一个日名再度遇在一起，是为一个周期的结束。

二、“亚勃”(haab)，又称短年历，原因是它比太阳年少四分之一日。一亚勃有 365 天，分成 18 个月，每月有 20 天。外加一个只有 5 天的“闰月”，放在年尾。

三、“大周期”，共有 5,200 年(tun)，包含马雅人的全部历史。周期的起点相当于公元前 3114 年 8 月 13 日。在这个大周期中有巴克年(baktun，合 400 年)、卡年(katun，合 20 年)、年(合 360 天，不是 365 天)、月(uinal，合 20 天)和日(kin)，从零年开始计算。在马雅人采用的计算方式中，大周期的日期写法可以举例说明如下:

9.13.17.15.12.5 eb 15 mac，也就是 9 个巴克年、13 个卡年、17 个年，15 个月、12 个日。5“艾勃”是祭祀历的日期，15“马喀”(mac)是短年历的日期。

克洛德·博岱
(Claude Baudez)
1987 年



“96 图谱匾”叙述帕伦克四位国王的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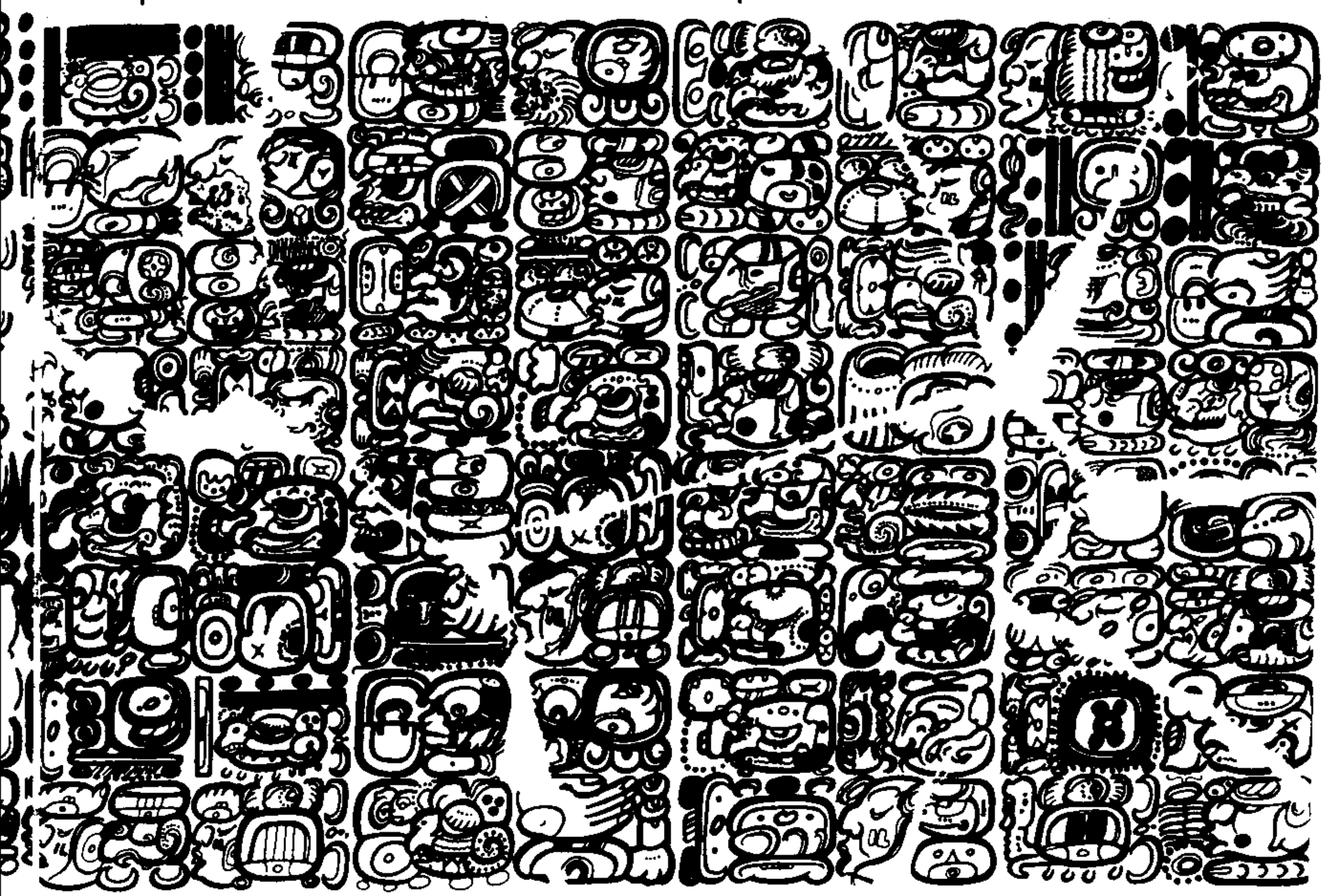
莱顿(Leyde)石牌

莱顿石牌实际上是块响牌，国王服饰上的佩件。设计上很像一块马雅石碑，兼刻人像和象形文字。对今天的马雅学者而言，无论人像或象形文字，都已不难索解。

晶莹透明的翠玉莱顿石牌，是国王的面具腰带上垂挂的响牌之一。正面磨得非常光滑，镌刻某位马雅国王登基时的肖像。国王身穿象征权威的服饰，手持两头蛇节杖。他身后脚边有一个准备用来祭祀的人牲，正匍匐在地上，扭过头来往后看。

雕刻功夫非常精湛，是古典前期风格的代表。图像上满是王权的象征。国王身子挺直，半侧脸，肩膀朝向正面，两腿侧转分开站立，目的在使脚踝上饰物的细部清晰可见。在古典前期的艺术中，人物造像采用象征性暗示手法，明显多于写实的处理方式。石牌背面是文辞，注明登基的日期、活动和国王的身分。

国王的姿态虽是露出侧脸，却正身直立。如此，他身上和手上的器物可以一览无遗。他背后的盔甲高出肩头，脖子上围着一条大项链，项链前系着一颗人头。腰带上挂一张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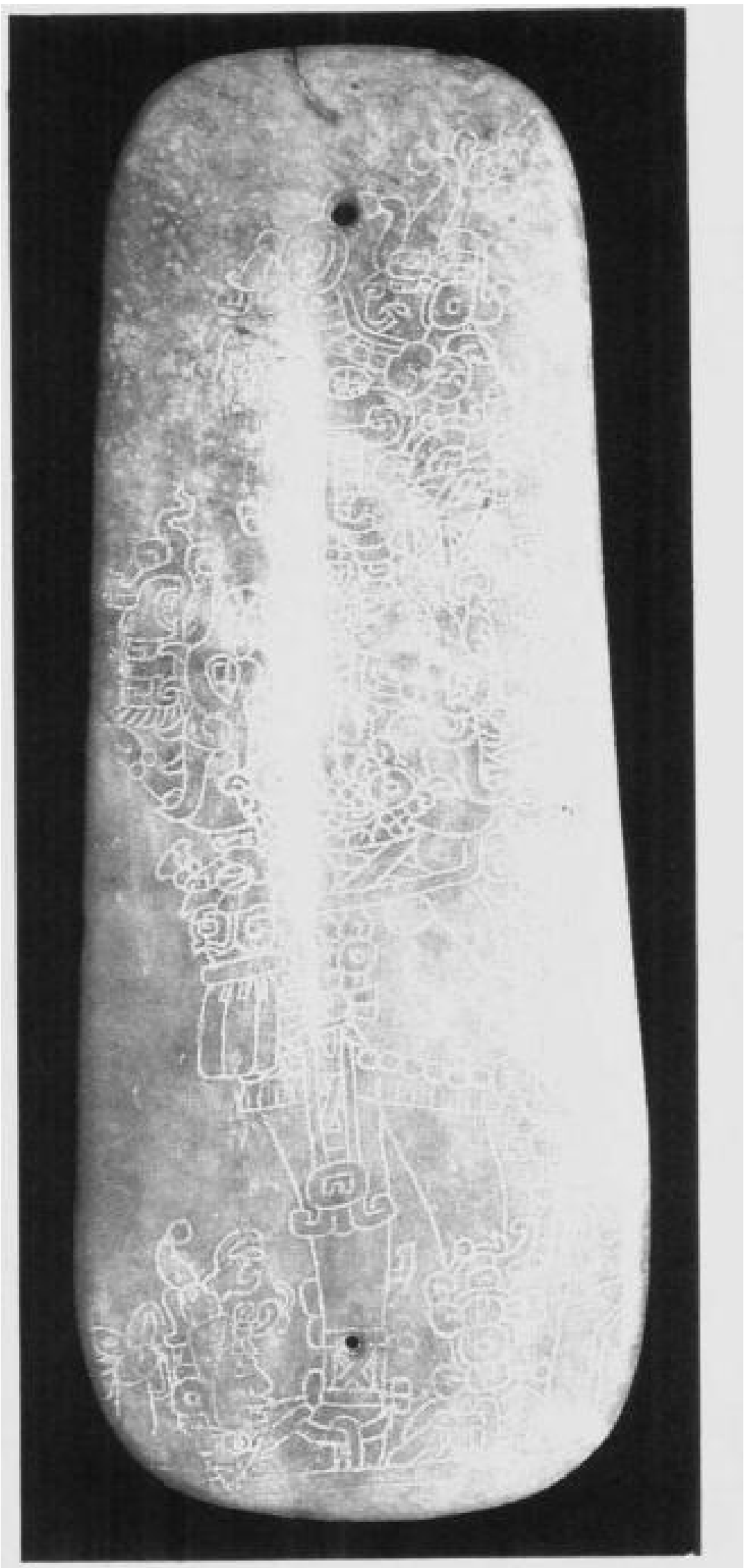
在这篇铭文中，将近半数的字是有关历法的记载。

那是掌管地府的美洲豹神。此外，还有交叉的阔带、圆片、一张人脸和一组响牌。腰带下面露出一条镶珠带流苏的布裙，一根华美的带垂到膝盖前。国王的手腕上有袖饰，足踝上系着串上几块玉片的皮带。他穿的串带鞋正是当时的式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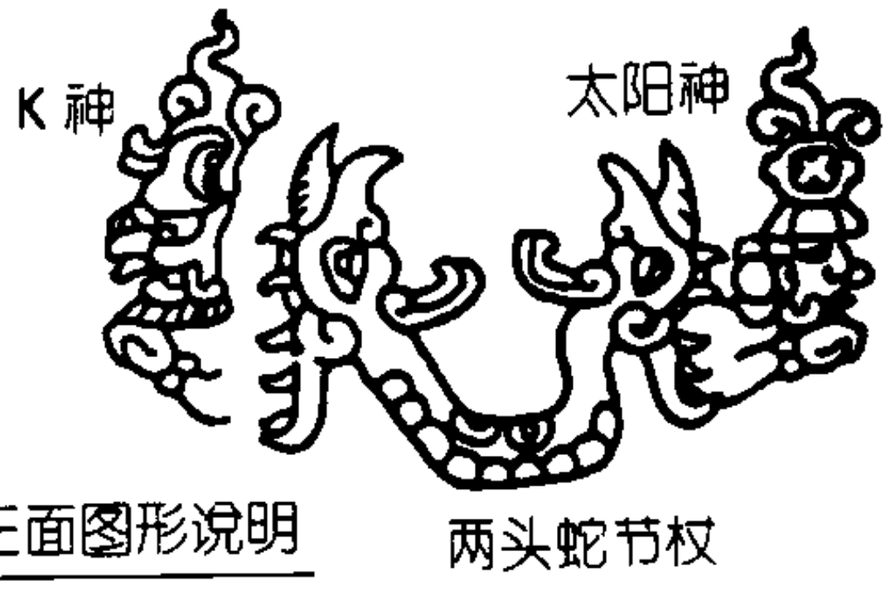
那张好似系在腰带后面的人脸，位置故意放偏了一点，这样可以看到半侧面，而不只是四分之一侧面。一条链子连接腰带和一颗蛇头，蛇嘴里含一块玉。头饰与腰带都是服饰的主要部分。头饰高耸在一顶圆帽盔上，帽边镶翡翠圆珠和扁珠。沿国王脸孔的两边，从头饰挂下两根带子，系住戴在耳朵上的大玉片，目的在减轻耳垂忍受的下坠力。帽盔顶部是一只美洲豹头，刻得十分写实，但是鼻子上的饰物突出在嘴前。豹头上面有一根带子，顶端是一个花状图案，可能是一朵牵牛花。

国王双手捧在胸前的是一根两头蛇节杖，这是马雅国王最显赫的标志。这种执节杖的姿势也成了一种传统。节杖上两个蛇头或由一条直的带子，或由一条蛇身连接。从两边的大嘴里钻出两位神：在国王右边的是 K 神，左边是太阳神。国王的地位正是由这两位神授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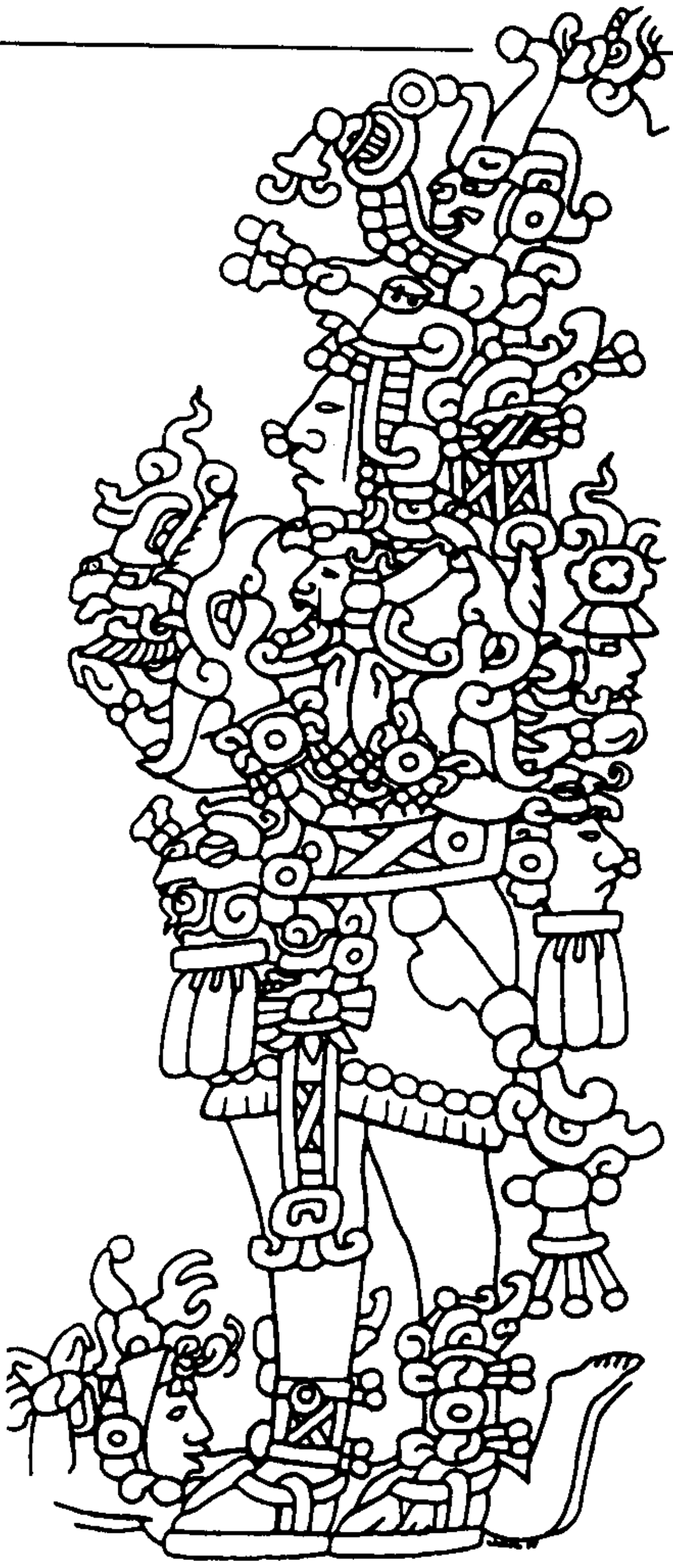
国王的脚下有一名俘虏，匍匐在地上；想到自己即将在登基祭礼上供作人牲，状似在挣扎。俘虏头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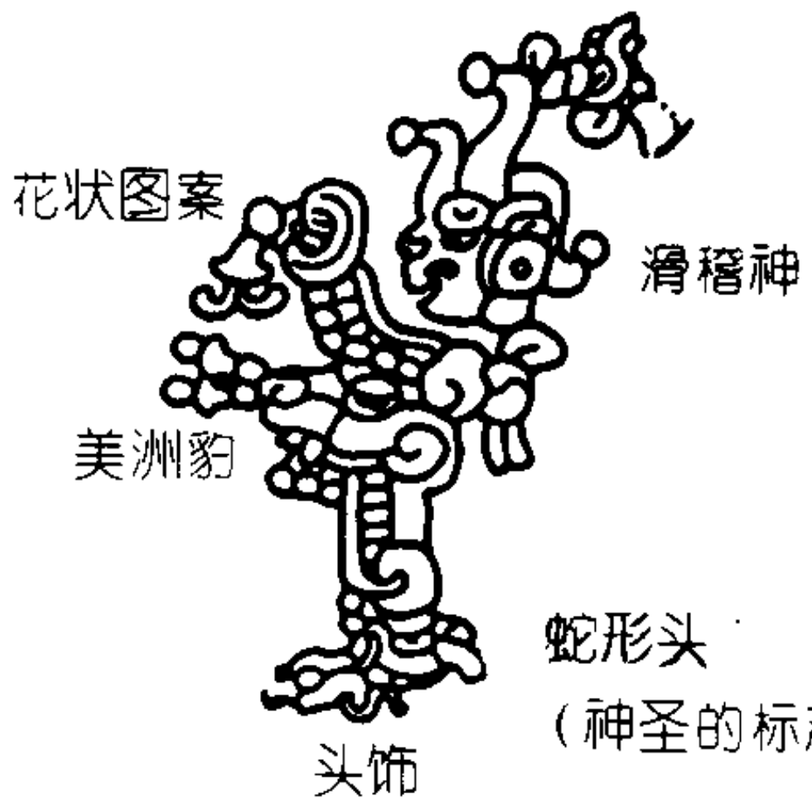


莱顿石牌(正面)



莱顿石牌正面图形说明　　两头蛇节杖







项链和绦带





串带鞋和踝饰



人牲



以上各图是石牌正面画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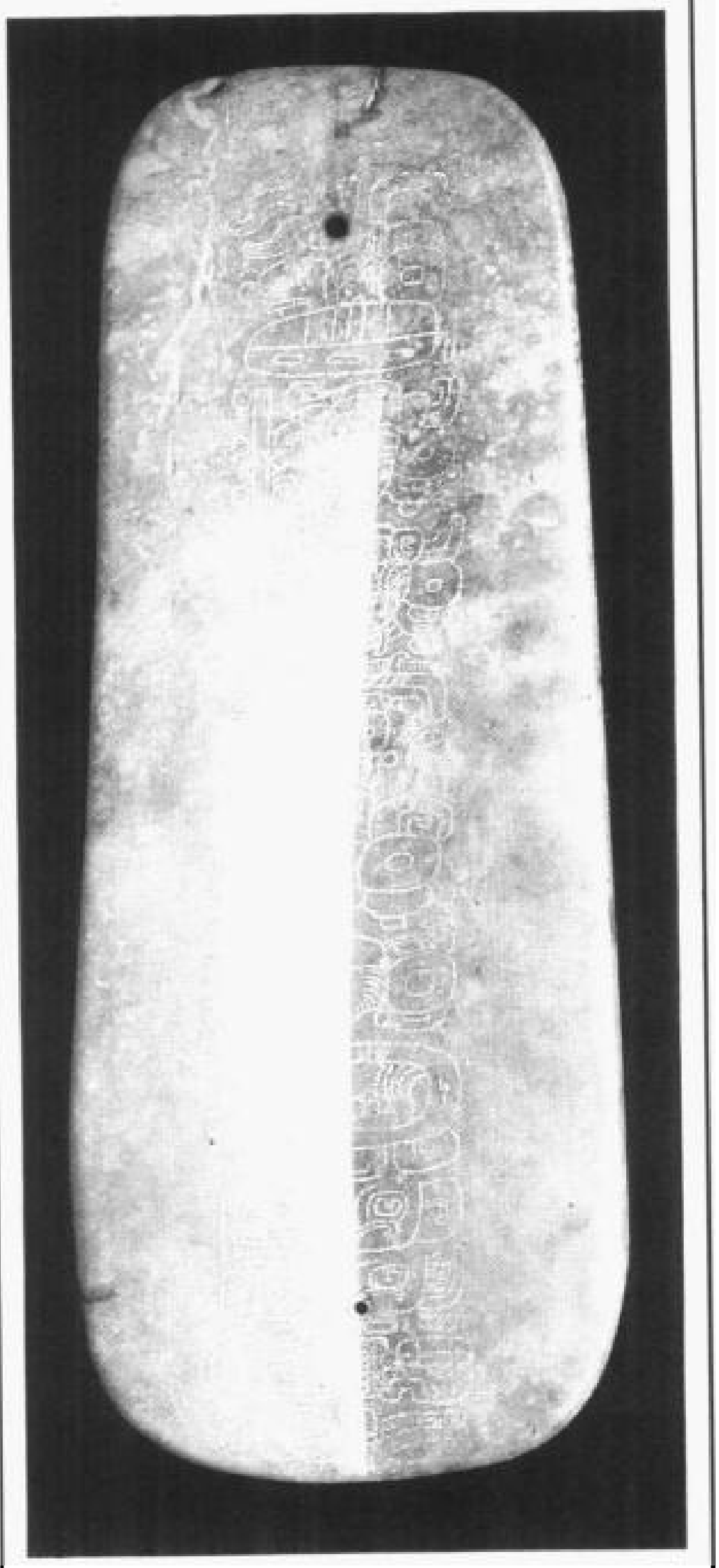
"阿霍"(ahau)装饰,说明他也是一位王爷。他的耳边有一个大耳环,脸上包了一条头巾。

石牌背面是一篇文辞,上面几个图谱表示莱顿石牌的年月:

8.14.3.1.12.1 eb 0 yaxkin,也就是公元320年9月17日。最下面五个图谱表示活动和国王(见151页图)。

第一个图谱是全组的"序图",只表示大周期中一个日子的来临。主要符号是一面鼓,念作"屯"(tun,即上文所说的"年")。鼓上面是太阳神头像。因为登基日正值"雅克斯金"(yaxkin)月,而太阳神正是这个月份的守护神。

接下来的五个图谱包括大小周期的数字。有个地方颇令人感到意外:"巴克年"(400年)和"卡年"(20年)的图谱放置颠倒了。第一个数字8(一横表示5,三点表示3),旁边是象征"卡年"的鸟,表示"八个400年周期"。第二个图谱是数字14和象征"巴克年"的鸟头,表示"14个20年周期"。第三个图谱是数字3和象征"年"(360天)的神像,这个龙鱼图谱画得极为精采,引人注目:它头上是一个水涡卷纹饰,背脊有鱼鳍,一条鱼咬住龙鱼尾巴——从生动的图像来看,大概是"睡莲鱼怪"。前三个图谱表示的日期是八个400年(3千2百年),14个20年(280年),再加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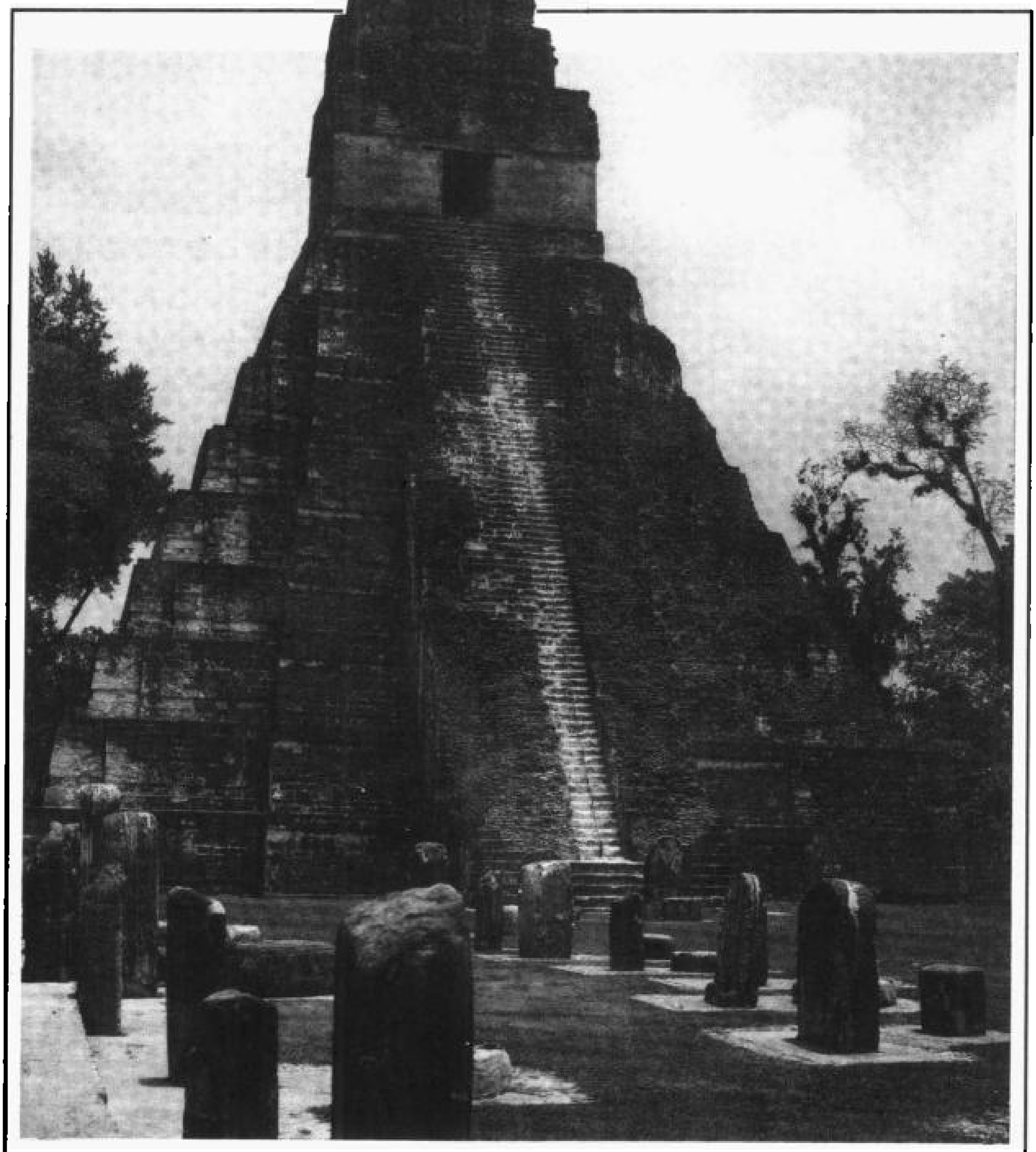
莱顿石牌(背面)

年,共计3,483年。这是从马雅历法零年计算至当时的年份。我们必须记住,马雅历法中的一年只有360天。

下面两个图谱表示接下来一年中已过的月和日。习惯使用公元纪元历


系列图谱的序图
8 个巴克年
14 个卡年
3 个年
鱼
1 个月
12 日
1 艾勃
第五位
黑夜国王
登基
雅克斯金(月份名称)
他坐上(王位)
称号或姓名
巴伦-阿霍(国王名)
(意为"豹-王")
天
象征图谱

莱顿石牌背面图谱说明



从蒂卡尔北部卫城,所见到的蒂卡尔第一号神庙、中央卫城和石碑。

法的人,会被弄糊涂。对我们来说,第一年元旦后是公元元年1月2日,我们没有零年。马雅人则不同,他们计算历法的日期,就像我们计算人的岁数。婴儿出生不到一年不能算是一岁。莱顿石牌纪录的年代是3483年,接下来的一年中又度过一个月又12天。莱顿石牌上的日期应是马雅时代第3484年的第32天(一月20天再加12天)。

表示月(20天)和日的图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月的标志是一只蛤蟆

鬼怪，头上有一个水涡卷纹饰；日的标志是一只啼猴，也就是海青(Hun Chuen，关于海青及其兄弟的故事，可以参考本书 154-157 页)，文章的守护神。

因此，莱顿石牌上前六个图谱表示从零年以来度过的时间，后四个图谱则告诉我们短年中的日子如何称呼。第七个图谱谈到零年后的 8.14.3.1.12，此日是佐尔金历(祭祀历，一年 260 天)中的"艾勃日"。第八个图谱指出，那天坐在王位上的人，是黑夜九国王中的第五位。那天是亚勃历(短年历，一年 365 天)中的第 120 天，也就是亚勃历 28 个月中"许耳"(xul)月的第 20 天。在我们现在所处理的这个例子中，史官选择把这天称为"雅克斯金登基日"，"雅克斯金"是下一个月份的名字。第八个图谱代表"登基"，第九个图谱即是"雅克斯金"。

综合以上所说，石牌传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信息："雅克斯金"的守护神登位，从零年以来度过了 8 个巴克年、14 个卡年、3 个年(360 天的年)、1 个月(20 天的月)和 12 天，这一天是佐尔金历(祭祀历)的艾勃日，第五位黑夜国王在位，那一天是在亚勃历(短年历，365 天)中的雅克斯金月。对我们来说，还是使用自己的数字更容易理解，把这天写成

8.14.3.1.12 1 eb G5 0 Yaxkin。

在我们的历法上，那一天是七天一周中的星期五，太阳年里的 9 月 17 日，公元第 320 年——公元 320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五。

后面五个图谱指活动和活动的主角。那个动词的意思是"他即位"，说明石牌正面是国王登位的图像。第二个图谱或是指他继任的职位，或是他的名字的一部分。接下来的一组图谱，一个是新国王的称呼"阿霍"(君主)，半身披一张豹皮；另一个还没有破译，是一颗头形，旁边还有表示天的符号。从这个名字已破译的部分来看，可以暂名为"豹-王-天"(Balam-Ahau-Chaan)。

最后一个图谱，在蒂卡尔第四号石碑(晚 59 年)中也可以看到。既然蒂卡尔第四号石碑的来源已经清楚，人们似乎可以根据这一点，证明莱顿石牌同样制造于蒂卡尔。然而，蒂卡尔石碑的铭文中提到，一位叫"豹爪"的国王曾经统治过这城市，时间是在莱顿石牌年代的前 3 年及后 56 年。如果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可以得出结论：这位国王登位时，统治蒂卡尔的是另一位国王，而莱顿石牌产自另一座城市。

琳达·谢尔(Linda Schele)
和玛丽·密勒(Mary E. Miller)
《国王的血统》
1986 年

奎依切人的《鉴书》

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
奎依切马雅人居住在
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高原上。
《布布尔·乌赫》，
又称《鉴书》——提供
历史教训，可供查询借镜
——是奎依切马雅人
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
神话和传统故事集，
记录了人类的源起、
天神的活动、
奎依切人的来源和历史。
西班牙方济会教士在17世纪
遇见了奎依切马雅人，
《鉴书》终于以拉丁字母
逐写下来，为世人所知。

勃拉瑟·德·波尔波尔，同时出版了奎依切文本和法语译本，使世人终于见识了这部书的本来面目。

我们来说胡那普(Hunapu)和喀巴伦格(Xbalanque)两兄弟的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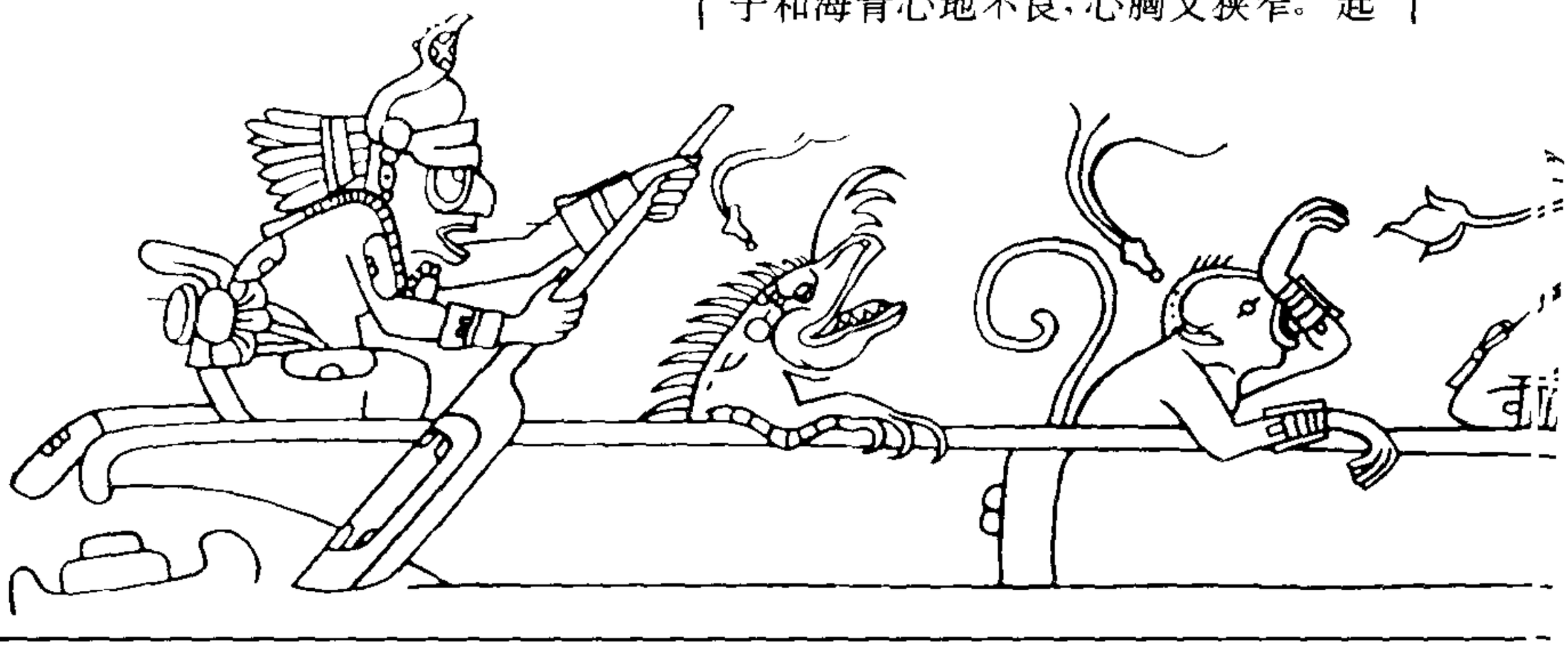
且听我们叙述他们出生的情形。

话说他们降生那一天，那个叫“血娘子”的姑娘临盆了。此时祖母不在，他们却突然呱呱落地了，而且一下子出来两个，名唤胡那普和喀巴伦格。他们在山野中出生，尔后才回到家里。他们总不睡觉，于是——

“把他们扔出去！他们真是会哭闹。”祖母说。

后来把他们放到一个蚂蚁窝上，他们在蚂蚁窝上睡得很香；又把他们从蚂蚁窝上抱走，抛在一堆荆棘上。

这是他们的哥哥海巴子(Hun Batz)和海青想要做的事，让他们死在蚂蚁窝上，或死在荆棘丛中。海巴子和海青心地不良，心胸又狭窄。起



初他们装作不认识他们的兄弟，不让他们进屋内。可是两个小兄弟在山里日子过得挺称心。

海巴子和海青倒是好笛手兼好歌手，年轻时候受过大苦大难。他们付出了代价才真正明白事理。也由于这样，他们做上了笛手、歌手、作家、雕塑家。无论从事什么，他们都做得很好。他们生来就有这聪明才智。他们是父亲的继承人。父亲去世了，进了"西巴巴"(Xibalba，地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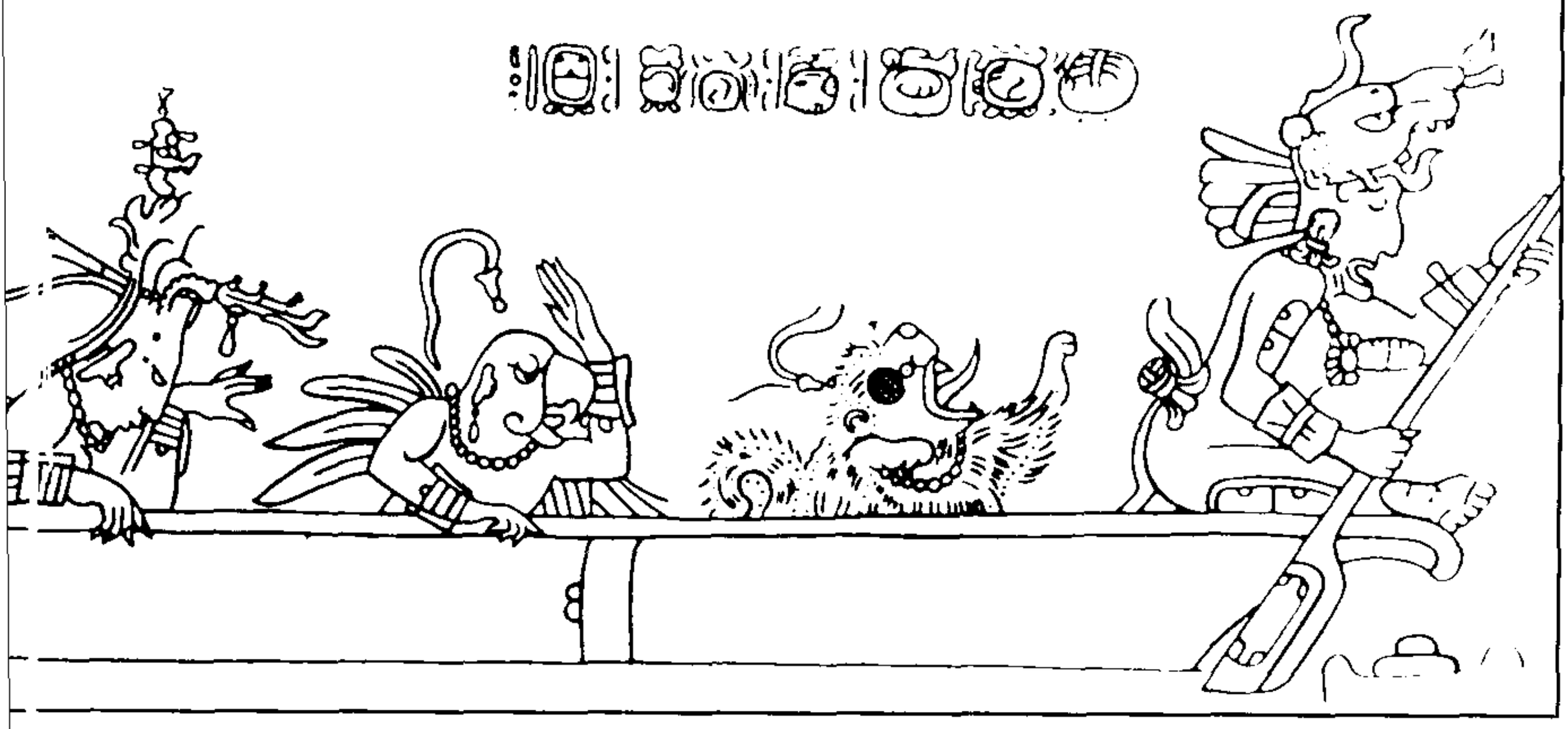
既然海巴子和海青非常明白事理，心里自当雪亮才是，但是嫉妒心作祟，他们一句话不说。他们心中的怒火落到自己的头上，但这也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胡那普和喀巴伦格天天拿了吹管去打猎，把时间花在这事上，他们见了也放松了戒备。胡那普和喀巴伦格不惹祖母爱怜，也不讨海巴子和海青的欢心。没有人给他们做饭——或是饭做了，但在两小兄弟回来以前，海巴子和海青都先把饭吃光了。

但是胡那普和喀巴伦格没有气得脸孔通红。他们知道自己处境，就像在大白天看东西似的，把事情看得一清二楚，但却装作没事。他们天天回家，还带来了飞禽，海巴子和海青拿来就吃，什麽也不留给胡那普和喀巴伦格。海巴子和海青终日吹笛子唱歌。有一天，胡那普和喀巴伦格又来了，但是这次他们进门没有带飞禽，祖母〔气得〕满脸通红。

"你们怎么啦，没有带鸟来？"她问胡那普和喀巴伦格。

"那里的鸟是不少，亲爱的奶奶，但是我们的鸟停在树上不下来。"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爬上树去捉。

神和怪兽乘舟出游图。刻在蒂卡尔出土的一块骨头上。有关的神话内容已无从查考。



亲爱的奶奶，所以我们想——您说好不——我们的哥哥跟我们一起去，我们求您了，去找那些鸟。”

“很好，我们跟你们一起到树那边去。”两位哥哥回答。

胡那普和喀巴伦格这下子胜利了，他们两人一起策划暗算海巴子和海青。“我们几句话就可叫他们过不了好日子。但愿做到，因为他们使我们受了那么多苦。我们是他们的兄弟，他们却巴不得我们死。他们要我们在这里当他们的奴隶。既然这样，我们要打败他们。”

他们陪着两位哥哥向一棵黄木树走去。他们到了那里开始射箭。鸟在树上咕噜咕噜叫，多得数不清。两位哥哥看到这些鸟很惊讶，没有一只鸟从树上掉下来。

“鸟不掉下来，你们就上去把它们赶下来。”他们对哥哥说。

“好。”两位哥哥爬到树上，树开始往上长，树干愈变愈粗。

后来他们要下来，但是海巴子和海青就是在树上下不来……因而他们在树上朝下面说：

“我们找不到下脚的地方，怎么办？你们是我们的兄弟，可怜我们吧！现在这棵树看起来可怕透了，我们亲爱的小兄弟。”他们在树上这样说。这时，胡那普和喀巴伦格对他们说：

“解下你们的腰兜，系在屁股上，把长的那头像条尾巴拖在后面，这样你们行动可以利落些。”

“好吧。”

这时，他们让腰兜的尖头拖在后面，一下子它变成了尾巴。他们的样子真像猴子。

后来他们在山林中大大小小的树上爬来爬去。他们穿过森林，在树桠间有时啼叫，有时沉默。就这样，胡那普和喀巴伦格靠了自己的聪明，打败了海巴子和海青。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见到祖母和母亲，就说：

“亲爱的奶奶，我们的哥哥出事了，他们自己觉得很难为情。他们现在的样子像野兽。”他们说。

“你们要是对自己的哥哥干了什么事，你们就是在撕我的心，踩我的头。我求求你们不要对自己的哥哥下手，我亲爱的孙子。”祖母对胡那普和喀巴伦格说。这时他们对祖母说：

“不要伤心，亲爱的奶奶，您会跟哥哥再见面的。他们会回来的，但这将是您的一个难题。亲爱的奶奶，当我们看到他们的真面目时，您可不可以不发笑？”他们说。

这时他们开始玩音乐。他们演奏《胡那普·巴子》(Hunapu Batz)。这时，他们唱歌，吹笛，打鼓。当他们拿起笛子和鼓时，他们的祖母在他们身边坐下。那时他们演奏起来，声震山林。这首歌这时有了歌名，歌名



绘于大口碗上的这个“蜘蛛猴”，是艺匠和文化人的守护神。

就叫《胡那普·巴子》。

这时，海巴子和海青蹦蹦跳跳过来了。

祖母抬起头来，看到两张丑八怪的脸。这时祖母禁不住哈哈大笑，于是他们立刻走开了，走进又高又深的森林里去。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亲爱的奶奶？我们一共只可以试四次，现在还剩下三次。我们吹笛子、唱歌召他们来，请您忍住不要笑。我们再试一试。”胡那普和喀巴伦格说。

然后，他们又吹唱起来。海巴子和海青再次蹦蹦跳跳前来，直到屋前院子中央……他们细瘦的玩意儿垂在小腹下，长尾巴盘曲在胸前。他们的祖母又笑了起来，猴子的样子实在滑稽。他们又走开，回到山里去了。

“喔唷，亲爱的奶奶，您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第三次再试一试。”胡那普和喀巴伦格说。

这两人又一次吹起了笛子，那两人又一次一边跳一边过来，但是他们的祖母忍住没有笑。

那时，他们开始爬行，穿过整幢房子，带着他们红红的薄嘴唇，和没有表情的脸。他们抿嘴，擦嘴巴，擦脸，后来突然搔起痒来。当祖母又看他们时，再一次哈哈大笑，他们也再一次因祖母的缘故离开了。

“尽管如此，亲爱的奶奶，我们会把他们召来的。”

这时，他们第四次吹笛子召唤他们，但是两位哥哥再也没有回来。他们第四次直接走进林子里去了。胡那普和喀巴伦格告诉他们的祖母：“是么，我们试过了，我们亲爱的奶奶。他们起初来了，我们也试过几次叫他们回来，所以不要伤心了。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是您的孙子。爱我们的妈妈吧，亲爱的奶奶！我们的哥哥不会被人忘记的。也只能这样了。他们住过这里，他们也有了名字，他们的名字叫海巴子和海青。”

所以，古代的笛手和歌手都为这对哥哥祈祷，作家和雕塑家也为他们祈祷。在古代，他们变成猴子，因为他们自高自大，他们虐待兄弟。他们希望别人做奴隶，结果自己变得低人一等。

《布布尔·乌赫》

今昔马雅人

昔日，马雅人崇拜偶像；
如今，则是异质文化并存。
然而，从过去到现在，
竟恍如一以贯之的传统，
演变的脉络，有迹可寻。
这就是马雅文化，所以
令研究者着迷的地方。
对今日的埃及农民来说，
过去已丧失原有的意义，
伟大神祇的名字，
只偶尔出现在猜字游戏中。
但今天的马雅人
还保留了大部分古代风俗，
记得开天辟地时代的传说，
太古神人的事迹。
他们在祷告中
既企望太古神人降福，
也祈求天主教圣徒庇佑。

神灵之所

印第安人中有一支拉坎顿部落，今天居住在墨西哥南端恰帕斯森林里，是低地马雅文化的最后传人。低地马雅文化肇始于后古典时期，目前已濒临灭绝。拉坎顿人的祖先最初在佩滕（危地马拉森林）繁衍生息，殖民地时期居住在拉派辛河（rio de La Pasion）和乌苏马辛塔河两岸，到了18世纪末才进入恰帕斯。



雨神覃克。陶土塑像，马雅潘出土。



拉坎顿人，五男二女，摄于1882年。

恰帕斯森林中，庙宇、金字塔、碑碣等遗迹星罗棋布。这些古代马雅人在古典时期（公元250～900年）建造的文明，如今尽成废墟。拉坎顿族人相信，这些建筑都是神灵（k'uh）的创造物。从前神灵住在这块大地上，他们的房屋今天依然可以见到。神灵的住处与"真正的人"（印第安人对自己的称呼）的住处很像。但是凡人的眼睛看不见神灵住所的棕榈叶屋顶，只看得见石头。拉坎顿印第安人顶礼膜拜的，不只是这些废墟。湖边的大岩石、恰帕斯森林里古代部落殓尸和藏骨的洞穴，对他们而言，同样是圣地。拉坎顿人说，暴露在洞穴地面上的尸骨（因为坟墓已遭破坏、亵渎）是神灵的遗骸，他们假装死去，灵魂则钻进洞穴深处。至于住在亚克斯切兰的神，全升上了天。凡人藉陶器香炉与神沟通。

"神灵的房屋"（u y-atöh k'uh）指的是庙宇（包括放置这些香炉、举行宗教仪式的茅屋）、神的灵魂栖所和从前人们朝拜过的废墟、岩石、洞穴。

拉坎顿印第安人的祭祀仪式，来自科尔特斯时期以前的诸种宗教传统。公元9世纪古典马雅文明衰落，巨变后若干幸存的森林部落，或迁入该地区的客籍部落，继续瞻仰这些被遗弃的信仰中心，举行简单的祭礼。考古学家派屈里克·柯伯特（Patrick Culbert）曾说，今天在蒂卡尔，大祭司主持过仪式的庙宇里，仍有人烧香献礼，尽管祭司已久不复存在人间。但是他指出，某些碑碣与祭台的相对位置杂乱无章，显然这些"石头崇拜的信徒"，对于先人秘传的隆重祭仪的过程，并不怎麽明白。在本世纪初，阿弗莱德·托若（Alfred

Tozzer)在扎恩达尔斯(Tzendales)遗址上发现五只香炉,并列放在一座庙内的一块石碑前。他观察到这块石碑是从庙外搬来的,放在房间角落,紧靠着墙。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被烟熏得乌黑。对坍塌的庙宇焚香朝拜,是后古典时期低地(尤卡坦、佩滕、恰帕斯森林)马雅人典型的宗教仪式。这个文化特征可溯自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即15世纪之前,至今还存在哈切·维尼克(Hach Winik)部落中间。他们丝毫未放弃传统的宗教。

把洞穴作为祭祀、朝拜、墓葬的场所,"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前古典中期,一直流传至古典后期(公元600年到公元900年)"。今天,在恰帕斯高地和危地马拉的印第安人依然朝拜洞穴。

我说过,"神灵的房屋"既指放了一排香炉的茅屋和庙宇,也指神魂不散的岩石或洞穴。那么,香炉和神仙洞之间有什麽联系呢?我先描述一下,我在1974年和1979年寻访过的神仙洞的一般外貌。这些洞原本是墓地,殆无疑问(后来几次遭到破坏)。进入洞口就见到一堆石头,这就是坟墓。四处散放的骸骨(头盖骨、牙床骨、股骨),大概是从这座坟墓散落出来的。照理说,骸骨旁应该有祭品,现在无疑已被偷走。除了几块陶器碎片外,也找不到陪葬品一类的东西。可是,在洞穴的地面上到处是陶器和葫芦瓢,是拉坎顿人奉献给神的;还有遗弃的香炉。洞底靠近岩壁处,树立着供奉男神和女神(他的妻子)的石头祭台,他们是洞穴和附近湖泊的土地神。男神的祭台要比女神的祭台高。石头祭台的原始形貌已难猜测,因为上面盖满了燃烧后残留的油脂和废料。祭台上有一圈由树脂胶黏合在一起的卵石,"真正的人"便在卵石圈内焚香。当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做一只香炉,献给他们所祈求的神时,就拿几块圣地的卵石,带回家去,放在粘土罐(神罐)内。如此,土罐便能作为香炉使用。这一只香炉有一个变形的人头,下嘴唇往外突出,用来盛放供奉的食品和饮料。香炉内的这些圣石,则成了神的座位。祭仪进行时,神的灵魂下来坐到座位上。当树脂放在圣石上焚烧时,人便可与神灵沟通。

在别的地方,我们曾介绍过哈切·维尼克族神话的完整版本。在神话中,关于世界末日的想像始于日蚀现象:整座森林陷入漆黑深渊。纵使马雅人烧香求神,仍无法阻止天庭或冥府来的美洲豹,从天上,地下跳出,追捕、吞噬他们。童男童女都被带到亚克斯切兰。在那里,创造之神暨主神哈恰金(Hachäkyum),下令将他们全数斩首。神用他们的血涂饰自己的住宅。在某些宗教仪式中,拉

坎顿人用胭脂树红染料涂饰他们的脸、长袍、香炉和庙宇的柱子。这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说:“人的血是神的胭脂树红。”这则神话的主题是:神嗜血成性,嗅血腥而心喜。故事中还提到后古典时期马雅人的人祭。当世界末日来临,人牲的灵魂升到宇宙的绝顶,永世黑夜的深渊。

哈切·维尼克人相信,目前这个世界的末日为期不远了。同时,有许多拉坎顿家庭皈依了基督教,深信世界末日来临时,他们的灵魂将“随耶稣升天”,不会在黑暗、恐惧和寒冷中永世受苦。



身穿节庆服装的尤卡坦印第安妇人。

迪迪埃·波尔芒斯
(Didier Boremanse)
《真正的人》
1986 年

马雅人的祈祷词

汤普生(J. Eric S. Thompson)是英国考古学家暨金石学家,马雅历法和文献中的许多发现,都有赖于他的博学多才。除考古外,他对印第安人的社会、宗教生活,也有浓厚兴趣。他一再强调,考古跟历史学和民族志必须联系起来。

我在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时,以及后来我雇了几名圣安东尼奥人到山牛(Vache de Montagne)遗址考掘时,我搜集了全年农事活动所使用的一组祈祷词。他们的农事活动包括砍树、烧荆棘和撒种。典型的祈祷词分为两类,一类在伐林前使用;另一类在伐林一个多月后,准备焚烧时,祈求风神保佑时使用。刮场强风,对焚烧林木,俾开垦农田而言,至关紧要。若枯木不能一次完全烧成灰烬,重烧将更加困难。

噢,神啊! 我的父,我的母,神圣的乌兹·呼克(Huitz-Hok),丘陵山谷的守护神,森林的守护神,请耐

心听我说。以前人怎样做，我现在也照做。现在我向你献上我的〔树脂〕祭品，但愿你明白：我将违逆你的好意，可能你也会容忍；我会使你蒙受伤害，因为我为了生活将在你的身上耕作。但是我祈祷，没有野兽会跟踪我，没有蝮蛇趁我不小心咬我，没有蝎子趁我不留意螫我，没有毒蜂趁我疏忽刺我。我祈祷，没有树趁我闪神砸我，斧子和大砍刀趁我大意伤我。我将全心全意与你工作。

神啊，神圣的风，现在我希望你为我工作。你在哪儿，红色的风？你在哪儿，白色的风？你在哪儿，旋转的风？我不知道——在天边遥远的角落里，在高大的山峦间，在深广的峡谷口。现在，我希望，你在我劳动过的地方发挥你的威力。

第一篇祈祷词中，"我会使你蒙受伤害"，马雅人显然意识到，砍伐树木会损坏地表，那是乌兹·呼克土地神的脸；会冒犯丘陵山谷之神（类似莫班人〔Mopan〕的楚尔达加神〔Tzultacah〕）。另有一篇祈祷词将伐林比作把神毁容。人们常说，原始部落漠视大自然的美。但我每每怀疑这句话是否恰当。这篇祈祷词可以让人理解，拓地造田的人是在表示歉意，因为他造成土地神脸孔的损伤。但我想，意义还不止于此，他正因在美丽事物上留下伤疤而深深忏悔。在一座苍翠茂盛的森林中，每一棵树，每一株蔓藤，每一簇野花，都有一个名字和一个功能。在斧头挥砍下，一切成了触目皆是枯枝断木的黄土砾地。他们知道，这是美的毁灭。

隐喻

马雅人的语言很生动，常使用巧妙的隐喻。适婚的青年男女，叫做"一株开花的玉米"。要撵走一个多管闲事的人，说："你为何穿一条不属于你的腰兜？"一块烧红的木头，叫"火开花了"。形容多得不可胜数，则说"比鹿身上的毛还多"。谈到父亲故世，说"爹的骨头已成堆了"。精明的商人有"一张往外拱的嘴"。有一件事颇值得一提，马雅人的商业神，有一只像小木偶皮诺曹（Pinocchio）说谎后长出的尖鼻子；阿兹特克商人的守护神中，也有一个名叫"尖鼻子神"。老人称为"坚强的岩石"。硬心肠的人叫"有张树干脸的人"。某人忘了原先想说的话，是因为"蝙蝠带走了他的故事"。

说话选择恰当的字眼，可以逢凶化吉。被蚂蚁咬了，就说"一片枯叶刺了我一下"；如果直接说出这是让蚂蚁咬的，小疙瘩会叫你痛上好几天。闻到臭鼬的气味，不要去想到臭鼬，而要说："奶奶炒的南瓜籽香味

好闻极了!”这有点类似心理学的治疗法。这样的句子,则简直像出自法语初级课本或《论语》。马雅人懂得爱情的苦恼——马雅语的“亚依”(yail)既指爱情,也指痛苦。

有时,认识这些词也有助于解释马雅艺术的象征。比如在马雅雕刻中,斧子利刃有时具有一个植物状的延伸部分,略似玉米。答案可以在“楚克”(tzuc)一词中找到,“楚克”既指玉米穗、马鬃,也指斧子利刃的背面。

在今日的马雅人身上,还可看到他们祖先的某些动作。在索科兹村(Socotz),我注意到小孩进入房间向父母或其他大人问好,或者傍晚向他们道晚安时,他们两脚并紧,两臂叉在胸前,手指尖在前臂下面。在古代马雅雕塑和彩陶器上,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姿势。我们相信,这是地位较低微的人的姿势。

埃里克·汤普生
《马雅考古学家》
1963 年

马雅人之死

瑞安·佩雷斯·乔洛特(Juan Perez Jolote)的《佐赤儿》(*Tzotzil*)一书,叙述一个马雅人的生活。在他的身上,反映了一个原住民群体的文化。这个文化由于西方文明的侵入而发生变化,夏摩拉(Chamula)印第安族群有 16,000 人,口操佐赤儿语。他们住在恰帕斯省中央地区印第安村领地附近,也有一些零星分布在拉斯卡萨斯城(Ciudad las Casas)附近,圣克里斯多巴(San Cristobal)高原的山坡地带。其中,夏摩拉村构成一个中心。以下是 1952 年发表的采访口述,不过佩雷斯·乔洛特的故事发生在 1910～1920 年间。



佐赤儿印第安人。

我祖先的土地在科楚姆蒂克(Cuchulmtic)地区夏摩拉附近。我出生的房屋一直在那里。父亲过世时,我们分了遗产。我的兄弟拿走屋顶横梁和墙壁,而我则在原地重盖新屋,有新的茅草顶和干泥墙。我把羊群赶入花园内放牧,让粪肥撒遍地上

……一切像我童年时看到的一样，什么都没有变化。我死后，我的灵魂会回来，会找到我走过的路，认出我住过的房子。

父亲过世后

在老家的院子里，女人磨玉米粉，其他人宰鸡，款待来参加葬礼的人。母亲缝补父亲的衣服和"纱玛罗"(chamarros)，把他的遗物理得整整齐齐，好让他远行。"纱玛罗"是一种长方形羊毛布，在西班牙征服前就有了。布在布机上织成，中间开一个大直口子，头可以伸过去。根据夏摩拉人的说法，死人要走很远的路，渡过一座湖，湖里全是狗，他必须骑上其中一条狗的背，横渡到彼岸。

在死人旁边要搭一张桌子，让他吃饭。在一只盘子里放鸡，另一只盘里放玉米面饼，盐放在小碟子里。侍候父亲吃过以后，我们才用餐。

太阳下山了，我们开始上路。人若是老死的，他们的灵魂在旅途中容易疲劳，应该给他们多喝水。每次途中停下来休息，我的姑妈玛丽亚给我的父亲喝水。有人打开葫芦瓢的盖子，她用一片月桂树叶，沾湿了在死人嘴上洒三下。

快要到坟地时，我的叔叔马科斯拿起我放食物的网袋，取出一只小篮子，里面有一只葫芦瓢。他从瓢子里取出做好的食物，开始计算份数。总共有12份玉米面饼和三份玉米浆。他揭开棺盖，掀起父亲的"纱玛罗"，把玉米浆和玉米面饼放在父亲身体的右侧，然后说："这是给你走远路准备的。这是你的，看好些，不要让人偷了。"然后他取出放在小篮子里的三枚硬币，放到父亲的衬衣里，说："这给你买甘蔗汁、柠檬、香蕉，还有食品。你可以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我们走到坟场的大十字架前，放下棺材。有人点燃一枝蜡烛，在场的女人都围着棺材哭，男人帮忙挖坑。

再过一会儿，太阳便要进入死者之国(Olontic)。在太阳未进去之前，不能埋葬死人，否则他们的灵魂会留在地上。

我的姑妈整理好棺内的"纱玛罗"。父亲穿过的衣服，都应该让他带走。

太阳下山了，天空有几团红云。当红云黑了下来，我们把棺材放进坑，开始埋土。女人的哭声、哀悼声都停止了，是为了不要把灵魂引回来。当坑填满，我们便把土夯实，然后洗手。在我们还没回到家门时，天已全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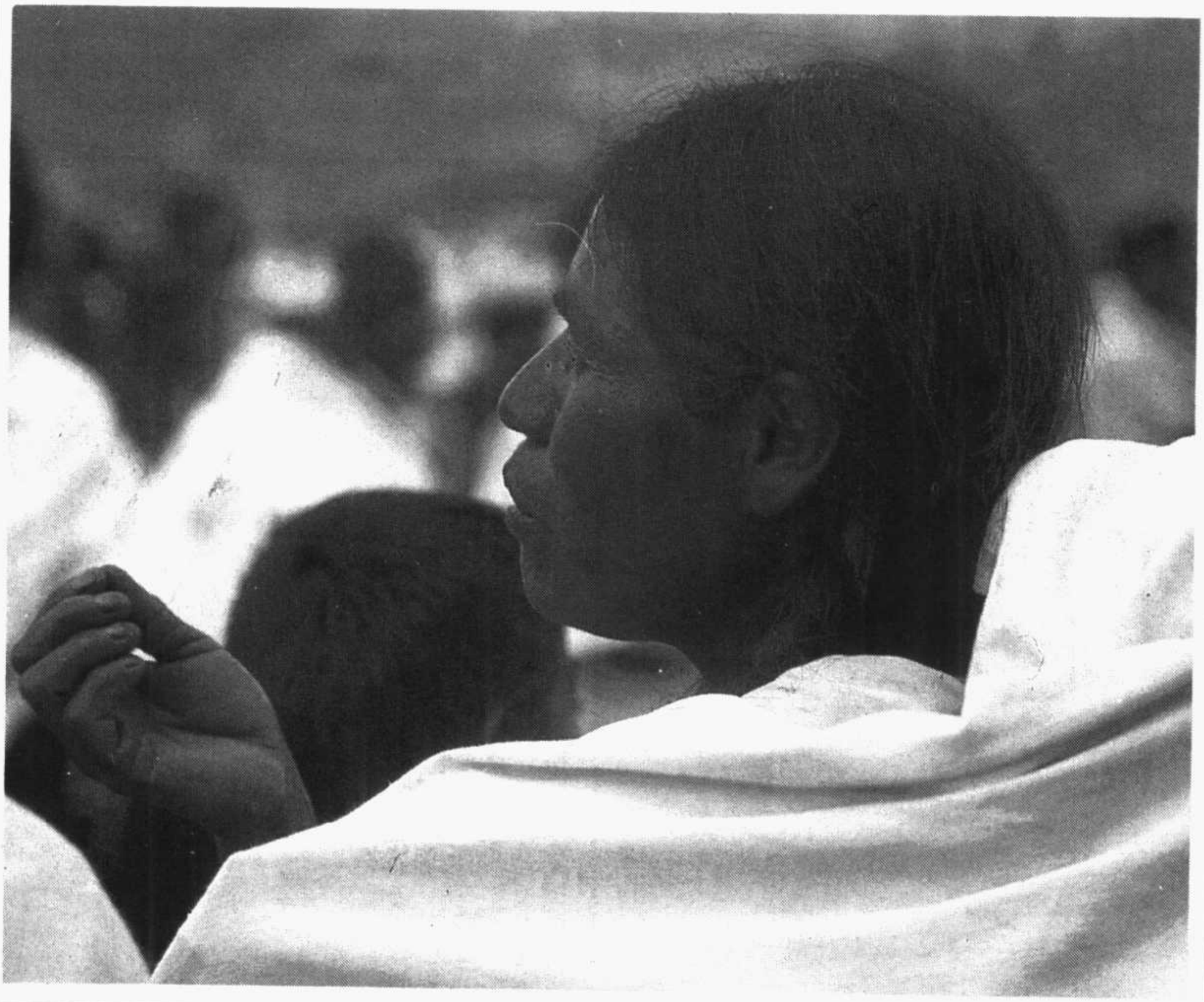
璜安·佩雷斯·乔洛特

《佐赤儿》

(一个墨西哥印第安人的生活，波萨斯〔Ricardo Pozas〕记录)



在恰帕斯，佐赤儿印第安人在村子里聚会。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图隆的"城堡"金字塔。 石版画，卡塞伍德作。**载卡塞伍德的《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古代遗物图鉴》，1844 年。**

书脊

波安巴克的一幅壁画(细部)。 复原图，F. Dávalos **作。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博物馆。**



封底

嵌铜镶贝翠玉面具。蒂卡尔出土，古典前期作品。危地马拉国立考古暨民族学博物馆。

扉页

1　工作中的莫斯莱。照片。载《中美洲考古学》，1889～1902 年。

2　莫斯莱考古小组在基里瓜营地。同上。

3　科潘大广场上的石碑 B 和 C。同上。

4　帕伦克宫塔楼。同上。

5　帕伦克宫西庭院。同上。

6　帕伦克宫东庭院。同上。

7　帕伦克的太阳神庙。同上。

8–9　奇钦·伊策萨的"城堡"金字塔。同上。

11　坎佩切省陶塑人像。美国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图书和收藏馆。

第一章

12　格里哈瓦在塔巴斯科省登岸，印第安酋长上前迎接。绘于铜版上的油画。仿自德·索里斯作品。18 世纪末。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13　哥伦布在西班牙岛接受瓜冈干酋长的礼物。版画，Théodore de Bry 作。载《亚美利加》第四部，1594 年。

14　克里斯多夫·哥伦布肖像。无名氏绘，16 世纪。巴黎非洲及大洋洲艺术博物馆。

15　阿兹特克探子看到征服者在船上钓鱼。细密画。载 Diego Duran 的《印度志》，1579 年。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16　科多巴肖像。版画。

17　人祭剜心金盘。后古典时期作品。美国麻州剑桥毕博蒂博物馆。

18 上　科尔特斯肖像。无名氏绘。塞维尔私人收藏。

18 下　蒙泰祖马皇帝登基日披上礼袍。细密

画，迪戈·杜兰绘。载《印度志》。马德里国家图书馆。

19 古巴总督迪戈·韦拉斯凯令科尔特斯率远征队出发；科尔特斯发现墨西哥。绘于铜版上的油画。仿自德·索里斯作品。18 世纪末。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20–21 科尔特斯远征队随队教士巴托洛曼·德·奥梅多(Bartolomeo de Olmedo)祝福水手；印第安人在一旁观看，面露惊讶之情。同上。

21 上 迪戈·德·兰达肖像。版画。

22 阿兹特克人与西班牙人作战。细密画。载《印度志》。

23 印第安背夫。同上。

24–25 科尔特斯骑马凯旋而归。绘于铜版上的油画。18 世纪末。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25 上 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路线图。墨西哥市自然史博物馆。

26 与塔巴斯科印第安人战斗的西班牙士兵。绘于铜版上的油画。18 世纪末。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27 南美洲北部、秘鲁和亚马逊平原地图。载《路易·拉札罗图鉴》(*Atlas de Luis Lazaro*)，1563 年。里斯本科学研究院。

28–29 佩德罗·德·亚尔瓦拉多于战斗中坠马重伤。德国版画，16 世纪。

第二章

30 帕伦克宫庭院美景。油画，瓦尔德克绘。巴黎国立图书馆。

31 帕伦克椭圆形石匾。浮雕。同上。

32–33 帕伦克雕塑和建筑速写。缪诺兹绘，1786 年。巴黎地理学会。

33 上 帕伦克太阳神庙中殿石匾。复原图，琳达·谢尔绘。

34–35 帕伦克宫复原图。石版画。载杜贝的《墨西哥古迹》，1834 年。

36–37 帕伦克宫 A 殿一根大柱上的泥塑浮雕。版画，瓦尔德克作，仿自阿芒达里兹原画。载德尔·里奥的《帕伦克附近一处遗址的描述》，1822 年。

37 右上第一图 帕伦克宫椭圆形石匾和御座。石版画，卡斯塔内达作。载杜贝的《墨西哥古迹》。

37 右上二、三、四图 帕伦克宫圆石盘、凹槽石柱头、石方柱。同上。

38–39 帕伦克附近的桥上胜景。同上。

39 右 切拉(Chila)的圆形土丘。同上。

40 根据帕伦克宫 D 殿柱上泥塑浮雕所作的复制图。瓦尔德克认为此画为德尔·里奥所绘。巴黎国立图书馆。

41 左 同上述之浮雕。瓦尔德克绘。同上。

41 右 同上述之浮雕。石版画，传系卡斯塔内达所作。载《墨西哥古迹》，同前。

42 上 卡林杜像。油画。

42 中 卡林杜签名式。

42 下 《风口废墟》。水彩画，卡林杜绘。巴黎地理学会。

43 瓜地马拉印第安人。水彩画，卡林杜绘。同上。

44 瓦尔德克肖像。照片。芝加哥 Mewberry 图书馆。

44–45 尤卡坦的旅行工具。石版画，瓦尔德克作。载瓦尔德克的《尤卡坦省览胜记》，1838 年。

46–47 帕伦克十字架神庙。油画，瓦尔德克绘。巴黎国立图书馆。

48–49 帕伦克宫正面。同上。

50–51 帕伦克陶像残片。同上。

52 帕伦克浮雕与拉坎顿人侧面像的比较。同上。

53 帕伦克"美浮雕神庙"中的"美浮雕"(此庙以其珍藏而得名)。同上。

54 乌克斯玛尔先知神庙正面复原图(细部)。同上。

55 帕伦克宫内一座殿堂的胜景。同上。

第三章

56 博隆钦天然水井。石版画，卡塞伍德作。载《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古代遗物图鉴》。

57 前述书的封面。

58 史蒂芬斯像。版画，卡塞伍德作。载史蒂芬斯的《中美洲旅途见闻》，1851 年。

58–59 乌克斯玛尔总督府正面。石版画，卡

塞伍德作。载《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古代遗物图鉴》。

60–61 奇钦·伊策萨的"城堡"金字塔。同上。

62–63 拉勃那的拱门。同上。

64–65 史蒂芬斯和卡塞伍德在图隆测量"壁画神庙"的面积。同上

66–67 伊萨玛尔的伊策萨姆那头像。同上。

68 科潘祭坛和石碑(编号 D)。同上。

69 科潘石碑(编号 F)的背面。同上。

70–71 沙巴切滋的水井和房屋。同上。

72 《德莱斯顿古抄本》摹本。金斯博罗爵士作。载《墨西哥古迹》第三卷。

73 《德莱斯顿古抄本》摹本。石版画,Alexander von Humboldt 作。载《美洲山景与原住民纪念碑》,1810 年。

74–75 《佩雷斯古抄本》样张。巴黎国立图书馆。

76 左 勃拉瑟肖像。

76 下 《布布尔·乌赫》扉页。勃拉瑟编撰出版,1861 年。

77 《布布尔·乌赫》卷首插图。版画。

78–79 《特洛-科尔特斯古抄本》(细部)。马德里美洲博物馆。

80–81 马雅遗址分布图。Dominique Thibault 绘制。

第四章

82 戴西莱·夏尔奈在热带森林。版画。载夏尔奈的《新世界的古城》,1885 年。

83 19 世纪摄影家剪影。

84 乌克斯玛尔的修女方院。照片,夏尔奈摄影。巴黎人类博物馆。

85 上 奇钦·伊策萨的"城堡"金字塔。照片,夏尔奈摄影。载夏尔奈的《美洲的城市和废墟》,1863 年。

85 下 乌克斯玛尔的修女方院。同上。

86 上 夏尔奈肖像。版画。载《新世界的古城》,1885 年。

86 下 梅里达的水果贩。同上。

87 左 印第安人吮吸龙舌兰汁。同上。

87 右 马雅人体型图。同上。

88 奇钦·伊策萨的伊格莱吉亚(Iglesia,意谓"教会")小庙。照片,夏尔奈摄影。载《美洲的城市和废墟》。

89 夏尔奈做的模型:乌克斯玛尔总督府正面的天蛇浮雕;奇钦·伊策萨的祭品背夫像。巴黎人类博物馆。

90 莫斯莱夫妇骑在马上。照片。载莫斯莱的《危地马拉印象》,1899 年。

91 《科迪耶拉(Cordillère)山道》。版画,夏尔奈作 载《新世界的古城》。

92 上 蒂卡尔森林野营。照片。载《危地马拉印象》,同前。

92 下 为基里瓜的"大乌龟"翻模。照片,莫斯莱摄影。载《中美洲考古学》,1889~1902 年。

93 基里瓜"大乌龟"的模子。同上。

94–95 科潘平面图。石版画。同上。

95 右 奇钦·伊策萨美洲豹神庙的壁画。同上。

96 提奥伯特·马勒肖像。照片。

97 帕伦克宫东走廊。照片,马勒摄影。载《墨西哥古代建筑》,1913 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98 提奥伯特·马勒留影于乌克斯玛尔。同上。

99 香卡拉(Chancala)神庙和金字塔的剖面图。马勒作。载《马雅建筑》,1917 年。

第五章

100 基里瓜的石碑(编号 E)。照片,莫斯莱摄影。载《中美洲考古学》。

101 奇科迪克(Chicultic)石盘。墨西哥市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102–103 上 帕伦克铭文神庙石匾(细部)。瓦尔德克绘。巴黎国立图书馆。

102 下 迪戈·德·兰达《尤卡坦风物志》手稿摹本。勃拉瑟出版,1864 年。

103 中 同上。

103 下 帕伦克图谱。阿芒达里兹绘,瓦尔德克制成版画。载德尔·里奥的《帕伦克附近一处遗址的描述》,1822 年。

104 基里瓜石碑(编号 D)。原刊印于 20 世纪初期的一张明信片。
105 《德莱斯顿古抄本》样张摹本。彩色石版画,福尔斯特曼作,1880 年。
106 上–107 亚克斯切兰废墟横楣上蛇的造像。载《中美洲考古学》。
106 下 以蛇为主题的不同变体。普洛斯科里亚科夫绘。载《马雅艺术研究》,1950 年。
108 上 帕伦克石匾(细部)。
108 下 基里瓜兽形祭坛(编号 O):故世的国王落入地怪的大口。William Coe 绘。载《报告》第二卷,费城,1983 年。
109 科潘石碑(编号 B)。同上。
110–111 蒂卡尔第二号神庙建造和竣工图。普洛斯科里亚科夫淡彩素描,Pierre-Marie Valat 着色。
112–113 乌亚克萨克屯金字塔。同上。
114–115 科潘卫城和广场。同上。

第六章

116 波安巴克第一号房间南墙的壁画(细部)。K. Grootenboer 和 F. Dávalos 复制。佛罗里达州立博物馆。
117 帕伦克铭文神庙。照片。
118 波安巴克宫壁画(细部)。照片。
119 波安巴克第二号房间壁画复制图。A.Tejeda 作。美国哈佛大学毕博蒂博物馆。
120 帕伦克铭文神庙墓室内发现的陶俑头像。墨西哥市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121 帕伦克铭文神庙墓室内的棺盖。照片,Merle Greene Robertson 摄影。
122 帕伦克铭文神庙墓室内嵌贝的黑曜玉面具。
123 上 帕伦克铭文神庙墓室内的玉石小人像。
123 下 帕伦克铭文神庙墓室内的太阳神翠玉面具。
124 "牙痛"图谱。
125 上 彩色容器。古典后期作品。墨西哥市。
125 下 彩色容器上的武士像。古典后期作品。墨西哥塔巴斯科 Villahermosa 地区博物馆。
126–127 马雅社会等级图。水彩画。墨西哥市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128 亚克斯切兰第 24 号横梁上的自我牺牲仪式浮雕。艾克索克(Xoc)夫人跪在亚克斯切兰"盾豹"国王面前,用带针的绳索划破舌头放血。伦敦人类博物馆。

见证与文献

130 左 托尼那玉坠子。古典后期作品。纽约美洲自然史博物馆。
130 右 托尼那玉牌,上镌太阳神头像。古典后期作品。同上。
131 帕伦克国王康苏儿被俘。石匾。托尼那出土。托尼那地方博物馆。
132 左 第 26 号纪念物:手捧节杖的国王。石灰岩雕像。古典后期作品。托尼那出土。墨西哥市国立人类学博物馆。
132 右 第 101 号纪念物。石灰岩雕像。古典后期作品。托尼那地方博物馆。
133 科潘"象形文字阶梯"的第二尊国王坐像。古典后期作品。毕博蒂博物馆。
134 科潘石碑(编号 A)。古典后期作品。
136 胡安·卡林杜写给地理学会的亲笔信。
138 夏尔奈在热带森林。版画。载夏尔奈的《新世界的古城》,1885 年。
139 夏尔奈 1881 年在阿该废墟。照片。巴黎人类博物馆。
141 《坐着背椅走峡谷》。版画,卡塞伍德作。载史蒂芬斯的《中美洲旅途见闻》,1854 年。
142–143 科潘的断碑。石版画,卡塞伍德作。载《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古代遗物图鉴》,1844 年。
144 图谱:序图。
145 勃拉瑟·德·波尔波尔的《特洛亚诺古抄本》译文样本。载罗斯尼的《中美洲神秘文字破译论》,1876 年。
146–147 96 图谱石匾。琳达·谢尔绘。
148 莱顿石牌(正面)。莱顿国家人类学博物馆。
149 莱顿石牌。琳达·谢尔绘。

150 莱顿石牌(背面)。莱顿国家人类学博物馆。

151 莱顿石牌。琳达·谢尔绘。

152 蒂卡尔的第一号神庙和石碑,与北部卫城遥遥相对。

154–155 神和怪兽泛舟图。根据蒂卡尔骨雕摹画。蒂卡尔地方博物馆。

157 "蜘蛛猴"彩陶碗。古典后期作品。瓜地马拉布布尔·乌赫博物馆。

158 雨神夏克像。陶制香炉。马雅潘出土。后古典后期作品。墨西哥市人类学博物馆。

159 一群拉坎顿人。夏尔奈摄于 1882 年。巴黎人类博物馆。

161 穿节庆服装的尤卡坦印第安妇女。照片。

163 扎拉鲁肯(Tzaralucum)的佐赤儿印第安人。照片。

165 上 威斯坦(Huistan)的佐赤儿印第安人。照片。

165 下 泽纳冈坦(Zinacantan)的佐赤儿印第安人。照片。

166 科潘半身埋在树根里的偶像。版画,卡塞伍德作。载《中美洲恰帕斯和尤卡坦旅途见闻》。

索引

K 神 148

L 神 105

"18 兔"国王 134

"96 图谱匾"(在帕伦克) 104,146

二划

人牲
17,26,84,95,98,109,118,122,147,148,149,161

人类博物馆(Musée de l' Homme) 90

十字架神庙(在帕伦克) 33,47,52

三划

土伦(Toulon) 50
位于法国东南部,法国的第一个海军基地。土伦包围战为法国大革命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1793 年 8 月,法国保皇党将这个海军基地交给英国、西班牙联合舰队,革命军在拿破仑指挥下,迫使英、法舰队撤出。

大西洲(Atlantide) 79
或译亚特兰提斯,传说中的神秘岛屿。据称位于大西洋中,后陆沉海底。

大周期 146,150

女人岛(île des Femmes,亦即 Isla Mujeres) 17–18

马尼省(Mani) 20,103

马克西米连皇帝(Maximilien) 89,96
奥地利大公,在墨西哥保守派和法皇拿破仑三世策画下,接掌墨西哥王位,于法军支持下在 1864 年加冕称帝,但赞成前总统胡阿雷斯的改革政策,激怒地主和天主教会。1867 年 3 月法军撤回欧陆后,遭胡阿雷斯的军队围困,于 5 月投降,6 月遭处死。

马勒·提奥伯特(Theobert Maler) 96–99

马雅潘(Mayapan) 22,158

马德雷山脉(Sierra Madre) 80

四划

《中美洲恰帕斯及尤卡坦旅途见闻》(史蒂芬斯著) 59,68,143

中美洲联邦 43,58
1821年9月,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宣布独立;次年元月合并于墨西哥;1923 年脱离墨西哥,成立联邦。1938 年,联邦解体,各国独立。

太阳神 122.130.148.150
太阳神庙(在帕伦克) 7.32.33
尤卡坦(Yucatán)
14–23.26, 29, 38, 44, 54, 63, 65, 68, 71, 73, 80, 81, 83, 84, 90, 98, 127, 130, 135, 138, 160, 161
《尤卡坦省览胜记》(瓦尔德克著) 45.54.58
《尤卡坦风物志》(兰达著) 16.21.77.102
《尤卡坦旅途见闻》(史蒂芬斯著) 71
《尤卡坦游记》(夏尔奈著) 83.84
瓦尔德克, 尚–弗莱德里克·马克西米连·德(Jean–Frédéric Maximilien de Waldeck)
31.36.37.41.45–54.58.70.74.102
历书/历法
13.23.72.79.102–104.109.120.125, 144–147.150–153.161
韦拉斯凯·迪戈(Diego Velásquez) 18.19
"风口"(Las Ventanas, 在科潘) 42
巴加尔国王(Pacal) 37.52.121
巴克年 146.150.151.153
戈兹, 约翰(Johann Götze) 73
文赛(Vincennes) 50
位于巴黎东部, 其城堡于路易十三在位期间成为国家监狱。
火神伊策萨姆那(Itzamna) 67
贝利塞(Belize) 24.81.127
贝尔纳斯科尼, 安多尼奥(Antonio Bernasconi) 36–37
乌克斯玛尔(Uxmal)
22.53.54.59.63.68.71.78.80.84.87, 90.98.137
乌亚克萨克屯(Uaxactún) 113
乌苏亚.马丁·德(Martin de Ursúa) 26.28
乌苏马辛塔河(Usumacinta) 28.158

五划

丘鲁拉(Cholula) 25
加克希盖尔人 77
瓜地马拉高地的马雅印第安民族, 其语言为奎依切语的一支。
加里多.贾欣杜(Jacinto Garrido) 130.133
卡内基学会 94.119.124
卡巴赫(Kabah) 90
卡年 13.74.103.146.150.151.153
卡林杜·胡安(Juan Galindo) 43.136–137
卡乌切(Cauich) 26
卡斯塔内达, 吕西亚诺(Luciaño Castañeda) 35.38.39.41.42.107
卡塞伍德.弗雷德里(Frederick Catherwood)
58–71.84.94.102.136.140.141.143
卡萨斯·德·皮德拉(Casas de Piedra) 37
可可之神埃克·邱亚(Ek Chuah) 78
东古拉(Dongola, 即 Dunqulah) 50
位于苏丹北部, 尼罗河右岸。
兰达·迪戈·德(Diego de Landa)
16.21–23.44.67.77.78.102–104.109,

122
龙骑兵(dragon,英文作 dragoon)
44
16世纪后期以后,欧洲一种进攻时骑马作战、防御时形同步兵的骑兵,以使用"龙骑枪"(滑膛短枪)而得名。
史蒂芬斯,约翰·洛依德(John Lloyd Stephens)
57-71,84,85,93,94,95,101,102,136,140-143
台诺切提特兰(Tenochtitlán) 25
《布布尔·乌赫》 77,125,154,157
瓜纳哈岛(Guanaja) 13-15
皮特拉(Petroea) 58
阿拉伯古城,废墟在今约旦西南部,岩墓遗迹最受重视。1812年始重新为世人所知。
皮德拉斯·内格拉斯(Piedras Negras) 99,124
艾德兹纳(Edzná) 80

六划

亚克斯切兰(Yaxchilan)
28,80,90,159,160
亚勃历(短年历) 146,153
亚尔瓦拉多,佩德罗·德(Pedro de Alvarado) 29
伊西斯(Isis) 79
古埃及主要女神之一,既是众王之母,给出生命;也是丧仪中的主神,保护死者。
伊克赛尔女神(Ixchel) 65
月神,妇女手艺的守护神。
伊策萨人 25-26,28
伊萨戈吉(Isagoge Historico Apologetico) 130,133
伊萨玛尔(Izamal) 23,67,87,90,96
先知神庙(在乌克斯玛尔) 54,80
吉扎兰(Dzilán) 23
年(tun) 13,102,103,146,150-153
托尼那(Toniná) 39,53,68,130,132
托尔特克(Toltèques) 61
汤普生,埃里克(J.Eric S.Thompson) 161,163
创造之神哈恰金(Hachäkyum) 160
米特拉(Mitla) 86,87,96
米罗纳斯(Mirones) 26
羽蛇神魁扎尔科亚特尔(Quetzalcóatl) 61,107-108
那乌亚特尔语(nahuatl) 76
阿兹特克后裔的语言,使用人口众多,中美洲西班牙语的许多词汇即源自此种语言。
毕博蒂博物馆 99

七划

佐赤儿人 163-165
恰帕斯的马雅印第安人,常见传统神话与基督教信仰结合的情形。
佐尔金历(祭祀历) 146,153
希莱,基尔斯(Giles Healey) 117-118
杜杜尔休(Tutul Xiu) 20
杜贝,基依埃莫(Guillermo Dupaix) 38-39,42-43
两头蛇 89,109,121,147,148
阿斯旺(Assouan) 50
上埃及大城,城南有著名的水坝。
阿凡达涅奥(Avendaño) 26,28

阿芒达里兹，理查多(Ricardo Almendáriz) 51
阿兹特克人 18,19,23,24,44,76,84
纳兰霍(Naranjo) 99

八划

佩雷斯·乔洛特·璜安(Juan Perez Jolote) 163–164
《佩雷斯古抄本》 74,75,144–145
佩滕(Petén) 24,29,43,84,98,99,127,158,160
佩滕·伊策萨湖(Petén Itzá) 25–26
奇钦·伊策萨(Chichén Itzá) 1,8,22,61,81,84,85,87,89,90,95
帕伦克(Palenque) 1,5,7,31–43,47,51–54,68,77,78,80,87,89,90,96,99,101,104,107,120–124,131,146
帕伦克宫 31,35,41,49,80,90,109
《拉比纳尔·阿奇》 77
拉·卡萨(Bartolomé de Las Casas) 20
拉坎顿人 117–118,135,158–161
拉勃那(Labna) 63
波安巴克(Bonampak) 117–119,124,127
波尔芒斯，迪迪埃(Didier Boremanse) 161
法国国立图书馆 75,78,144
金斯博罗(Edward Kingsborough) 43,53,73–74
迪戈·德·巴拉西奥(don Diego Garcia de Palacio) 29,130
图拉(Tula) 61,89
图隆(Tulum) 65,81
图谱 3,37,39,52,70,99,101–109,120,124,144,146,150–153
罗斯尼，莱翁·德(Léon de Rosny) 75,78,79,104,145
雨神夏克(Chac) 26,65,158
雨神特拉洛克(Tlaloc) 77

九划

勃拉瑟·德·波尔波尔(Brasseur de Bourbourg) 37,49,53,54,75–79,102,104,154
哈切·维尼克人 161
哈伊纳岛(Jaina) 80
城堡金字塔(在奇钦·伊策萨) 8,61,85,166–168
城堡金字塔(在图隆) 81
奎依切人 76,154
恰帕斯(Chiapas) 24,32,68,80,84,99,117,127,158–160,163,165
柯切拉纳(Thomas Cochrane Dundonald，1775～1860) 51
英国海军上将，曾当选国会议员。1809年被迫退出海军，1814年被逐出议会，旋即接受智利邀请，参与其独立战争，统率其舰队，与西班牙对抗，对智利和秘鲁的独立贡献甚大。后继续为巴西，希腊效力。

查安满国王(Chaan-muan) 117
树脂 160,162
科多巴,何南德斯·德(Francisco Hernández de Córdoba) 16-18
科马尔卡尔科(Comalcalco) 42,89
《科尔特斯古抄本》 78
科尔特斯,埃尔南(Hernán Cortés) 18-25,28,29,73,78,159
科潘(Copán)
1,29,42,44,68,81,93,94,96,99,109,115,125,131-136
科苏梅岛(Cozumel)
15,16,18,20,65,81
《美洲的城市和废墟》(夏尔奈著)
86,139
美洲豹
32,51,52,67,109,113,122,148,149,160
美洲豹神庙(在奇钦·伊策萨) 95
美洲豹神庙(在蒂卡尔) 80
"美浮雕"(在帕伦克) 52
"总督府"(在乌克斯玛尔) 59,138
胡那普(Hunapu) 154-157
修女方院(在乌克斯玛尔)
22,54,61,63,85,136,139
修女宫(在奇钦·伊策萨) 1,81,84
香波东(Champotón) 17,18
香炉 77,159-161
"神灵的房屋" 158-161

十划

哥伦布 14,15,28,74,160
莫班人 162
莫斯莱,艾弗莱德·佩斯瓦(Alfred Perceval Maudslay)
1,90,93-96,107-109
莫莱,西尔瓦纽斯(Sylvanus Morley)
118,120
埃斯塔切里亚,唐·胡赛(don José Estacheria) 32
夏尔奈,戴西莱(Désiré Charnay)
83,85,137,139
夏摩拉(Chamula) 163-164
格里哈瓦,胡安·德(Juán de Grijalva) 13,18
浦克(Puuc) 63,88
海巴子(Hun Batz) 154-157
海青(Hun Chuen) 153,154-157
特拉克斯卡拉(Tlaxcala) 25
《特洛亚诺古抄本》 78-79,145
《特洛-科尔特斯古抄本》 78,79
"豹-王-天"国王 151,153
"豹爪"国王 153
莱顿石牌 147-153

十一划

基里瓜(Quirigua)
1,2,68,80,93,94,101,104,109,125
密勒,玛丽(Mary E.Miller) 153
康苏儿国王(Kan-Xul) 131,169
《梭罗拉记年录》 77
梅里达(Mérida) 22,26,84,86,99
铭文神庙(在帕伦克) 101,102,120

维拉克鲁斯(Veracruz) 20,86
象形文字
21,44,72,73,95,101,102,104,106,124,142,147
象形文字阶梯(在科潘) 133
蛇
7,41,54,78,89,106,113,147,149,162

十二划

鲁兹·吕依里埃,亚尔伯托(Alberto Ruz Lhuillier) 120-123
喀巴伦格(Xbalanque) 154-157
普洛斯科里亚科夫,塔蒂雅娜(Tatiana Proskouriakoff) 108,124
森林之神乌兹·呼克(Huitz-Hok) 161-162
塔巴斯科(Tabasco) 13,20,24,80,81,135
塔亚萨尔(Tayasal) 25-26,28
蒂卡尔(Tikal)
28,80,93,111,113,123,152,153,155,159
蒂科尔(Ticul) 98
蒂霍(Tihoo) 22
黑夜太阳 109,121
谢尔,琳达(Linda Schele) 153
奥多内兹,拉蒙(Ramón Ordónez)32
奥科辛戈(Ocosingo) 130,133

十三划

塞巴尔(Seibal) 80
《新世界的古城》(夏尔奈著) 90
楚尔达加神(Tzultacah) 162
马雅族裔莫班印第安人保留至今的传统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为丘陵山谷之神。
照相平版画 86
照片以石版画的技巧印制出来,是本世纪五十年代才兴起的技术。
蒙泰祖马(Moctezuma) 15,73
"墓地"(在乌克斯玛尔) 98
福尔斯特曼(Ernst Förstemann)104

十四划

翠玉 122,123,147
缪诺兹,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Muñoz) 36

十五划

德·索里斯,安东尼奥(Antonio de Solis) 31-32
《德莱斯顿古抄本》72-74,78,105,109
德尔·里奥,安多尼奥(Antonio del Río)36-38,41,51,58,102,121,136
《墨西哥古迹》 43
《墨西哥古迹集》(瓦尔德克著) 52
《墨西哥和中美洲文明国家史》(勃拉瑟著) 77
《墨西哥的古迹》(勃拉瑟著) 49,77

十六划

壁画神庙(在图隆) 65

十七划

貘 24.25.26
奇蹄类貘科，生息于美洲热带森林和马来西亚。美洲种全身呈深褐色或灰色。

十八划

翻模 3.89.90.93.95-96

封面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